

前言

今天当我们拿起埃蒂-希勒苏姆的日记和信件的时候，就早已知道它们会以怎样的悲剧收尾。但一旦沉浸其中，仍将发现字里行间涌动着未曾预期的惊喜。她留下的所有文字都是在纳粹恐怖的阴霾下写就，但我们却不能仅从阴暗的视角来阅读这些作品。相反，这些文字最引人入胜之处，正是它们闪耀着不屈的光明，以及它们所描绘的令人惊叹的心路历程。这段旅程的轨迹与精神变革的经典描述不谋而合；埃蒂的追寻，却脱胎于一位博学女性的生命体验——既独树一帜，又充满个性，鲜明地烙印着现代的印记。

关于埃蒂-希勒苏姆的背景，我们仅能追溯至一些简单的家庭事实——她来自一个已经融入当地社会的犹太家庭。至于她的早年历史、童年性格和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则几乎一无所知。她仿佛未经介绍，便直接而强烈地闯入了我们的世界。埃蒂渴望成为一名作家，她拥有将思想化作文字的天赋，能够自由地在纸上展现自我，引领我们进入她的内心世界。自她公开发表处女作起，一个生动鲜明的形象便跃然纸上：她魅力四射、真诚坦率、热情洋溢，对幸福生活充满了强烈的向往。她热衷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并以生动的笔触描绘出来：她那杂乱无章的家庭生活、她教授的俄语课程、她在钟爱的阿姆斯特丹街头漫步的情景。在许多方面，她都是那个时代的典型年轻女性：思想自由、受过良好教育、带有都市风范、怀揣职业抱负、追求波希米亚式的生活。她拥有丰富多彩的情人、亲密无间的朋友和趣味横生的社交圈。她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对那个时代的各种社会问题和运动——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反犹太主义——有着深刻的理解。即便在她对这些问题的随意评论中，也透露出她锐利而精辟的洞察力。

尽管埃蒂-希勒苏姆个性开朗、热情投入，她最深层的渴望与才华却植根于她的内心世界。她时常自我提醒，她的本质存在是在那张覆盖着松果、花瓶和书籍的书桌前，沉浸于私密而深沉的自我反思之中。

在日记中，埃蒂-希勒苏姆展现出了她的热情洋溢、易受情欲左右、焦虑不安，以及频繁的心灵挣扎。在早期的日记里，她不断记录着自己情绪的波动：从喜悦到忧郁，从激情到失落，从自由奔放到自我怀疑。她可能轻易地被视为那些在教养良好和被溺爱的环境中长大，敏感而略显神经质的一群年轻女性之一。

将埃蒂归类为典型的敏感或神经质女性，虽然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并无不妥，她自己也不免从这一角度思考问题。然而，这种归类未免不够充分，因为埃蒂拥有一种非凡的内省能力，能够将内心的症状转化为深层的意义，并将自我探索与哲学思考融为一体。日记成了她与自我之间持续且生动的对话，是她不懈追求个人真理的驱动力。她知道如何追踪自己情感的细腻变化，如何质疑和批判自我。即便在极度的痛苦中，她也能维持对情感的精确把控，保持一种完美的内在和谐。她洞悉自己的自负与自我贬低，理解自己对伟大思想的渴望和对占有欲的贪婪；她为此自责，并用坚持节制的文字和谦逊的态度来对抗这些倾向。她严格地自我剖析：“我长期的头痛：如

此多的受虐狂；我丰富的同情心：如此多的自我满足。”埃蒂明白，她必须驯服自己的激烈情绪和内心冲突，并“为内心的混乱塑造某种形式”。

埃蒂选择的导师是朱利叶斯-斯皮尔 (Julius Spier)，一位兼具荣格心理分析师和手相学家身份的专家。我们如何理解他们之间这种复杂而微妙的师生关系呢？从当代的视角来看，某些方面的确令人质疑。斯皮尔在其治疗过程中，与患者进行了情感上的调情，尽管这并未发展到性关系的地步。埃蒂描述了他的诱惑性触摸和亲吻，以及他对爱慕的女患者们的放纵，这些行为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无疑是极其不当的。然而，埃蒂对这位不同寻常的导师抱有信任，她的行为也与那个时代的风气相契合。战后几十年是一个折衷主义心理治疗实验的时期，也是一个自我探索的古怪冒险时期。斯皮尔是一个极具魅力的人物，他的优点可能只有通过面对面接触才能被真正理解。埃蒂有时会对他的行为感到困惑，但即便在他们关系圆满结束之后，她也从未怀疑过他的真诚和治疗能力。她认为他既温柔又善良，精神上极具深度；她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与他的“治疗工作”中。

埃蒂与斯皮尔之间的关系，或许更应被视为一种古老而积极的哲学指导传统，而非单纯的心理治疗。由于她对斯皮尔的信任，他成为了她的“使命”，成为她检验和质疑自我的工具，成为她斗争和成长的催化剂。她面临的最艰巨斗争，是作为现代女性对性问题的处理。埃蒂既为自己的欲望所吸引，也为欲望所困扰，在对深潜的浪漫渴望和对独立性的追求之间摇摆不定。在与斯皮尔的现实与幻想的较量中，她学会了抑制冲动，控制迫切的需求。她认识到自己可以独立存在，不会在他人的身上迷失；她能够感受到爱，而不提出占有的要求。换句话说，她学会了一种爱，这种爱更接近于无私的爱 (agape)，而非热烈的激情 (eros)，它融合了深切的同情和冷静的超然。

变化的过程总是充满奥秘，而在埃蒂日记的中期阶段，这种变化几乎变得可触可感。她的文字开始展现出一股简朴和严肃的气质。随着她温柔与疏离感的加深，她描述了一种新的平静，一种维持稳定自我认同的感觉。她的叙述越来越多地聚焦于主观感受与深沉思考的交汇点，情感直觉与道德省思的融合处。

在这整个过程中，埃蒂鼓起勇气沿着个人经验的主线前进——这条主线引领她走向更加出人意外的激进方向。埃蒂始终保持着她的敏锐反应能力，即使在她开始描述我们被指责为宗教的状态的时候亦是如此：对所获得的一切深怀感激，深刻地自我接纳和接纳他人，以及一种信念，不是对任何特定意义的信念，而是对意义的丰富性本身的信念——对生命内在之美和正确性的信念。她在自己的心灵世界里蜿蜒前行，最终达到了自我和解的境地，她到达了一个能够感受到世界隐秘和谐的地方。

当然，当埃蒂在写后来的日记时，世界正被战争所撕裂，荷兰犹太人的处境变得愈发危险，她的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被驱逐和杀害。在这样的时刻，她继续向内探索，这是否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她自己也曾这样质问过，但她的答案是否定的。她在日记的开始写道：“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小战场，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正在这个小战场上交锋。”她始终坚持，首先关注自我，解决内心的冲突，这是她的使命，也是每个人的责任。当然，她来之不易的力量也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面对无情的毁灭，她没有退缩。她以一种近乎坚忍的无畏精神面对自己和家人所面临的危险，这种内心的平衡不再因外部的攻击而动摇。

在埃蒂令人震撼且动人心弦的旅程的最后阶段，她似乎达到了一种超越常规理解的平静。即便在韦斯特博克（Westerbork）这地狱般的中转营中书写的那封有力且坚定的信件里，埃蒂也提及了她从阅读和思考中汲取的养分，提及了品味美丽和宁静的时刻：绚烂的蓝天、紫色的羽扇豆花田、银色的永恒月光。她以先知般的敏锐笔触描绘了韦斯特博克的景象。她对自己所供职的犹太委员会的政治、荷兰犹太人的境况以及中转营奇特而迷人的社会都有清晰的认知。然而，在她看来，她的内心世界似乎更为宽广、更为重要。她曾一度表示，她希望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写作；她的确拥有某种俄罗斯人的特质——一种对磅礴的生命之流的感知，这种生命之流包含了痛苦与苦难，也包含了幸福与欢乐，必须接受其包罗万象的深度。埃蒂将自己和她的同胞视为生命之流的一部分，将他们的人性——爱与恨、维护或放弃尊严的能力——视为始终如一、无所不在的存在。她仍然与周围的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她已经“放下”了任何无法把握的执念。她的想法和信念已经完全融入了她自己，以至于她几乎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就能感到满足。

然而最终，她所目睹的周遭暴行和残酷超越了她的理解范畴。在最后的几封信中，她说韦斯特博克发生的一切是不可理喻的、疯狂的、以一种怪诞的方式扭曲的。也许这就是她决定不自救的线索。对于那些通过埃蒂的文字而爱上她的读者来说，就像那些试图营救她的朋友一样，接受这个经常被重申的选择并不容易。但这也许是她一直以来成长的必然结果。她对道德美的潮流有着敏锐的洞察力，无法容忍世界上充斥的丑恶。她并不认为自己可以完全避开这种丑恶。因为她如此深入地审视自己，所以她拒绝参与投射或集体仇恨，拒绝宣称所有的邪恶都存在于敌人之中，而所有的善良都存在于“我们”之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勇敢地抵制了因许多德国人的所作所为而憎恨所有德国人的诱惑。但最终，仇恨变得难以避免。她发现韦斯特博克集中营的看守兽性大发。她还觉得，她和她的犹太同胞被迫陷入的处境是可怕的、无可救药的“扭曲”。她描述了韦斯特博克的囚犯们如何帮忙将家人、老人和婴儿装上注定有去无回的运输列车的情景，这些描述无情而坦率，令人难以忍受。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生存意味着别人的死亡，在她看来，整个算计都是大错特错的。

埃蒂-希勒苏姆的时代，是一个历史事件的宏观世界几乎完全压垮了个人生活的微观世界的时代。她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颠覆了这一既定秩序，坚称灵魂的微观世界不仅能够涵盖外部世界，而且还拥有无限的空间。她始终从自我深处出发，构建了一种独到而丰富的个性化视野。诚然，任何个人的抵抗或感知行为都无法抵御大屠杀所释放的可怕力量。然而，通过这种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和感受，一位默默无闻的年轻女性成为了她所经历的这场浩劫以及她选择加入的人类苦难命运的最独特、最真实的见证者之一。

——伊娃·霍夫曼

引言

从我初次翻阅这些练习本的那一刻起，我就被它们所展现的埃蒂-希勒苏姆的生活故事深深吸引。这些日记记录了一位 27 岁、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女性的经历，涵盖了 1941 年至 1942 年的岁月。对荷兰而言，那是一个充满战争和压迫的时期，然而对埃蒂来说，那不仅是她个人成长时期，而且，悖论般地，那也是个人解放的时期。就在那几年，整个欧洲正上演着灭绝的悲剧。身为犹太人，埃蒂-希勒苏姆却在书写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在她 1941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四的记录——“每根纤维都充满恐惧。完全崩溃。缺乏自信。厌恶。恐慌”——与 1942 年 7 月 3 日星期五的记录——“好吧，他们的目的是彻底摧毁我们，我接受这一新的确定性。我现在明白了，我不会让别人承担我的恐惧。如果其他人不能理解我们犹太人的遭遇，我也不会感到痛苦。我怀着同样的信念工作和生活，我觉得生活是有意义的，是的，有意义的”——这两段文字之间，埃蒂的整个人生得以呈现。她与恋人和朋友、家人和同事的关系，她的情绪和感受，她对犹太教、女性、激情的思考，以及她周围世界日益严重的混乱迹象——她审视着每一件事，并坦率、清晰、认真地记录下来。为了避免失去对这个“动荡不安、充满灾难的世界”的掌控，她一直在寻找自己存在的源泉，并最终发现了一种最能体现激进利他主义的生活态度。她日记中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应该愿意成为所有伤口的良药”。

日记始于 1941 年 3 月 9 日，星期日。在那一年的 1 月底或 2 月初，埃蒂邂逅了一位将成为她思维和情感核心的人物。这位人物便是朱利叶斯-斯皮尔，被誉为“心理手相学 (Psychochirology)”之父，这是一种对掌纹进行研究和分类的学科。斯皮尔——埃蒂在日记中称他为 S，是一位来自柏林的犹太移民，出生于 1887 年 4 月 25 日的法兰克福。他曾是一名银行经理，多年来发现自己拥有手相术的天赋。他还创办了一家出版社，接受过歌唱训练，后来移居到苏黎世，在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的指导下接受分析心理学训练。正是荣格鼓励他将自己的精神气学实践转变为全职职业。

斯皮尔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他的学生。1939 年，他前往荷兰与姐姐团聚。他的子女露丝 (Ruth) 和沃尔夫冈 (Wolfgang) 则留在德国，与他的非犹太前妻生活在一起，两人已于 1935 年离婚。斯皮尔是一个极为独特的人物，他的众多追随者，尤其是女性信徒，都尊称他为“神奇之人”。实际上，他似乎拥有某种异乎寻常的天赋，能够从掌纹中解读出人们的生活轨迹，并以罕见的心理学洞察力对结果进行阐释。

对于埃蒂而言，他成为了一种催化剂，引领她探索生命的本质，寻求真正的自我，与她周围的非人性现象形成鲜明对比。

在这一过程中，埃蒂培养了一种宗教情感，使得她的作品蕴含了深刻的精神内涵。“上帝”一词甚至出现在她最早的作品中，尽管她使用这个词——就像我们在日常对话中经常做的那样——几乎是无意识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与神之间的对话变得越来越强烈。每当她提及上帝时，埃蒂的文章风格就会发生显著变化，她经常提及上帝，而丝毫没有尴尬之感。她的宗教信仰完全超越了传统界限。在当代荷兰，基督徒和犹太人都认为埃蒂是典型的基督徒或典型的犹太人——这种分类毫无意义，因为埃蒂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她拥有自己的宗教节奏，不受基督教堂或犹太教堂的启发，也不受教条、神学、礼仪或传统的影响；所有这些对她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

她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上帝。”她写道：“当我祈祷时，我与内心最深处的东西进行着或愚蠢、或天真、或严肃的对话，为了方便起见，我称之为上帝。”后来又写道：“我沉浸在自我之中。而自我的那个部分，那个最深刻、最丰富的部分，就是我所说的‘上帝’。”

她有时全神贯注地与上帝对话的方式似乎是纯粹的神秘主义。她是神秘主义者吗？也许吧，但她坚持认为，“神秘主义必须建立在纯粹的诚实之上，只有在事物被剥离到赤裸裸的现实之后才能产生”。她的神秘主义并未引导她遁入沉思，而是直接将她带回到行动的世界。她的视野与逃避现实或自我欺骗无关，而是与对来之不易、稳定且完整的现实感知紧密相连。某种程度上，她的上帝存在于她能够洞察真相、承受现实并从中获得慰藉的能力之中。

关于埃蒂战前的生活，我们了解甚少。埃蒂——她的正式名字——于1914年1月15日出生于米德尔堡，她的父亲路易斯-希勒苏姆博士 (Dr. Louis Hillesum) 在那里教授古典语言。经过在蒂尔 (Tiel) 和温舒腾 (Wischoten) 的短暂居住后，他和家人于1924年迁至荷兰东部的一个中等城市德文特 (Deventer)，这座城市位于风景如画的艾瑟尔河畔 (Ijssel River)。在那里，他担任了校长助理，四年后又成为该市体育学校的校长。

埃蒂的父亲是一位卓越且严谨的学者，他的生活被书籍和知识所充盈。埃蒂的母亲，丽贝卡-伯恩斯坦 (Rebecca Bernstein) 出生于俄罗斯，在一次大屠杀之后逃到了荷兰。她性格热情而复杂，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与丈夫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反差使得她在 Geert Grootestraat 街9号的豪宅中经历了一段充满波折的婚姻生活。这种生活对三个孩子的影响很难评估。

可以肯定的是，埃蒂和她的兄弟米沙 (Mischa) 和亚普 (Jaap) 都很聪明且很有天赋。在德文特的岁月里，尽管埃蒂自己的未来方向尚不明确，但她凭借机智、活泼的性格，以及对于阅读和哲学研究的热情，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米沙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六岁时便开始公开演奏贝多芬的作品，被许多人视为欧洲最有前途的钢琴家之一。他的音乐才华主导了家庭的日常事务。她的另一个兄弟亚普 (Jaap) 在17岁时发现了几种新的维生素，并因此获得了进入学术实验室的机会，这对于一个医科学生来说是一项非同寻常的荣誉。他后来成为了一名医生。

1932年，埃蒂离开了父亲的学校，前往阿姆斯特丹大学攻读法律学位，之后又转入斯拉夫语言学院深造。当她转而学习心理学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她的生活开始展现出我们在日记中看到的特点。

埃蒂在阿姆斯特丹的生活细节难以复原。在她的日记中，她大部分时间都在谈论两类特定的人：一类是她所谓的斯皮尔小组；另一类是与她一起生活的五人“家庭”。

就在战前，埃蒂搬到了南阿姆斯特丹加布里埃尔-梅茨斯特拉特街6号的一栋大房子。她位于三楼的房间可以俯瞰阿姆斯特丹的主广场——博物馆广场。广场的一端是音乐厅，另一端是莱克斯博物馆，中间是一片溜冰场。

韩-韦格里夫 (Han Wegerif) 是这座房子的主人，他是一位62岁的鳏夫。他邀请埃蒂作为管家住在这里。除了韩（埃蒂常亲切地称呼他为“韩神父”或“韩爸爸”，尽管她与他迅速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和他21岁的儿子汉斯 (Hans, 正在学习经济学)，还有一位名叫卡特 (Kathe) 的德国厨师、一位通情达理的“社会民主党人”伯纳德 (Bernard)，以及一位名叫玛丽亚-图因辛格 (Maria

Tuinzing) 的护士。玛丽亚后来成为了埃蒂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最后提到的两位租下了自己的房间。

埃蒂描绘的另一个重要社交圈是以心理医生朱利叶斯-斯皮尔为核心的群体。她是在米恩-库伊珀家的一个音乐晚会上认识他的，她的哥哥与另一位钢琴家埃瓦里斯托斯-格拉斯纳在曾在哪里演奏，斯皮尔也曾在那里唱歌。阿德里-霍尔姆 (Adri Holm)、亨尼-泰德曼 (Henny Tideman) (泰德)、迪基-德-琼格 (Dicky de Jonge)、利斯-莱维 (Lies Levie) 和埃蒂经常聚集在南阿姆斯特丹库尔贝特街 27 号，那是斯皮尔在内特家的房子里租下的一个房间。(她写道：“埃蒂与他之间隔着三条街道、一条运河和一座小桥。”) 斯皮尔常与他们探讨手相学和心理学，并逐渐成为了每个人的治疗师。经过三四轮治疗后，埃蒂成为了他的助手 (“我的俄罗斯秘书”)，不久之后，她又成为了他的情人和智慧伴侣。

埃蒂的另一段人生是在学生和俄语教授 (如范韦克 (Van Wijk) 教授和贝克尔 (Becker) 教授) 的学术世界中度过的，通过他们，她与左翼学生抵抗运动建立了联系。贝克尔教授推荐她担任俄语教师，并安排学生前往她那里学习，这为她带来了一定的收入。在日记中，埃蒂提及了许多朋友和熟人，但只记录了他们的名字。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无法找到更多关于这些人的信息。在我觉得重要的地方，我都添加了注释。

埃蒂在 27 岁那年开始了她的日记写作。在加布里埃尔-梅茨斯特拉特街那间小房间的书桌前，她记录下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文字之一——在现代历史最黑暗的时刻写下的关于信仰和爱的故事。当她提笔之际，荷兰正日益受到德国恐怖统治的影响。1940 年 5 月荷兰投降后，德国人开始将荷兰犹太人隔离。1941 年 2 月，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反对大屠杀的罢工在阿姆斯特丹爆发，随后纳粹对犹太人以及任何荷兰反抗行动的镇压愈发残酷。犹太人被驱逐出工作岗位，被禁止在非犹太人经常光顾的商店购物，并遭受了种种虐待；犹太人聚居区和“工作营”被建立。1942 年 4 月，德国人开始了对犹太人的首次大规模逮捕，强迫他们佩戴黄色星星标志，并在将所有能找到的犹太人转移到阿姆斯特丹之后，宣布各省为“无犹太区”。

在朋友们的影响下，埃蒂在犹太人委员会的一个部门找到了一份打字员的工作。如同其他被占领的国家一样，犹太委员会是在德国人的指使下成立的，其主要职责是在纳粹与广大犹太民众之间进行调解。纳粹向委员会下达命令，而委员会则需决定如何执行这些命令。委员会怀有一种幻想，认为通过协商就能将犹太人从最恶劣的境遇中解救出来。它声称自己的任务是决定哪些人应当被送去“服劳役”，哪些人在国内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其真正的目的却是为了安抚惊恐万分的犹太人。因此，委员会实际上成为了纳粹手中一件精妙的武器。

关于犹太委员会的作用，并不在本导言讨论的范围之内，也不是对其进行评判的地方。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埃蒂在 1942 年 7 月 15 日开始工作，几乎与此同时，一个名叫安妮-弗兰克 (Anne Frank) 的女孩在几英里外的一处隐秘住所开始了她的日记写作。就在那个 month，阿姆斯特丹见证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街头围捕行动。纳粹计划将所有犹太人集中到韦斯特博克，这是位于荷兰东部、靠近德国边境的一个中转营。虽然韦斯特博克本身并非一个灭绝营，但它成为了超过 100,000 名荷兰犹太人在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前的最后一站。埃蒂自愿陪伴在围捕行动中被捕的犹太人前往韦斯特博克，并在那里的集中营医院工作。凭借犹太委员会的特殊许可，她能够多次往返

于阿姆斯特丹和韦斯特博克之间，她把信件和信息从韦斯特博克带到阿姆斯特丹，甚至带到抵抗组织那里，并带回药品。埃蒂的健康状况常常不佳，1942年9月，她在阿姆斯特丹逗留了近三个月。最终，在1943年6月初，她向好友们告别，离开了阿姆斯特丹，前往韦斯特博克，这一次，她没有再回来。

韦斯特博克营地在1939年底由荷兰政府建造，最初的目的是用来关押约1500名站前逃到荷兰的德国犹太人。当埃蒂抵达那里时，正逢人流开始激增，这个原本狭小的空间突然需要容纳三四万人，其中包括几个月前被赶进犹太人区的阿姆斯特丹犹太人。有些人是自愿报到的，其他人则是在街头被逮捕或者在自家被拖走。从其他监狱和劳改营——比如臭名昭著的菲赫特劳改营、阿姆斯特丹劳改营、奥门劳改营和埃勒科姆劳改营——出来的犹太人被集中送往韦斯特博克。（少数“文化犹太人”——包括知识分子、艺术家，甚至银行家——在几位荷兰高级官员的介入下，得以被安置在巴内韦尔德小镇的一座城堡中，他们是个例外）。埃蒂的哥哥米沙本也有资格前往巴内韦尔德，但他拒绝在父母不在的情况下接受这一安排。后来，那个避难所中的所有犹太人都通过韦斯特博克被转移到了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并且大多数人得以幸存。

集中营是一个被恐惧笼罩的社区，每周开往波兰的运输列车带来的威胁决定了它的命运。每周一，一列火车会驶入集中营；而到了每周二，一列长长的货车会再次启程，车上挤满一千多名男女老少，还有婴儿。从1942年7月15日至1944年9月3日，每周都有列车驶离，总计达到了93列。

被送往韦斯特博克的人们，每个人都紧握着犹太委员会发放的“印章”，他们希望能尽可能久地留在集中营内。这些印章让他们可以在集中营多待一段时间——一周、两周，有时甚至几个月。但从长远来看，包括犹太人委员会成员在内的所有“印章”持有者，他们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1943年6月被驱逐出境。

正如埃蒂在1942年至1943年期间所写的众多信件之一中所描述的那样，韦斯特博克营地的本质在于泥泞与苦难，疾病与拥挤，一个半平方公里大小的荒地上充斥着喧嚣与恐惧。就这样的地狱中，她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个月，继续记录日记、写信，并以极大的奉献精神照料医院营房中的病患。在这片地狱里，她一次又一次地写道：“尽管如此，生活依旧充满了美好和意义。”

埃蒂的大部分信件是写给那些已经通过她的日记了解她的读者的朋友们：韩-韦格里夫、他的儿子汉斯、女管家卡特、玛丽亚-图因辛格和蒂德。还有克拉斯-斯梅利克（Klaas Smelik）、他的女儿约翰娜-斯梅利克（Johanna Smelik）（乔比）、米莉-奥特曼（Milli Ortmann）以及埃蒂父亲的同事克里斯汀-范-诺顿（Christine van Nooten）。

米莉-奥特曼和克里斯汀-范-诺顿不断地通过红十字会给希勒苏姆一家寄送食品包裹，这些援助极大地改善了他们在韦斯特博克的生活条件。这些信件往往只是泛泛而谈（“我亲爱的人们”），或者干脆不着一字，仅仅为了在更广泛的朋友圈中传阅。

在信中，埃蒂生动地描绘了拥挤的木制营房、泥泞的荒地、迷宫般的铁丝网，以及集中营边缘的野花地带。她捕捉到了韦斯特博克的人性气息，从集中营领导和看守的等级制度，到每日为生存而挣扎的生活，从与朋友和家人的凄美团聚，到每周运输途中的心酸离别。正如她在最后一篇日记中所言，她渴望成为“营中的思想核心”，她确实做到了。她激发了众多集中营囚犯的形象

力；幸存者们至今仍在颂扬她那“闪亮的个性”。无论身处何地，她都能吸引人类的友谊。因此，从她的信件中可以看出，她在韦斯特博克建立了一个全新的亲密朋友圈，这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意外：奥西亚斯-科尔曼（Osias Kormann）成为了她的密友，在她从韦斯特博克休假期间，她从阿姆斯特丹给他写了许多信；海德薇格-马勒（Hedwig Mahler）和尤普-马勒（Jupp Mahler）；被她称为“战友”的乔比-弗莱施胡沃尔（Jopie Vleeschhouwer）；《在仓库》（In Depot）一书的作者菲利普-麦基库斯（Philip Mechanicus），这本日记在战后声名鹊起；当然还有维尔纳（Werner）和莱斯-莱维，他们是来自阿姆斯特丹的老朋友。后来，埃蒂的父母和兄弟米沙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埃蒂的兄弟亚普被允许暂时留在阿姆斯特丹履行医疗职责。

正是在这个圈子里，埃蒂-希勒苏姆充分展现了她的勇气 and 人性。在韦斯特博克，她的灵魂得到了最深刻的表达：她全心全意地服务于他人，毫无保留。在她仍被允许出行的时候，她拒绝了阿姆斯特丹的朋友们将她带到安全藏身之所的所有努力（其中一次是用武力）。随后，当她不再被允许离开集中营时，她同样断然拒绝了所有帮助她逃脱的提议。她决心与犹太同胞同呼吸共命运，既不夸耀，也从不绝望。对她而言，“宝地”是毁灭的代名词；她并未因此自欺欺人。她深知自己无法幸存，尽管她试图通过预测自己的归期来安慰朋友。她不知道死亡将以何种方式降临，韦斯特博克的人们虽然未曾听闻毒气室，却普遍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已经注定。

1943年9月7日，当米沙、埃蒂和她的父母接到被驱逐的命令后，埃蒂步上了月台，站在一列即将开往波兰的列车旁。乔比-弗莱施胡维尔在给阿姆斯特丹朋友的信中，描绘了她离别的场景：“她侃侃而谈，面带微笑，对途中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说着亲切的话语，她的幽默感熠熠生辉，尽管还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但她完全是你们所熟知的那个埃蒂……我看着她母亲、韩神父和米沙登上了1号车厢。埃蒂在12号车厢，她先是去14号车厢寻找朋友，但最后一刻又被拉了出来。紧接着，尖锐的哨声响起，1000个‘运输箱’启程了。米沙在1号车厢的窗缝中挥手告别，而12号车厢的埃蒂则欢快地说了声‘再见’，随后他们便走了。”

旅程耗时三天。在列车最终驶离荷兰之前，埃蒂将一张写给克里斯汀-范-诺顿的明信片扔出了火车。这张明信片后来被一位农民发现并邮寄出去，上面写着：“我们唱着歌离开了集中营”。他们于1943年9月10日抵达奥斯威辛集中营，就在那一天，她的父母在毒气室中遇害。

1943年11月30日，红十字会通报了埃蒂-希勒苏姆的死亡。她的兄弟米沙在1944年3月31日也去世了。亚普在1944年初被送往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他在那里幸存下来，但在返回荷兰的途中不幸身亡。

埃蒂的日记在她去世后近40年才得以出版。埃蒂本能地预感到自己将无法从集中营生还，因此她请求朋友玛丽亚-图因辛格在战争结束后将她的日记交给克拉斯-斯梅利克和他的女儿约翰娜。克拉斯-斯梅利克是她唯一认识的作家，她希望他能找到出版商，以便她能够为自己的生命留下痕迹，并与未来的人们分享她的感悟。然而，尽管斯梅利克一家竭尽全力，这些日记却始终未能出版。多年后，他们放弃了这一努力。直到1980年，小克拉斯-斯梅利克邀请我查看那八本破旧的笔记本。我读到的第一句话就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感到震撼，从那时起，这些句子就始终伴随着我。

这些信件与日记一并呈现在我的面前。这些信件中大部分曾在战争期间在埃蒂的朋友间传阅，最终到了玛丽亚-图因辛格手中。两封来自集中营的长信——1942年12月18日和1943年8月24日——在1943年底由荷兰抵抗组织以书籍形式秘密出版。随着人们对埃蒂生平的兴趣日益浓厚，更多新的信件被发现，未来肯定还会有更多信件浮出水面；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埃蒂可能写了一百多封信。然而，（那段时间的）日记已不复存在；埃蒂在前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火车上带走了她的最后一本笔记本。

截至目前，埃蒂-希勒苏姆的日记已在14个国家出版，并被翻译成12种语言。现在，日记和书信终于合二为一，这是恰当的，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叙事。埃蒂的日记和书信之间并无本质区别。事实上，她的书信就是一种书信日记，她在信中与朋友们分享了自己的私密想法、激情和见解。然而，将这两本书并列在一起，确实可以让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位非凡人物，正如特伦斯-德-普雷斯（Terrence Des Pres）所说，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份奇妙的礼物”。

—— Jan G. Gaarlandt 荷兰哈勒姆 1996年5月

被中断的生活

日记, 1941-1943

1941年3月9日, 星期日

那就开始吧。这对我来说是痛苦的一步, 也是几乎无法逾越的一步: 将许多被压抑的思绪展现在一张空白的横格纸上。我的思绪有时是如此清晰和敏锐, 我的感受是如此深刻, 将它们转化为文字却异常困难。我认为, 主要的困难在于羞耻感。我有那么多的禁忌, 那么多的恐惧, 害怕放手, 害怕让内心深处的事暴露无遗, 然而, 如果我想给我的生活一个合理而令人满意的目标, 我就必须这样做。这就像做爱时, 喉咙里总是羞涩地发出最后的、解脱的尖叫。我在床上很有造诣, 我想我的经验足以让我跻身于更出色的爱人行列, 爱也确实适合我, 但它仍然只是一件小事, 与真正重要的事情相隔甚远, 在我的内心深处, 有些东西仍然被禁锢着。我的其他部分也是如此。我有足够的智慧, 能够理解大多数问题, 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对大多数事情的看法; 我似乎能够解决生活中的大多数问题, 然而在我的内心深处, 有一种东西就像一团紧紧缠绕的麻绳, 无情地束缚着我, 尽管我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但有时我不过是一个悲惨、恐惧的人。

让我将今天上午的那一刻定格下来吧, 尽管它差点又从我指尖溜走。凭借纯粹的脑力劳动, 我在一瞬间战胜了 S¹。他的目光深邃而清澈, 嘴唇丰满而性感, 身材魁梧如公牛, 动作轻盈而自如。一个五十四岁的人, 灵与肉的斗争仍在激烈地进行着。而我似乎正被这种斗争的重压所压垮。我躺在他的人格之下, 无法自拔; 我自己的问题, 似乎也是同样的问题, 让我举步维艰。我真的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无论如何, 我对自己还没有那么诚实, 用言语总是很难把事情说清楚。

(初见他时) 短短几分钟后的第一印象: 一张不显感性、不太像荷兰人的面孔, 一种并不陌生的类型, 也不完全令人同情。

第二印象: 聪明, 极其睿智, 一对饱经风霜的灰色眼睛, 将人的注意力从他饱满的嘴唇上吸引开, 但转瞬即逝, 并未完全抓住人心。他的技巧让我折服, 他能从我的第二张脸——我的双手——看出我内心深处的矛盾。有一个奇怪的不愉快时刻, 我的注意力分散了, 我以为他指的是我的父母, 实际上他指的是我: 他说: “在哲学和直觉上都有天赋,” 他还说了更多类似的话。他的语气像是在给小孩子糖果一样: “现在高兴了吧? 你看, 你在这里, 你有所有这些了不起的品质, 为什么你现在不快乐呢?” 我瞬间感到一种厌恶, 一种羞辱感, 尽管可能只是我的审美感受受到了伤害。总之, 当时我觉得他很讨厌。但后来, 那双奇妙的人眼, 从灰暗的深处凝视着我, 又停留在我的眼睛上。我真想亲吻那双眼睛。

现在回想起来, 还有一次, 也就是几周前的那个周一早晨, 他让我感到恶心。一年前, 他的一个学生霍姆 (Holm)² 小姐来找他, 她从头到脚都长满了湿疹。她成了他的病人。后来被治好了。现在可以说是对他顶礼膜拜, 尽管我并不完全确定那是一种怎样的崇拜方式。我的傲慢一度占据了上风, 我说我宁愿自己解决问题。霍姆小姐意味深长地说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这句话颇

¹ 一段时间以来, 埃蒂一直觉得她的生活需要得到整理, 需要给她一个明确的方向。1941年2月, 她咨询了朱丽叶斯-斯皮尔 (Julius Spier)。他在这写日记中以 S. 的名字出现。

² 阿德里-霍尔姆 (1910-1970)。据说她对斯皮尔的宗教信仰和他对基督教的理解产生了重大影响。

具说服力。然后她谈到了她的湿疹，包括她的脸，她的湿疹非常严重。S朝她做了个手势，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我觉得这个手势让人很不舒服："那你现在的肤色怎么样？"他可能是在谈论市场上的一头牛。我不知道，但那一刻我觉得他很恶劣，很肉欲，有点讥诮，但他身上还有别的东西。

然后，在会议结束时，"现在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能为这个人做些什么？"或许是"这个人需要帮助"。这时，我已经被他的技巧所征服，我觉得我需要他的帮助。

然后是他的讲座。我去听讲座只是为了能远远地看着他，在毫无保留地向他屈服之前远远地审视他。印象不错。那一流的讲座。

魅力非凡的男人。即便戴着假牙，他的笑容依然迷人。我被他所散发出的内在自由的魅力深深吸引，也为他那沉重身躯中的柔软、从容以及独特的优雅所折服。他的脸看起来又完全不同了——我每次看到他的脸似乎都不一样；回到家里，我一个人无法在脑海中勾勒出他的模样。我试图像拼图般拼凑起我所知道的所有碎片，但它们却无法拼凑在一起，依然存在着模糊的冲突。有时，我能快速、清晰地捕捉到眼前的面孔，但随即它又散落成不同的碎片。这真令人恼火。

在他的讲座上，有许多迷人的妇女和女孩。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几个"雅利安人"女孩对他表现出了明显的爱慕之情——他是从柏林逃出来的犹太人，为了帮助她们获得内心的平静，他不得不从德国远道而来。走廊上站着一个身材苗条的年轻女孩，她的脸蛋尖尖的，很精致，但看起来并不完全健康³。当他经过时——那是中场休息——他和她交流了几句，她露出了一个充满虔诚的微笑，显然是发自灵魂深处的，而且是那么强烈，几乎让我感到心痛。我突然感到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不知道一切是否真的像看上去的那样，我有一种感觉：那个男人正在偷走这个年轻女孩的微笑，这个孩子对他的所有温柔都是从别人那里偷来的，从那个日后讲属于她的男人那里。他的所作所为既卑鄙又不公平。他显然是个危险人物。

下次见面。"我只付得起二十盾。" "没关系，你可以来两个月，之后我也不会拒绝你，如果你还需要我的话"

我的"精神便秘"现在已经好了。他会给我混乱的内心带来秩序，驾驭我内心现在对峙的力量。他用隐喻的方式拉着我的手说：你看，你就应该这样生活。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有这样一种感觉：尽管我表面上自力更生，但如果有人出现，牵着我的手，为我操心，我一定会非常愿意和热切地把自己交给他照顾。而现在，他出现了，这个完全陌生的人，这个有着复杂面孔的S。在短短的一周时间里，他几乎不顾我的感受，在我身上创造了奇迹。体操、呼吸练习，还有关于我的抑郁症、我对他人的态度等等的启发性、解放性的话语。突然间，我的生活变得不同了，更加自由，更加流畅；痛苦的感觉消失了，我的生活有了些许平静和秩序，起初完全是在他神奇的人格影响下，但随着我自己的心理和意识的觉醒，这种平静和秩序逐渐消失了。

但回过头来。"身体和灵魂是一体的。"毫无疑问，这就是他开始用摔跤比赛来考验我体力的原因。我的体力显然绰绰有余，因为很明显，我打倒了他，尽管他很高大。我内心所有的紧张和压抑都释放了出来，他躺在那里，身体和精神都被摔倒了，他后来告诉我。以前从未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他无法想象我是如何做到的。他的嘴唇在流血。我用古龙水给他擦拭，这是一件令人尴

³ 这个年轻的女孩就是丽丝，她后来成为了埃蒂的好朋友。

尬的亲密事情。但他又是那么"自由"，那么无拘无束，那么坦率，动作丝毫不受影响，哪怕是我们一起在地上滚的时候。甚至当我被他紧紧地搂在怀里，最终被驯服，躺在他身下时，他依然"客观"、纯洁，而我则臣服于他散发出的身体魅力。这一切都显得那么天真无邪，这种搏斗，新奇而出人意料，又是那么令人心旷神怡。直到后来，它才占据了我的幻想。

星期天晚上在浴室里

现在，我从头到脚都干干净净了。今晚他在电话里的声音就足以让我的身体背叛我。但我像个水手一样发誓，告诉自己我不再是个歇斯底里的少年了。我突然理解了那些为了驯服罪孽深重的肉体而晚节不保的僧侣们。我与自己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怒火中烧，然后是深刻的清醒与平静，现在我感到内外都光彩照人，洁净无瑕。S又被扔出去了，这已经是第无数次了。这样的情况会持续很久吗？我并没有爱上他，有时我觉得他的个性还不太"圆润"，仍然与自己不一致，让我觉得很沉重。目前还没有。我现在可以超然地看待他：一个活生生的、斗志昂扬的男人，有着原始的力量，但又充满灵性，他的眼睛很有穿透力，嘴巴也很性感。

这一天开始得很好，我头脑清醒，下定决心以后要把这一切写下来。但后来，我真的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脑子里有一种无法摆脱的压力和阴郁的想法，阴郁得无法忍受太久，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是我追求的空虚；但这是我必须与之斗争的另一件事。

"悠扬的旋律从上帝的右手滚滚而来。" 韦尔威⁴的这句话在我脑中盘旋了一整天。我也想从上帝的手中悠扬地滚落。现在，晚安。

星期一早上九点

来吧，我的姑娘，开始工作，否则让上帝帮你。别再找借口了，别再说什么头疼脑热，或者"我不舒服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你只需工作，仅此而已。没有幻想，没有宏伟的想法，也没有惊世骇俗的见解。选择一个主题和找到合适的词语更为重要。这是我必须学会的，也是我必须为之拼死奋斗的：所有的幻想和梦想都将被强行从我的大脑中驱逐出去，我将从内心把自己清扫干净，为真正的研究腾出空间，无论大小。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好好工作过。性爱也是如此。如果某个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可以连续几天几夜陶醉在性幻想中。我想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消耗了我多少精力，也没有意识到这必然会影响任何真正的接触。现实与我的想象并不一致，因为我的想象力往往会失控。和S在一起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对拜访他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想法，我在一种狂喜中，穿着羊毛裙子下的紧身衣去了那里。但结果却大相径庭。他又变得严肃而疏远，我立刻变得僵硬。体能训练也没什么效果。当我穿着紧身衣站在那里时，我们俩看起来就像吃了苹果的亚当和夏娃一样尴尬。他拉上了窗帘，锁上了门，他平时的行动自由不见了，我真想跑开去哭泣，当我们在地板上滚来滚去时，我紧紧地抱着他，感官上却对这一切感到厌恶，这感觉太可怕了。他所做的一切并不令人兴奋，我被厌恶淹没了。然而，如果我没有这些幻想，一切无疑会截然不同。我奢侈的幻想生活与清醒的现实立即发生了强烈的碰撞：当一切结束时，一个尴尬的、满头大汗的男人把皱巴巴的衬衫塞进裤子里。

⁴ 阿尔伯特·韦尔威（1865-1937），荷兰诗人。

我的工作也是如此。有时，我突然能清晰地看到一个主题，并想出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它，我几乎无法抓住的伟大的整体思想，却同时给了我一种强烈的重要感。然而，当我试着把它们写下来时，它们就会萎缩成一片空白，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勇气把它们写在纸上——以防我对写出来的虚无缥缈的小文章失望透顶。

但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姐妹。洗净你的双手，不要再试图体现那些伟大而广阔的思想。一篇最小、最愚蠢的小文章，也比你喜欢沉湎其中的宏大思想更有价值。当然，你必须坚持你的预感和直觉。它们是你汲取营养的源泉，但要注意不要沉溺其中。稍加整理，保持精神上的洁净。你的想象力和情感就像浩瀚的海洋，你从其中搏出一小块一小块的陆地，而这些陆地很可能会再次被洪水淹没。海洋是广阔的，也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你从中开垦出的一小块土地。摆在你面前的课题，比你昨天半夜想到的那些关于托尔斯泰和拿破仑的肤浅想法更重要，而你在星期五晚上给那个敏锐的年轻女孩上的课，比你所有含糊不清的哲理更重要。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不要过高估计你自己的强度；它可能会让你产生一种印象，即你天生适合做一些比所谓的普通人更高尚的事情，而他们的内心生活对你来说其实是个谜。事实上，你不过是一个弱者，一个随波逐流的无名小卒。

盯紧大陆，不要在茫茫大海中无助地挣扎。现在开始手头的工作！

星期三晚上 [...]

我长期的头痛：如此受虐；我丰富的同情心：如此自我满足。

同情心可以是创造性的，但也可以是贪婪的。行动胜过沉醉于强烈的情感。例如，对父母的依恋：必须把他们视为有自己命运的人。渴望延长狂喜时刻是不对的。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你渴望一个小时的动人的精神或"灵魂"体验，即使这之后你不可避免地要再次回到现实。这种摇摆曾让我苦恼不已，我会被疲劳所征服，会渴望更多的这种崇高时刻。它的正名是：野心。我写在纸上的东西必须马上完美，我不喜欢每天都在磨练自己。我对自己的天赋也不太确定，感觉它并不像是我的一部分。在近乎狂喜的时刻，我认为自己能够做到上帝知道的事情，但很快又再次陷入深深的不确定性之中。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每天都没有努力练习我认为真正是我才华的事：写作。

从理论上讲，我早就知道这一点；几年前，我在一张废纸上写道："在恩典难得一见的时候，必须以精湛的技艺来迎接它。"但这句话只是从我的大脑中蹦出来的，至今仍未转化为血肉。我人生的新阶段真的已经开始了吗？但问号是错的。新的阶段即将开始！战斗已经打响。说"战斗"也不对，因为此时此刻，我感觉如此美好、和谐，如此完整，或者说：我的意识正在迅速增长，直到现在仍以精确计算公式的形式被锁在脑子里的一切，即将流入我的心田。但是，我那夸张的自我意识必须首先消失！我还是太喜欢这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状态了。一切都将变得更加直截了当，直到最后，我也许会成为一个成熟的人，能够帮助其他陷入困境的灵魂，并通过我的工作为他人创造某种清晰的思想，因为这才是真正的目的。

3月15日，上午9:30 [...]

昨天下午，我们读了一遍他给我的笔记。当我们读到“哪怕只有一个人配得上‘人’这个字，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人和人类”这句话时，我突然冲动地抱住了他。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对德国人的仇恨毒害着每个人的心灵。“让这些混蛋淹死吧，让他们都淹死吧”——这种情绪已成为我们日常言谈的一部分，有时甚至让人觉得现在的生活已变得不可能了。直到几周前，我突然有了一种解放思想的想法，这种想法就像一棵犹豫不决的、幼嫩的小草，在杂草丛生的荒野中茁壮成长：如果只有一个正直的德国人，那么尽管整个野蛮的团伙都是这样，我们也应该珍惜他，因为这个正直的德国人存在，我们就不应该对整个民族充满仇恨。

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半心半意；相反，你必须表明立场，有时必须义愤填膺，努力弄清事情的真相。但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仇恨是最糟糕的事情。它是灵魂的一种病态。仇恨不是我的本性。如果事情发展到我开始憎恨别人的这种地步，那么我就会知道我的灵魂生病了，我应该尽快寻找治疗方法。我曾经认为，我内心的冲突是由某种原因造成的，但这种解释太肤浅了。我认为，它们只是反映了我作为一个面临毁灭威胁的犹太人的原始本能与我逐渐形成的理性主义和社会主义信念（即任何民族都不是无差别的暴民）之间的冲突。

但问题远不止于此。社会主义从后门引入了对一切非社会主义的仇恨。这话说得很粗糙，但我知道我的意思。最近，我把维护这个由众多相互冲突的因素组成的家庭的和谐作为自己的使命：一个德国女人，一个农民出身的基督徒，她就像我的第二个母亲；一个从阿姆斯特丹来的犹太女孩；一个老成持重的社会民主党人；一个非利士人伯纳德，他有一颗纯洁的心和聪明才智，但受限于他的出身；还有一个正直的经济学年轻学生，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充满了温柔和同情理解，但也有我们近来所习惯的那种基督徒的激进和正直⁵。我们的世界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熙熙攘攘的小世界，受到来自外部政治的威胁，也受到内部的干扰。但是，让这个小社会团结起来，驳斥所有那些绝望而虚假的种族、民族等理论，似乎是一项值得完成的任务。这证明，生活不能被强加到预先设定的模式中。但是，这样做会造成大量的内心挣扎和失望，有时还意味着给他人带来痛苦、愤怒和悔恨。有时，当我读到报纸或听到有关各地发生的事情的报道时，我突然怒火中烧，对着德国人破口大骂。我知道我是故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伤害卡特，尽我所能发泄我的愤怒。即使是针对一位亲爱的朋友，我知道她对自己的祖国充满了爱，这也是很自然和可以理解的。但有时，我无法忍受她不能与我同仇敌忾——我甚至想在这种情况下与我的同胞融为一体。我很清楚，她和我一样对新命令深恶痛绝，对她的人民的暴行也同样深恶痛绝。但在内心深处，她当然还是她的同胞中的一员，虽然我理解她，但有时我也无法忍受。整个民族必须被连根拔起。我时不时会鄙夷地说：“他们都是人渣。”与此同时，我感到非常羞愧，深感不快，但又无法停止，尽管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错的。在其他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和卡特非常亲近，并鼓励她说：“是的，当然，还是有一些好德国人的，反正士兵们也无能为力，即使在他们中间也有一些相当不错的人。”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这几句友好的话有助于我们消除心中的疑虑。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就不必说得那么坚决，因为我们都应该有同样的感觉，德国农妇和犹太学

⁵ 埃蒂在加布里埃尔-梅斯特拉特（Gabriel Metsustraat）6号的同屋住户，按照她列出的顺序依次是：卡特（Kathe）；玛利亚-图因辛格（Maria Tuinzing，1906-1970）；房子的主人韩-韦格里夫（Han Wegerif，1879-1946）；伯纳德-梅林克（Bernard Meylink，1911-1952），和韩的儿子汉斯-韦格里夫（Hans Wegerif，1919-1983）。

生都应该有同样的感觉，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谈论好天气或卷心菜汤，而不是用尖锐的讨论来折磨自己。因为这些讨论很少涉及真正的政治，很少试图把握主要的政治趋势或探究潜在的潮流。恰恰相反，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泾渭分明、丑陋不堪，这就是为什么在当前的环境下讨论政治是如此令人不快，也是为什么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想要扑向 S，他是沙漠中的绿洲。这绝不是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最后一句话，但现在我必须想想我的工作，然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星期天上午 11 点钟 [...]

我的生活重心突然改变了。过去我喜欢在一天的开始空腹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或黑格尔，如果有必要，我还会在古怪、紧张的时刻穿上袜子。现在，从最直白的意义上说，我每天都以穿袜子开始一天的生活，然后逐渐从其他重要的琐事中走出来，达到更高的层次，在那里我可以再次见到诗人和哲学家。如果我想有所作为，我就必须付出血汗，让我的文风摆脱那些悲怆之感，但实际上，这都是寻找合适的词的问题。

十二点半，在我散步之后，散步现在已成为我珍视的传统。

周二上午，在学习莱蒙托夫时，我速记下了 S 的头一直从莱蒙托夫后面窥视着我，我想和他说话，抚摸他可爱的脸庞，结果就是我什么工作也没法做。那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自那以后，一切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工作的时候，他的脑袋还在那里，但它不再让我分心；它成了一个熟悉的、心爱的背景，他的五官变得模糊不清，他的脸已化为水汽，成了一个幽灵，随你怎么说。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些本质的东西。每当我看到一朵美丽的鲜花，我最想做的事就是把它印在心上，或者把它全部吃掉。对于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来说，这比较困难，但感觉是一样的。我太感性了，几乎可以说是太贪婪了。我从肉体上渴望我认为美丽的一切，想要拥有它。因此，我有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痛苦渴望，一种对我认为遥不可及的东西的渴求，我称之为创作冲动。我相信，正是这种强烈的情感让我认为，我生来就是要创作伟大作品的。这一切突然发生了变化，只有上帝知道是通过什么内在过程，但现在不同了。今天早上，当我回忆起几天前在滑冰俱乐部的短暂散步时，我才意识到这一点。那是一个黄昏，天空呈现出柔和的色调，房屋呈现出神秘的剪影，树木在光线的照耀下枝繁叶茂，总之，一切都令人陶醉。这时，我才明白自己过去的感受。那时，所有的美景都会像刀子一样刺痛我的心，而我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种痛苦。然后，我就会觉得有必要写作，有必要谱写诗篇，但文字却仍然拒绝出现。我会感到无比痛苦，沉湎于痛苦之中，并因此而精疲力竭。这段经历会耗尽我所有的精力。现在，我知道了它的本来面目：精神窒息。

但就在那天晚上，我的反应却截然不同。我觉得上帝的世界是美丽的，尽管一切都很美，但它的美现在让我充满了喜悦。我和以前一样，被黄昏中那神秘而静谧的景色深深打动，但不知为何，我不再想拥有它。我振作精神回到家中，继续工作。那景色一直伴随着我，在我的背景中，就像给我的灵魂披上了一件斗篷，说得诗意一些，但它不再束缚我了：我不再用它来“自慰”。

S 也是如此，如今的每个人都是如此。在那个关键的下午，我僵硬地坐在那里，盯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这无疑也是我“贪婪”的反映。那天下午，他告诉了我一些关于他个人生活的事

情。关于他的妻子，他已经和她离婚了，但他还在给她写信；关于他在伦敦的女朋友，他想和她结婚，但她现在是如此孤独和沮丧；关于他的旧情人，一个美得令人陶醉的歌手，他还在和她通信⁶。然后我们又摔跤了，我被他魁梧迷人的身体深深打动了。

当我再次面对他而坐，陷入沉默时，我被感动了，也许就像我过去在美丽的风景中漫步一样。我想"拥有"他。我想让他成为我的一部分。诚然，我并不像渴望男人那样渴望他，他还没有在性方面打动过我，虽然和他在一起我从未感到完全放松，但他已经触动了我的内心深处，这一点更为重要。因此，我想拥有他，我憎恨他对我说过的那些女人；我嫉妒她们，也许我不自觉地想知道，他还有哪部分是留给我的，我觉得我根本无法控制他。这些感觉真的很微不足道，根本不在一个高层次上，但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感到的只是可怜的不快乐和孤独——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了——我只想离开他，去写作。我想我也知道所有的"写作"是为了什么：这只是"拥有"的另一种方式，用文字和图像把事物更紧密地吸引到自己身边。我确信，这曾是我写作冲动的本质所在：我想带着我精心囤积的宝藏，悄无声息地远离所有人，把一切都写下来，紧紧抓住，独享其中。而这种抓狂的态度——这是我对它最好的描述——突然从我身上消失了。千百条暴虐的枷锁被打破了，我又能自由地呼吸了，感觉自己很强壮，眼睛闪闪发亮地看着四周。现在，我不想再拥有任何东西，我是自由的，现在我突然拥有了一切，现在我内心的财富是无法估量的。

S 现在完全属于我了，即使他明天就去中国。我感觉他就在我身边，我生活在他的光环中；如果我周三再见到他，那也没关系，但我不再像前一周那样坐在那里拼命地数着日子。我不再问韩，"你还爱我吗？""你还觉得我很特别吗？""你确定我还是你的最爱吗？"那也是一种依恋，一种对永远不可能成为实体的东西的实体依恋。现在，如果我可以这个不光彩的词的话，我通过我的"灵魂"来生活和呼吸。

现在我明白 S 在我第一次拜访他之后说的话了。"这里的東西[他指着自己的头]必须到那里去[他指着自己的心]"。当时我并不清楚他的工作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但他确实做到了，我至今也说不清楚他是如何做到的。他给我体内的所有东西分配了适当的位置；就像拼图一样，所有的碎片都混在了一起，而他把它们正确地拼了起来。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但这毕竟是他的工作，他的职业，当人们说起他的"神奇的个性"时，他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星期三 [..]

我惊讶地发现自己需要音乐。我似乎并不是一个不懂音乐的人，每当听到一首乐曲，我都会被它深深吸引，但我从来没有耐心坐下来专门聆听它；我的全部注意力一直都留给了文学和戏剧，这些都是我自己的思想领域。而现在，突然间，音乐开始发出它的声音，我再次发现自己开始接受一种让我忘我的体验。我渴望的首先是清澈、宁静的古典音乐，而不是那些杂乱无章的现代作曲家。

9:00 P.M.

⁶ 向荷兰以外的地方寄信仍然是可以的。邮件会途经瑞士和西班牙。

上帝，帮帮我，赐予我力量，因为这场斗争注定是艰难的。今天下午，他的嘴和身体如此亲密，以至于我无法忘怀。我不想和他有一腿，尽管事情正朝着这个方向快速发展。但我不想这样。他未来的妻子在伦敦，孤独地等着他。而我自己的亲情对我来说也非常珍贵。现在，我逐渐变得沉稳了，我能够承认自己确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不喜欢把爱情看得太轻。我真正想要的是一个可以共度一生的男人，和他一起创造一些东西。而我所经历过所有冒险和短暂的关系都让我非常痛苦，让我支离破碎。但我总是缺乏反抗的力量，我的好奇心总是占上风。现在，我的内心力量被控制住了，它们开始与我的冒险欲望和对情色的广泛好奇心作斗争。其实这只是一场游戏，你不需要和一个男人有婚外情就能对他有直观的了解。但上帝知道，这一次还是很难。今天下午，他的嘴看起来如此熟悉、如此亲切、如此近在咫尺，以至于我不得不用嘴唇轻轻拂过。我们的角力就这样理所当然地开始了，最后我们相拥而眠。他没有吻我，只是有力地咬了我的脸颊一下，不过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当他恢复平静后，他羞涩地，几乎是痛苦地，带着忐忑不安地问："我的嘴怎么样，没有让你不舒服吗？"这就是他的弱点所在。他在与自己的性感做斗争，而这一切都集中在那张厚重而又极富表现力的嘴上。他害怕用这张嘴让别人反感。一个令人感动的人。但我的平静被打破了。然后他又说，"但一个人的嘴应该小一点"他指了指下嘴唇的右侧。下唇从他的嘴角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突出，厚厚地弯曲着，这片嘴唇似乎已经失去了控制。"你见过这么任性的东西吗，没有比它更任性的了....."我不记得他的准确用词了。然后，我再次用嘴唇轻轻拂过那张顽固的小嘴。我还没有好好吻过他，我还没有真正的激情，但他对我来说是无限珍贵的，我不想因为性关系的复杂性而破坏我对他的美好而温暖的感觉。

3月21日，星期五，上午8:30

事实上，我现在不想写下任何东西，因为我感觉如此轻松、灿烂和愉悦，相比之下，所有的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用一颗忐忑不安、狂跳不止的心来偿还今早内心的喜悦。但后来我用冰水洗了全身，在浴室的地板上躺了很久，直到我完全恢复平静。我已经做好了他所说的"战斗准备"，甚至在"战斗"中体会到了运动员所期待的快乐。

这种模糊的恐惧是我必须战胜的。诚然，生活是艰难的，每时每刻都在挣扎（别太过分了，埃蒂！），但挣扎本身就令人激动。过去，我会混乱地活在未来，因为我拒绝活在此时此地。我想把一切都放在盘子里，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有时我有一种确定无疑的感觉，虽然这种感觉并不明确，但我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成功"，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出"非凡"的事情，而有时，我又非常担心自己终究会"完蛋"。我现在明白了原因。我只是拒绝做该做的事，拒绝做就在我眼皮底下的事。我拒绝一步一步地走向未来。而现在，每一分钟都是那么充实，充满了生命、经验、奋斗、胜利和失败，以及更多的奋斗，有时还有平静，现在我不再考虑未来，也就是说，我不再关心我是否会"成功"，因为我现在内心确信一切都会处理好。以前，我总是生活在期待之中，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不是"真正的"事情，都是在为其他事情做准备，为"更伟大"、更"真实"的事情做准备。但这种感觉已经从我身上完全消失了。我活在此时此刻，活在这一分钟，活在这一天，活得充实，活得有价值。如果我知道自己明天就会死去，那么我会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但这段时间挺好的。我曾经在一个夏天的晚上——我至今记忆犹新——弗朗斯（Frans）在雷金德

(Reijnder) 的小露台上提出过这个理论⁷。但我当时的感觉是无奈，而不是接受，就像 "好吧，如果明天我就要死了，那我就多想了，这就是生活"。我们了解生活，不是吗？我们已经经历了一切，即使只是在脑海中，也没有必要再死撑了。我相信是这样的。那时我们很老了，很聪明，也很疲惫。但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工作也是如此。

星期六，晚上 8:00。[.....]

我必须确保跟上我的写作，也就是跟上我自己，否则事情就会开始出错：我将面临迷失方向的风险。反正我现在就是这样想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太累了。

3月23日，星期日，4点钟

一切又出错了。我渴望着什么，却不知道是什么。我的内心完全茫然，焦躁不安，被驱使着，我的头感觉又快炸开了。回顾过去的两个星期天，我不禁有些怀念：那时的日子就像一望无际的平原，我可以轻而易举地穿越过去，视野开阔，畅通无阻。而现在，我又回到了灌木丛中。

从昨晚开始，我的内心就开始汹涌澎湃，就像水汽从沼泽中涌出一样。

我半信半疑地想读点哲学，或许是那篇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文章，后来又觉得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Alfred Adler) 更适合我的心情，最后就读了一本轻松的小说。但是，我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在与自然的倦怠作斗争，最后我明智地屈服了。今天早上，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平静。但当我开始沿着阿波罗拉大道骑车时，一切又回来了，所有的疑问、不满、一切都毫无意义的感觉、生命无法实现的感觉，以及所有毫无意义的沉思，又回来了。而现在，我正深陷泥潭。即使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这次也没有给我带来平静。

周一上午 9:30 [...]

虽然很傻，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对我来说还是个陌生人。有时，当他用他那温暖的大手抚摸我的脸，或者用他那独特的手势用指尖轻轻地划过我的睫毛时，我就会开始反抗。"谁告诉你可以这样对我，谁给了你触摸我身体的权利？"我想我知道该怎么解释。当我们第一次摔跤时，那是一场令人愉快的比赛，虽然有点出乎意料，但我马上就 "明白" 了：我意识到这是治疗的一部分。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当一切结束时，他很自然地说："身体和灵魂是一体的。"当然，那时我已经情欲高涨了，但他的态度很严肃，我很快就恢复了。当我们重新坐下，面对面时，他说："现在听着，我希望这不会让你兴奋，因为我一直在抚摸你的每一个部位。"作为示范，他伸出双手抚摸我的乳房，然后是我的手臂和肩膀。我心想："好吧，我的朋友，你应该知道我有多 '激动'，因为我亲口告诉过你，不过好吧，你能这么坦率地讨论这个问题，真是很有风度。"我稍稍恢复了一点情绪。然后他又说，我不能爱上他，他一开始总是这么说的。好吧，这很公平，但我还是觉得有点不舒服。

⁷ 画家兼经济学家弗朗斯·范·斯汀霍芬 (Frans van Steenhoven)。雷金德 (Reijnders) 是一家位于莱顿广场 (Leidseplein) 的咖啡馆。

但第二次摔跤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也表现出了激情。有一次，他躺在我身上呻吟了一会儿，然后做了一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抽搐动作，然后一个最低级的想法像沼泽里的瘴气一样在我心中升起，好像是这样的："你治疗病人的方式真有趣，你从中得到了乐趣，还得到了报酬，即使只是微薄的报酬。"

但是，他在打斗中把手伸向我的样子，他咬我耳朵的样子，用他的大手托着我的脸的样子，这一切都让我彻底疯狂了。我能感觉到，在所有这些举动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娴熟而迷人的情人。然而，我也认为他滥用职权是非常卑鄙的。最后，我的反叛情绪渐渐平息，我们之间有了一种亲密感，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个人接触。但当我们还躺在地板上时，他说"我不想和你谈恋爱。"他还说"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我觉得你很有魅力。"然后他又说了些性情相投的话。过了一会儿，"现在给我一个友好的吻吧。"但我还没准备好，害羞地转过头去。这一切都结束后，他又变回了自己，好像在自言自语地说："你知道，这一切都很合乎逻辑。我小时候是个梦想家。"然后，他给我讲了一些他的生活。他说着，我听着，完全臣服于他，他时不时非常温柔地把手放在我脸上。就这样，我带着最矛盾的心情回家了，一种是叛逆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他很刻薄，另一种是温柔的感觉，充满了人性的善良和温暖。与此同时，我一直沉浸在他那双灵巧的双手所带来的情爱幻想中。一连几天，我除了想他什么也做不了。虽然这不能称之为思考，更像是他对我进行的一种身体耐力测试。他那柔软的身体从四面八方威胁着我，它在我身上，在我下面，无处不在，它威胁着要把我压垮，我几乎无法工作，我惊恐地想，我的上帝，我让自己陷入了什么境地；我去找这个人做心理治疗，是想对自己有一些了解，而现在却这样，这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事情都糟糕。我完全是为了我们的下一次见面而活，并对此产生了非常色情的想法，那是一个不堪回首的情景，羊毛裙子下穿着紧身衣，我的狂野幻想与他的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发生了巨大的冲突。事后，我完全明白了这一切。他振作起来，刻意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但他也经历了一番挣扎。他问，"这周你想过我吗？"当我不置可否地说了几句，并低下头时，他非常诚实地说，"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这周的前几天，我想了很多关于你的事。"好吧，然后就是那场摔跤比赛，但我已经写了十篇关于那场比赛的文章了，那场比赛让我很反感，我有一种危机感。他至今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僵硬和奇怪，他仍然认为是因为他激起了我的性欲，但那一次，他自己的矛盾也暴露了出来。他说："你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他告诉我，尽管他脾气暴躁，但在过去的两年里，他一直忠于他的女朋友。

但我觉得"挑战"太不坚定了。我想成为他的唯一；我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决心要"拥有"他，不管我的心不在这上面，因为我的幻想已经宣布他是我的男人，我必须把他当作我的爱人，仅此而已。我的水平并不高，但我已经写过了。

现在，我觉得我和他是天生一对，我和他的斗争是平衡的，在我身上，不纯洁的冲动和更高尚的冲动也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当他如此突然地袒露自己的内心，不等我要求他扔掉心理学家的面具，他就失去了一些权威，但却让我变得更加富有。他也给了我一点震撼，给了我一个小小的伤口，这个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仍然让我觉得他是一个陌生人：你到底是谁，谁告诉你可以干涉我？里尔克（Rilke）曾为我的这种心情写过一首优美的诗，我希望能再找到它。

经过一番寻找，我终于找到了里尔克那首萦绕在我舌尖上的诗。多年前，一位朋友读给我听。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在南方散步的路上，当时不只是什么原因他觉得这首诗适用于我，可能是因为尽管我们很亲密，但我一直把他当作陌生人。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自己的这种矛盾心理，这也要归功于我与 S 的冲突：

奇怪的是，我听到一个陌生人说：

我与你同在

3月25日星期二，晚上 9:00 [...]

因为我还很年轻，而且下定决心决不沉沦，还因为我觉得自己有足够的 ability 振作起来，所以我往往忘记了我们年轻人变得多么匮乏，多么孤独。还是我只是被麻醉了？邦格（Bonger）死了，特尔布拉克（Ter Braak）、杜佩龙（Du Perron）、马尔斯曼（Marsman）都死了。波斯（Pos）和范登伯格（Van den Bergh）以及其他许多人都被关进了集中营⁸。（范韦克（Van Wijk）的死让我突然想起了这一切）。那是荷兰投降前的几个小时。突然间，一个沉重、笨拙、无误的邦格的身影出现了，他拖着沉重的脚步穿过溜冰俱乐部，戴着蓝色眼镜，古怪而沉重的脑袋歪向一边，望着远处石油码头飘来的烟雾。这个笨拙的身影——伸长脖子，歪着头望着远处的烟雾——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我一时冲动，没穿外套，从他身后的门跑了出去，追上他说："你好，邦格教授，这几天我想了很多关于你的事情，我能和你走一段路吗？"他透过那副蓝眼镜斜睨了我一眼，显然不知道我是谁，尽管我参加过两次考试，在他那里听过一年课。尽管如此，那段日子里，我还是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近，于是我就继续走在他的身边。我不记得我们之间确切的交流过什么。就在那个下午，在人们一心只想着去英国的时候，我问："你觉得逃避有意义吗？"他说："年轻人必须留在原地。"我说："你觉得民主能赢吗？"他说："一定会赢的，但我们要付出几代人的代价。"他，无所畏惧的邦格，突然变得像个孩子一样毫无防备，几乎是温柔的，我感到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需要想用我的手臂搂住他，像个孩子一样领着他，于是，我搂着他，我们穿过滑冰俱乐部。他似乎是个身心俱伤的人，但却彻头彻尾地善良。他身上所有的激情和火焰都被浇灭了。每当我想起他那天下午的样子——他，那个在大学里有绝对控制力的人——我的心就会泛滥成灾。在扬·威廉·布鲁维尔斯广场，我向他告别。我站在他面前，用我的手握紧他的一只手，他轻轻地低下沉重的头，透过遮住眼睛的蓝色眼镜看着我，他说"我很荣幸"，听起来就像舞台上的喜剧演员。

第二天晚上在贝克尔家我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邦格死了！"我说："不可能，我昨晚七点和他说过话。"贝克尔说，"那你肯定是最后一个和他说话的人。他在八点钟的时候一枪射穿了自己的脑袋"

他最后的两句话是对一位不知名的学生说的，他曾透过一副蓝色眼镜亲切地看着她说"我很荣幸！"

⁸ 威廉-阿德里安-邦格（Willem Adriaan Bonger）是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特尔布拉克（Ter Braak）、杜佩龙（Du Perron）、马尔斯曼（Marsman）是最重要的荷兰反法西斯作家。波斯（Pos）和范登伯格（Van den Bergh）教授都是积极的反纳粹分子。

邦格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的人。一个世界正在崩溃。但这个世界会继续下去，我也会继续下去，充满善心和善意。尽管如此，我们这些被遗弃的人还是有点穷困潦倒，尽管我内心仍然觉得自己是如此富有，以至于穷困潦倒的感觉并没有完全涌上心头。然而，一个人必须与现实世界保持联系，并知道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只活在永恒的真理中是错误的，因为那样的话，一个人最终很可能会像鸵鸟一样。外在和内在都要活得充实，不能为了内在生活而忽视外在现实，或者相反，这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现在，我要再读一读《解放报》⁹上的一个愚蠢的小故事，然后上床睡觉。明天继续工作：学习、做家务、锻炼自己，什么都不能忽视，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现在晚安。

1941年5月8日，星期五下午，三点四十分，在床上

我必须再对自己下点功夫，别无他法。有几个月，我可以不写这本日记，因为我的内心世界是如此清晰明亮，如此强烈：与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良好接触，丰富了生活，拓宽了个性；在莱顿（Leiden）的接触：威尔（Wil）、艾梅（Aime）、扬（Jan）；我的研究；《圣经》、荣格，然后是S，总是S。

但现在一切都停滞不前了，除了有点烦躁，不过也算不上烦躁，我太压抑了。也许这只是这个寒冷的春天每个人都会感到的身体疲劳，它让我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

但我很清楚，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与S之间未加说明的、奇怪的关系。

晚上 8:00

我们总是在寻找救赎的公式、思想的结晶。当我在寒风中骑车时，我突然想到：也许我把一切都想得太复杂了，因为我不想面对清醒的事实。我并没有真正爱上他。作为一个男人，他吸引着我，有时甚至让我着迷，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自从遇到他，我就经历了一个成熟的过程，这是我这个年纪的人从未想到过的。真的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因此，我们在生理上不可抗拒地走向对方，尽管我们都不希望这样，就像我们都曾说过的那样。但是，就拿那个星期天晚上来说吧，我想那是4月21日，那是我第一次和他共度整个晚上。我们谈到了《圣经》，也就是他谈到了《圣经》，后来他给我读了托马斯-阿-肯皮斯（Thomas a Kempis）的一些文章，我坐在他的腿上，这一切都让我感觉很好，几乎没有什么情欲，只有很多人性的温暖和友好。

但片刻之后，他的身体突然压在我身上，我在他怀里，然后我突然感到悲伤和孤独。他亲吻我的大腿，我变得更加孤独。他说："你真可爱。"我带着一种铅一样的、悲伤的、被遗弃的感觉回家了。我立刻开始为我的孤独想出各种奇妙的理论。但是，这难道不只是因为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我们的肉体接触中吗？因为我并不真的爱他，我知道他理想中只想忠于一个女人，而那个女人恰好在伦敦，但这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如果我是一个真正有价值 and 伟大的女人，我就会断绝与他的一切身体接触；这除了让我深感不安之外，真的什么也做不了。但我无法让自己放弃所有可能的联系，这些联系可能会因此而消失。我想，我也害怕挫伤他的男子气概。不过，我们之间的友谊无疑会更上一层楼，如果我帮助他忠于一个女人，他最后一定会感激我的。但我恰恰是

⁹ 一本女性杂志。

一个特别小气和贪婪的人。我时不时就想回到他的怀抱，但结果又是不欢而散。我可能还有点孩子气的虚荣心。比如：这些女孩和女人都为他疯狂，而我，认识他的时间最短，却是唯一和他有亲密关系的人。如果这真的是我内心的真实想法，那真是令人作呕。我真的有可能为了肉体上的快感而毁掉我们之间的友谊。[...]

1941 年 6 月 8 日，星期天上午 9:30

我想，无论如何我都要这么做：每天早上上班前，我会 "内省" 半小时，倾听内心的声音。放空自我。你也可以称之为冥想。我对这个词还是有点警惕。但无论如何，为什么不呢？在自己的内心安静地待上半小时。每天早上在浴室里活动手脚和其他肌肉是不够的。人是身体和精神的结合体。半小时的锻炼加上半小时的冥想，可以为一整天定下基调。

但这种 "安静时光" 并不简单。它需要学习。首先要扫除内心很多不重要的垃圾和零碎的东西。即使是一个小脑袋，里面也可能堆满了无关紧要的杂念。诚然，可能也会有有益的情绪和想法，但杂念始终存在。因此，让这成为冥想的目标：将内心变成一片广阔的空旷平原，没有任何险恶的灌木丛阻碍视线。这样，"上帝" 和 "爱" 就能进入你的内心。这种 "爱" 不是那种让你在半小时内心陶醉其中，为自己能感到多么崇高而自豪的 "爱的奢侈品"，而是你能运用到日常小事中的 "爱"。

当然，我本可以每天早上读《圣经》，但我觉得我还没准备好。我仍然担心这本书的真正含义，因而不会完全沉浸其中。

我想我还是每天早上读一点 De Hof der Wijsbegeerte (《哲学家的花园》) 吧。当然，我也可能会选择在这些蓝线书页上写几个字。我会耐心地审视自己的每一个想法，即使我的想法都不是非常重要。过去，野心阻止我把这些琐事写在纸上。每件事情都必须是奇妙的、完美的，我根本无法让自己写下任何陈旧的东西，尽管有时我渴望这样做。

还有，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再照镜子了，埃蒂，你这个傻瓜。如果一个人非常美丽，那一定很可怕，因为那样的话，他就懒得再往内心深处看了，他就会被刺眼的外表迷得晕头转向。其他人也会只对美丽的外表有反应，这样一来，人的内心可能会完全萎缩。我花在镜子前的时间，就是因为我突然被我这张并不特别漂亮的脸上有趣的、迷人的或感兴趣的表情吸引住了，这些时间肯定可以花在更好的事情上。这让我非常恼火，因为我一直在看自己。有时候，我确实觉得自己很漂亮，但这主要是因为浴室里的灯光太暗了，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做鬼脸，在我陶醉的目光面前把头摆成各种角度，然后我最喜欢的幻想就是，我坐在一个大礼堂里的一张桌子后面，面对着一大群人，他们都一直看着我，觉得我很漂亮。

你一直说你想彻底忘掉自己，我的姑娘，但只要你还满脑子虚荣和幻想，你在忘掉自己的艺术方面就没有多大进步。

即使在工作时，我有时也会突然想看看自己的脸；然后我就摘下眼镜，透过镜片看自己。这可能是一种强迫症。我为此感到非常不开心，因为我意识到我仍然阻碍着自己的发展。如果我强迫自己不欣赏自己的外貌，那也无济于事。我必须学会对自己的外表真正地漠不关心，丝毫不在

乎自己的外表。我必须过一种更加内向的生活。对于其他人，我也过于注重外表，纠缠于他们的长相。然而，真正重要的是人的灵魂或本质，或者其他你愿意称之为内在的东西。

6月14日，周六，晚7点

更多的逮捕，更多的恐怖，集中营，父亲、姐妹、兄弟被随意拖走¹⁰。我们寻求生命的意义，不知道是否还能留下任何意义。但这必须由我们每个人自己和上帝来解决。也许生命自有其意义，尽管需要用一生去寻找。就我而言，我已经不再执着于生活和事物；我感觉一切都是偶然的，人必须打破与人的内在联系，将其他一切置之度外。一切都显得那么凶险和不祥，总是有一种完全无能为力的感觉。

周日，中午

我们不过是被历史冲刷过的空心的容器。

一切皆有可能，或者一切皆无可能。如果我相信前者，我将无法继续活下去，但我还不完全相信后者。

我又变得坚强了一些。我可以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抗争。人的第一反应总是去寻求他人的帮助，认为自己无法做到，但突然间你会发现，你是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走过来的，这会让你变得更加强大。上个周日（才一周前？），我有一种绝望的感觉，觉得自己被他绑住了，并因此我将度过一段极其悲惨的时光。但我从这种感觉中挣脱了出来，虽然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的。我没有和自己争论，而是用我所有的精神力量拽住了一根想象中的绳子。我使出浑身解数，坚守阵地，终于，我感到自己再次获得了自由。还有那些短暂的会面（傍晚在体育场的长凳上，在城里购物），至少对我来说，其强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我对他的不依恋；我所有的爱、同情、关心和快乐都给了他，但我不再对他有任何企求，我接受他本来的样子并享受他的陪伴。

我只想知道我是如何做到的，我是如何挣脱束缚的。如果我知道这一点，我应该知道的，那么我也许就能帮助其他有同样问题的人。也许这就像一个人用绳子绑住另一个人，一直拽到他挣脱束缚。他可能自己也说不清楚自己是怎么做到的；他只知道设法逃脱了，他有这样做的意志，并且竭尽全力地挣扎。我的内心一定也是这样。我得到的教训是：思考是帮不到你的；你需要的不是因果解释，而是意志和巨大的精神力量。

昨天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我需要帮助。生命和苦难对我来说已经失去了它们的意义，我觉得自己快要被巨大的重压压垮了。但我再一次奋起抗争，现在我可以面对一切，比以前更加强大。我试着正视人类的“苦难”。我与它进行了斗争，或者说我内心的某种东西与它进行了斗争，许多绝望的问题突然有了答案，空虚感让位给了一种感觉，一种毕竟存在着秩序和意义并且我可以继续我的生活的感觉。在经历了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斗争之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而我也从中变得更加成熟了一些。

¹⁰ 1941年春，德国人对荷兰犹太人进行了第一次围捕。作为回应的总罢工遭到了一波又一波的报复，包括逮捕和驱逐出境。另一次围捕发生在6月11日，就在这篇日记前不久。

我说过，我面对的是 "人类的苦难"（涉及到这种空泛的词汇时，我仍会感到战栗），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相反，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小战场，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或者说某些问题，正在这个小战场上展开厮杀。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保持谦卑，让自己成为这些冲突的战场。毕竟，问题需要被容纳，必须有挣扎和休息的地方，而我们，可怜的小人类，必须将我们的内心空间向它们敞开，而不是逃避。在这方面，我可能很好客；我的战场往往异常血腥，可怕的疲劳和头痛是我必须付出的代价。不过，现在我又变回了我自己，埃蒂-希勒苏姆，一个在温馨房间里与书本和一瓶盛开的牛眼菊为伴的平凡学生。我再次在我的生命之河的狭窄河床上流淌，我对 "人类"、"世界" 和 "苦难" 的绝望已经消退。这是应该的，否则人可能会疯掉。

6月17日星期二上午 [···]

如果你的胃不舒服，你就必须开始合理饮食，而不是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一样，把怒火发泄在所有你认为是造成你这种状况的美味食物上。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所缺乏自控能力上会好得多。

这是我今天对自己的一个认识，我对此感到非常满意。这几天一直啃噬我内心的持续的忧伤也开始逐渐消散了。

6月18日，星期三上午 9:30

生活本身必须是我们的主心骨，而绝不是其他的人或事。许多人，尤其是女性，从他人身上汲取力量，而不是直接从生活中汲取。她们的源泉是男人，而不是生活。这种态度是扭曲和不自然的。

7月4日 [1941]

我心中充满了不安，一种奇怪的、无穷无尽的焦躁，如果我知道该如何处理它，它可能会有所创造。这是一种 "创造性" 的不安。并非肉体的不安——甚至十几个激情的爱情之夜也无法平息。这几乎是一种 "神圣" 的不安。"哦，上帝，请把我交到您伟大的手中，把我变成您的工具，让我写作吧。" 这一切都源于红头发的莱奥妮 (Leonie)¹¹ 和富有哲理的乔普 (Joop)。S 的分析直抵他们的内心，但我仍然认为，人不能被简化为心理学公式，只有艺术家才能将人的非理性元素呈现出来。

我不知道如何静下心来写作。一切都还太混乱，我缺乏自信，或许是缺乏说出自己想法的紧迫感。我仍在等待，等待事情自然而然地浮出水面，找到它们自己的形式。但首先我自己必须找到正确的模式，我自己的模式。

在德文特，日子就像阳光灿烂的大平原，每一天都是漫长而不间断的；我与上帝和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有接触，可能是因为我遇到的人太少了¹²。那里有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玉米地，它的美丽几乎让我跪地；那里有艾瑟尔河畔五颜六色的阳伞、茅草屋顶和耐心的马匹。还有阳光，把我全

¹¹ 莱奥妮-丹尼-斯奈特格 (Leonie Denney-Snatager)，埃蒂的好朋友，现在住在华盛顿。

¹² 埃蒂正在她父母家里。

身的毛孔都浸透了。然而回到这里，每一天都是无数的碎片，大平原不复存在，上帝也已离去。如果这种情况再持续下去，我一定会重新开始扪心自问生命的意义，而这绝不意味着要去探究哲学的深度，而是证明我的情况很糟糕。还有一种荒谬的不安，我仍然无法把握它，但我想，如果有一天我学会如何正确地引导它，它可能会帮助我写作。

你还差得远呢，我的姑娘，还有很多坚实的土地要从汹涌的波涛中开垦出来，混乱也要为秩序让路。我不禁想起了S的一句话：

"你其实并没有那么混乱，只是你拒绝回首过去，你以为混乱比守规矩更好。"

1941年8月4日星期一 下午2:30

他说，对人类的爱是大于对一个人的爱的。因为当你爱一个人时，你实际上只是在爱你自己。

他是一个成熟的五十五岁的人，已经到了可以爱全人类的阶段，过去他爱过很多人。我是一个二十七岁的普通女孩，我也充满了对全人类的爱，但我知道我将永远继续寻找我的唯一。我不知道这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障碍，一种女人的障碍。这是否是一个古老的传统，她必须从中解放出来，或者这是否是她本质的一部分，以至于如果她把她的爱给了全人类而不是一个男人，她就是在对自己施暴。（我还不知道如何将这两者结合起来。）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很少有著名的女科学家和女艺术家的原因：女人总是在寻找一个男人，她可以把她所有的智慧、温暖、爱和创造力都赋予这个男人。她渴望的是男人，而不是人类。

女人的角色一点也不简单。有时，当我在街上路过一位女士，一个美丽的、衣着得体、女人味十足，尽管有些乏味的女士，我完全失去了我的镇定。我就会觉得我的智慧、我的挣扎、我的痛苦是压抑的、丑陋的、没有女人味的；然后，我也想变得美丽而沉闷，成为男人想要的玩物。一种典型的情况是，我总是希望得到男人的垂青，这是对我们的价值和女性身份的最终肯定，但事实上，这只是一种原始的本能。对我们作为人类的友谊、尊重和爱的感觉，这些都很好，但我们最终不还是希望男人渴望作为女人的我们吗？对我来说，要写下我的所有感受几乎太难了；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但又非常重要，不讨论不行。

也许，女人真正的、本质的解放还没有到来。我们还不是完整的人；我们是"弱者"。我们仍然被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所束缚和裹挟。我们还是要生而为人；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任务。

S和我，我们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如果我想弄清这种关系，那么我必须首先弄清我与所有人，用一个笼统的词来说就是与全人类的关系。那就让我满怀悲怆，写下我内心的一切，当我把所有的不自然和夸张都写出来之后，也许那时我才能真正面对自己。

我爱S吗？是的，疯狂地爱。

作为一个男人？不，不是作为一个男人，而是作为一个人。或许我更爱的是他的温暖、他的爱以及他对善良的追求。不，我写不出来，我尽力了。写的这些只是一种粗略的草稿；我不断尝试，丢掉这个丢掉那个，希望最后所有的碎片都能拼凑在一起。但我不能逃避自己，也不能逃避棘手的问题，事实上我也没有逃避这些——我逃避的是把它们写下来的这个难题。写出来的东西都很笨拙。但你把事情写在纸上并不是为了创作杰作，而是为了获得一些清晰的认识。我仍然为

自己感到羞耻，害怕放开自己，害怕让事情从我的内心涌出；我非常害怕受到束缚，那是因为我还没有学会接受我自己。

要想与上帝和自己的身体保持同样良好的关系是很难的。在前段时间的一次音乐聚会上，当 S 和巴赫都和我在一起时，这种想法一直萦绕在我心头。他就坐在那里，充满了温暖和人性的善意，你可以毫无保留地沉浸其中。但与此同时，他又是个大块头，坐在那里，他的脑袋表情丰富，一双灵敏的大手时不时地向你伸出来，一双眼睛的爱抚真的会让人心碎。当然，这种爱抚是非个人的。他爱抚的是人，而不是女人。而女人希望作为一个女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人被爱抚。至少我有时是这么想的。但他会给你一个真正的任务，让你为之努力奋斗。我对他来说是一项任务，这是他第一次告诉我的，但他对我来说也是。我现在必须停止了，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感觉越来越痛苦，这清楚地表明我无法说出我内心的真实想法。

没有别的办法，我必须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我总觉得，当我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无数其他女人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才必须正视自己。

我从年轻时就开始啃书本，但这并不是我的懒惰。我让别人来制定我自己应该制定的东西。我一直在寻求外界对隐藏在我内心深处的东西的证实，而我知道只有用自己的语言才能让自己变得清晰。如果我想找到自己，并通过自己找到他人，我真的必须放弃所有的懒惰，特别是我的抑制和不安全感。我必须有清醒的头脑，我必须学会接受自己。我内心的一切都感觉如此沉重，而我非常希望自己能感觉轻盈。多年来，我把一切都装进了瓶子里，都装进了一个巨大的水库，但这一切都必须再出来，否则我就会知道，我一直生活在虚无之中，我从人类那里拿走了一切，却什么也没有还给他们。我有时觉得自己是个寄生虫，这让我感到沮丧，也让我怀疑自己是否过着有用的生活。也许，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正确认识自己，正确认识自己，正确认识困扰和折磨我的一切问题，亟待从内心解决和解决。因为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如果在漫长的一生结束时，我能够为我内心的混乱赋予某种形式，那么我很可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小小使命。就在我写下这些的时候，我的潜意识正在对“目的”、“人类”和“问题的解决”这样的表述提出抗议。我觉得它们自命不凡。但我是个聪明而无趣的年轻女人，还是那么缺乏勇气。不，我的朋友，你还远远没有达到那个境界，你应该远离所有伟大的哲学家，直到你学会更认真地对待自己。

我想我最好先把甜瓜买下来，今晚带去给内特一家¹³。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吗？

有时，我很想住进修道院的牢房，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崇高智慧，还能看到对面的玉米——那里一定有玉米地，它们一定在微风中摇曳——在那里，我将沉浸在岁月的智慧中，也沉浸在自己的智慧中。这样，我或许能找到宁静和清澈。但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壮举。就在这里，就在这个地方，就在此时此地，我必须找到它们。但这一切都太难了，我感到心事重重。

下午在荒地上。我问他：“你在想什么？”他说：“在想困扰人类的恶魔。”（我刚告诉他克拉斯（Klaas）是如何把他女儿打得半死的，因为她没有给他带来他要的毒药）他坐在一棵悬垂的树下，我的头枕在他的腿上，突然间，我说，或者说我没说出来，只是突然冒出一句，“现在我非常

¹³ 这就是斯皮尔住的地方。

想要一个恶魔之吻。”他说，“你得过来拿。”我突然站起来，希望自己什么都没说，但突然我们就躺在石楠丛中，嘴对着嘴，他说：“你觉得这叫乱伦吗？”

但在我们这种关系中，亲吻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就像悬在空中一样。它让我渴望整个男人，但我不想要整个男人，我根本不爱作为男人的他，这才是让人抓狂的地方，那么这一切是否都归结于我对重要的迷惑的渴望，对拥有某个人的渴望？我想拥有他的身体，而我已经拥有了他的精神，后者更重要？难道是那混乱的不健康传统坚持认为，当两个异性亲密接触时，他们一定也想有身体接触吗？这种感觉在我心里根深蒂固。我见到一个男人的第一反应总是衡量他的性可能性。我认识到这是一个必须改掉的坏习惯。他可能比我更善于自我控制，尽管他也必须与自己的性冲动作斗争。有时，这一切都显得那么愚蠢，就好像我们故意让生活变得困难，而一切本应如此简单。

现在所有的瓜果可能都已经吃完了。我觉得我的内心好像在腐烂，好像被堵住了，我的身体很痛。不过，别自欺欺人了，埃蒂，折磨你的其实不是你的身体，而是你那饱受摧残的小灵魂。

过不了多久，我肯定会写下生活是多么美好，我是多么幸福，但此刻我甚至无法想象那是什么感觉。

我仍然缺乏一个基本的调子；一股稳定的暗流；滋养我的源泉不断干涸，更糟糕的是，我想得太多了。

我的想法就像大号衣服一样挂在我身上，而我还需要长大。我的思想落后于我的直觉。这并不完全是坏事。但这意味着，我的思想、我的理智，或者随便你怎么称呼它，有时必须加班加点，才能抓住各种预感的尾巴。一大堆模糊的想法一直在吵着要具体的表述。如果我想保持平衡，就必须停下来倾听自己的声音，倾听自己的内心，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否则就会变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东西。但可惜的是，现在的重点是速度，而不是休息。

德文特，周五早上十点一刻 [.....]

还是没有小人 S 的来信。我真想和他一起待在瓦赫宁根（Wageningen），在那个杂乱无章的家里，和许多虔诚的女儿们在一起。

我下楼后，妈妈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真的感觉很糟。”真是奇怪。父亲只要微微叹息一声，我的心就会碎掉，但当母亲悲痛欲绝地说：“我真的很难受，我再也睡不着了”之类的话时，我基本上还是无动于衷。

我不知道今天该做些什么。我不能在这所房子里工作，我在这里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安静的地方，我无法静下心来做任何事情。我会尽量多休息。

“别抱怨了，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这个泼妇，你这个唠叨鬼，你老是这样”。当母亲坐下来和我聊天时，我内心的反应就是这样。我的母亲是一个会考验圣人耐心的人。我尽力客观地看待她，努力对她保持好感，但突然间，我会发现自己在强调说：“你是一个多么可笑和愚蠢的人。”我真是错得离谱，毕竟我并没有住在这里，我只是任由自己沉浸在这里，我把我的生活推迟到我再次离开这里的时候。在这里，我没有任何动力去做任何真正的工作，仿佛我的每一点能量都被吸走了。现在已经 11 点了，而我所做的只是在这个寒冷的靠窗座位上闲逛，看着还没收拾干净的早餐

桌，听着母亲可怜兮兮地抱怨黄油优惠券和她的健康状况不佳等等。然而，她其实并不是一个肤浅的女人。这才是真正的悲剧。她的所有问题都无法解决，她的情绪瞬息万变，让你疲惫不堪；她的状态混乱而又可怜，这一切都反映在她那杂乱无章的家庭中。然而，她却坚信自己是个出色的家庭主妇，她对家务无休止的操心把大家都逼疯了。随着在这里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头脑越来越昏沉。好吧，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做下去。在这所房子里，生活被琐碎的细节所困扰。它们让你窒息，而重要的事情却从未发生过。如果我在这里呆上一段时间，我就会变成一个真正的忧郁症患者。我们既帮不了忙，也无法改变现状。他们两个真是反复无常。一天晚上，当我向他们介绍S和他的工作时，他们似乎相当热情，并以一些想象力和幽默感做出了回应。我带着温暖的感觉上床睡觉，心想他们真是好人。但第二天，他们又开始猜疑和讲无聊笑话。他们好像对自己的热情失去了信心，我觉得很失望。埃蒂，你得重新振作起来。当然，我的胃痛并没有让我感到轻松。我想我今天下午要小睡一会儿，然后去图书馆仔细看看普菲斯特（Pfister）的著作。说来说去，我得感谢自己能有这么多时间，让我以上帝的名义好好利用吧，我真是个傻姑娘。现在就写到这里吧。

晚上 11:00

我开始觉得这将发展成为一段非常重要的友谊——最深刻、最全面意义上的“友谊”。我感到非常严肃。这不是那种漂浮在现实之上，后来显得不自然和夸张的严肃。至少我不这么认为。今天傍晚六点我收到他的信时，我刚从戈尔瑟尔（Gorssel）回来，浑身湿透了。我身心俱疲，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看这封信。然后，我蜷缩在床上，再次仔细端详那熟悉的笔迹，对我们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坚定而强烈的感觉。我感觉到他对我进一步的精神成长是多么重要，只要我能继续诚实地面对自己，面对他，面对我们关系中时不时会出现的许多问题。重大发现 我必须敢于严肃认真地生活，而不要认为自己是在华而不实、多愁善感或受人影响。我不能把他看成是目的，而是成长和成熟的手段。我不能想占有他。诚然，女人追求的是肉体的具体现实，而不是精神的牵引。女人的主要兴趣是理想中的男人，而男人的兴趣则是整个世界。女人能否在不丧失自身力量的情况下，在不损害自身真实存在的情况下，转移自己的关注点？他的信引发了这些问题和许多其他问题，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支持他人。友谊也必须要有方向。

我们家是野蛮与文化的杰出混合体。精神财富唾手可得，但它们却被闲置，无人看管，被粗心大意得散落在各处。这是压抑的，这是悲惨的，我不知道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疯人院，但我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里茁壮成长。

我似乎没有把日常的事情写在纸上。显然，它们在我心中并不重要。

星期三 [···]

冷血、冰冷的客观性是我的天性使我无法做到的。我的感情太丰富了。但我不会再因为各种不同的情感而崩溃。达安（Daan）从飞机上摔下来死了。那么多最有前途、最有活力的年轻人在日日夜夜地死去。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面对如此多的苦难，你开始为如此认真地对待自己和自

己的情绪而感到羞愧。但是，你必须继续认真对待自己，你必须继续做自己的见证人，牢牢记住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永远不要对现实视而不见。你必须面对这个可怕的时代，并努力为它们提出的许多问题找到答案。也许这些答案不仅能帮助你自己，也能帮助其他人。有时，我觉得自己就像矗立在汹涌大海中的一根柱子，四面被海浪拍打着。但我牢牢地伫立着，岁月已帮我经受了风雨。我想活着看到未来，成为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记录者（他们在楼下大喊大叫，父亲大喊：“快走！”然后摔门而去；这也必须被吸收掉，现在我突然哭了，因为我真的不是那么客观，在这个房子里没有人能正常呼吸；好吧，那就尽力而为吧）；哦，是的，一个记录者。我注意到，除了主观上的痛苦之外，我还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客观好奇心，对触及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人以及我自己的动机的一切都充满了兴趣。我停止了哭泣。但我的头还是隐隐作痛。这间屋子简直就是地狱。我必须是个作家才能恰当地描述它。不管怎么说，我是从混乱中萌生的，我的职责就是把自己从混乱中拉出来。S称之为“用贵重材料进行建造”；他真是个宝藏。

我有时会被周围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情所困扰，以至于很难找到回归自我的道路。然而，这正是我必须做的。我不能让自己被外面的苦难击倒。

里尔克（Rilke）的一首诗就像一个年轻人从飞机上摔下来一样真实和重要。这一点我必须铭刻在心。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会发生，你不能为了一件事而忽略另一件事。现在去睡觉吧。接受你内心的冲突，尝试弥合它们，简化它们，因为这样你的生活也会变得简单。反复琢磨，也许就会水到渠成。

晚上 11 点

这是休息的时刻，暴风雨中的宁静。我觉得自己不再需要思考了。当然，这可能是因为我吃了四片阿司匹林的缘故。

摘自我和父亲在辛格尔河畔散步时的一段对话：

我：“我为任何和米沙有关系的女人感到遗憾。”¹⁴

父亲：“这孩子碰巧就这么风流，你能怎么办？”

1941 年 8 月 23 日，星期六晚上

事情让我很沮丧。我必须再次仔细记录我的心情。不可能只是因为我愚蠢的感冒让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糟糕。但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星期四晚上，在从阿纳姆（Arnhem）返回这里的火车上，一切都很好。车外，夜幕降临，寂静无声，包罗万象，气势磅礴。车厢里，挤满了工人，嘈杂而热闹。我孤僻地坐在黑暗的角落里，右眼看着宁静的景色，左眼看着同伴们表情丰富的脑袋和生动的手势。是的，我爱这一切，爱生活，爱人们。从阿姆斯特兰（Amstel）车站出来后，我走了很长一段路，穿过几乎漆黑一片的小镇。突然间，我觉得我并不孤单，而是有两个人。我觉得自己好像是由两个人组成的，他们紧紧地挤在一起，感觉非常好，非常温暖。我与自己亲密接触，内心充满温暖，感觉完全自给自足。然后，我和自己友好地聊了很久，愉快地走在阿姆斯特兰小街上，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非常满意地发现，我和自己相处得非常融洽。第二天，

¹⁴ 埃蒂的弟弟。

这种感觉依然存在。昨天下午，当去买要给 S 的奶酪，漫步在美丽的南阿姆斯特丹时，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犹太人，被云雾包裹着。毫无疑问，在我们的神话故事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一个犹太人在云雾中前行。这朵云是我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它包裹着我，陪伴着我，我感到如此温暖、受到保护和安全。而现在，我却感冒了，我感到浑身不自在、不舒服，而且很难受。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我竟然对我平时非常喜欢的人产生了抵触情绪；我对任何事情都感到消极，不停地抱怨和牢骚。而这一切肯定都是鼻塞直接造成的！说到底，这并不是我自己的问题，也不是我不喜欢别人的问题。当我感到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真的应该让我的思想机器停下来，在这种时候，它就会开始格外卖力地工作，贬低一切可以贬低的东西。不管怎么说，现在上床睡觉才是常识，我真的感觉很不舒服。也许我刚才的行为并没有反映出我的想法。汉斯今晚就要回家了，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每当我觉得自己不合群时，他总是我最不喜欢的那个人，可能是因为我们住在同一间房子里吧。因此，我并不期待他回家，尤其是我觉得他是那种死气沉沉、头脑迟钝、步履蹒跚的家伙。这时他从帆船营地回来了，神采奕奕，我突然意识到，能坐下来和他聊聊天，我其实很高兴，也很开心，他那张晒得黝黑的脸，坦率又模糊的蓝眼睛，新鲜又有趣。我一跃而起，给他煮了点汤，又聊了几句，发现我真的很喜欢他，喜欢上帝创造的每一个人。我不认为我的态度有任何勉强之处；不，与其说是我的性格，不如说是我内心的恼怒。它并不是我的一部分。所以我真的应该控制住它。也就是说，当我不能再工作或阅读时，就像今晚一样，我必须去睡觉。

8月26日，星期二晚上

我的内心深处有一口深井。里面住着上帝。有时我也在那里。但更多时候，石头和砂砾堵住了井口，上帝被埋在下面。然后，他必须再被挖出来。我猜想，有些人在祈祷时会把目光投向天堂。他们在自己之外寻找上帝。也有人低头祈祷，把头埋在双手里。我认为这些人是在内心寻求上帝。

1941年9月4日，星期四晚上 10:30

生活是由一个个故事组成的，等待着我去重述。哦，真是无稽之谈——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又不开心了。我很明白为什么人们会喝醉，或者和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上床。但这不是我的生活方式。我必须保持清醒，保持头脑清醒。而且要一个人做。幸好那个恶棍今晚不在，否则我又该跑去对他说："请帮帮我，我很不开心，我都快崩溃了。"我希望别人能自己把事情解决好！"倾听你内心的声音。"是的，没错。于是，我退到小房间最远的角落，坐在地板上，把自己挤在两堵墙之间，低着头。是的。然后坐在那里。绝对静止不动，可以说是在肚脐眼上打转，虔诚地希望新的灵感源泉能在我心中涌现。我的心又一次被冻结了，怎么也融化不了；所有的出口都被堵住了，我的大脑被一把大钳子挤压着。每当我这样蜷缩着坐着时，我所等待的就是有什么东西给我，有什么东西开始在我体内流动。

当我读到他女朋友的那些信时，我真的背负了太沉重的包袱。我真希望自己能像今晚的那个男人一样，或者像一片草地一样，完全没有负担。我还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在这样的日子里，

我相信没有人会像我一样痛苦。想象一下，一个人全身疼痛，无法忍受任何人碰触他，哪怕是用手指尖——这就是我灵魂深处的感觉，或者随便你怎么称呼它。最小的压力都会引起疼痛。就像安妮-罗敏（Annie Romein）曾经写过的卡里-范-布鲁根（Carry van Bruggen）¹⁵ 一样，一个没有皮肤的灵魂。我想去遥远的地方旅行，去看看那些不需要名字的人。有时，我觉得与我真正亲密接触的人似乎夺走了我的视野。我的什么视野？埃蒂，你真的有点狡猾，而且不太认真。你应该能找到你忧郁和头痛的真正原因。但可惜的是，你对这样做并不感兴趣。你只是懒惰而已。主啊，请赐予我一点谦卑吧。

我是不是太忙了？我想从里到外了解我们的这个世纪。我每天都在重新感受它。我的指尖沿着我们这个时代的轮廓划过。还是纯属虚构？

但我总是把自己投射回现实。我让自己直面所有与我擦肩而过的事物，这有时会让我感觉自己遍体鳞伤。就好像我让自己猛烈地撞向自己，留下凹痕和划痕。但我想，事情必须如此。有时，我觉得自己身处炽热的炼狱，正在被锻造成另一种模样。但变成什么呢？我只能被动地任由它发生在我身上。但我又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和全人类的所有问题都必须在我的小脑袋里解决。这就意味着要积极行动起来。好了，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像个醉醺醺的傻瓜一样在溜冰俱乐部转了一圈，对着月亮说了几句蠢话。月亮也不是昨天才出生的。毫无疑问，他看不起很多像我这样的人，见多识广。好吧，好吧。等待着我是艰难的生活。有时我不想继续下去了，当我觉得我已经知道我将会发生什么，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的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累，觉得没有必要再去经历那些事情了。但生活总是占上风，然后我发现一切又变得“有趣”和令人兴奋，我充满了勇气和想法。一个人必须让事情休息一下，但我却在停顿期间萎靡不振，我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晚安。

我突然想到，也许我太把自己当回事了，而我也希望别人也这样做？比如 S。我想让他知道我有多痛苦，同时又想对他隐瞒。这可能是因为我经常对他怀有敌意吗？

星期五上午，9点

现在，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大病初愈的人。头脑昏昏沉沉，双腿有点发抖。昨天真的有点太累了。事实上，我的内心生活不够简单。我沉溺于过激行为和精神狂欢。也许我过于认同我所阅读和研究的一切。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人仍然让我震撼。我真的必须变得简单一点。让自己活得更精彩一些。不要总是坚持直接看结果。但我知道该怎么做：蜷缩在角落的地上，倾听内心的声音。思考是没有用的。在学术研究中，思考可能是一种很好很高尚的辅助手段，但你无法通过思考摆脱情感困境。这需要完全不同的东西。你必须让自己变得被动，只是倾听。重新建立与永恒的联系。

我在工作中也确实应该简单一些，少一些夸夸其谈。当我做一个简单的俄语翻译时，整个俄罗斯就会在我的眼前展开，我觉得我至少应该再写一部《卡拉马佐夫兄弟》。我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在灵感迸发的时刻，我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达到这些要求，但灵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在我

¹⁵ 安妮-罗敏（Annie Romein）是荷兰历史学家简-罗敏（Jan Romein，1893-1962）的妻子和合作者。卡里-范-布鲁根（Carry van Bruggen，1881-1932）是一位荷兰小说家。

较为平淡的情绪中，我突然充满了恐惧，担心自己可能无法实现那些“亢奋”时刻的承诺。但我为什么非要实现不可呢？我所需做的就是“存在”，就是生活，就是尝试做一个小小的人。人不能用大脑控制一切，必须让自己的情感和直觉自由发挥。知识就是力量，这也许就是我积累知识的原因，因为我希望自己变得重要。我真的不知道。但主啊，请赐予我智慧，而不是知识。或者说，是通往智慧和真正幸福的知识，而不是通往权力的知识。一点和平、许多仁慈和一点智慧——只要我内心拥有这些，我就会觉得自己做得很好。这就是为什么当雕塑家弗里-海尔（Fri Heil）对 S 说，她给我找到了一个真正的鞑靼人，而我只需要一匹野马驮着我穿过大草原时，我感到非常受伤。人类并不了解自己，不是吗？

赫莎（Hertha）¹⁶在给 S 的一封信中说：“昨天你把手放在了我身上”。

现实对我来说并不完全真实，这就是为什么我无法踏踏实实地做事，无法体会到它们真正的重要性和意义。对我来说，里尔克的一句话比搬家或其他任何事情都更真实。我应该一辈子坐在书桌后面。但我并不认为自己是愚蠢的梦想家。现实确实让我着迷，尽管只是在办公桌后面，而不是在生活和实践中。要了解思想和人，就必须到现实世界中去，到万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大地上去。

9月9日星期二上午

S 是许多女性背后的推动力量。在亨妮¹⁷的一封信中，她称他为“我的梅赛德斯，我可爱的、大大的、亲爱的梅赛德斯。”在他楼上住着个“小家伙”。他说，当他和她搏斗时，她就像一只巨大的猫，小心翼翼，生怕给他带来痛苦。星期五晚上，他给里耶特（Riet）打电话，他的声音在电线上唱着，对那个 18 岁的孩子说：“你好，里耶特。”与此同时，他的另一只手不停地抚摸着我的脸，桌子上放着他想娶的女孩写给他的信，上面写着“我亲爱的朱利（Jul）”，我情不自禁地盯着它们看。

这几天我一直很难过，非常非常难过。我想知道为什么？我并不是一直都很悲伤，我偶尔会设法摆脱悲伤，但过一会儿我又会陷入悲伤之中。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 S 那样充满爱、力量和坚定自信的人。那个星期五，他说了这样的话：“如果我把我的生命和力量都献给一个人，我会毁了他们。”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有时觉得自己被埋在他的重压之下。我真的不知道。有时我觉得我应该跑到天涯海角去摆脱他，但我也知道我必须在不逃避的情况下把他从我的身体里赶走。很多时候，他根本不是问题。这时，一切都显得那么正确。在其他时候，比如现在，他让我觉得不舒服。为什么会这样呢？毕竟，他既不神秘也不复杂。难道是因为他给了无数人巨大的爱，而我却宁愿独享这些爱？有的时候，这的确是我想要的——他集中的、全心全意的爱。但这样是不是太肉麻了？是不是太自私了？

我必须努力重现那个星期五晚上的情景。当时我有一种感觉，我看到了这个神秘人，或者说这个非神秘人的内心世界。就在那个晚上，他把打开他内心秘密的钥匙交给了我。那几天，我仿佛把他锁在了自己的心里，带着他，再也不会失去他。为什么我和他如此格格不入，为什么我不

¹⁶ 赫莎-莱维（Hertha Levie）是斯皮尔想娶的女人。她住在美国。

¹⁷ 亨妮-泰德曼（Henny Tideman，1907-1989），埃蒂通常叫她泰德。

想再和他有任何瓜葛？他是否已经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当他面对着我坐着时，高大、温和，身上有一种奢华的性感，但又充满了人情味，有时他会让我想起罗马皇帝的私生活，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他的整个身影中，有一种如此妖娆却又无限温暖和美好的东西——对一个人来说太多了，以至于它散布在广袤的土地上。那他为什么会让我想起一个堕落的罗马人呢？我真的不知道。

胃痛、抑郁、内心紧绷的感觉，以及被重物压垮的感觉，这些都是我为坚持了解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坚持对一切都了如指掌而付出的代价。有时，这变得太过分了。当我接受性格测试时，我似乎是一个对生活要求面面俱到，但又能吸收一切的人。毫无疑问，我也会处理好我目前的烦恼；我内心的交通堵塞肯定是这一切的一部分，但必须将其减少到最低限度，否则我真的无法继续下去。昨天，当我骑自行车回家时，内心无比悲伤，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听到头顶上有飞机的声音，我突然意识到炸弹可能会结束我的生命，我感到解放了。这种感觉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觉得不继续下去会更轻松。

星期四早上九点

是的，我们女人，我们这些愚蠢的、白痴的、不合逻辑的女人，我们都在寻找天堂和绝对。然而，我的大脑，我聪明的大脑告诉我，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无尽的变化，永恒的运动，正因为如此，生活才如此令人兴奋和着迷，但也如此非常非常痛苦。我们女人希望在男人身上延续自己。是的，我希望他说“亲爱的，你是我的唯一，我将永远爱你。”我当然知道不存在永恒的爱，但除非他对我说出来，否则一切都毫无意义。最愚蠢的是，我并不真的想要他，不想要他永远爱我，不想要他成为我生命中的唯一，但我却要求他这样做。我要求别人给予我绝对的爱，是因为我自己无法给予吗？然后，我总是期待着同样强烈的爱，而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这种爱是无法持久的。一旦我发现对方变得冷淡，我就会立刻逃离。这当然是一种自卑心理在作祟，比如说：如果我不能激发他的热情，让他一直为我着迷，那我宁愿什么都不要。这太不合逻辑了，我必须摆脱它。毕竟，如果真的有人整天对我热情如火，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会让我恼火，让我厌烦，让我感到束缚。哦，埃蒂，埃蒂

昨晚他说，“我相信我是你通往真正伟大爱情的垫脚石。”很奇怪吧，我一直是很多人的垫脚石。

虽然他说的可能是真的，但在某个地方却让我非常痛苦，他的话让我非常烦恼。我想我知道为什么。我希望他一想到有一天会有一个伟大的情人闯入我的生活，就会嫉妒得发狂。他必须永远爱我，只爱我一个人。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强迫。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一直感觉非常感性。尤其是昨晚，当他九点钟打来电话说，“你还想过来吗？”我带着喜悦、身体的渴望和屈服去了。但是，我的姑娘，如果你认为这一切都与肉欲有关，那你就太自欺欺人了，因为我们并没有直接飞入对方的怀抱。我们先是聊天。我听着他的话语，为他清晰中肯的表达方式而高兴，觉得自己学到了很多。这种精神上的接触确实比肉体上的接触给我带来了更大的满足感。也许我倾向于高估肉体方面，这无疑是因为童话中的肉体是如此女性化。

很奇怪，不是吗？现在我觉得我只想扑进他的怀抱，做一个女人，或者更少，只是一块鲜嫩的肉。我太沉溺于自己的感性了，毕竟这种上升的浪潮一次只能持续几天。然后，我就把这一点

点感性投射到整个生活中，直到它掩盖了其他一切。然后我需要 "永远只有你" 这样的献词。我肯定我表达得很糟糕，但最重要的是把它写在纸上。我如此强调感性的重要性，是因为我倾向于用 "永远爱你" 这样崇高的誓言，来煽起人们时不时从对方身上寻求的一点温情。然而，人们应该接受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不是试图将其提升到不可能达到的高度；只有顺其自然，它们才会展现出真正的价值。

晚上 11:00

有些日子看起来很长，因为其中发生了太多事情。此刻，坐在这张办公桌后面，我感到无比满足。我的头重重地靠在左手上；我充满了幸福和决心。泰德房间里的手相学展示很有趣。以前我会觉得很奇怪。这么多女人。但这真的很令人愉快、生动和刺激。斯威普 (Swiep)¹⁸ 提供了梨，格拉 (Gera)¹⁹ 提供了蛋糕，我提供了深度心理学。活动结束后，泰德一如既往地不辞辛劳，从早上五点钟就站起来继续工作。

我现在写不出什么有意义的东西，房间里的闲聊太多了。汉斯、伯纳德和韩正在做拼图游戏。过去，如果房间里有几个人，我是绝对不会坐在角落里写作或看书的，我太紧张了，但现在我坐在这里，对自己非常自信，其他人丝毫不会让我分心。我相信，即使在群众大会上也是如此。如果我表现得像我这个年龄，我就会回到我小房间里的处女床上去，但我的社交本能和习惯，一个友好的小习惯，让我在这张床上逗留。好吧，好吧 我还吞下了三片阿司匹林，这可能就是我感到如此舒适和昏昏欲睡的原因。明天再好好工作吧。我是个潜在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有一种 "不神圣的恋父情结"，明天我又要继续埋头苦干了，给 S 写那封信，然后预习俄语课，我真的应该给阿莱达·肖特 (Aleida Schot)²⁰ 打电话。生活是有价值的。上帝，您毕竟与我同在，哪怕只有一点点。

星期六晚上

苏亚雷斯 (Suares) 谈司汤达 (Stendhal)："他有严重的忧郁症，向朋友倾诉，在书中掩饰。他的精神是他激情的面具。他用诙谐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高尚情操……"

这就是你的病：你想用自己的公式来捕捉生活。你想用智慧拥抱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是让自己被生活拥抱。你想每次都重新创造世界，而不是享受它的本来面目。这一切都是强迫性的。

1941 年 10 月 6 日，星期一上午九点

昨天中午落下的一句话至今仍萦绕心头。我问亨尼："泰德，你从来没想过结婚吗？"她回答说："上帝从没给我安排过男人" 我是否也应该采用同样的标准呢？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我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我可能永远不会结婚。总之，这不是什么值得担心的事。我只需诚实地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就能随时判断出一个男人是否是 "上帝派来的"。但我绝不能为此耿耿于怀。或者临

¹⁸ 斯威普-范-沃莫斯科肯 (Swiep van Wermeskerken, 1907-1992)，埃蒂教他俄文。

¹⁹ 格拉-邦格 (Gera Bongers) 在南非结婚并生活了很多年。她现在住在柏林。(她与邦格教授没有任何关系。)

²⁰ 阿莱达·肖特 (Aleida Schot) 是一位斯拉夫学者。

时抱佛脚，或者为了各种错误的理由匆忙结婚。我必须有信心，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不要想："如果我现在不结婚，以后的生活会不会很孤独？我能自食其力吗？我会变成一个老处女吗？如果没有丈夫，世人会怎么说，他们会为我感到遗憾吗？

昨晚我在床上问韩："你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应该结婚吗？我是个真正的女人吗？"对我来说，性并不那么重要，尽管有时我给人的印象是它很重要。让男人被这种印象所迷惑，然后又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这难道不是一种欺骗吗？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世俗女人，至少在性方面不是。我不是母老虎，这有时会让我感到自卑。我原始的肉体激情被各种方式转移，被各种知识化削弱，有时我为此感到羞愧。我最原始的是我的热情；我对人，对所有人，都有一种原始的爱和原始的同情。我觉得我不适合一个男人。有时我甚至觉得爱一个人有点幼稚。我也不可能忠于一个男人。不是因为其他男人，而是因为我自己是由许多人组成的。我现在二十七岁了，感觉好像已经受够了爱男人和被男人爱。我觉得自己已经非常非常老了。在过去的五年里，和我生活在一起的男人已经到了不可能有共同未来的年龄，而我最好的朋友打算和伦敦的一个年轻女孩结婚，这绝非偶然。我不认为我的人生道路会是：一人一爱。但我确实有强烈的情欲，非常需要爱抚和温柔。我从未缺少过这些。我注意到我无法用恰当的语言表达昨晚和今早的感受。

"上帝从未给我派过男人。"

我的直觉阻止我答应一个男人的终身大事，我内心的声音必须成为我一切事情的唯一指引，尤其是在这些事情上。我不能因为看到幸福的婚姻寥寥无几就不结婚。那只是出于一种逆反心理、焦虑和缺乏信心；不，如果你不结婚，那一定是因为你知道那不适合你。不要听信老处女的怨言，认为婚姻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美好。我相信幸福的婚姻，也许我自己也能拥有这样的婚姻，但只要顺其自然，不要有任何理论，不要问自己什么对你最好，也不要斤斤计较。如果"上帝给你派了一个人"，那就派吧，如果没有，那也就这样吧。但事后不要怨天尤人，也不要说"我真应该这样或那样做"。你永远都不能这么说，正因为如此，你现在必须听从内心的声音，对那些告诉你不应该这么做的人充耳不闻。现在开始工作。

10月20日，星期一上午

他们把自己吃得停不下来，更加牢牢地贴在坚实的土地上。接下来是一个西红柿三明治、一个苹果糖浆三明治和三杯加糖的茶。我总是喜欢玩苦行僧的游戏，觉得自己很愿意不畏饥渴、严寒和酷暑。但这都是无稽之谈，因为只要天气稍微冷一点，我最喜欢的就是爬上床，再也不起来。

昨晚，我告诉S，那些书对我很不好，总之有些是。它们让我变得懒惰和被动，除了读书我什么都不想做。他的回答我只记得一个词"腐败"。

有时，每天起床、洗漱、做操、穿上没有破洞的袜子、摆放餐桌，总之，要做完这些基本的事情，需要花费很多精力，以至于几乎没有余力去做其他事情。然而，当我像其他体面的公民一样按时起床时，我就会自豪地觉得自己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这就是我迫切需要的：来自外部的约束，只要我内心的约束还不完善。如果我早上在床上多睡了一个小时，这并不意味着我需要更多的睡眠，而仅仅是因为我无法应付。

我的内心有一种奇怪的小旋律，有时会呼之欲出。但是，由于抑制、缺乏自信、懒惰以及天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原因，这首曲子依然悄无声息，从内心深处萦绕着我。有时，它让我疲惫不堪。有时，它又让我充满温柔、忧郁的音乐。

有时，我想倾尽所有，用几个词来表达，寻求庇护。但是，仍然没有词语可以庇护我。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我在寻找一个避风港，但我必须先为自己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建造它。每个人都在寻找一个家，一个避难所。而我总是在寻找一些话语。

有时，我觉得所说的每一句话和所做的每一个动作都只会加深误会。那么，我真正想做的，就是遁入大寂静，把这种寂静带给所有人。

做你手头想做的事，不要考虑明天。整理好你的床铺，把脏杯子端到厨房去，剩下的事情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今天给泰德买些向日葵，教那个少女一些俄语发音，把你心理上无法理解的精神分裂倾向从你的系统中清除出去。做你的手和精神所能做的任何事情，充实地度过每一个小时，不要再为你的想法和恐惧而烦恼。我得再次对你进行教育，我的姑娘。

10月21日，晚饭后

这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一个追求内心真正自由的过程。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他人那里是得不到帮助、保证或庇护的。别人和你一样不确定、软弱、无助。你总是被抛回到自己的资源中去。别无他法。其余的都是虚构的。但这个事实必须被反复承认。尤其因为你是一个女人。因为女人总是渴望在他人身上迷失自我。但这也是虚构的，尽管很美。生命之间是不匹配的。至少对我来说没有。也许能有片刻的契合，但这些片刻能证明一生的相伴吗？这些瞬间能巩固共同的生活吗？它们只能给你一点力量。或许还有一点幸福。天知道，独处是多么艰难。因为这个世界并不友善。过去，我曾梦想把它交给一个人。但事与愿违。当你在二十七岁时明白了这些痛苦的事实，你有时会感到非常绝望、孤独和焦虑，尽管同时你又是独立和骄傲的。我对自己充满信心，我将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一切。衡量你的唯一标准就是你自己。在生活中，你唯一能承担的责任就是对自己负责。但你必须全力以赴。现在给S打电话。

星期三早上八点

哦，主啊，请赐予我清晨的第一件事就是少思考，多喝一点冷水，多做一点运动。

人生不是几条公理就能概括的。而这正是我一直想做的。但这行不通，因为生活充满了无穷无尽的细微差别，不是几个公式就能概括的。并不是说你自己不能变得更简单.....。

星期四上午

你是个傻瓜。你试图用文字将自己描绘得栩栩如生，用色彩斑斓、铺天盖地的文字将自己描绘得栩栩如生。但任何文字都无法将你的全部容纳。上帝的世界和天堂如此宽广。

回到黑暗中，回到母亲的子宫里，回到集体中。挣脱束缚，找到自己的声音，战胜内心的混乱。我在这两极之间来回拉扯。

10月24日

莱维家的女孩今天上午要上课了。我们不能把坏情绪传染给对方。今晚要对犹太人采取新措施。我为此沮丧了半个小时。以前我会通过看小说来安慰自己，然后放弃工作。现在我必须完成米沙的心理分析报告。我很高兴他接受得这么好。我们不能过于乐观，但他值得帮助。只要能与他沟通，哪怕只是通过最小的缝隙，就必须继续尝试。也许这会对他的生活产生一些影响。不要期待奇迹，但要继续希望有微小的进步。这两天，我除了工作就是发呆。

我真是个成年人！

然而，我却如此留恋我的这种生活。

你说的"这种生活"是什么意思？你现在过的舒适的生活？你是否真的留恋原生态的生活，无论它以何种形式出现，只有岁月才能告诉你。你的内心有足够的能量。还有这句话："无论你是笑着还是哭着度过一生，这仍然是你的生活。"但我仍然眷恋西方人对美好生活的理解：身体健康，变得更聪明、更强壮，学会自立。但现在，工作。

在与亚普（Jaap²¹）交谈之后：我们偶尔会互相透露一些自己的信息，但我认为我们并不了解对方。

星期四上午[1941年11月10日]

每根毛发里都有致命的恐惧。完全崩溃。缺乏自信。厌恶。恐慌。

11月11日，上午

感觉好像已经过去了几个星期，好像我自己也经历了很多事情，但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同一个问题上：那种渴望——虚构的或幻想，随便你怎么称呼它——想要终身占有一个男人的渴望。这是我必须根除的东西。我必须粉碎内心对绝对性的渴望，以及这种没有绝对性就会使我们会变得更糟的信条。我们会变得更丰富，更复杂，更多样化。要接受人际关系中的起伏，将其视为积极的特征，而不是悲伤的原因。不想占有他人并不意味着忽视他人。给予他人完全的自由，甚至是内心的自由，并不意味着对他不闻不问。我才刚刚开始理解我与马克斯（Max）²²的关系中的所有强烈情感。那是纯粹的绝望，因为我知道他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而这种认知刺激了我，毫无疑问，这是因为试图用错误的方式接近他。太绝对了。而绝对是不存在的。生活和人际关系充满了微妙的联系。我知道，没有什么是绝对的或客观有效的，知识必须渗入你的血液，渗入你的自我，而不仅仅是渗入你的头脑，你必须活学活用。在这里，我总要回到一个人应该竭尽全力追求的东西：一个人必须将自己的感情与自己的信仰和想法结合起来。这也许是实现人生和谐的唯一途径。

11月21日

²¹ 亚普-希勒苏姆（Jaap Hillesum），埃蒂的弟弟。

²² 马克思-盖格（Max Geiger），来自瑞士伯尔尼的钢琴家。

奇怪的是，当我满怀创作冲动，忙着在纸上写篇小说——《不会下跪的女孩》或类似的东西，还有一篇关于列维（Levi）女孩的文章——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东西的时候，我竟然写下了这篇文章："我像被毒蛇咬了一口，从长椅的蓝色毯子上一跃而起" "一个灼热的问题在我唇边，这个问题....." 当我表面上思考道德、真理和上帝本身的问题时，我却患上了"饮食问题"。毫无疑问，这是需要分析的。我只是因为吃得太多而影响了消化。换句话说，就是缺乏自制力。我知道我必须注意自己，但我有时会被一种强大到不容争辩的贪欲抓住。我当时清楚地意识到，我必须为多吃一点或多吃一口而付出高昂的代价，但我还是无法阻止自己。我坚信，这种饮食问题是可以根除的。归根结底，它纯粹是象征性的。贪婪可能也存在于我的智力生活中，因为我试图吸收大量信息，结果导致精神消化不良。

首先，我必须弄清事情的真相。这很可能与我亲爱的妈妈有关。妈妈总是谈论食物，好像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一样。"来吧，多吃一点。你不可能已经吃饱了，你长得多瘦啊。" 我还记得多年前在一次家庭主妇聚会上看着母亲吃东西的情景。我坐在德文特尔小剧院的阳台上。母亲坐在一张长桌旁，她穿着蓝色蕾丝连衣裙，坐在一群有家室的妇女中间。她坐下来吃饭。她全神贯注。她吃得津津有味。当我在阳台上看着她时，我突然感到非常反感。

她的贪吃给人一种害怕错过任何东西的感觉。她有些可怜，也有些令人生厌。在我看来就是这样。事实上，她只是一个穿着蓝色蕾丝连衣裙喝汤的普通主妇。如果我能理解我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理解我为什么如此仔细地观察她，那么我就会对我的母亲有更深入的了解。害怕错过的恐惧会让你错过一切。让你远离现实。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如果你对一个门外汉的思考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这样说：我对母亲有一种难以排解的反感，正因为如此，我才会做那些我讨厌她的事情。从根本上说，我对食物并不十分关心，尽管它也有愉悦和社会性的一面。但这不是问题所在。我的问题是，我的饮食习惯并不健康，它是心甘情愿、明知故犯，或者说是违背自己的判断，一次又一次地破坏自己的消化系统。反之亦然：渴望苦行僧式的生活——黑面包、淡水和一点水果。

S 指责分析师缺乏真正的爱和物质主义。"没有爱，就无法治愈受困扰的人" 但我可以想象，他们的问题可以用纯粹客观的方式来解决。不过，我同意 S 的观点，即持续多年的分析是一件坏事。他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人们会变得不适合社会。当然，我说得很粗俗。我现在真的没有时间去细说。整件事太复杂了，而我只是个门外汉。

星期六上午

我希望，同时也害怕，有一天我将完全与自己独处，面对一张白纸。到那时，我将什么也不做，只写作。我还不敢这么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星期三我和 S 一起听音乐会的时候，其实只要看到很多人在一起，我就想写小说。中场休息时，我觉得自己必须拿起纸，写下一些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写下一些想法。取而代之的是，S 口述了一个病人的故事。很有趣。也很离奇。但这意味着，我不得不忽略自己的内心冲动，忽略自己想要描述自己的欲望。我一直有写作的需要，但还没有勇气去写。我想我往往忽视了自己内心的需要。我有时会觉得自己的个性越来越强，但我对别人表现出来的却是坚定不移的亲和力、关心和仁慈，即使这意味着要牺牲自己。理论上

说，我们都应该装出一副好样子，善于交际，不要自己的情绪去打扰别人。事实上，当我如此压抑自己时，我就会变得更加反社会：我好几天都不想见任何人，也不想和任何人说话。

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悲叹、仁爱和一点点智慧在呼唤着要释放出来。有时，我的脑海中会同时出现几种不同的对话、图像和数字、情绪，以及突然闪现的某种东西，那一定是我自己的真理。对人类的爱，必须努力争取。不是通过政治或政党，而是通过我自己。还有很多虚假的羞耻需要摆脱。还有上帝。那个不会下跪的女孩，却在不整洁的浴室里，在粗糙的椰子垫子上学会了下跪。这样的事情往往比性更亲密。关于那个逐渐学会下跪的女孩的故事，我很想尽情地写出来。

我抗议得太多了。我有的是时间写作。可能比任何人都有时间。但我内心还是犹豫不决。我想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一定要写出绝妙的想法？因为我还没有想清楚？但这只能靠实践。"最重要的是忠于自己" S 说得很对。我是如此喜欢他，同时又如此反感他。这种反感与更深层次的东西有关，是我无法理解的。

周日上午十点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情绪和月经之间存在着联系。昨天傍晚，我的心情无疑是飞扬的。而今晚，我的血液突然发生了变化。生活的感觉完全不同了。起初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突然明白了：那就是月经前的感觉。我曾经想：我不想要孩子，为什么一定要经历这种毫无意义的月经表演，忍受随之而来的种种不便。我还曾一时冲动，贪图享乐，想把子宫切除。但是，你必须接受自己被创造出来的样子，你不能说这只不过是麻烦。身体和灵魂的互动是一件最神秘的事情。昨晚和今早，我所处的非凡、梦幻而又灿烂的心情，正是由于我的身体发生了这种变化。

昨晚，我突如其来的饮食情结引发了一个梦。梦境非常清晰，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但现在我想把它写下来时，很多内容都消失了。很多人围着一张桌子，S 站在桌前。他说 "你为什么不去拜访其他人？" 我说 "因为吃东西太麻烦了。" 然后他给了我一个他最著名的表情，我需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才能把它写在纸上，他恼怒时的表情，让他的脸尽可能地富有表现力。我从他的表情中读出了这样的话："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吃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我有种感觉，"他看穿了我，现在他知道我有多物质了"。我没有很好地描述这个梦，没办法描述出来。不过，可以描述的是突然意识到：现在他看穿了我，知道了我的真实面目。这让我感到恐惧。

昨晚的 "启发性" 的广泛性仍在萦绕。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和空间。对韩有了一点爱意和浓浓的亲情。对 S 也不再反感，甚至对工作也不再反感。我终究要走自己的路，绕道而行对我并无坏处。毕竟有什么好着急的呢？人生会慢慢走向圆满——就是这种感觉。如果这是真的就好了。这宽敞明亮的一天就在我眼前。我将让自己慢慢滑入其中，不受阻碍，不急不躁。感恩，对这宽敞明亮的房间、宽大的沙发、书桌和书本、安详的老人和非常年轻的男人的深深感恩。还有那位对我没有秘密，却又可以变得如此隐秘的朋友，他有着一张精致而丰满的唇。但最重要的是，我的头脑的清醒与平静，还有对自己的信心。就好像我突然来到了密林中的一片空地，我可以平躺下来，凝视着广阔的天空。我知道，一个小时之后，一切都会大不相同。尤其是在我的下半身处于发酵状态的这种不稳定状态下。

星期二早上九点半

我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不知道这只是一时的情绪，还是什么特别的事情。我仿佛被突然拉回了自己的根，变得更加自立和独立。昨晚，我骑着自行车穿过寒冷、黑暗的赖勒斯特（Lairessestraat）大街——如果我能重复当时我絮絮叨叨说的每一句话就好了！就像这样：

"上帝啊，请牵着我的手，我将尽职尽责地追随您，不会有太多的反抗。我不会逃避生活为我准备的任何风暴，我会尽力面对一切。但请时不时给我短暂的喘息。我再也不会天真地以为，任何降临在我身上的安宁都将是永恒的。我将接受一切不可避免的动荡和挣扎。我喜欢温暖和安全，但如果您下令让我忍受寒冷，我也不会反抗。我将追随您的脚步，尽量不害怕。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会努力把我的温暖、我对他人的真爱传播出去。但我们不应该夸耀我们对他人的爱。我们无法确定它是否真的存在。我不想成为什么特别的人，我只想努力忠实于我内心深处的那份追求，实现它的诺言。我有时会幻想自己渴望隐居在尼姑庵里。但我知道，我必须在人间寻找您。

这就是我要做的，尽管有时我感到厌倦和厌恶。我发誓要在外面过充实的生活。有时我想，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真正的困难还在后面，尽管有时我觉得我已经经历了许多困难。我将学习并努力去理解，我将允许自己被任何出现在我面前的、显然让我偏离了方向的东西彻底困惑，是的，我将允许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困惑，也许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确定性。直到我不再困惑，达到一种平衡状态，但所有的道路仍然向我敞开。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成为他人的好朋友。如果我做不到，因为这不是我的本性，那么我也必须面对这一点。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自欺欺人。我必须保持自己的局限性。记住，只有我自己才能设定这些限制。

就好像我和S的关系突然发生了变化。仿佛我终于摆脱了他，而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完全自由的。那时，我内心深处感觉到：我的生活必须完全独立。几周前，当人们谈论所有犹太人都将被送往波兰的集中营时，他转过身来对我说："那我们就结婚吧，这样我们就可以待在一起，至少还能做些好事。"虽然我意识到他的意思是为了我们的工作，但他的话还是让我充满了幸福和温暖，以及对他无比亲近的感觉。但现在这种感觉已经消失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突然有一种完全从他那里解放出来，自己一个人继续下去的感觉。毫无疑问，我的大量精力仍然投入在他身上。昨晚，在寒冷的骑车途中，我突然灵光一闪，明白了我对这个人、他的工作和生活的投入有多么强烈，有多么深沉。他已经成为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在，我必须带着这一新的部分继续前行，但我必须独自前行。当然，外表上没有任何变化。我仍然是他的秘书，继续关心他的工作，但内心的束缚却少了许多。

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我必须自己解决。

星期五早上 8:45

昨晚，我觉得我必须请求他原谅我这几天对他的丑陋和叛逆的想法。我逐渐意识到，在那些与邻居不和的日子里，其实是与自己不和。"你要爱人如己。"我知道错总是在我，而不是他。我们两个人的生活节奏恰巧截然不同；一个人必须允许人们自由地做他们自己。当然，试图强迫他

人是非常不民主的，但也是人之常情。心理学可能会为真正的自由铺平道路。我们往往会忘记，我们不仅必须从彼此那里获得内心的自由，而且还必须让对方自由，放弃我们想象中对他的任何固定概念。想象的空间已经够大了，我们不必用它来束缚我们所爱的人。昨天下午，我骑车去看他。在阿波罗兰（Apollolaan）街和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街的拐角处，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想在笔记本上写点什么，于是我站在那里，在寒风中写作，写有关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尸体这个事实，以及这件事有多么奇怪，还有那么多无聊的死亡。好吧，如果每次当你确信上帝知道你脑中正在形成什么伟大的想法时，你所出现的只是在冰天雪地的街角，在几行蓝线上语无伦次的胡言乱语，那是多么可笑啊！我走进S的家，走进那些小而熟悉的房间，他的体型几乎把房间压垮了。格拉也在，我们聊了几句，那种轻松的感觉又悄然袭来。然后，由于我还是觉得不对劲，我开始把我的大衣、帽子、手套、包、笔记本，所有的东西都扔到房间的另一头，S和格拉都被我的举动逗笑了，他们问我这次又是怎么了。于是我说："听着，我觉得不舒服，我想摔东西，你们该庆幸窗台上的花盆没有被摔成碎片。"我的爆发显然让格拉受益匪浅。

那是因为我爆发出来了，就像她经常想做却不敢在他面前做的那样。她说："干得好，"我掀翻屋顶的举动可能表达了她和其他大多数人在遇到个性更强的人时不断涌起的那种感觉。我们不应该在事前对自己说，哪怕是在五分钟之前，说"我要做某某事，说某某话"。我已经计划好了要对他说每一句话。原则问题。对手相学的反对等等。都是紧急而重要的事情。而就在我进来之前，我的情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至于我几乎什么都不想说了。

格拉一走，我就立刻和他扭打起来，把他扔到沙发上，差点把他打死，然后我们就准备开始忙活了。但是，他却突然坐在了角落里那把被阿德里盖得如此漂亮的大扶手椅上，我一如既往地蜷缩在他的脚边，我们突然就犹太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他的话让我再次感觉到，我正在汲取强大的能量。我再次与他的生活面对面，这次没有被自己的烦躁所扭曲。最近我从《圣经》中挑出了一些奇怪的句子，赋予它们对我来说新的、有意义的和经验性的意义。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爱人如己。等等。

我与父亲的关系也是我最终必须以决心和爱来解决的问题。

米沙宣布，父亲将于周六晚上抵达。第一反应：天啊。我的自由受到了威胁。讨厌鬼。我该拿他怎么办？而不是：这个可爱的男人能离开他那容易激动的配偶和沉闷的小镇几天，真好。在我有限的资源和能力范围内，我怎样才能让他尽可能开心呢？我这个可怜虫，一无是处，懒惰成性。哦，是的，这顶帽子很合适。永远要先为自己着想，为你宝贵的时间着想，你的宝贵时间只是用来向你糊涂的大脑灌输更多的书本知识。"人若无爱，又有何益？"好听的理论让你觉得自己能干又高尚，但在实践中，你却连最微小的爱的行动都退缩了。不，这里需要的不是小小的爱的行动。这是最根本、最重要、最困难的事情。从内心深处去爱你的父母。原谅他们的存在给你带来的所有麻烦：束缚了你，给你增加了他们自己复杂生活的负担。嗯，没关系。现在，我必须给韩爸爸整理床铺，给那个叫莱维的女孩备课，等等。但这个周末的首要任务是：深深地、真诚地爱我的父亲，原谅他打扰了我追求快乐的生活。说到底，我对他的感情很深，但却相当复杂：我对他的爱是被迫的、痉挛性的，还夹杂着怜悯，以至于我的心几乎要碎了。受虐狂式的怜悯。这种爱会让人爆发出悲伤和怜悯，但不是简单的温柔。取而代之的是热情和强烈的取悦欲望，以至

于他每次来访的每一天都要花费我整整一管阿司匹林。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上一次情况好多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一种被追捕的感觉，同时也希望他不要总是把麻烦带给我。为此，这次我必须学会原谅他。同时也要学会思考并且真正地想：你能逃出来真好。好了，这就是今天早上的祈祷。

周日上午，10:30

我的内心仍然无法容纳所有的内外冲突。一旦我接受了其中任何一个冲突，我就会对其他冲突不忠。星期五晚上，S和L讨论了基督和犹太人的问题。两种哲学观点鲜明，表述清晰，论证圆润，辩护充满激情和活力。但我不禁感到，每一种被热烈推崇的哲学都隐藏着一个小小的谎言。它一定没有达到“真理”的境界。然而，我自己必须找到一种生活哲学，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空间，猛烈地攫取，热情地捍卫。但这样一来，岂不是给生活带来了短暂的改变？另一种选择很可能是在不确定和混乱中挣扎。尽管如此，在那次讨论之后，我回家时还是感到心潮澎湃，尽管我不禁在想，这一切不都是无稽之谈吗？人们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如此激情澎湃？他们不是在自欺欺人吗？这个疑问始终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然后我父亲到了。带着那么多的爱，那么多久经考验的爱。前一天，在那虔诚的晨祷之后，我突然感到快乐和轻松。但是，当他最终出现在我家门口时，我的小老爸，撑着他自己捡来的雨伞，打着一一条新的格子领带，拿着许多小包的三明治，似乎很无助的样子，我又感到非常自卑。我所有的力量都消失了，我感到抑制不住的悲伤。由于我还沉浸在昨晚的讨论中，我无法给予他应有的温暖。也没有爱的帮助——爱已经完全枯竭了。我的内心再次陷入混乱。几个关键时刻，我的病又复发了。我想，重新体验一下过去的情况有多么糟糕，会对我有所帮助。中午，我蹑手蹑脚地钻进被窝。外面的生活再次变成了一个悲惨的故事。诸如此类。太多了，无法写在纸上。

我恍然大悟。在我父亲相当高龄的时候，他用他所有的不确定、疑虑，可能还有他身上的自卑感，以及他难以克服的婚姻问题，换来了哲学思想，尽管这些思想是完全真诚的，充满了人性的善良，但却完全模糊不清。这些想法帮他掩盖了一切，让他只看到表面，而不是深究深处，他清楚地知道深处就在那里，也许正是因为他知道这一点。因此，他永远无法希望达到清晰的境界。在表象之下，他的认命哲学仅仅意味着：“哦，好吧，我们有谁无所不知呢，所有的一切都是里外一团乱。”而正是这种混乱也在威胁着我，我必须把摆脱这种混乱作为我一生的任务，而不是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混乱之中。毫无疑问，我父亲所表现出的不甘、幽默和怀疑吸引了我的某些东西，我和他一样，但我必须摆脱这些东西。

关于昨晚那场尖锐的辩论：在我的内心深处，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辩论的内容还是很有道理的，而父亲闯入我的世界，使我的这种隐隐约约的感觉突然变得更加强烈了。因此，我对他的存在感到不满，感到麻痹和无能。这其实与我父亲无关。也就是说，与他本人无关，与他最可爱、最可怜、最可亲的人无关，而是与我自身的某些东西有关。代沟。从我父母的混乱、他们的失语中，我必须学会采取明确的立场，学会面对事情，尽管我经常觉得这一切都是在浪费时间。”孩子们，生活就是这样……”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当我恍然大悟时，我的力量恢复了，我的爱也恢复了，几个小时的恐慌也消失了。

星期三早上八点，在浴室里

半夜醒来。突然想起了我那个重要的梦。经过几分钟的努力，梦境终于重现。贪心的。贪婪的。我觉得这个梦是我人格的一部分，我有权抓住它不放，我决不能让它溜走，如果我想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我就必须确定它。

五点钟，窒息的感觉涌上心头。恶心，有点头晕。还是说，我在幻想这一切？有五分钟的时间，我沉浸在所有年轻女孩的恐惧中，她们突然惊恐地发现自己怀了一个并不想要的孩子。

我完全没有母亲的本能。我是这样向自己解释的：生活是一个充满泪水的谷地，所有的人都是悲惨的生物，所以我不能承担把另一个不幸的生物带到这个世界上的责任。

后来

我已经赢得了一些不朽的奖赏：我从未写过一本糟糕的书，也没有给这个悲哀的世界增添另一个不幸的人。我再次跪在粗糙的椰子垫子上，双手捂住眼睛，祈祷着："主啊，请让我与自己融为一体。让我带着爱去完成无数的日常任务，但让每一项任务都源于一个更大的奉献与爱的核心"。这样，我在做什么、在哪里就都不重要了。但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今天要吞下二十片奎宁片；我觉得下面有点异样，在我的中腹以南。

星期五上午九点

昨天早上，我在薄雾中奔跑，又一次有了这种感觉：我真的已经到了极限，一切都已经发生过了，我都经历过了，为什么还要继续呢？我对一切都了如指掌；我已经走得太远了，离边界太近了，越过边界就意味着直接进入精神病院。还是死亡？但我还没想那么远。治疗这一切的最好办法是：学习枯燥无味的语法，或者睡觉。对我来说，现在唯一的满足就是沉醉在一篇散文或一首诗中，每个字都让我费尽心思。我可以没有男人。是因为我身边总是有那么多男人吗？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完全被爱填满了，这种感觉很好。生活一直对我很好，现在也是。在我经历了这个夜晚之后，我很难说出这样的话。现在我的脚又进了水。就连这个未出世孩子的糊涂事，我都做得很糟糕。毫无疑问，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下午 4:45

重要的是不要让我的整个生活被我的内心所支配。必须以某种方式使其处于从属地位。我的意思是：一个人不能因为一件事而完全丧失能力，无论这件事多么糟糕；不要让它阻碍流淌在你身上的生命之泉。我一直在努力控制自己，告诉自己现在就着手准备明天的课程，或者开始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不仅仅是消遣，而是认真地把这本书读完。就像一个临时工。在这两者之间，我还会继续跑下楼去做那些用水的仪式。我有一种感觉，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毕竟，这意味着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两点钟时，我和S走了一小段路，真是令人兴奋。他又是那么开朗，那么孩子气。他向四面八方散发出爱的光芒，也向我散发出一点爱的光芒，而我也回以爱的光芒。白菊花。"多么像新娘"我对他真的很忠诚，从内心里。我对韩也很忠诚 我对

每个人都很忠诚。我走在大街上，走在一个男人身边，我拿着可以做新娘花束的白花，抬头看着他，神采奕奕。然而，就在十二小时前，我还躺在另一个男人的怀里，那时爱他，现在也爱他。这是龌龊吗？颓废吗？对我来说，感觉完全正确。也许是因为肉体对我来说不再那么重要，不再那么不可或缺。我现在感受到的爱是不同的，更宽广。还是我在自欺欺人？我是不是太含糊了？甚至在我的恋爱关系中？我觉得不是。

周六上午 9:30

首先，我必须确保抬起下巴，为今天鼓起一点勇气。今天一早醒来，我又感到了那种铅一样的压抑，那种完全漆黑的心情，那种无法缓解的阴郁。说到底，这并不是什么小事。

我觉得自己好像在拯救一条人命。多么荒谬：竭尽全力不让一个人活着，从而拯救一个人的生命！但我只想让你远离这个悲惨的世界。我将让你处于不生不灭的状态，你是最原始的生命，你应该感谢我。我几乎为你感到一丝温柔。我将用热水和令人血脉喷张的工具来攻击自己，我将耐心而无情地战斗，直到你再次归于虚无，然后我将知道我做了一件好事，我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毕竟，我无法给你足够的力量，况且，我那肮脏的家族到处都是遗传病。当米沙变得如此糊涂，不得被迫送进福利院，而我又目睹了整个恐怖的过程时，我当时就对自己发誓，我的肚子里再也不会生出这样不幸的人了。

只要不拖得太久就行。我太激动了。才过了一个星期，我就已经对整个表现感到厌烦了。但我会禁止你进入生活，你真的不应该有任何怨言。

星期五早上九点

人们抱怨早上太黑了。但这往往是我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在黎明的曙光灰暗而寂静地照进我苍白的窗户的时候。这时，我明亮的小台灯变成了一盏炽热的聚光灯，淹没了我桌子的巨大黑影。上周，我真的感觉很奇妙。我全神贯注地看着《白痴》，庄严地翻译了几行，写在练习本上，做了笔记，突然就到了十点。然后我觉得，是的，你就应该这样工作，沉浸其中，忘记时间。今天上午，我的心情非常平静。就像暴风雨过后的宁静。我注意到，这种情况总是发生在内心强烈追求清晰感的日子之后，那些句子和想法诞生不出来，又向你提出巨大需求，就像分娩的阵痛一样。然后突然间，一切都消失了，一种仁慈的疲惫感进入大脑，然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然后我充满了一种富足感，甚至对我自己也是如此，一层面纱笼罩着我，透过面纱，生活显得更加宁静，往往也更加友好。还有一种与一切存在融为一体的感觉。不再是：我想要这个或那个，而是：生命是伟大的、美好的、迷人的、永恒的，如果你过多地沉浸在自己身上，浮浮沉沉，就会错过生命这个强大、永恒的大舞台。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非常感激这样的时刻——所有的个人野心都从我身上消失了，我对知识和理解的渴求得到了满足，一小片永恒以掠过的翅膀的姿态降临在我身上。诚然，我知道这种心情不会持久，可能在半小时内就会消失，但我还是从中汲取了新的力量。至于今天的丰盛和宽广是由于我吞下了六片阿司匹林，还是由于米沙的演奏，抑或是由于昨晚韩温暖的身体，我几乎将自己完全陷入其中，谁也说不清楚，反正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五分钟属于我。在我身后，时钟滴答滴答地走着。屋里和街上的声音就像遥远的海浪。邻

居家光秃秃的电灯泡划破了这个雨天早晨的乏味。在这里，在我的书桌这个巨大的黑色表面旁边，我仿佛置身于荒岛之上。摩尔（Moorish）女孩的雕像凝视着灰蒙蒙的清晨，神情严肃幽暗，既肉欲又宁静。多读一页书，少读一页书，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我听从自己的节奏，并努力按照它的节奏生活。我所做的很多事情都只是模仿，源于一种责任感，或者源于人们应该如何行为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唯一能确定是非对错的，是那些源自内心深处的东西。我谦卑而感激地说，我现在说的每一个字都是认真的，尽管我知道我将再次变得叛逆和暴躁。"上帝啊，感谢您创造了现在的我。我感谢你让我有时感到满足；这种满足感终究是被你充满。我向您保证，我将终生为美丽与和谐，还有谦逊与真爱而奋斗，在我最美好的时光里，我听到了它们在我内心深处的低语"。现在，我要收拾早餐桌，为莱维女孩的课程做一些准备，并在脸上涂点颜料。

星期天早上

昨晚临睡前，我跪在这个大房间的中间，跪在铁椅子和垫子之间。几乎是不由自主的。被比自己更强大的东西强迫跪在地上。不久前我对自己说，"我是个训练有素的下跪者。"我仍然为这一举动感到尴尬，就像一种亲密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爱的姿态，除非由诗人来表达。一位病人曾对S说："我有时会觉得上帝就在我心里，比如当我听到《圣马太受难曲》的时候。"S说："在这样的时刻，你完全与创造力和宇宙力量合二为一，它们在每个人的体内起作用。"这些创造力最终是上帝的一部分，但你需要勇气将其表达出来。

几周来，这句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你需要勇气把它说出来。需要能够说出上帝的名字的勇气。S曾经对我说，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敢说"上帝"，而且不觉得有什么可笑。尽管他是个信徒。他说他每晚都祈祷，为他人祈祷。我一如既往地厚颜无耻得想知道一切，我问他，"你祈祷的时候都说什么？"他突然感到很尴尬，这个男人总是能清晰地回答我所有最好奇、最私密的问题，他害羞地说："这个我不能告诉你。现在还不能说。以后再说——我常常想，为什么这场战争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对我的影响这么小？也许是因为这是我的第二次大战？我经历了第一场战争，然后在战后的文学作品中重温了那场战争。那么多的反叛情绪、那么多的仇恨、激情、争论、对社会正义的呼唤、阶级斗争等等——我们都经历过了。再经历一次就不行了，就像陈词滥调一样。这一切又重演了：每个国家都在祈求自己的胜利，口号千篇一律，但现在就像似曾相识，再激情澎湃也没有意义了。"

我昨晚在谈话中对21岁的汉斯说"听着，政治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他说："你不必总是谈论政治，但政治可能是最重要的事。"

在他的21岁和我的27岁之间，隔着整整一代人。现在是上午9:30，韩躺在我身后昏暗的房间里，打着轻柔而熟悉的呼噜。灰暗无声的周日清晨正在变成明媚的一天，我也将随之成长。这三天来，我似乎老了好几岁。现在，我又像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姑娘一样，回到了翻译和俄语语法的学习中。

下午2:00

在为 S 的书籍编目时，我意外地发现了里尔克的《时间之书》。虽然听起来有些矛盾：S 通过教导人们如何承受和接受来治愈他们。

星期三晚上

在德国的一个小镇上，露丝²³收到了驿站门前广告商赠送的礼物，而赫莎则在伦敦一个公园的书摊上得到了妓女们的好意。金发音乐喜剧明星今年 22 岁，忧郁的黑发女孩今年 25 岁。而亲生母亲今年五十岁，与一个二十五岁的男人 "订婚"。前夫、父亲和未来的新郎住在阿姆斯特丹的两个小房间里，每天读《圣经》，刮胡子，只需伸出渴望的双手去抚摸身边众多女人的乳房，这些乳房就像郁郁葱葱的果园里的众多果实。而我，他的 "俄罗斯秘书"，正试图理解这一切。结果，这段友谊在我躁动不安的心上扎下了根。我仍然使用正式的称呼 "Sie"，也许是为了保持适当的距离、勘察现场。在他身上 "迷失" 自己的愚蠢而热烈的愿望早已消失，变得 "理智" 了。我的那种感觉只剩下向上帝或诗歌 "屈服" 的意愿。

人类伟大的头盖骨。人类浩瀚的智慧和伟大的心灵。所有的想法，无论多么对立，都源自一个单一的大脑：人类的大脑，全人类的大脑。我觉得它是不可分割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有许多冲突，但我有时却深感和谐与和平感。一个人必须了解所有的思想，让所有的情感通过自己的大脑，才能判断这个巨大的颅骨中设计出了什么，这个伟大的心脏又经历了什么。

因此，人生就是从一个解脱到另一个解脱的过程。我可能不得不在糟糕的散文中寻求解脱，就像一个人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在所谓的 "馅饼" 中寻求解脱，因为他需要有人来平息他深深的饥饿感。

周一，下午 5:00

我知道他对女人的亲密举动，但我还是想知道他对上帝的举动。他每晚都祈祷。他是否跪在狭小的房间中央？他是否会把沉重的头埋在他那双有力的大手里？他会说什么？他是在取假牙之前还是之后下跪？在阿纳姆（Arnhem）的那次："让你看看我没了牙齿是什么样子。我看起来好老，好 '博学'。"

"无法下跪的女孩。" 今天早晨，在灰蒙蒙的黎明中，我突然发现自己躺在地板上，缩成一团，头靠在地上，中间是韩的床和他的打字机。仿佛我试图用武力攫取平静。当韩进来时，似乎对这一景象有点吃惊，我告诉他我在找一个按钮。但这是个谎言。泰德，那个强壮的三十五岁的红头发女人，有一天晚上用她清脆明亮的声音坦率地说："你看，在这件事上我就像个孩子，当我遇到困难时，我会跪在房间中央，问上帝该怎么办。" 她的吻就像一个害羞的小女孩的吻，S 曾经给我看过，但她对上帝的姿态是成熟而肯定的。

很多人都有固定的观念，因此他们用刻板的方式教育孩子。其结果是没有足够的行动自由。而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我想，我的父母总是感到力不从心，随着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他们渐渐感到不知所措，以至于对任何事情都无法下定决心。他们给了我们这些孩子太多的行动自由，

²³ 斯皮尔的女儿，露丝-布斯-斯皮尔（Ruth Busse-Spier），住在柏林。

却没有给我们任何可以依附的东西。这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为自己确立一个立足点。他们之所以很少引导我们前进，是因为他们自己迷失了方向。

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我们自己的任务是：让他们四处漂泊的才能在我们——他们的孩子——身上更加成熟，更加稳固。

1941 年 12 月 31 日，星期四上午 10 点

在德文特醒来的感觉真是奇怪：当我走进冰冷的清晨时，浑身上下都是锋利的尖角和棱角。

在我暂时在我童年时候的房间里做客的时候，在这个我忠实的老台灯还在床边的房间里，有几句话想说。简单的事情。我注意到，我最好早起。像往常一样，我必须像英雄一样撑起身体，跳进冰冷的水中。我真的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心理平衡，其他的都随之而来。我的早餐盘里有一只鸡腿。亲爱的妈妈，她把所有的爱都化作了鸡腿和煮鸡蛋。

前往德文特的火车。开阔的天空，宁静而略带忧伤。我向窗外望去，仿佛穿越了自己灵魂的风景。灵魂风景。我经常有这种感觉：外在的风景就是内心的写照。周四下午，艾瑟尔河畔。一片璀璨、辽阔、明亮的风景。

母亲。突然间，一股爱与同情的浪潮冲走了所有的琐碎烦躁。当然，五分钟后，我又开始紧张起来。但过了一会儿，我又有了这样的感觉：也许有一天，当你老了，我会和你在一起一段时间，那时我就能帮你看清你内心的真实想法，抚平你的焦虑，因为我逐渐意识到是什么困扰着你。

晚上 8 点

肺科医生在 S 的大胸脯上咧嘴笑着。无论他问什么——S 是否经常咳嗽，是否咳出很多痰，或者天知道是什么——S 只有一个回答："恐怕答案是否定的。"他走出手术室的第一句话就是："我马上要去达沃斯 (Davos) 了，但我坚持整个后宫都必须一起去。是的，瑞士会感激我的。"我在街上还在笑。他不停地威胁我，"你就等着周五吧，X 光片会准备好的"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一排酒吧里买到三个柠檬，花了每个 10 美分而不是通常的 7 美分。但我们还是决定要吃点蛋糕和鲜奶油。然后我们又在街上闲逛，我嬉皮笑脸地挽着他的胳膊，头上歪戴着哥萨克 (Cossack) 帽子，他则在灰色的鬃毛上戴着一顶愚蠢的高山帽，就像一对疯狂的恋人。现在已经快八点半了。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晚上，是我最充实、最丰硕，也是最快乐的一个晚上。从 2 月 3 日我羞涩地拉响库尔贝大街 (Courbetstraat)²⁷ 的门铃，一个头上戴着某种天线的怪人检查我的手掌开始，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年的意义，那我会说：我有了更强的意识，因此更容易接触到内心的源泉。过去，我也曾是那些偶尔声称 "我真的信教" 的人之一。或者类似的话。但现在，我有时真的会跪在床边，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夜。我倾听自己的心声，允许自己被引导，不是被外在的任何东西引导，而是被内心深处涌出的东西引导。我知道，这还只是一个开始。但它不再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开端，它已经生根发芽。

现在是 8:30。煤气炉、黄色和红色的郁金香、赫斯（Hes）姨妈²⁴意外送来的一块巧克力。拉伦-希斯（Laren Heath）送来的三个冷杉球，当然还有我的普希金（Pushkin）。我觉得自己很“正常”，正常得可怕，正常得美好，没有任何那些可怕的、深刻的、令人烦恼的想法和压抑的感觉——正常，充满生机和深度，但这种深度也让人觉得完全“正常”。我还得提一下今晚等着我的三文鱼沙拉。现在，我在泡茶，赫斯阿姨在织毛衣，韩爸在摆弄相机，毕竟，在这四面墙内或其他四面墙内，又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在其他地方。我希望今晚能在荣格（Jung）的问题上取得一些进展。

1942 年 1 月 7 日 周三，晚上八点

今晚在犹太委员会的不期而遇之后，沿着积雪覆盖的运河散步。然后他说：“我对自己的技术水平远不如对自己的人性温暖有把握。”

后来，我们每个人都在 24 路电车上挂一根带子的时候，“你能来真好，你总是能刺激我，因为你对事物的感受如此强烈，可以说，我真的是一块‘共鸣板’”。

我们在 4 点半向犹太委员会报到。他的心并不在这里。问题、收入、移民证明、盖世太保（Gestapo），还有类似的寓教于乐的事情。一个年轻人坐在桌子后面。敏感、软弱、聪明的面孔。我，他的“俄罗斯秘书”，厚颜无耻地跟在后面，好像我是不可或缺的，表面上是因为他的听力，实际上是为了和他在一起。我再次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他和那个温顺的、确实是个非常好的年轻人平静地闲聊之后，有人急切地走到 S 面前：“晚上好，S 先生”。S 看着这个小个子上长着一颗狞笑的冷酷的脑袋的人，并没有认出他来，然后不经意地说：“哦，是的，你一定上过我的课程。”我想他在全欧洲都是这样。当我和他走在街上时，每隔几码远就会有人走过来想和他握手，S 总是说：“哦，你一定是来向我请教的”。这个人有着尖锐、尖刻的五官，与年轻人柔弱的面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事实上，他从来没有上过 S 的课，只是通过内特家族认识了他，而且似乎非常想成为他的客户。尖嘴猴腮的那个对温顺的那个说：“小心 S 先生，他能从你的手上看出你的一切。从你的手上就能看出来。”温顺的人立刻张开右手，放在桌子上。S 有时间，就看了看。要描述他是如何做到的，真的非常困难。是这样的：当 S 说“这是一张桌子”时，和当别人说“这是一张桌子”时，两张桌子是完全不同的。他说的东西，即使是最简单的东西，听起来也比别人说的更令人印象深刻、更重要，我几乎可以说更“带电”。这并不是因为他有预言家的架子，而是因为他似乎比其他人汲取了更深层、更强大、更真实的人性资源。在他的作品中，他追求的是人性化的结果，而不是耸人听闻的结果，尽管他总能引起轰动，因为他能够如此深入地观察人。

但是，回到犹太委员会那间光秃秃的小办公室，回到那个伸出手来的敏感的年轻人，回到热切的恶魔似的人，回到 S，S 在说了几句开场白之后，与这个年轻人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请记住，我们去那里是为了回答有关我们财务状况的问题。我不记得 S 跟他说的每一句话，但有一句话他确实说过“你在这里做得很好，但这与你的天性格格不入。”然后很随意地说，“这个年轻人很内向。”我很难把这些话都重复一遍。像个好学生一样，我也加入了进来，说，“他身上还有些柔软和敏感。”我还说，这个年轻人似乎很有才能，但由于缺乏自信，他的才能没有得到发挥。S 接过

²⁴ 韩-韦格里夫的表弟。

话茬说："当你接到明确的命令时，你总是尽心尽力，但如果你有其他选择，你就会迟疑不决"。同样的话还有更多。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个年轻人就被征服了，惊讶地说："但是，S先生，你在几分钟内对我说的每一句话，几乎都和我的测试结果一模一样"。他立即预约了一次咨询，并马上就带着如何填写所有表格的101条建议来了。我明白，我低估了这次奇怪会面的幽默一面。后来，我们像兴高采烈的小学生一样，站在白雪皑皑的运河上大笑不止——那次正式会面的过程既出人意料又滑稽可笑：预约了咨询时间，一位官员突然散发出仁慈的气息，愿意尽一切可能为我们徇私枉法。

1月11日，晚上11:30

我很高兴，在杂乱无章的厨房里有那么多洗漱用品在等着我。这是一种忏悔。我有些同情那些穿着粗布衣服、跪在冰冷石板地上的僧侣。今晚，我又感到有些伤感，但我自己也想要那些拥抱。亲爱的男人刚刚下定决心，在向盖世太保报到之前的这几个星期里，要过一种贞洁的生活。或者就像他说的那样，像孩子一样单纯：只散发出甜美的光芒，以利用宇宙的善良之力。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然后，这个狂野的"柯尔克孜(Kirghiz)"姑娘出现了，让他的贞洁之梦破灭了。我问他会不会后悔。"不，"他说，"我从不后悔任何事，不管怎么说，这都是美好的，让我明白我无法摆脱尘世的本性。但对我来说，"他补充道，"身体接触之前总会有某种'精神上的亲近'，这就是为什么它如此美好"。

我得到了什么？是悲伤。我意识到，我无法在拥抱中充分表达对一个人的感情。我还觉得，那个人在我的怀里让我难以捉摸，正是因为他在我的怀里。我想，我宁愿远远地看着他的唇，渴望着他的唇，也不愿把他的唇贴在自己的唇上。在非常罕见的时刻，这给我带来了一种幸福，如果我可以有这么大的词来形容的话。今晚，我将睡在韩的身边，纯粹是出于悲伤。一切又变得混乱了。

现在我可以肯定：他是在取下假牙之后才祈祷的。真的很有道理。你必须先把所有的琐事都处理好。

S说，我现在似乎正在茁壮成长，浑身散发着温暖的气息，他也乐在其中。几年前，我真的是个大病初愈的人，每天中午过后都要小睡两个小时，每个月都要吃一磅阿司匹林——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都让我感到非常可怕。今天，我再次翻阅这些涂鸦。它们对我来说已经成了"古代文学"；它们现在看起来都是那么遥远，那些我曾经遇到过的问题。现在，我的内心世界一片宁静。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尽管现在看来一切都如此简单和显而易见。几周来，有一句话一直萦绕在我心头："你也必须到了公开说出你的信仰，说出上帝的年龄。"现在，我有些疲惫和悲伤，对自己也不完全满意，我对这句话的感受没有那么强烈了，但它仍然是我的一部分。今晚，我可能什么也不会对上帝说，尽管我渴望冰冷的石头地板、沉思和严肃。认真对待身体的事情。我的身体在很多时候仍然我行我素，尚未与我的灵魂和平共处。但我坚信这种合一。我越来越不相信一个男人就能满足我的身体和灵魂。我现在的悲伤方式完全不同。

我不再陷入绝望的深渊。我的悲伤已成为一块跳板。过去，我总以为自己会一直悲伤，但现在我知道，这些时刻也是生命起伏的一部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是自信的表现，非常自信的表现，甚至是对自己的自信。我逐渐意识到，我要好好地管理自己的生活。

然而，我一点也不想要他的身体，尽管有时我突然觉得自己爱得发狂。这也许是因为我对他的感情太深，太“宇宙”了，以至于身体根本无法跟上节奏？

泰德和我与他最亲密，但我们又截然不同。我们一定很喜欢对方。今天，当泰德看到我们俩出来并亲吻我们时，我们三人之间有那么一瞬间的亲密无间。现在你们能上床睡觉了吗？

1942年2月19日，星期四，下午两点

如果要我说出今天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什麼，我会说：简-布尔（Jan Bool）²⁵那双长满冻疮的大手。今天又有人殉难了。那个来自“Cultura”²⁶的温文尔雅的男孩，我还记得他以前是怎么弹曼陀林的。当时他有个不错的女朋友。后来她成了他的妻子，还有了一个孩子。在拥挤的大学走廊里，简-布尔说：“他是最棒的之一。”他们把他干掉了。还有简-罗梅因（Jan Romein）、蒂尔罗伊（Tielrooy）和其他几位脆弱的老教授。他们现在被囚禁在一个通风的兵营里，就在他们曾经在友好的招待所度过暑假的维鲁威（Veluwe）²⁷。阿莱达-肖特（Aleida Schot）在食堂里说，他们甚至不能穿自己的睡衣，也不能有自己的任何东西。这样做的目的是彻底打击他们的士气，让他们感到自卑。他们在道德上都足够坚强，但大多数人都相当虚弱。帕斯（Pos）已经隐居到哈伦（Haren）的一家修道院，正在写一本书。他们是这么说的。今天上午的讲座非常沉闷。但这并不令人沮丧。有一个亮点。当我们穿过寒冷、狭窄的朗布格施泰格（Langbrugsteeg），然后在车站等待时，与简-布尔进行了一次意外的简短对话。“是什么让人类想要毁灭他人？简痛苦地问道。我说：“你说人类，但记住你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奇怪的是，他似乎默认了，脾气暴躁的老简。“别人的腐朽也在我们身上。”我继续对他说教。“除了向内看，根除所有的腐朽，我看不到其他的解决办法，我真的看不到其他的解决办法。我不再相信在我们首先改变自己之前我们能够改变世界上的任何事情。在我看来，这是从这场战争中汲取的唯一教训。”我们必须审视自己，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简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都不假思索地表示赞同，他平易近人、饶有兴趣，不再提出任何他那冷酷的社会理论。相反，他说：“是的，把仇恨释放到外面，只为复仇的那一刻而活，太容易了。我们必须努力避免这种情况。”我们站在寒风中等电车，简的手冻得发紫，牙疼得厉害。我们的教授被关在监狱里，简的另一个朋友被杀了，还有很多其他的事，但我们彼此说的都是：“报复的感觉太容易了。”这就是今天的亮点。

现在先去睡个午觉，然后再了解一下里尔克的女朋友。生活还在继续，为什么不呢？我应该更有规律地写作。但时间太少了。

2月25日，星期三

²⁵ 埃蒂的学生朋友。

²⁶ “Cultura”是专门出售共产主义文学的书店。

²⁷ 维鲁威（Veluwe）是荷兰树木繁茂的地区。

现在是早上七点半。我剪了脚趾甲，喝了一杯正宗的凡-豪登（Van Houten）可可，吃了一些面包和蜂蜜，这一切你可能会称之为放纵。我随手翻开《圣经》，但今天早上它没有给我答案。这样也好，因为没有问题要问，只有巨大的信念和对生活如此美好的感激之情，是这件事让今天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而不是 S 和我今天早上要去盖世太保那里的事实。

2月27日 星期五上午10点 [.....]

断言人的命运由自己决定是多么轻率。他所能做的，只是遏制自己内心的反应。你无法从他人的环境中了解他的内心世界。要了解他，你必须了解他的梦想、他的人际关系、他的心情、他的失望、他的疾病和他的死亡。

星期三大早我们一大群人挤在盖世太保的大厅里。我们所有人都占据着同样的空间，办公桌后面的人和即将接受审问的人都一样。我们每个人的区别只在于内心的态度。我注意到一个表情沉闷的年轻人，他来回踱步，一副被逼迫、被烦扰的样子，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恼怒。他一直在寻找借口，对无助的犹太人大喊大叫："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等等。我觉得他比那些被他吼叫的人更可怜，而那些被他吼叫的人，我觉得可怜是因为他们害怕他。轮到我站在他的办公桌前时，他对我吼道："有什么好笑的？"我想说"这里没什么好笑的，除了你"，但还是忍住了。"你还在傻笑，"他又大叫起来。我无辜地说："我不是故意的，这是我惯用的表情。"他说："别跟我来这套，给我滚出去。"他的脸上写着"待会儿再收拾你"这大概是想吓死我，但这个装置太透明了。

我不容易被吓到。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我面对的是人类，我必须尽我所能去理解任何人所做的一切。这就是今天上午的真正意义所在：不是因为一个心怀不满的年轻盖世太保军官对我大喊大叫，而是因为没有感到愤慨，而是感到一种真正的同情，我很想问一句："你的童年是不是很不幸，你的女朋友让你失望了吗？"是的，他看起来心烦意乱，闷闷不乐，软弱无力。我本想当场就开始治疗他，因为我知道，像他这样可怜的年轻人，一旦被放任自流，就会给人类带来危险。但是，所有的责任都应该归咎于利用这些人的制度。需要根除的是人身上的邪恶，而不是人本身。

今天上午还发生了一件事：我强烈地意识到，尽管有那么多苦难和不公正，但我不能憎恨他人。所有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情都不是来自远方的神秘威胁，而是来自我们身边的同胞。这样一来，这些事情就变得更加熟悉，也就不那么可怕了。可怕的是，系统对人类来说过于庞大，并以一种撒旦般的控制力将他们牢牢控制，就像人类亲手建造的大型建筑和尖塔一样，它们高耸入云，主宰着我们，但也可能在我们头顶上倒塌，埋葬我们。

1942年3月12日，星期四晚上11:30

麦克斯（Max），我们的咖啡，廉价的香烟，手挽手在黑暗的城市中漫步，还有我们两个在一起的事实，这一切是多么美好，无法形容。任何了解我们过去的人都会觉得这很奇怪，也很不可思议，这次突然见面——只是因为麦克斯打算结婚，想让我给他建议。但是，这正是美中不足的地方——能够回到自己年轻时的朋友身边，看到他在自己更加成熟的光辉下映照出的自己。晚会开始时，他说："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你身上的某些东西变了。我觉得你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女

人”。最后，他说：“你的变化并不坏，相信我，你的五官，你的手势，都一如既往地生动，富有表现力，但现在它们的背后多了许多智慧，和你在一起真好。”他用手电筒照了照我的脸，点点头表示认可，然后果断地说：“是你没错。”然后，半是笨拙半是熟悉地，我们的脸颊擦过，我们继续前行，渐渐分开。这真的很美。虽然听起来有些矛盾，但也许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真正的相遇。我们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他突然说“我想，也许多年以后，我们能成为真正的朋友。”就这样，什么都没有失去。人们确实会回到你身边，你和他们一起生活在你心里，直到几年后他们又回到你身边。

3月8日我在给S的信中写道：“我的激情曾经只是一种绝望的依恋，到底是依恋什么？对身体无法依附的东西的依附。”

而我曾经绝望地依恋的，正是这个人的身体，他现在像兄弟一样走在我身边。不知何故，这是最令人欣慰的事情：有些东西幸存了下来，令人愉悦和熟悉的思想交流，分享彼此的存在，恢复不再困扰我们的记忆，我们曾经是如此破坏性地相互依存。当然，到最后，我们都已精疲力竭。

不过，还是老麦克斯突然问道：“从那以后，你还和别人发生过关系吗？”我伸出了两根手指。后来，当我说我可能会和一个难民结婚，这样当他们把他送到难民营时，我就可以和他在一起了，他做了个鬼脸。我们告辞时，他说：“你不会做傻事吧？我真怕你会伤心”我说：“我不会伤心的，别担心。”我还想补充些什么，但那时我们已经离得太远了。我想说，如果你有丰富的内心世界，营地内外可能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我自己能做到这一点吗？留给我们的幻想已经不多了。生活将会非常艰难。我们将被撕裂，所有彼此亲爱的人都将撕裂。我想这个时候已经不远了。我们必须越来越坚强。

我很想读一读我18岁时写给他的信。他说，“我一直对你充满雄心壮志，我期待你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我说：“麦克斯，他们会来的。不着急。我们就不能耐心点吗？”“是的，我知道你会写作。我时不时会读你写给我的信。你可以写下来”。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在我们这个充满裂痕的世界上，这样的事情仍然会发生。许多事情也许比我们自己愿意承认的还要多。年少时的爱情突然重新发现自己，微笑着回顾自己的过去。并与之和解。这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那天晚上，我定下了基调，而麦克斯也很配合，这说明了很多问题。

所以，一切都不再是纯粹的偶然，不再是时不时的游戏，不再是令人兴奋的冒险。相反，我有一种感觉，我有一种命运，在这个命运中，各种事件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我想起我们一起在黑暗的城市里交谈的情景，现在我们都老了，过去的事情已经淡忘，我们觉得彼此还有很多话要讲，但对何时再见面却含糊不清，我对这一切能在我生命中发生充满了深沉而庄严的感激之情。现在已接近午夜，我要上床睡觉了。今天是美好的一天。每天结束时，我都觉得有必要说一句：“生活毕竟是美好的：生活终究是美好的。我现在有了自己的人生哲学，我愿意为之大声疾呼，这对我这个一向自卑的女孩来说是件大事。

星期二上午 9:30

昨晚，当我骑车去看 S 时，心中充满了对春天温暖而强烈的渴望。当我梦幻般地骑着自行车，驶过 莱雷斯大街（Lairesse straat）的沥青路面，期待着见到他时，我突然感受到了春天和煦空气的抚摸。是的，我想，应该是这样的。人为什么不能对春天或全人类产生一种巨大的、温柔的狂喜之爱呢？人们也可以与冬天、城镇或国家交朋友。我清楚地记得年少时的一棵酒红色的山毛榉树。我和那棵树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每当夜幕降临，我就会满怀憧憬，骑上半个小时的自行车去找它，然后围着它翩翩起舞，被它血红的外表所吸引和迷惑。那么，人为什么不能爱上春天呢？春风的爱抚是如此柔软，如此无微不至，以至于男人的手，甚至他的手，在我看来都显得粗糙不堪。

于是，我来到他身边。小卧室里透着书房的微光，我走进去，看到他的床已经被翻了下来，床头挂着一束盛开的兰花，散发着阵阵幽香。他枕边的小桌子上摆放着水仙花——那么黄，那么凄美，那么年轻。翻转的床、兰花、水仙花——没有必要躺在那张床上；即使我站在那间光线昏暗的房间里，也仿佛经历了一整夜的爱。他就坐在他的小书桌前，我又一次想到他的头多么像一些灰色的、饱经风霜的、古老的风景。

是的，我们需要耐心。我们的欲望必须像一艘缓慢而庄严的船，驶过无边无际的海洋，从不寻找安全的停泊地。然后，突然间，出乎意料地，它会暂时找到一个停泊点。昨晚，它就遇到了这样一个。难道就在十四天前，我还如此放荡不羁，把他拉向我，把他压在我身上，后来又感到如此不快乐，以至于几乎无法忍受继续活下去？而就在一周前，我还在他怀里撒娇，还在因为某些事情显得如此勉强而不开心吗？

毫无疑问，为了达到这平静的水域、这亲密的关系、这对彼此的珍惜和重视，这些停靠港口是必要的。这样的夜晚就像生命一样在人的记忆中挥之不去。也许不需要多少个这样的夜晚，就能感受到生活的丰富和充满爱。

晚上九点

庄严的摩尔人姑娘望着花房，目光幽深，宁静而感性。黄色、紫色和白色的小矢车菊，疲惫不堪地垂在巧克力罐的边缘，从昨天起，所有的生命力都消失了。然后是插在半透明绿色水晶花瓶里的黄色铃铛花。它们到底叫什么名字？S 在春意盎然时买的。昨晚他带着那束郁金香回来了。红色的小花苞和白色的小花苞，那么紧密，那么难以接近，那么珍贵——中午过后，我一边听着雨果·沃尔夫（Hugo Wolf）²⁸的歌，一边一直看着它们。里克斯博物馆也是如此，就在窗外，它的轮廓如此新鲜诱人，同时又如此古老熟悉。

我们再也不能沿着海滨大道散步了，每两三棵树组成的小树林都被钉上了木板：犹太人不得入内²⁹。这种木板越来越多，到处都是。尽管如此，这里仍然有足够的空间让人们活动、生活、快乐、演奏音乐和相爱。格拉斯纳（Glassner）³⁰带来了一小袋煤，泰德带来了一些木柴，S 带来了糖和饼干，我喝了一些茶，我们的瑞士小素食艺术家突然带着一个大蛋糕来了。S 首先给我们读了雨

²⁸ 奥地利作曲家（1860-1903）。

²⁹ 纽伦堡法案逐渐扩展到荷兰；公园和花园从此禁止犹太人进入，以“保护雅利安人的健康和快乐”。

³⁰ 埃瓦里斯托丝·格拉斯纳（Evaristos Glassner），米沙的朋友。战后他在阿姆斯特丹成为一名管风琴手和钢琴教师。于 1988 年去世。

果-沃尔夫的故事。当他读到一些关于沃尔夫悲惨生活的段落时，嘴角微微颤抖了一下。这也是我如此喜欢他的另一个原因。他是如此真诚。他说的每一句话，唱的每一首歌，读的每一个字都是那么真实。当他读到悲伤的事情时，他是真的很悲伤。我感动的是，那一刻，他仿佛就要泪流满面。我很乐意和他一起流泪。

格拉斯纳的钢琴弹得越来越好。今天下午，我悄悄告诉他，他的钢琴演奏让我们非常开心。

有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会酗酒、变得消沉、迷失方向，等等。艺术家真的需要非常坚强的性格，这样他才不会在道德上崩溃，才不会迷失方向。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我自己在某些时候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我所有的柔情，我所有的情感，这整个漩涡般的灵魂之湖、灵魂之海、灵魂之洋，或者随便你怎么称呼它，都想倾泻而出，让它流淌到一首短诗中，但我也觉得，只要我能做到，我就像一头扎进深渊，迷失在酒中。每一次创作之后，我都要靠自己的人格力量、道德感、我不知道是什么的力量来支撑，以免自己跌落下去，天知道会跌得多深。是什么黑暗的脉搏在推动着我？我感觉到了，即使在我最有成果、最有创造力的内心时刻，也有汹涌的恶魔和自我毁灭的力量。尽管如此，我觉得我正在学习控制自己，即使是在那些时刻。这时，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想跪在某个安静的角落里，控制住自己，确保自己的能量不会疯狂地消散。

现在已是傍晚时分，我刚刚被 S 的浅灰色探究性目光吸引住，他可爱而饱满的嘴巴也吸引住了我。刹那间，我感到这种目光是如此的庇护和支撑。我一整天都在无尽的空间中游荡，突然间我遇到了一个边界——一个让我回避无常和无边绝望的边界。

今天早上，我注意到外面的黑树枝在透亮的春光中形成了一个格子。一觉醒来，我看到了窗外的树梢。今天下午，我从楼下宽大的窗户看到了树干。在室内，红色和白色的郁金香花蕾相互弯曲，高贵的钢琴，黑色，神秘而复杂，本身就是一个存在，还有更远处的里克斯博物馆。还有 S，一会儿那么陌生，一会儿那么熟悉，一会儿那么遥远，一会儿又那么近，一会儿像个丑陋的老妖精，一会儿又像个胖胖的、脾气好、爱吃饼干的叔叔，然后是那个声音温暖的房间，总是在变化，那么遥远，又那么近。

星期六早上，十点钟

有些早晨我醒来时，脑子里会浮现出一个完整的句子，那一定是在半夜半睡半醒时轻声对自己说的几句话。我不知道它们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但它们会在早晨回到我的脑海中。今天，在我睡了一会儿之后，我突然想起了这句话：“从物质到精神的渐变。”

而这种变化与我和 S 的关系有关。

写日记是一门我不懂的艺术。今天早上发生了很多事。我们最近的店员带着三个秘密萝卜凯旋归来，和卡特用它们交换了酸菜。我第一件事就是给 S 打电话，让他务必在晚饭前把鸡蛋交给丽丝（Liesl）。但他已经安排好了，他是个体贴又认真的人。我真的有必要把这些事情写下来吗？整本书都写不完，虽然我相信有一天它们会成为激动人心的读物，但还是让别人去写吧，而不是我。

一周前，我想把每天和我说话的人都记录下来。但这样做势必会用掉大量的纸张。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有时，我的一天被人谈话塞得满满的，但我却有一种生活在极度宁静中的感觉。傍晚时分，窗外的那棵树比所有这些人加起来还要让人心旷神怡。我有时会想，我的生活中发生了这么多事，有这么多有趣的人，这么多书，这么多话题，可惜我不能把它们都写下来，留给未来的岁月。但是，我的真实生活却截然不同：在李普曼和罗森塔尔（Lippmann and Rosenthal）³¹闲逛三个小时。然而呢？在那三个小时的等待中，我从未像现在这样与 S 如此亲近，与他如此心平气和。那时，我所有压抑的精力和幽默感都涌上心头，在那几个小时里，我们仿佛更加形影不离了。人生也许充满了各种经历，但在我们内心深处，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带着巨大而丰硕的孤独。有时，一天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在两次深呼吸之间的休息，或者在短短的五分钟里向内心祈祷。

就拿那天来说吧，早上我得把他的结婚戒指交给李普曼和罗森塔尔，同一天我又得把他的结婚戒指交给范梅尔洛（Van Meerloo）和丽丝，然后和赫伯特-纳尔逊（Herbert Nelson）、西尔维娅-格罗斯（Sylvia Gross）和莱维（Levie）博士一起去巴黎咖啡馆。莱维，他第一次成为了“维尔纳（Werner）”（我很高兴地看到，我最后的一点势利也消失了：过去，我会陶醉于和“名人”一起喝咖啡，对舞台导演说“Du”，但现在这一切都完全消失了，剩下的是褪去任何外衣的人间温情，我很感激它应该如此），所以，巴黎咖啡馆，晚上意大利面条，然后回到这里讨论 S 的书，我和 S 就我那封突然出现的年轻信件进行了心对心的交谈，然后在明亮的夜色中漫步，在这个夜晚，我们之间的深厚感情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然后去了莱维家，和威尔（Weil），他是法兰克福的记者，脑子里装满了情报，灵魂营养不良，眼睛饥肠辘辘——一只瑟瑟发抖的小猿猴，但他的左手掌上有着哲学家的肿块。（S 说，“他来自唯物主义的背景，把唯物主义带进了他的精神世界。”可以说，他把这个人的手牢牢抓了五分钟，解析出了他的性格，并补充说，“是的，像我一样，每天看到那么多命运在自己手中流逝，一个人就会逐渐认识到如何塑造每一个人——在他的脑海中看到了完成的建筑，但他自己必须提供石块和劳动力”。）

他坐在那里，表情丰富地比划着双手，说：“是的，看到这么多命运在自己手中流逝。”那一刻，他又一次成为了一个伟人，而我却被威尔他那猪脑子、万事通的态度激怒了，但当我们再次独处时，S 只是说了一句：“可怜的家伙！”他就是用这种无声的评价帮助我成长的。

然后，走了一小段路去 S 的住处；又一个人穿过明亮的夜色回到家，虽然已经是凌晨 12 点半了，但我还是和韩聊了聊，又是关于我和 A 的通信，以及我自己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抛在脑后的东西现在还在困扰着他，这是件多么奇怪的事情。这就是我的一天，漫长的一天。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窗外的树枝被砍掉了。

前一天晚上，星星还像闪闪发光的果实一样挂在沉重的树枝上，而现在，它们爬上了光秃秃的树干，不知道自己是谁。哦，是的，星星：有几个夜晚，它们中的一些，迷失了，被遗弃了，在广阔的、被遗弃的、天堂般的平原上吃草。

³¹ 李普曼，罗森塔尔公司（Lippmann, Rosenthal & Co.）是德国人指定的清算所有犹太人资产的银行家。

砍伐树枝的那一刻，我变得多愁善感。那一刻，我深感悲伤。然后我突然明白：我也应该爱这新的风景，用我自己的方式去爱它。现在，两棵树在我的窗外拔地而起，就像威严而憔悴的苦行僧，像两把匕首刺向明亮的天空。

星期四晚上，我的窗外再次战火纷飞，我躺在床上看着这一切。伯纳德正在隔壁放巴赫的唱片。它听起来是那么有力，那么光彩夺目，但突然间，飞机、“吱——吱——”的炮声、枪声、炸弹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嘈杂得多。似乎就在房子旁边。我突然又想到：全世界一定有很多房子每天都在这样的炸弹下倒塌。

巴赫的曲子雄赳赳气昂昂地继续着，现在已经模糊不清声音减弱了。我躺在床上，心情非常奇怪。窗外光秃秃的树干上透出丝丝光亮。重击声持续不断。我心想：随时都可能有弹片从窗外射进来。这很有可能。同样，也可能会有很多痛苦。然而，躺在病床上的我却感到无比的安宁和感激，并对所有可能发生的灾难和痛苦逆来顺受。

所有的灾难都源于我们。为什么会有战争？也许是因为我偶尔会对我的邻居发火。因为我和我的邻居以及其他人都没有足够的爱。然而，我们可以通过每天释放束缚在我们内心的爱，给它一个生存的机会，来对抗战争及其所有的弊端。我相信，我永远不会因为所谓的邪恶而憎恨任何人，我只会憎恨我内心的邪恶，尽管即使这样说，憎恨可能也过于强烈了。无论如何，我们对别人的要求不能太宽松，对自己的要求也不能太严格。

是的，树，有时在夜晚，它们的枝条会在星星的果实的重压下低头，而现在，它们是一把把来势汹汹的匕首，刺破明媚的春风。然而，即使是在新的形状和环境下，它们也美得难以言表。我记得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梦幻般的夏夜，我沿着阿姆斯特丹运河散步。当时我看到了废墟般的城市。我看到旧的城市消失，新的城市出现，我心想，即使整个世界被炸成碎片，我们也要建立一个新的世界，那个世界也会过去，生活依然美丽，永远美丽。

即使是命运多舛的鹿特丹。多么奇异的新景观啊，充满了阴森恐怖的魅力，但我们也可能会再次爱上它。我们人类造成了畸形的条件，但正是因为我们造成了这些条件，我们很快就学会了适应它们。只有当我们变得无法再适应它们时，只有当我们在内心深处反抗各种邪恶时，我们才能够制止它们。尽管我们内心深处知道，人类正在被活活烧死，但飞机在火焰中疾驰而下，仍然让我们感到莫名的着迷——即使在神学上也是如此。只要这种事情还在发生，只要我们内心的一切还没有发出抗议的呼声，只要我们还在寻找适应自己的方法，恐怖就会继续下去。

这是否意味着我从不悲伤，从不反抗，总是默许，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热爱生活？不，远非如此。我相信，我知道并分担人类可能经历的许多悲伤和悲惨境遇，但我不会执着于它们，不会延长这种痛苦的时刻。它们就像生命本身一样，像一条宽阔、永恒的溪流流经我的身体，成为溪流的一部分，而生命仍在继续。因此，我的力量得以保存，不会被徒劳的悲伤或叛逆所束缚。

最后，我们是否应该时不时地敞开心扉，接受宇宙的悲哀？有一天，我一定会对伊尔莎-布卢门塔尔（Ilse Blumenthal）说：“是的，生命是美好的，每天结束时我都会重新珍惜它，尽管我知道母亲的儿子们（您就是这样一位母亲）正在集中营里被杀害。你必须能够承受悲伤；即使悲伤似乎要将你压垮，你也能够重新站起来，因为人类是如此坚强，你的悲伤必须成为你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为你身体和灵魂的一部分，你不能逃避它，而要像成年人一样承受它。不要通过仇

恨来缓解你的情感，不要寻求向所有德国母亲复仇，因为她们此时此刻也在为自己被杀害的儿子而悲伤。给你们的悲伤以应有的空间和庇护，因为如果每个人都能真诚而勇敢地承受悲伤，那么现在充斥世界的悲伤就会减轻。但是，如果你没有为自己的悲伤清理出一个像样的庇护所，而是将自己内心的大部分空间留给仇恨和复仇的念头——由此又会为他人带来新的悲伤——那么，悲伤将在这个世界上永不停息，而且会成倍增加。如果你给了悲伤以它温柔的起源所需要的空间，那么你就可以真正地说：生命是如此美丽，如此丰富。如此美丽，如此丰富，以至于让你愿意相信上帝。”

什么事情都有——那杯咖啡（现在喝的时候必须心怀敬意，因为每一天都可能是我们的最后一天），在锅炉旁跟卡特和大小汉斯聊天——我还得把和卡特的谈话打出来，这样的事情太难了，我的专业书包括《白痴》，我已经忽视它很久了，还有荣格的《转变的象征》，是我在S的图书馆里找到的一本破旧的书。六点半，我得去见S，然后和他还有格拉斯纳一起去L那里（我对丽丝的厨艺非常好奇），晚上再去找泰德。明天下午在我家听音乐。以此类推。

周日晚上 9:30

我告诉自己：保持冷静，埃蒂，为什么要为一个有着男孩般光滑的脑袋、穿着长裤、有一双锐利的蓝眼睛、想让你教她俄语的年轻女士这么激动呢？或者是她那挑逗性的女朋友，因为她觉得你“迷人”，所以想认识你，这当然是在奉承你的虚荣心。然后是培根和鸡蛋。最近这几天这样的事情真是一种冒险——无论如何，我现在除了写吃的，什么都不会写了。”今天下午，S说：“这一周真是大快朵颐的一周。

长着圆润男孩头的她对S说：“你好，朋友。你真了不起。你墙上挂的那些圣母像，还有基督，还有那张旧挂毯，你真了不起。”上周那个有心灵感应的年轻人说：“你身上有早期基督徒的影子。如果你相信轮回，我会告诉你，你生活在使徒时代。”

然后是昨晚的高级苏玳红葡萄酒，以及他越来越不拘小节的性格。我非常敬佩这个男人，尽管他非常感性，我能感觉到他在酒中汨汨流淌的压倒性的感性——啊，只喝了两杯——但他的生活几乎可以称得上俭朴。一种健康的生活，真的。

还有其他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要写，但我的急躁情绪仍然不让我把它们写下来。今天晚上，我对那个女孩出乎意料的蓝眼睛和陌生的面孔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情感反应。然后突然间，我又回到了书桌后面，我的目光偶然地落在了里尔克的这段话上：

“...那时我意识到，我必须追随他，罗丹：不是通过重塑我自己的创作，而是通过我内心对艺术过程的阐述：我必须学习的，不是他的艺术，而是他为了创作而深藏于内心的宁静。我必须学会工作，工作，卢，我太需要工作了！有一天，当我对他谈到我的好日子之间出现的可怕鸿沟时，他对我说：“我必须一直工作，一直工作。”

突然间，我又明白了，一切都是平静与安宁，它们永远不会像以前那样抛弃我，即使在我最激动的时刻也不会。我环顾了一下书桌。有两卷里尔克的书信——我真的必须系统地阅读它们，而且是在不久的将来。还有荣格的书，我已经开始读了。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这本书必须好好研读，因为它的语言和内容同样重要：我的学生越来越多，迫使我不断完善自己的语言

知识。还有 S 的工作；我必须为他做好准备，必须对他敞开心扉，学会分享他体验事物的方式。从他身上总能学到新的东西，总能学到更多的东西，但与此同时，我也不能忽视我的俄语学习。

还有人，朋友，我的许多朋友！如今，几乎不存在任何偶然地关系；你与每个人的关系都很深厚，尽管有微妙的不同，但绝不能为了一个人而对另一个人不忠实。不再有虚度无聊的时间，必须不断学习如何在两次深呼吸之间或五分钟聊天中休息。

我的激动不仅仅是因为那两个女人，还有我的虚荣心：那个娇小、充满活力的哈根，她那么中肯而又坦率地对我说："我在球场上一眼就注意到了你——毕竟你是唯一一个真正'引人注目'的人。"这甚至不是虚荣，也许更多的是欣喜，欣喜各种类型的人都能自由地向我敞开心扉，欣喜我不再与任何人格格不入，欣喜我能找到通往各种各样的人的道路。说到底，这不是虚荣，而是对各种各样的人的喜悦之爱，也是幸福，因为我总能找到通往他们每个人的路。

我又想起了几个月前写给自己的笔记中的一句话，我将一次又一次地写下这句话，直到它们成为我的一部分：慢慢地，稳稳地，耐心地。

今晚，我不得不再次想起这些话。工作太多了，我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星期三上午 11 点

昨晚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什麼？书柜顶上的那个小地球仪，小到我两只手就可以握住整个地球，包括海洋和大陆，甚至比以前挂在红漆钢琴上方的那盏愚蠢的小橘灯还要小。

而我对米沙和他的音乐的反应呢？突然间，就在贝多芬的乐曲中，我对小弟弟，我的弟弟，产生了一种绝望的怜悯。当你的扭曲的小嘴巴上被痛苦缠绕的时候，你在热情的、往往是渴望刺激的公众面前的精彩表演又有什么用呢？可怜的孩子！正如莱奥妮（Leonie）所说："欣赏音乐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无法不去想钢琴家的内心世界。"这就是戏剧的意义所在。

中场休息后，S 的脸从远处浮现出来，他那双透彻的、现在几乎变成浅绿色的眼睛是如此苍白，眼神中充满了深深的怜悯。同样重要的是：维尔纳（Werner）的脸上又出现了那种亲切、温柔和"开放"的神情。

时不时地感受一两下自己的空虚和疲惫，回想一下过去和现在的情况，是一件好事。周一晚上，临睡前，我说："亲爱的上帝，今天我无法赞美你，说实话，我觉得不够幸福。"屋外的那棵树似乎是一块没有生命的木头，刺痛了沉闷的天空。但这种极度不快乐的感觉只持续了一会儿。昨天的一天似乎一开始就如此黯淡无光。但经过一个小时的冷静和专注的工作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然后是那位来自恩奎岑（Enkhuizen）的先生，他慷慨地赠送了咖啡豆，并热情地招待了我们，课后，他还用自己烤的面包做了奶酪三明治，令人感动。他说："吃一口吧。"他可能在想：这只可怜的羔羊快饿死了。

在那之后，莱奥妮：她对我的感情是如此强烈。我可能对别人表现得太过轻率和无知，想当然地认为每个人的内心都和我一样自由。但我得努力让她"移情"。

"你，我的爱人，我的挚爱，无价的，私人的心理大学，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和你讨论，有太多的东西要向你学习。"

昨晚，当我坐在那位十字骑士专制头像下，看着金鱼，它似乎总是轻描淡写，真的是一个快乐地走自己的路的典范——就在那时，我又有了那种奇怪的感觉：我想，阿德里坐在那里，泰德在那边，莱维夫妇和S在那里，莱奥妮在我左边，我的弟弟在钢琴后面，我周围的都是我的好朋友，我感到与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一种不是锁链的联系。因此，我释放了许多内在的力量。我发现自己如此沉浸其中，如此快乐，如此强大。现在，在喝咖啡之前，我要花一个小时读里尔克的信。

稍后再说。我还得学会适应他人。我对那个男孩头、蓝眼睛、穿男人衣服的女孩的描述让莱奥妮感到厌烦。她只是觉得——就像她事后告诉我的那样——我遇到了一个无法适应生活的中产阶级女孩。

我为什么要告诉亚普，我将参加犹太剧院的夜间排练？这只会让他不高兴。也许，这纯粹是我的自作多情，或者只是在炫耀我过着多么“有趣”的生活，尽管我已经摆脱了最后一点势利——或者我已经摆脱了？当我仍然觉得有必要说出这样的话时？诚然，你必须谈论一些事情，你不能把你和窗外一棵树的亲密关系告诉每一个汤姆（Tom）、迪克（Dick）和哈里（Harry）。但是，你应该经常问问自己，另一个人能够承受什么，当然，是当这个人稍微有点不稳定，有点问题的时候。

不仅要“倾听自己”，还要“倾听他人”。只要内心还有那么多的嘈杂和喧闹，那么除了那些深入观察并感受到暗流涌动的人之外，别人就很难接近你。但你绝不能让别人为难。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你不能太巧妙，也不能太不自知，而要试着与他们更融洽地相处，了解他们每个人所能接受和应对的东西。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在缓慢而坚定地沉浸在里尔克这个人、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中。对于文学、研究、人或其他任何事物来说，这也许是唯一正确的方法：让一切都浸透，让它在你的内心慢慢成熟，直到成为你自身的一部分。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一切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在这之间，情绪和感觉会像闪电一样击中你。但最重要的还是有机的成长过程。

要非常不显眼，非常微不足道，始终力求更简单。是的，要变得简单，简单地生活，不仅是在自己的内心，也要在日常事务中。不要让你的周围泛起涟漪，不要拼命变得有趣，保持距离，诚实，与被外界认为迷人的欲望作斗争。相反，在你的内心生活和周围环境中追求真正的简单，同时也要工作。是的，工作。工作什么并不重要，我还没有找到脚下坚实的土地，但无论是俄语随笔，还是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荣格的作品，抑或是座谈，这些都可以是工作。而且要有信心，相信一切都会水到渠成，最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种自信我已经拥有很久了。

我一直记得，早年在学生时代，我是如何在夜里穿过街道，双手握成拳头放在大衣口袋里，头深深地缩进衣领里，我是如何说：“我要工作，我一定要工作”——然后我回到家，就会被自己的决心弄得筋疲力尽，根本没有力气去做实际的工作。

就这样过了好几年。我记得阿布拉夏（Abrasha）在送我去德文特的火车后喊道：“你必须工作，孩子，工作，工作，永远工作。”

我能听到火车车轮的节奏：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我就这个问题给他写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信，但那一年我也没有工作，因为我根本做不到。后来，我才明白这一切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现在呢？我现在不仅有了意愿，而且知道如何付诸行动。意愿顺畅地融入了行动，我以前无法跨越的障碍终于被打破了。我不再说："是的，但我还没有找到我的'领地'。"我不再因为没有找到正确的"工具"、正确的"目标"而痛苦，就像S曾经对我说的那样。现在重要的是"为了创造而内心深处的宁静"。虽然我是否会"创造"，我还真说不准。但我相信，即使不写一个字，不画一幅画，只要塑造自己的内心世界，就有可能进行创作。这也是一种行为。

1942年4月2日 星期四早上八点

晨光已在我的窗外呈现。溜冰俱乐部和里克斯博物馆的绿草似乎都醒了过来。而我的两个憔悴的苦行僧仍然指着天空。这是一次美好的起床体验。

昨晚八点钟，洛琪（Lockie）带着一个橘子来了，橘子艳丽圆润，完美地躺在我收集的小苍兰和三个松果之间，这是我多久以前收集的来着？我真的很喜欢她，想紧紧抓住她，不让她滑入泥潭，因为她最终很可能会滑入泥潭。如果我现在尽心尽力地帮助她学习俄语，也许会给她以后的生活带来一点希望，而不是让她一直卷入那些随机冒险中，她几乎不顾自己的感受。她的手上又起了湿疹，脚上也肿了起来；她到处都买不到蔬菜，也买不到酪乳和其他必需品，因为她没有固定的供应商。但她从不抱怨，总是露出一张梦幻般的脸，一双清澈的眼睛，像个孩子。是的，洛琪，总有一天我会写一篇关于你的短篇小说，到那时，你就会迈着舞者的长腿，走过我练习本上的许许多多句子。

九点半，我最新的学生。现在，第一印象已经有时间沉淀下来了——她真的就像一个迷人的小男孩，我很好奇：你怎么样，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是怎么生活的，你快乐吗？我和她一起努力工作了一个小时。我们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凡的无形电流。不过，对我来说，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不是情欲。至于后者，当然，我对S的恶魔般的唇、丽丝修长的小身材和飘逸的金发，以及这个有着苗条、活泼的男孩面孔和明亮得近乎不自然的嗓音的女孩，都有着全方位的情欲接受能力。

但是，我心中的性爱 and 情欲元素已经逐渐习惯于扮演从属于人类温情的角色，尽管这种温情足够强烈和热情。最典型的是，自从我遇到这个女孩，这个男孩，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她，我就经常梦到她。她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

第一个梦是这样的 我刚刚给她上了一堂俄语课，然后我们就一起离开了。她有两个沉重的行李箱，我提着其中一个。突然，就在马路中间，她向我告辞，让我帮她拿行李。我站在那里，感到完全的困惑和被遗弃，在她身后喊道："我们还没有确定下一堂课的时间。"她却回道："我会给你打电话的。"我一个人拎着沉重的行李箱站在马路中间，心里不是滋味。——S的解释是，我一定是想为她排忧解难。

星期五早上好，8:30

昨晚十点半，当我回到我的小房间，那个其中一扇大窗户的窗帘总是开着的小房间时³²，它就站在那里，我可怜的、饱受摧残的、孤独的树。一颗犹豫不决的星星爬上了它肃穆的身躯，在它的一个肢体的弯曲处停留了片刻（?!好！），然后消失在广阔的天空中，不再被树枝遮挡。里克斯博物馆看上去就像一座遥远的炮塔城市。在S的书柜（宽而深，仍然是一座神秘的智慧之殿）和我的小僧侣床之间，刚好有足够的空间让我跪下。几天来，也许是几个星期来，我一直想写下一些东西，但某种羞怯，也许是虚假的羞耻，让我无法付诸文字。跪下的欲望有时会在我的身体里涌动，或者说，我的身体仿佛就是为跪下而生的。有时，在深怀感激之情的时刻，下跪成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我深深地低下头，双手放在脸前。

这已经成为我身体里的一种姿态，需要不时地表达出来。我还记得："无法下跪的女孩"和浴室里粗糙的椰子垫。当我写下这些事情时，我仍然感到有些羞愧，就好像我在写最私密的伴侣间的事情。这比我写自己的感情生活还要羞愧。但是，还有什么比人与上帝的关系更亲密的吗？

星期六，九点钟

我们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我和他之间隔着五条街，一条很长的街和四条较短的街，还有一座桥和一条运河。当我看完他骑车回家时，我的桌子上放着一部黑色的小电话，而他的工作台上也放着一个类似的现代技术奇迹。我们经常通过这两部电话联系。所以我才知道，他带着一本《变形的象征》和一卷里尔克的书信去看那个癫痫病伯爵，而我则带着《变形的象征》和另一卷里尔克的书信留在我家阳光明媚的阳台上。真是机缘巧合。

星期四下午，在24路有轨电车上，当我和他一起去车站时，我非常满意地对他说："这真的太神奇了。"几天来，荣格的书一直在我的书桌上向我招手，前一天晚上，我突然心血来潮，拿起了这本书，沉浸其中一个小时。当我第二天早上告诉他时，他惊讶地说："你相信吗，我昨晚也是一时冲动拿起了这本书。它在我桌子上放了好几天，但我突然觉得是时候开始读它了"。

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现在，我正沉浸在里尔克的世界里。他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我以前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完全沉浸在一位作家的作品中，可以说是迷失了自我。然后，这些作品也放在了他的书桌上：晚上，他不时地在电话里给我读里尔克的诗句。就这样，随意地，没有任何提示。

星期四上午的讨论又是怎样进行的？当我正说着什么的时候，他那双又细又大的手沿着我裸露的大腿滑了过来，我突然说："你知道吗，就在前几天，我还在想，你真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他看起来相当吃惊，说："你真的相信吗？就因为我们从未见过对方的裸体？我完全没有这种感觉。"对他来说，一切都是一体的，他不会把肉体和精神分开，他对我感到如此亲近和熟悉，正是因为他的生活比我的要连贯得多。我对他说，我有点害怕最终的肉体方式，我只希望肉体是灵魂的表达。正因为如此，那天晚上与高级苏玳葡萄酒共度的那个夜晚我才会如此害羞和孤僻——我觉得那是纯粹的感官享受，而且也本可以是其他任何女人。

然后他变得非常严肃，说我完全被误导了，那次是我，也只有我让他"兴奋"了。好吧，好吧。但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自己很烦躁，因为我真的是一心二用。因为在我们最终

³² 当时，停电规定并不严格。

的性接触中，很容易产生未知的感觉和情绪，甚至是冲突。当我告诉他这一点时，他说他已经做好了面对任何后果的准备。

但他也说，即使我们的男女之事不能取得圆满成功，他对我的感情也不会改变——他并没有把这当回事，这也不是他的首要任务。但我还是无法把我们讨论的全部内容写在纸上。我只知道，我爱他，每天爱他多一点，我在他身边成熟，成为一个真正的成年人。每天多一点。

昨晚入睡前，我问自己是不是活得太鲁莽了。在伦敦有一个女孩，他打算娶她为妻。在内心深处，我生活在完全独立于他的自由之中，我告诉自己，我在这个世界上走我自己的路，但是，离开了他内心散发出来的温暖的光芒，我真的能继续生活下去吗？昨晚，当我在床上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时，在即将入睡前，我觉得我做不到，然后我的脸突然被泪水打湿，我心中有一种渴望，感觉像铅一样沉重。

还有这一点。在我熙熙攘攘的年轻生活中，我所经历过的所有人际关系中，总是在一段时间后，我怀着怀念的心情回顾起当初，回顾那充满冒险、新鲜、充满希望的开端，心想："真可惜，现在已经不是那样了，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美好。"而现在，和S在一起，情况恰恰相反。我们的关系每进入一个新阶段，我都会回过头来对自己说："我们之间的纽带从未像现在这样深厚和牢固。"每迈出新的一步，我们之间的关系似乎都变得更加紧密，而之前的一切似乎都显得苍白无力，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如此多面、多彩、有说服力和内在精神力。

我曾经在2月3日之后说过，当时我已经认识他一年了，整整一年，"我不相信我们的关系还能变得更好"。然而事实的确如此，因为我们之间的友谊突然间变得更加美好。我早已不再说"不会更好了。"我现在知道，我们俩的友谊会朝着各种可能的方向发展。

星期三，晚上 9:30

我在敲打几封信的间隙，突然头痛欲裂，猛地伸手去拿这张纸。如此渴望记下几个字！在这几页纸上，我正在编织我的线。而这根线确实贯穿了我的生活，贯穿了我的现实，就像一条连续的线。早晚都有圣马太福音，时不时在这张纸上写下几个字。与其说是在这些微弱的蓝线上写不完美的文字，不如说是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一个地方的感觉，从那里可以继续纺出同一条线，在那里可以逐渐创造出一个连续体，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生命的连续体。

我是受里尔克书信的影响才写下这篇文章的吗？还是这些信对我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一直渴望着它们，大口大口地喝着它们，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达到了他在1903年和1904年的信中所描述的那个阶段？

我还是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思想不够集中，总的来说还是太粗心大意了。有时，跪下来的冲动就像波浪一样涌上心头，几乎无法抗拒，然后我的头就变得沉重起来，我有时会想，这是因为虔诚而沉重。

现在我还得把S写给米沙的信打印出来。我非常感谢他口述这件事。他是如此坚定地走进米沙的生活，以至于米沙最终无法摆脱他，或许还会在自己过于艰难的生活中的某个灾难性时刻，发现他是最后的靠山。S从不会让事情偶然地发展下去。他总会在某个地方成为你"命运"的一部分

星期四上午十点

今天一大早，我就跪在客厅里，在地毯上的面包屑中，如果要我大声说出我的祷告内容，那会是这样的："哦，主啊，这一天，这一天——对我来说似乎如此沉重，让我好好地承受它，直到它结束，度过无数日子。这一天可能不会比其他任何一天更沉重，但我承受它的力量却没有那么大。李普曼和罗森塔尔对S的传唤究竟意味着什么，这让我感到焦虑和不安。但是，主啊，请帮助我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恐惧和焦虑上，请赐予我承受这一天所需的全部毅力。"德国士兵已经在滑冰俱乐部操练了。于是我也祈祷道："上帝啊，不要让我把我的力量，哪怕是一丁点的力量，浪费在对这些士兵无用的仇恨上。让我为更好的事情积蓄力量吧。"

4月15日 [1942] 星期三上午 8:30

一声欢呼，一声春天的呐喊！我咬了他的唇，呷了一口他的呼吸。他回来了。这几天，我们像兴高采烈的孩子一样，在他充满阳光的房间里奔跑，充满了爱，充满了温暖，充满了孩子般的欢乐。要写的东西太多了——好吧，事实并不重要。埃蒂，这几天你又睡得太晚了，你会以泪洗面的。

这几天我只过了一种生活，在这个春天，那张亲切和蔼的脸一直在我身边。然而，我却一直关注着其他许多可爱的面孔。这不是物质上的食物，几乎没有任何身体上的接触，更多的是对未来承诺的强烈回味。我的衣柜里还保留着那件吉普赛长裙。在丽丝的帮助下，我将用它做一件衣服，四面开放，迎接阳光、风和他的爱抚。到了夏天，在荒野上，我穿着吉普赛长裙，裸露着晒黑的双腿和飘逸的吉普赛长发，然后是一栋小农舍，低矮的横梁天花板，散发着苹果的香味，晚上还能看到荒野上的景色。

这一切都还在后头。昨天的李普曼和罗森塔尔。被抢劫、被追杀，然而呢？这么多的欢乐，人类的欢乐，比那个脸色苍白、神经兮兮、大肆掠夺的官员所能想象的还要多。还有一种经常出现的感觉，那就是一个人完全掌握了自己的内在资源，这种资源与日俱增，还有一种爱的感觉，不仅仅是对一个人，对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而是对每一个碰巧与自己分享生活的人。我还有千头万绪要记下来，但我必须先读我的圣马太福音，然后，吃完早饭，读一些俄语对话，今天下午读弗洛伊德和莱奥妮，然后也许找丽丝。晚上去找他，做一些别的工作。我呷了一口他的呼吸。

现在是晚上 11:30，我躺在床上。韩刚脱掉上衣，我再次沿着他熟悉的身体伸展放松。我刚刚为我的两棵树、我的两把匕首刺向星空的夜晚请了一个迷人的假。

就在半小时前，我还和S在一起，我们在小灯下工作、聊天，只有一次，仅一次，有节制的爱抚。今天下午，我看着他富有表现力的嘴唇，轻声对他说："今晚，你将是让我啜饮他呼吸的高脚杯"。他谈到自己工作的方式！我感觉自己就像坐在生命之源的旁边，一股力量从那里流向我。我非常爱他。今天晚上，我坐在地板上，靠在他的腿上，他沉思地看着我说："你是怎么做到的？像你这样习惯于和男人生活在一起的人，是不是很难做到？"

他还说："就在十八个月前，我还不可能把你这样的女孩一个人留在家里，我会认为不带她上床是一种罪过（或像罪过一样的类似的东西）"。他还说，"我很惊讶自己的变化如此之大，否则我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努力工作"。

我说："我非常尊重你的生活方式，并给予高度评价。"过了一会儿又说："人会变得更有耐心。我认为肉体上的亲密常常是被迫的。我可以靠你的一次爱抚生活很久很久。"诸如此类。现在，我躺在韩的床上，赤裸的双腿夹着他的大腿，看着他的轮廓和紧闭的双眼。他的脸上带着期待的表情，他对我来说也是如此熟悉，如此亲近。我也知道这一点：我现在有耐心等待S的爱抚，这种爱抚对我来说已经变得如此重要，而这种耐心要归功于韩。这些年来，与他的生活让我胃口大开，与他的生活和他那双爱抚我的手一起，我的胃口一直都很好。

韩在我的情感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几乎像器官一样。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和感受到过去和现在的不同，并感激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前的情况要困难得多，他经常激怒我，但这一切都过去了。我非常爱他，爱得与众不同。现在，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圆满了，没有新的可能性。然而，我却躺在他的身边，满怀真情地躺在他的身旁，注视着他期待的侧影，想看看他今晚是否还想要我，我也做好了准备——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他，因为我觉得他有权这样做，同时也是出于真正的友谊。S呢？我从他嘴里吸出了他的气息，也许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亲吻一个男人。

第二天早上九点

在阳台上，我凋谢的风信子旁。当然，当我写到我把自己交给他出于真正的友谊，因为我觉得在一起度过了这么多年之后，他有这样的权利，所写的这些其实并不是全部的真相。这听起来很高尚。当然，这也有它的道理。但这不仅仅是我在付出，它也是一种索取和快乐的行为。相识已久的身体突然开始按照自己的规律和节奏运动起来。现在，我期待着在这个阳台上持续工作一整天。

也许这才是亲吻男人的真正方式。这不仅仅是出于性，也是一种渴望，渴望通过一张嘴呼吸的片刻的渴望。这样一口气就能同时通过两个人的嘴里。我和S第一次有了这种体验。从那以后，我对韩的吻都是柏拉图式的。是的，身体有自己的规律。一周前的复活节那个周一，一大早，我和小韩躺在床上，感受着他爱抚的双手带来的熟悉触感。也许我有过这样的想法：如果我现在把自己交给他，他就会有一个好的开始，他也许就不会因为我离开一天而不高兴了。但这样的想法太斤斤计较了，对我来说从来都不算什么——人性的温暖总会占据上风。

人和。我记得一天结束时，凌晨两点钟我躺在床上，对自己感到惊讶，甚至有些感动，并问自己："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复活节的上午11点半，我去找S吃了午餐，紧张而温暖。午餐后，我坐在窗台旁的小桌子上，窗台上种着花草——他坐在宽大的扶手椅上，像个长者，却又带着情人般灿烂的神情——我们轻松地坐到了他宽大的沙发上。在短短的一个小时里，我们一起呼吸，这是我很多很多个星期以来一直想做的。在他的怀抱中，我是如此自信，如此惬意地休息，但又充满了感性的张力。但最重要的是那一次共同的呼吸。在那短短的一小时里，我的身体里涌出了无穷的力量，我相信我可以一辈子都靠它生活。

然后沿着乡间小路步行几个小时。小溪、柳树和草地，远处是小镇。他的手不停地比划着，脑袋也表情丰富。在散步的过程中，我们经过了一座低矮的长屋，它来自另一个世纪。我的意思

是说，我感觉到自己与周围的一切都融为一体，与我所走过的风景融为一体，与一座老房子融为一体，这座老房子突然变得鲜活起来。

里尔克。物之诗（The Dinggedichte）晚上，我们三人共进晚餐。我的两个朋友，S和韩，还有青豆、煎蛋和代用鲜奶油。一个忙碌的女孩，在厨房的锅碗瓢盆间跳来跳去，但一切都做得很好！饭后他还口述了那封信给米沙。九点半在莱维家。第一次在一起。然后一段新的生活开始了，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努力阻止维尔纳吸烟。然后——我想大概是午夜十二点半的时候——发生了一点争执！我夺走了他的第无数根香烟，他突然像个狂热的小黑吉普赛人一样扑向我，让他大吃一惊的是，我把他打翻在地。然后在地板上进行了一场疯狂的摔跤比赛，丽丝在一旁若有所思地看着。

第二天吃早饭时，维尔纳说："我感觉棒极了，好像把体内的毒素都摔出来了，太健康了。"丽丝后来告诉S，他已经戒烟两天了。摔跤比赛显然让他受到了一些惊吓，因为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变得多么不健康。他把这也归咎于吸烟。昨天下午，当他给我读迈蒙尼德（Maimonides）的文章时，我直截了当地说："读那种寓教于乐的东西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读迈蒙尼德，想在战后建立一个新世界，而你却在有计划地，违背自己的认知，毒害和毁灭自己，天知道你每天要抽多少包烟！"我知道我是对的。除非你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微小细节都与你所宣称的崇高理想相一致，否则这些理想就没有任何意义。

前天晚上，我可怜的老父亲。他说："一个人应该心存感激，如今，每天阳光普照，而自己仍然逍遥自在。"他还有点沮丧和讽刺地补充道，"至少我一直都是这么跟别人说的。"他真的不能再多说什么了。你的井泉上堆积了太多的杂物，到你六十岁的时候也清理不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努力帮助别人在六十岁时不再那么悲伤。我与父母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紧密的纽带已经断裂，因此我获得了更真切地爱他们的力量。

那个星期一，复活节的那个星期一。凌晨两点，丽丝和维尔纳就像两个巴黎街头的顽童，坐在客厅里临时搭建的吉普赛床边。而我则躺在雷纳特（Renate）的床上。我从窗户上取下遮光纸，床头突然出现了两颗星星。它们和我从窗户里看到的星星不一样，但我感觉和它们的触感是一样的，而且我非常确信，无论我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我都能找到星星，都能躺在床上、地板上或其他任何地方，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在这个丰富多彩的复活节周一，这两样东西可能是最重要的：向我伸出手，让我看到它的面容的房子，以及凌晨两点钟的那两颗星星。现在，我真的要开始工作了。

4月17日 星期五上午九点

我的天啊，真是个美人儿！看看她在沙发上跳来跳去的样子！她一定是俄国人。我们在荷兰不做这种事，对吧？一个童言无忌的孩子（Enfant terrible）。

我还是经常被这样的字眼困扰着。今天一大早，我就在祈祷："主啊，请让我摆脱这些琐碎的虚荣。它们占据了我太多的内心世界，而我也很清楚，比起被同伴们认为漂亮迷人，其他的事情更重要。"我的意思是，这种事情不能占据你太多的时间和想象力。因为这样你会忘乎所以："我是一个多么好的人，我是一个多么有趣的人，大家一定都很喜欢我。"

过去，我常常不顾自己的意愿装傻，并为此感到非常不开心。现在，我有时会因为精力过剩而疯疯狂亢奋，尤其是在我内心最严肃、最专注的时候。然后，我的内心会涌出某种隐秘的孩子气的兴奋，有时近乎愚蠢。这没什么。但如果很明显，别人对这种行为大加赞赏，那就应该确保这种行为不会冲昏自己的头脑，也不会刺激自己的虚荣心，因为如果允许这样做，自己的注意力就会再次从内在生活转向外在。而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的内心必须更加平静和安宁，否则，一切都会在虚荣和玩乐中消散。

4月22日 星期三上午，中午

我给泰德明信片的回信：亲爱的，今天早上我在信箱里发现的东西让我非常感动。

在某些固定的时间——虽然现在越来越少了——我非常需要切断与外界的联系，让自己独处一段时间。星期天，我发现自己很难离开办公桌去你那里。我这样做是不是很自私，很反社会？不过，我确实很享受你在你周围营造的良好氛围，尽管我没怎么参与。

但昨晚我表现得毫无顾忌，只是坐在角落里看书。在这种时候，我还必须学会鼓起勇气说："我要待在家里，一个人待一会儿。"但我还是太害怕伤害别人了，如果我在和他们在一起，但在精神上却完全不和他们在一起，这对他们的伤害其实更大。

我想，最近我太过于外向了——用那句霸气十足的行话来说——我真正内向的本性被报复了。但我不再像过去那样严重失去平衡。这些天来，我的内心从未完全平静过。

泰德，你今天一早说的话非常受欢迎，对我大有裨益。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晚上 8:00

在他阳光明媚的房间里，我用一双稚嫩的手臂搂住他夏日一样暖洋洋的脖子，把一个小女孩的脸庞紧紧地贴在他那宽阔、亲切的脑袋上，他的脑袋散发出如此温柔和宽厚的光芒，我对他说："我是如此爱你，爱得如此深沉。"每当这时，他就会散发出一种包罗万象的善意，让我想哭——这时任何拥抱都不足以表达我对他的感情。

他告诉我，在昨晚的讲座中，他不得不挣扎着不让自己对我大喊"下课"。但他又对自己说："你真的是这样的人吗？就因为别人不听你的话而感到受伤？"他振作了起来，对我不体面的行为生气了几个小时，然后一切都过去了。然后他说："如果我不按照我的理论生活，我的理论会怎么样？"之类的话。

莱奥妮不久前告诉我，她的朋友在睡梦中谈到S时说："他是一个真正的讨女人喜欢的男人，他一牵起你的手，你就能感觉到。他有那种气质。"

什么叫真正的讨女人喜欢的男人？这又是老生常谈了。我想我们大多数人听到这句话时都会产生误解，我们会立刻想到性。他确实是个讨女人喜欢的男人，但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就像里尔克一样，他身上有一种东西能让女人立刻产生反应并敞开心扉。这是因为他具有强烈的女性特质，能够理解女人的感受——女人的灵魂找不到归宿，因为男人不愿意与她们的灵魂结合。但在他这样的男人身上，女人的"灵魂"受到了欢迎和庇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讨女人喜欢的男人，是的！

还有韩。我该拿他怎么办？今天下午，莱奥妮一脸愧疚地说："我必须跟你谈谈，我觉得我对你的行为很愚蠢。" S 说："我会让你们俩好好谈谈的。我会消失一段时间。" 她向我倾诉的确实不是一件小事。她问了韩——她在干涉我的生活——"你觉得埃蒂和 S 之间的关系如何，不会真的那么柏拉图吧？" 但当她看到韩脸上惊讶的表情时，她惊慌失措地开始后退，似乎挽回了局面。至少我希望如此。现在，韩正静静地坐在阳台上，抽着雪茄，看着报纸。我说了这样的话："莱奥妮，为什么要用一个老人根本应付不了的事来烦他呢？我为什么要告诉他那些会让他非常难过，但却丝毫不会让我难过的事情呢？当然，诚实并不意味着要把一切都告诉所有人。重要的是，你们要对彼此负责。过好自己的生活，不要过多地打扰对方。这并不意味着生活轻浮。" 诸如此类。

现在还有很多东西要写，但写不出来了，因为——原谅我——我那可恶的内心。

这次真的很糟糕。这也解释了我昨晚奇怪的行为。一切都是身体里的东西惹的祸。我的化学成分突然发生了变化，我不再觉得自己有责任了。在血液循环发生变化的那几天里，我的身体里发生了最奇怪的变化。我的内心也会迸发出创造力，但最重要的是绝望，对无法表达我内心许多模糊不清的东西感到非常绝望。我发现，虽然我已经长大了，但我仍然没有"工具"，没有"对象"。我必须深入自我，拾起尚未成型的花岗岩石板，将它们凿成形状。但现在还没有力量把它们举起来，也没有工具来凿花岗岩。现在为明天贝克尔的课程做一点功课。

晚上 11:00

通常，我们在一天结束时进行一个半小时或更长时间的电话交谈，应该是我和他之间最密切的接触。然后就是我们的声音，两个声音的和谐统一。不，这样说不好。今晚，他的话又一次像一双安抚的手放在我的头上。他说："你不应该如此依赖你的身体，你必须学会每次都更快地克服这些情绪。" 但这正是我一直在努力做的。这与我身体内部的东西有关，它能在几天内颠覆一切。

我们还聊了很多很多 但和他在一起从来不是闲聊，总是针对生活中严肃的事情，而且总是没有华丽的辞藻——如此平凡，就像生活本身。

他的话也让我觉得，我真的不应该想一些愚蠢的事情，比如，我已经这么老了，我已经二十八岁了，我还没有能力表达埋藏在我内心深处、渴望被释放的一切。人应该成长、成熟，而不是去想岁月。也许要到六十岁，我才能说出我想说的话。

还有一点：有时我觉得自己总有一天能写出东西来，能描述事物，但我突然觉得累了，就对自己说："为什么要写这么多字呢？" 我希望我写的每一个词都是天生的，真正天生的，没有一个是矫揉造作的，每一个都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毫无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我永远无法靠写作谋生，为什么我必须一直有一份工作来维持生计。每一个字都源于内心的需要——写作绝不能是别的什么。

4月24日，星期五上午 9:30

爱德华·维特曼（Eduard Vetsman）的面孔出现在食堂的演员群中：一轮温柔、亲切、神秘的月亮，漂浮在动荡的景色之上。或者是中国的燕鸥，为所有人洒下柔和的光辉。

当渺小而迷茫的我站在大舞台的中央，礼堂空旷的裂缝在我面前威胁性地伸展开来时，我突然意识到，有些人的一生就是建立在那裂缝中的掌声之上的。

这就是我在剧院世界里度过的许多小时里最深刻的印象。我没有发现真正的人，没有发现我想与之建立深厚友谊的人。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我最后残存的优越感终究还是抛弃了我。

我一下子想起了 15 岁左右的时候，我坐在父亲的小书房里，那间书房和我们住过的所有不同房子里的所有房间一样，既不整洁，也没有人情味——我坐在那里，突然想写点东西。我仍然记得我写了什么："红、绿、黑。透过绿树的叶子，我看到一个穿着鲜红裙子的女孩。"等等。我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内心的强烈感受。

后来，在去巴黎的火车上也是如此。我坐在火车上，手指攥着一个可怜的小记事本，又一次需要写作。我写道"灰色、黑暗、黑，但里面却是鲜艳的橙色和深红色。"然后，在那列疾驰的火车上，我还写道："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世界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单独死去，但这个世界依然存在。"真奇怪 我记得当时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重要，有一段时间，它让我从内心的压抑中放松下来。

我仍然需要把事情写下来。我想写下黄色的水仙花，黄色的小沼泽金盏花，现在已经停止绽放的栗子树枝，许多小手像舞者一样优雅地伸展开来，同时又防御性地举起，指向天空。诸如此类。许多不相干的想法。但至少有一点是好的：我以前的尖酸刻薄不见了。我可以列出一大堆我过去想出的充满智慧的巧妙提法，但如今我已经厌倦了这一切。事实上，我有时会想，我是不是最近太依赖自己的"灵魂"生活了，对各种想法太不屑一顾了。有时，我也会有一瞬间的冲动，想用优雅的语言表达这或那，但我马上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发现现在所有这些都太矫揉造作了。一切最终都会平衡的。要有耐心。慢慢地、稳步地、耐心地。

昨天我六点钟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我必须重新学习荷兰语，用这门语言为自己打造一件乐器。我可能太相信"时机成熟时，语言会自己出现。"这一信念了。也许这就是我最大的错误。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懂。

在描绘人物性格或气氛时，我认为我应该在第一次尝试时就卡住。有一天，S 对我说："你还在享受你的天赋。"我有时在想，这到底算不算一种天赋？也许我真的在浪费我所拥有的一切。毫无疑问，我应该更加精力充沛地把心思集中在这张书桌上，这才是我真正的中心。把散落在各个角落的碎片扫在一起，塑造成一个整体。也许我让自己太容易被风吹起。但我真的不知道从何开始。也许有一天会有一个开始，那时我就会知道该如何走下去。但那个开始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坚定不移。不要让日子在你灵巧的手指间流逝。时间过得真快。已经十点多了

我 7:30 起床。做了早餐。看了几页里尔克的书，一页《圣经》，在这张纸上写了些磕磕巴巴的东西，我最近的一个学生四十五分钟后就要交作业了，今天下午我得睡一个小时，因为我的内心仍然很叛逆，然后再处理斯塔雷维尔德（Starreveld）的文件，准备翻译，给艾梅（Aime）写信，再写一点俄文，今晚写给米沙的信。这样的一天会发生很多事情。

今天寒冷刺骨——我在赤土毛衣外面披上了最鲜艳的披肩，以抵御寒冷。一小时后，我就会完全变成另一个人：生机勃勃，热情奔放。愚蠢的是，上完这样的课后，你不可能马上恢复到先前那种平静的思考状态，与他人的接触总会改变你，哪怕只是一点点。我们就像化学品：整天都

在加工，不断地与其他材料混合。这是一个巨大而持续的过程。但你的哪一部分才是原始元素呢？当你突然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时，几乎会感到害怕。你在一天中经历了无数个小时，最后却变成了一个与开始时不同的人。现在卡特端着咖啡来了。

下午 2:00

你也必须一点一点地学会：在那些你觉得身体不舒服的日子里，不要去找周围人的麻烦。人们真的太喜欢这样做了。觉得自己很可怜，不断地把气撒在周围的人身上。我们必须学会如何面对自己的坏情绪，而不要让别人为之受苦。我正在逐渐学会控制自己。现在，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动物，只想悄悄地躲进一个安静的角落，抱着自己躺在那里。这种感觉很好：不想发作，而是静静地蜷缩在某个角落里。同时，也不会让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蔓延到周围的一切。我以前总是这样。然后，我会用我的坏情绪毒害所有事物——所有靠近我的事物、所有我脑海中浮现的事物、所有我看到的事物。现在，我知道如何隔离和接受这种情绪，确保它不再带来麻烦。这样的日子真的很难熬。但人必须越来越独立于自己的身体。

昨晚。我和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早些时候，经过一个晚上的工作，我们突然躺在地板上——我看着他那张亲切可爱的脸，那张嘴显得那么咄咄逼人——我说了这样的话："我们不能试图用身体来表达我们对另一个人的所有感觉。"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用身体交流之后，我总是很难过。比起最狂野、最激情的一夜之爱，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动作，往往能表达更多的感情。我几乎是不顾一切地扑向他。然而，事情并不像以前那么糟糕。我在他的爱抚中很快乐，尽管我总是担心我们会突然达到一个极限，再也没有可能了。我还对他说，有时在电话里，我觉得我和他之间的距离比最激情的拥抱还要近。我在想，这是不是我过于敏感了？然而，人类痛苦的永恒根源就在这里。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强烈地感受到它的存在，但它却像遥远的回声一样无处不在。

还有这一点：每当我晚上与 S 有身体接触时，我都会与韩共度良宵，我该如何解释呢？负罪感？过去也许有，但现在没有了。

难道是 S 释放了我内心深处的东西，而这些东西现在还无法释放出来，只能和韩一起继续潜伏？我难以相信。抑或是变态？是一种情感的传达？从一个人的怀抱进入另一个人的怀抱？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昨晚，当我从 S 骑车回家时，我倾注了我所有的柔情，倾注了一个人即使非常非常爱他也无法表达的所有柔情，我把所有的柔情都倾注到了这个伟大的、包罗万象的春夜。我站在小桥上，眺望对岸；我融化在风景中，把我所有的柔情都献给了天空、星星、流水和小桥。那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

我觉得，这是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所有深情和柔情转化为行动的唯一方式：将它们托付给大自然，让它们在开阔的春日天空下流淌出来，并意识到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让它们消失。

1942 年 4 月 26 日

只是一朵褪色的红色小海葵。但我喜欢这样的想法：多年以后，我将在这些书页之间再次偶遇它。到那时，我将成为一名护士长，我会手捧这朵干花，带着淡淡的忧伤说："看，这是我在朋

友 55 生日那天戴在头发上的海葵，那是我年轻时最伟大、最难忘的朋友。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三年，我们吃的是柜台下的通心粉，喝的是真正的咖啡，丽丝喝得'酩酊大醉'，我们兴致很高，都在想战争是不是很快就会结束，我的头发上戴着红葵花，有人说，'你看起来像俄罗斯和西班牙的混血儿'，还有人，那个金发浓眉的瑞士人说，'俄罗斯的卡门'，我请他用他滑稽的瑞士口音为我们朗诵一首关于威廉-泰尔（William Tell）的诗"。

一切结束后，我们穿过南阿姆斯特丹的街道，爬上了他家的屋顶花园。丽丝跑到前面，穿上了一件闪亮的黑丝连衣裙，紧紧地包裹着她纤细的身体，袖子是半透明的天蓝色，白色的小胸脯上也是同样的天蓝色。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如此瘦弱。然而在她的身体下面却蕴藏着原始的力量。而韩看起来是那么的"时髦"和前卫，他在餐桌上的名片上写着："永恒的青春情人，英雄之父"，韩在抗议之下接受了这个称号。后来丽丝对我说："我可能会爱上那个男人。"

但是，至少对我来说，这个晚上最突出的是：大约 11 点半，丽丝坐在钢琴旁边，S 坐在她前面的椅子上，我靠着他站着，然后丽丝问了些什么，接着突然间我们都开始谈论心理学，S 露出了紧张的表情，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对他来说，这一天是匆匆忙忙的一天，忙着送花、写信、接待来往的人，忙着组织晚宴，忙着做一桌之主，后来又喝了一些酒，又喝了更多的酒，他不能很好地接受这些，他一定也累坏了，但突然有人问了一个关于严肃问题的问题，他立刻就清醒了，什么也不知道了。他就像站在讲台上，面对着全神贯注的听众，丽丝那映着半透明的天蓝色的小脸上突然充满了兴趣，她睁着大眼睛看着他，用她特有的动人的方式结结巴巴地说："我觉得你现在的样子真让人感动。"我更加贴近他，抚摸着 he 善于表达的脑袋，对丽丝说："是的，这确实是 S 最大的优点，他总是乐于倾诉，并能为你找到答案，所以我们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从来不是浪费。"S 惊讶地抬起头，露出我无法形容的表情，说："但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他亲吻着小丽丝的脸颊和额头，把我紧紧地拉到他的膝盖上，我突然又想起了几周前丽丝在她那阳光明媚的屋顶上说的话："我真想和你们一起度过几天....."

S 说："人永远不要追求极限，有些事情要留给想象。"

4 月 29 日 星期三上午

要写的东西太多了，而时间太少了，唉，太少了。我需要一个更紧凑的时间表。这样，我就不会在一天的缝隙中，在各种忙碌的间隙中失去太多时间。从一项任务切换到下一项任务时，动作要稳健有力。我还是把太多的时间浪费在一件事和另一件事之间。稳健。我的一天有时就像一台复杂的机器，有许多把手，我必须熟悉它们的操作，更稳定、更勤奋、更持续地工作。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转两圈手柄之间的深呼吸就足够了。我的桌子上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也是机器使用不当造成的。现在开始上俄语课。

下午 5:00

只有在他身上，我才变得有创造力（译者注：此处为德语）——正是因为有了他，我才变得有创造力。我不能用荷兰语说这句话，而必须用德语来表达，这多么愚蠢！正是因为和他在一起，我的创造力才第一次被唤醒，而通过他，我的创造力也将成型。后来，他不得不把我推开，

把我推向自己的内心空间。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我不能渴望与他共度一生，也不能寻求与他结婚。多亏了他，我才找到了一种表达自己的方式，但他必须再次把我释放到宇宙空间，让我发现另一种表达方式，一种纯粹属于我自己的表达方式。

晚上 8:00

刚才他在电话里有点讽刺地问我时，声音里似乎有一丝紧张，他问，“你要带着你的黄星³³过来吗？”就在几个月前，我还认为政治不会触动我，并怀疑这是否是“不谙世事”，缺乏真正的理解。现在我不再问这样的问题了。我变得坚强了许多，我真的觉得我可以应对这些可怕的日子，我会度过它们，甚至把度过它们作为我的历史责任。几个月前，我还在考虑如何选择，一边是这阳光明媚的阳台、我无忧无虑的学习和韩忠实的眼光，一边是集中营或其他可以与 S 分担烦恼的地方。因为我的内心突然发生了变化，我现在知道，无论 S 去哪里，我都将跟随他，分担他的忧愁。我相信，这是因为我对他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了，所以我能够把自己的生活与他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而不会觉得牺牲了自己的生活。

这听起来很矛盾，但却是男人和女人之间唯一的智慧。还有一点：几个月前，我也许还害怕我们的梦想会在充满关爱和痛苦的生活中变质。然而，在我内心的某个角落，我现在觉得自己和他是如此地融为一体，以至于外在的现实对这种纽带几乎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当重点越来越多地转向内心生活时，人对环境的依赖也就越来越少。我是在我信得过的书桌前写下这篇文章的，书桌周围摆满了书、栗树枝和鹤望兰，还有墙上斜对面 S 的头像素描。

也许我是在非常舒适的环境中写下这篇文章的，但我内心深处有一种坚韧不拔、无坚不摧的东西告诉我，我也能够承受不同的环境。

我很高兴他是一个犹太人，而我是一个女犹太人。我会尽我所能陪着他，让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时光。今晚我就告诉他，我其实什么都不怕，我觉得自己很强大；你是否必须睡在硬地板上，是否只能在特定的街道上行走，这些都无关紧要，与我们内心的无限丰富和可能性相比，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烦恼。我们必须守护这些，忠实于它们，坚守信念。我会帮助你们，陪伴你们，但也会让你们完全自由。有一天，我会把你交给你要娶的女孩。

我会支持你迈出的每一步，无论外表还是内心。我想我现在已经足够成熟，可以承受生活中许多艰难的事情，但内心却不会变得太坚硬。

我对自己充满信心，丝毫不感到害怕，我感到欢欣鼓舞，坚不可摧，同时也充满了爱和信心。只要你稍有动摇，稍有恐惧，我就会在你身边支持你。一件旧衣服，几块三明治，一点阳光，还有时不时善意的对视。我们只需要一只手的爱抚。还有一点工作。我们的工作可以在任何地方完成，只要有人的地方，即便他只是一个集中营的守卫。我现在就去你那儿。我已经穿上了一件漂亮的粉红色羊毛新上衣，还用丁香肥皂从头到脚洗了一遍。

³³ 译者注：黄星，简单来说，这是历史上犹太人遭纳粹法西斯迫害的一种屈辱的标志。1941 年 9 月，希特勒迫使德国和占领区的犹太人，必须在自己的衣服上缝一颗黄色的星星，带有仿希伯来字母的亮黄色星星，让世人一眼就看清了佩戴者的犹太身份，此标记将犹太人打入另类，整个德国社会歧视犹太人对他们采取暴力手段，直至收入集中营折磨至死。

我曾经悄悄地抱怨过，在你的两个小房间里，我们的肉体之爱空间太小了，而且因为那些告示和禁令，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去别的地方。而现在，这里似乎成了名副其实的充满希望和自由的天堂：你的小房间、你的小台灯、我的丁香香皂，还有你温柔爱抚的双手。天知道这对我们的关系，对我们未来的一切意味着什么。我并不是过分担心未来。从长远来看，你无法预知事情会怎样发展，所以我不会太在意。但如果事情对我们来说愈发艰难，我也已经做好了承受的准备。

星期四，六点钟

永不放弃，永不逃避，接受每一件事，也许会受苦，那也没有多可怕，但永远，永远不要放弃。

昨晚。8点45的时候我去找丽丝和维尔纳³⁴。维尔纳坐在厨房角落的磨咖啡机旁，他那张吉普赛人的脸蔑视地盯着他那颗黄星——他那天下午特意买了两磅真正的咖啡豆，这至少得花去他整个星期的工资。我坐在梳妆台上，我们都快被咖啡的香味熏醉了，我环顾着明亮的厨房，看着维尔纳那有时会很调皮的吉普赛脑袋，还有丽丝那修长的小身影，不禁发出了幸福的感叹：孩子们，这里是如此整洁，一切都如此干净明亮，而你们就在这里，一对波希米亚人。多么迷人的组合啊！然后，我们坐在扶手椅上，喝着热气腾腾的黑咖啡，回味着中世纪、历史、黄道吉日和心理学。在未来的岁月里，孩子们将在学校里学到关于贫民窟、黄星和恐怖的知识，这将让他们汗毛倒竖。

但与教科书上的历史并行的，还有另一种历史。几把舒适的椅子，那是用保险金买来的，因为你所有的财产都被炸弹摧毁了——一杯咖啡，几个好朋友，一个快乐的氛围，还有一点哲学。这样的生活既美好又有价值。至少这是我敢于宣称的。维尔纳开始严肃起来。但我们三个在一起的那个夜晚——“黄星”发布的那个夜晚——是如此满足。

我说：“亲身参与历史的书写，也许是很有价值的。这样你真的可以发现历史书中遗漏的东西。”今天下午在贝多芬大街的那个人不会在史书中被提及。我看着他，就像看着春天里的第一朵番红花，纯粹的陶醉。他戴着一颗巨大的金星，胜利地挂在胸前。他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欢快地走着，就像一个游行和示威的队伍。我突然有一种诗意的幻觉，仿佛太阳从他头顶升起，他看起来是那么光芒四射，笑容可掬。

好了，埃蒂，我的姑娘，事情并不都像你说的那样美好，你的诗句似乎真的掩盖了一些事情。昨晚我又在想，我这么不谙世事，是不是因为德国的措施对我个人影响太小了？但我丝毫没有自欺欺人，不知道这一切的严重性。不过，有时我也会从广阔的历史角度来看待这些措施：每项新规定都在我们的世纪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我则试图从后世的角度来看待它。

还有苦难、人类苦难的海洋、仇恨和所有的战斗呢？昨天我突然想到：苦难永远存在，一个人受这个苦难还是那个苦难并没有什么区别。爱也是如此。人应该越来越少地关注爱的对象，而越来越多地关注爱本身，这样才是真正的爱。人们可能会为一只被撞死的猫感到悲伤，而不是为一座被炸毁的城市的无数受害者感到悲伤。重要的不是对象，而是痛苦、爱、情感以及这些情感

³⁴ 维尔纳和丽丝-莱维都来自柏林，1939年移民到阿姆斯特丹。埃蒂通过斯皮尔认识了他们。他们成了她的好朋友。维尔纳是一名歌剧导演，也是一名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曾帮助许多艺术家和音乐家移民到巴勒斯坦。

的质量。伟大的情感，那些基本的和谐，永远是熊熊燃烧的（“炽热的和谐”也不错！），每个世纪都可能用新的燃料来煽风点火，但重要的是火的温度。如今，我们有黄星、集中营、恐怖和战争，这些都是次要的。我并不因为自己的这种态度而感到不那么激进，因为道德上的确信和道德上的愤慨也是“大情绪”的一部分。

但是，真正的道德义愤必须是深刻的，而不是琐碎的个人仇恨，因为个人仇恨通常不过是用过去的事件作为借口，来掩盖多年前可能遭受的个人伤害。这可以说是心理学，但我们不能再让自己误入歧途了；我们必须审视我们所感受到的所有愤慨，发现其根源是否真实、深刻，是否真正符合道德标准——天哪，我是怎么进步的！这一切都与喝杯新鲜咖啡的那一时刻钟有关。现在是8:30。还有太太太太太多的东西要写。

我在9点15分溜走了，把我的两个波希米亚人留在他们整洁的房间里，气喘吁吁地冲进了S的家。哦，对了。维尔纳在我离开时说，“我很想知道S对黄星的想法。”10点半，我从S家打电话给维尔纳，问道：“你能推荐一位犹太委员会的好律师吗？我想问问他，如果我嫁给一个德国难民，也就是一个无国籍人士，会怎么样？如果他被送往波兰，我是否能分享他的命运？”等等。维尔纳的声音突然严肃起来：“这些都不是小事。”我非常坚决地说：“是的，我知道，因为这意味着活出自己的命运。”

之后，在我被卷入的许多漩涡中，这几句话也几乎被遗忘了。但我不断地又找到了它们，每次它们都让我有点自豪，而且非常、非常认真。你不再过着意外的生活，而是在内心深处觉得自己已经足够成熟，能够接受自己的“命运”了。

成熟到足以自己承担命运。这就是去年的巨大变化。我不必再胡思乱想，也不必再摆弄自己的生活，因为一个有机的过程正在起作用。我内心的某些东西正在成长，每当我审视内心时，都会有一些新鲜的东西出现，而我要做的就是接受它，承受它，让它向前发展，让它茁壮成长。几个月前，我问自己是否想跟随他流亡或去任何地方。于是，我的想象中出现了许多令人心碎的场景。放弃这张心爱的书桌，这个我所知道的最可靠的避难所，这个阳光明媚的阳台，还有韩老师平和的心态和无处不在的帮助——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去天知道这个世界上哪个不友好的地方过一种背井离乡的生活，与过去和未来隔绝。

但当时什么也没决定。诚然，我为他设计了最美妙的祈祷词，以防有一天他被放逐，远离我，我在思念中给他写信，我当然相信，如果是我写的，一定会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最美的书信之一。但昨天，我突然觉得自己变得异常严肃、成熟和笃定，当我再次审视自己的内心时，哦！过去几个月里，我的某些东西变得成熟了，它就在那里，而我所要做的就是接受它。

然后我知道，我会把我的生命与他绑在一起，假结婚，只为与他在一起。有一天，我会把他毫发无损地交给他的女朋友，我知道我可以和他一起过艰苦的生活，正是因为我感觉我和他的关系没有几个月前那么紧密了。我时不时地环顾我的房间，然后说：“哦，埃蒂，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但房间将随我而去；它已成为我自己的一部分。无论如何，我不可能一辈子都待在房间里，我知道，只要我还带着它，我就总能抽身出来。它是我所受教育的一部分，这么多年来一直忠实地陪伴着我，帮助我成长，总是那么随时随地、敞开心扉、乐于接受，有时还沐浴在阳光下。

韩呢？这不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吗？我将逐渐远离他，直到突然间完全消失，我知道，当我想起他，也想起我自己时，我会心碎很多次。但我将永远带着他，他也已成为我的实质，并改变了我的实质。我对自己充满信心。假结婚、无国籍、放逐，或者其他什么，都是为了友谊，也是为了爱，但这种爱与普通婚姻所需的爱有着不同的品质。然后让他走，离开他，再也不想用我这可怜的自己来给他增加负担，我不想让我们任何一方的自由受到丝毫的限制。正因为我感到如此自由，我才不害怕与他同甘共苦。它们带来的风险有两种，一种是关系过于紧密，另一种是我们可能会渐行渐远，关系也会逐渐淡化。

但这并不重要，不是吗？重要的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可能会比任何一个人单独承受更多的困难。我们会熬过这段艰难的岁月。而且，我将能够切实地帮助他。

在一次长时间的、严肃的、几乎是公事公办的谈话中，我把这些都告诉了他。

突然，他从高处俯视着我——我坐在地板上，头靠在他的膝盖上——用探究而温柔的目光说："你成长的方式真奇妙。" 后来又说 "你是个了不起的女孩。"

偶尔感到恶心、困惑和不安是正常的，就像今天这样，充满冰冷的恐惧和不确定性，感叹："天哪，孩子，你让自己陷入了什么境地？" 但也有一种日益增强的自信感。我已经成熟到足以承担自己的命运，不再过一种偶然的生活。但首先，我得先找个律师谈谈。还有泰德。还有我的伙伴们。绝对要确保我内心的确定性不断增强。我现在已经二十八岁，不再是二十二岁了。现在，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它不再是一个浪漫的梦想，也不再是对冒险或爱情的渴求，所有这些都会驱使你做出疯狂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不，它是一种可怕的、神圣的、内在的严肃性，很困难，同时也是不可避免的。

然后是硬币的另一面。完全不同，更不符合事实。几周前的一个傍晚，我来到他家。卧室从书房里透出一丝微光，被褥已经被掀开了，露出白色的床单和白色的枕头，床头摆放着灿烂的黄色水仙花，一大片兰花在他的床上蜿蜒而上，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间半明半暗的小卧室里，看着那个白色的枕头，那个到了晚上他的头会独自栖息于上的枕头——然后我转身回到他的书房，整个晚上我们都在努力工作，也许我们之间还有一些奇怪的温柔动作，但那几分钟，当我独自站在他那张摆放着兰花的床边时，我觉得自己好像刚刚度过了一个充满爱的夜晚。

昨天，我躺在那张床上，第一次赤身裸体地躺在他的怀里。然而这很好。它并不刺激，也没有狂喜。但它是如此甜蜜，如此安全。最后的压抑从我身上消失了，透过我半闭着的眼睛，看到他富有情感的大手放在在我雪白的身体上，真是无限美好。他觉得我很美。他小心翼翼地把手放在我的胸脯上，近乎惊喜地低声说："好柔软。多么温柔……"

1942年5月18日

威胁与日俱增，恐惧与日俱增。我把祈祷围在自己身边，就像一堵黑暗的保护墙，像躲进修道院的牢房一样缩在里面，然后再走出去，变得更加平静、坚强和镇定。我可以想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一连几天跪在地上，等待着保护墙足够坚固，以防止我完全陷入困境，迷失方向，一蹶不振。

5月26日，星期二，上午9:30

我们迎着和煦清爽的微风沿着码头散步。我们经过丁香树、小蔷薇和巡逻的德国士兵。我们谈到了我们的未来，谈到了我们多么希望能在一起。傍晚时分，我走在回家的路上，穿过柔和的夜色，从白色的基安蒂酒（Chianti）中感受到轻盈和慵懒，我完全确信我现在再次怀疑的事情：我有一天会成为一名作家。那些我写啊写的漫漫长夜，将是最美的夜晚。

晚上，晚饭后

米开朗基罗和莱昂纳多。他们也是我的一部分，他们占据了我的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里尔克和圣奥古斯丁。还有使徒们。我似乎在一个特别崇高的圈子里活动。但这不再是我的文学自命不凡的问题。这些作家告诉了我一些真实而中肯的东西。即使在我最悲伤、最疲惫的日子里，我也不再让自己像以前那样深陷其中。生活的溪流绵延不断，有时稍显迟缓，受到更多阻碍，但它仍在流淌。我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对自己说：我很不快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有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变得格格不入。过去我真的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快乐的人。

"上帝啊，有时我很难接受和理解那些按照你的样子创造出来的人在这混乱的日子里是怎么对待彼此的。但我不再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上帝啊，我试着直面一切，甚至是最严重的罪行，在人类毫无意义的行为所造成的可怕的废墟中发现渺小、赤裸的人类。我不会坐在这充满鲜花的宁静房间里，通过你的诗人和思想家来赞美你。那样太简单了，而且无论如何，我并不像我的朋友们所想的那样不谙世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现实，我知道这一点，但我不是幻想家，上帝，不是拥有'美丽灵魂'的女学生。上帝，我试着正视您的世界，而不是逃避现实，进入美丽的梦境——虽然我相信美丽的梦境可以存在于最可怕的现实旁边——尽管如此，上帝，我还是继续赞美你所创造的一切。"与彼此成长的过程并行的还有一个越来越摆脱对方的过程。但是，在那些我感到身心俱疲的日子里，我或许会更加拼命地紧紧抓住他的力量，似乎我期望从中得到救赎。与此同时，从他那里获得的能量也会击败我，因为我无法与之匹敌。这两种反应都不恰当。我的救赎必须靠我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他的。他的巨大能量可能会突然激怒我，让我感到害怕，但这可能就是生病的人遇到健康状况极佳的人时经常发生的情况——他们感到失落。

星期六早上七点半

光秃秃的树干爬过我的窗户，现在正躲在嫩绿的叶子下面。它们赤裸、坚韧、禁欲的肢体上长满了柔软的绒毛。

昨晚我睡得很早，从床上透过敞开的大窗户向外眺望。我再次感到生命的奥秘离我很近，仿佛我能触摸到它。我感觉自己正靠在生命赤裸的胸膛上，可以感受到她轻柔而规律的心跳。我感到安全，觉得被保护着。我想，真奇怪。现在是战争时期。这里有集中营。我可以说，在我经过的许多房子里：这家的儿子被关进了监狱，那家的父亲被劫持为人质，那边房子里的一个18岁男孩被判处了死刑。这些街道和房子都离我自己的家很近。我知道人们有多紧张，我知道人类遭受的苦难越来越多。我知道迫害、压迫、专制、无能的愤怒和可怕的虐待狂。我知道这一切。

然而，在毫无防备的时刻，当我独自一人时，我会躺在生命赤裸的胸膛上，她环抱着我的双臂是如此温柔，如此保护着我，而我自己的心跳也难以描述：如此缓慢，如此规律，如此柔和，几乎是闷响，但又如此恒定，仿佛永远不会停止。

这也是我对生命的态度，我相信，无论是战争还是任何其他毫无意义的人类暴行，都永远无法改变我对生命的态度。

星期四上午 9:30

在这样一个夏日，我躺在床上，就像被甜蜜的臂膀拥抱着。这让人感觉如此慵懒。上次他唱《菩提树》时（我觉得这首歌太美了，以至于我要求他为我唱一整片菩提树林），他脸上的纹路看起来就像古老的、年代久远的、穿过风景的痕迹，就像创世本身一样古老。

最近，在盖格（Geiger）餐厅角落的一张小桌子上，蒙斯特伯格（Munsterberg）年轻而精致的脸庞出现在我和他之间，刹那间，我惊愕地意识到他的脸看起来是多么苍老。我顿时恍然大悟：我绝对不想把自己的生命永远和他绑在一起。但实际上，这样的反应实在是太卑鄙、太不值了。它们都围绕着一个约定俗成的婚姻。无论如何，我的生命将永远与他绑在一起，或者说是与他结合在一起。不仅是我的生命，还有我的灵魂。我承认，一大早就说这个词太夸张了——可能是因为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我有灵魂这个事实。

每当你对他的长相特别满意时，你就会想："是的，我要嫁给他，永远和他在一起。"每当他看起来那么老、那么年迈、那么远古时，尤其是当一张年轻的面孔出现在他身边时，你就会想："不，这样不好。"这样的想法真的很卑鄙、小气和不值。这些态度必须根除。在真正深厚的感情和关系中，在超越了所有的婚姻和婚姻界限的关系中，存在着太多的障碍，我该怎么说呢？真正的问题甚至不在于约定俗成的婚姻，而在于一个人头脑中的成见。

周五晚上 7:30

今天下午和格拉斯纳一起看了日本版画。这就是我想要的写作方式。用那么大的空间来写几个词。他们应该只是强调沉默。就像那幅下角有一枝花的版画。几笔细腻的笔触——但对最小细节的关注——周围的空间，不是空洞的，而是充满灵感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只需几句话就能道尽。如果有一天我要写作，我想在无言的背景下用几笔描绘。去描绘寂静和静谧，激发它们的灵感。重要的是文字与无字之间的正确关系，无字中发生的事情远远多于所有可以串联起来的文字。每个短篇小说的无字背景——或无论它是什么——都必须有独特的色调和独立的内容，就像那些日本版画一样。它不是某种模糊不清、难以理解的沉默，因为沉默也必须有轮廓和形式。文字所要做的就是赋予沉默以形式和轮廓。每一个词就像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在平坦的道路旁，在地面上微微隆起。这真的很可笑：我可以写一整章来讲述我想如何写作，而且很有可能除了这些智慧之言，我永远也不会动笔。但是，那些日本版画突然让我最形象地看到了我真正想要的写作方式。有朝一日，我也想漫步在日本的风景中。事实上，我确信有一天我会去东方。

1942年6月9日，星期二晚上 10:30

今天上午早餐时报告了犹太区的情况。八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³⁵。这仍然是非常难以想象的，想想这就发生在几条街之外，几乎就在我们家门口……。今天傍晚，在我们从S的瑞士素食主义者朋友家步行回他家的路上，我突然问他："告诉我，当我听到八个人不得不住在一个小房间里，而我却独享这个阳光明媚的好地方时，我该如何处理我的负罪感？"他恶狠狠地斜睨了我一眼，说："有两个选择：要么你搬出你的房间"（他用一种讽刺的探究的表情瞥了我一眼，意思是：我就知道你这么做），"要么你必须发现你的负罪感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也许是你觉得自己不够努力？"我恍然大悟，回答道："确实如此，我的工作让我进入了罕见的知识领域，当我听到如此糟糕的住房条件时，我可能会想，如果我和七个饥肠辘辘的人住在一间肮脏的房间里，我是否还能以同样的信念和毅力继续从事这项工作。"我担心自己可能无法通过这一考验。我仍然必须证明我的生活方式是正确的：我将永远必须像现在这样谋生，我不适合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或政治改革家，即使有一天我的负罪感迫使我成为这样或那样的人。

当然，在我们短暂的散步过程中，我并没有说这些。我只是说："也许是担心我无法通过考试。"他非常认真、非常平静地说，"这个测试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然后他买了五朵小玫瑰花蕾放到我手里说，"你从不奢望什么，这就是你从不空手而归的原因。"

星期三早上七点半

空腹去圣奥古斯丁真是太勉强了。感冒不再让我完全失去平衡，但还是很不舒服。早上好，乱糟糟的书桌！掸子不小心掉落在我五朵小玫瑰花蕾上，里尔克的《乌伯尔戈特（Uber Gott）》半压在《俄罗斯商人》下面。皱巴巴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Kropotkin）被冷落在角落里，他在这里已经不再像在家里一样了。我把他从布满灰尘的书架上取下来，重读他对即将度过数年牢狱生活的第一反应。这篇记述仍然可以教我们如何应对使我们自己的行动自由日益受到限制的措施。利用我们所剩无几的空间，探索其可能性并加以充分利用。

我想：首先要确保我的系统不会崩溃，我可不想在这里生病。我要想象自己是在北极探险，被迫在北极待上几年。我要尽可能多地走动，多做运动，不要让环境影响我。从牢房的一端走到另一端，走十步总比什么都不走强；走一百五十步就等于走了一俄里。我每天要走七俄里，大约五英里；早上两俄里，午饭前两俄里，午饭后两俄里，睡觉前一俄里。

早餐前一小时。周围很安静，尽管邻居们都开着收音机，韩正躺在我身后鼾声如雷，即使是弱音。似乎没有紧迫感。

星期五

³⁵ 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区位于历史悠久的市中心的东部边缘，所剩无几。在1941年至1942年的冬天，德国人计划把这里变成荷兰犹太人的聚居区，用带刺的铁丝网把它包围起来，并开始转移，造成了埃蒂提到的人口过密。这个项目一直没有完成。

现在犹太人不能再光顾杂货店了，他们很快就得交出自行车，不能再乘坐电车，晚上八天前必须离开街道³⁶。

当我为这些措施感到沮丧时——今天上午，这些措施就像铅块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其实并不是这些措施本身让我感到痛苦。不得不上一一些非常糟糕的课，这和占领国所能设计的最糟糕的措施一样折磨我。使这些事件变得悲惨或危险的，从来都不是外部事件，而总是我内心的压抑、不确定或其他什么感觉。它总是从我的内心向外蔓延，而不是相反。一般来说，最不祥的措施——如今有不少——也无法对抗我内心的确定性和信心，而且一旦面对，它们的威胁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必须接受寒冷和不适，因为它们现在占据了我太多的精力，破坏了我的工作热情。我必须摒弃这样的想法：因为我深受感冒和鼻塞之苦，所以我有理由让自己放轻松一点，减少工作强度。我想说的是，情况恰恰相反，不过即使在这里，我也不应该勉强自己。因为食物越来越少，我们对感冒的抵抗力也会越来越差，至少我是这样。冬天还在后头。但我必须坚持下去，保持旺盛的精力。我现在就应该为自己的身体缺陷做好准备，这样我就不会在每次遇到意想不到的障碍时完全停滞不前。我必须提前调整好自己，让丧失能力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我整个自我的一部分，这样才能更好地控制和摆脱它。而不是每次都要重新面对它，在这个过程中耗尽我所有的时间和力量。这样说可能显得笨拙，但我知道我的意思。

星期六上午

像个老处女一样疲惫、气馁、心力交瘁。就像外面寒冷的细雨一样沉闷，一样徒劳无益。但没有人逼我坐在卫生间里看书看到凌晨一点，我累得几乎睁不开眼睛。当然，这不是真正的原因。越来越多的不安和疲惫感。也许这只是身体上的原因？还是自我的碎片阻碍了前进的道路？

我越是感到疲惫和无力，就越是惊讶于他的精力和他对每个人的爱。但我不甘心他在这种时候还能如此精力充沛。我们随时都可能被命令去德伦特省（Drenthe Province）的军营，杂货店的店门上都挂着“犹太人止步”的牌子。这些天来，一般人的事情已经够多了。但他每天仍要看六个病人，并对每个病人倾其所有。他剖开他们的身体，抽出毒液，深入到上帝藏身的源头。他的工作强度如此之大，以至于最后，生命之水又开始在干涸的灵魂中流淌；每天，生命的故事在他的小桌子上堆积如山，几乎每一个故事的结尾都是“请帮助我”。在那里，他随时愿意帮助每一个人。昨晚，我读了下面一段关于牧师的文字：“他是上帝与人之间的中间人。世俗的一切都与无关。正因如此，他理解所有仍在忙于成长的人的需求。”

有些时候，我因为疲劳或其他原因无法再继续下去。这时，我只想得到他的关注和他对我的爱。然后我只剩下狭小的自我，内心的宇宙空间被锁住了。当然，我也失去了与他的联系。那么，我也希望他也只是“狭窄”的自我，只为我而存在。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女人的愿望。但我已经走了很长的路，必须坚持下去，并在途中反复发作。过去，我有时会一时兴起写道：“我是如此地珍爱他，如此地无限珍爱他。”现在这种感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也许这就是我心情如此沉重、

³⁶ 1942年5月，法律禁止犹太人购买水果、某些新鲜蔬菜和鱼类——除了“为犹太人保留的”商店（那里的农产品很少有新鲜的）——禁止犹太人骑自行车或搭火车或访问非犹太人的家庭，完成了纽伦堡法案在荷兰的施行。

如此悲伤、如此疲惫的原因。这几天我也无法祈祷。我也不喜欢自己。这三件事无疑是相互关联的。然后，我突然变得像骡子一样固执，拒绝在坎坷的道路上再迈出一步。当我有这种死气沉沉的感觉——内心没有空间，没有精力留给他时，我会突然想：他是不是也对我放手了？每天都有那么多的人需要他，他的精力是否已经消耗殆尽，以至于不得不远离我？埃蒂，我讨厌你。如此自私，如此刻薄。你没有用你的爱和关怀去支持他，反而像个被宠坏的孩子一样因为他对你不够关心而焦虑不安。这的确是一个小气的女人，她希望男人的关注和爱都只属于她一个人。我刚刚和他进行了一次非常真实而平淡的电话交谈。我相信他能看到我身上发生了什么，我正在把自己搞得“悲惨”。这不仅仅是一直不开心的问题，而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开心的问题。把戏剧性的局面推向高潮，然后津津有味地从中受苦。这是我受虐狂的残余吗？当毒草在我的心底生根发芽时，表面上的理智和成熟也无济于事了。如果他听到我对他纠结的幻想，他可能会笑出声来。他只会用理所当然的语气严肃地说：“每段感情中都会出现这种退缩的感觉。你必须放下它，总有一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把这种时刻看得太严重了。我真是太愚蠢了，而且是在这种时候，这样消耗人的体力。仅仅因为你和一个男人之间的纽带松弛了，就觉得不开心。你，不用一连排几个小时的队。每天都有足够的食物——卡特保证了这一点。每天早上都有书桌和书本等着你，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就住在几条街外，还没被赶走。好好睡一觉，别再胡思乱想了。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

6月19日，星期五上午9:30

我有时不敢直言不讳。因为这样就没有什么可以留给想象了吗？不，事物应该用它们应有的名称来称呼。如果它们不能忍受，那么它们就没有权利被称呼。我们试图用一种模糊的神秘主义来拯救生活中的许多东西。神秘主义必须建立在水晶般透明的诚实之上，只有在事情被剥离到赤裸裸的事实之后才能产生。

我经常发现，当我晚上回家时，我想记录下我曾经有过的美妙经历。不是用适合写日记的朴实无华的文字，不，我最希望的是从最简单的经历中产生直接的警句和永恒的真理。达不到这一点是不行的。这就是我含糊其辞、以偏概全的用意所在。写我的肚子（对身体如此重要的一部分来说，这是一个多么丰满而粗俗的名字啊！）似乎有失我的尊严。如果要我写出昨晚心情的全部真相，我就必须诚实地、实事求是地承认：那是我来月经的前一天，我只对我当时的行为负一半责任。如果不是小韩在12点半追我上床，我现在可能还坐在书桌前。我不认为自己在那种时候会有什么真正有创意的想法，充其量只是伪创意。我的内心充满了骚动和不安。然后，我又被一种躁动和混乱所淹没，有时也会鲁莽行事，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女人，唉，每三个星期，和我一起，在我的腹部以南的过程。我昨晚的反应就到此为止了。

韩爸说，很快你的书上就会满是油渍，三明治上也会满是墨点。其他人还在吃午饭，我把盘子推到一边，在我们吃的极品草莓和奇怪的兔肉之间抄写里尔克的片段……。现在房间里空无一人，我正在桌布上的碎屑、孤零零的萝卜和脏兮兮的餐巾中写作。卡特已经在厨房洗漱了。已经一点半了。我要小睡一个小时，直到胃痛的症状消失。五点钟，贝克尔会给我送来一个想上俄语课的人。今晚我必须读一个小时普希金的书。我不用排队，也不用担心内务。我认为全荷兰没有

第二个人像我这样轻松，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我觉得有一种强烈的责任，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时间，一分钟也不能浪费。然而，我仍然没有以足够的专注和精力工作。我真的有义务，道义上的义务。

星期六晚上十二点半 [...]

羞辱总是两个人的事。一个是实施羞辱的人，另一个是允许自己被羞辱的人。如果缺少了第二个人，也就是说，如果被动的一方不受羞辱，那么羞辱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只是干扰日常生活的令人烦恼的那些措施，但却不是对灵魂造成沉重打击的羞辱。我们犹太人应该记住这一点。今天上午，我沿着车站码头骑自行车，欣赏着城市边缘广阔的天空，呼吸着新鲜的、没有污染的空气。到处都是禁止犹太人走小路和开阔地的告示牌。但在这条留给我们的窄路上方，是一片完整的天空。他们拿我们没办法，真的没办法。他们可以骚扰我们，可以夺走我们的物质财富，可以剥夺我们的行动自由，但我们自己却因为一些东西而丧失了最宝贵的财富，因为自己被误导的顺从，因为那种被迫害、被侮辱、被压迫的感觉，因为我们自己的仇恨，也因为我们那隐藏了内心恐惧的狂妄。当然，我们可能会因为所遭受的一切而感到悲伤和沮丧；这是人之常情，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们最大的伤害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发现生活是美好的，我感到自由。我内心的天空和头顶的天空一样宽广。我相信上帝，我相信人类，而且我这样说并不觉得尴尬。生活是艰辛的，但这并不是坏事。如果一个人一开始就认真对待自己的重要性，那么其他的事情也会随之而来。自我努力并不是病态的个人主义。只有当每个人都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当我们都战胜并转化了对任何种族的人类同胞的仇恨——甚至有一天转化为爱，真正的和平才会到来，尽管这也许要求过高。然而，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我是一个幸福的人，我珍爱生命，在我们的 1942 年，战争的第十九个年头。

星期天早上八点

我的早餐就在手边：一杯酪乳，两片灰色面包，黄瓜和西红柿。为了让自己养成更加节俭的生活习惯，我已经放弃了在周日早上偷偷犒劳自己的那杯热巧克力。我追寻着我的食欲，找到它们最隐秘的巢穴，并试图将它们连根拔起。我们必须越来越多地学会放弃那些并非绝对重要的身体必需品。我们必须训练我们的身体，直到它们只期望得到绝对必需的东西，尤其是在食物方面，因为看起来我们将面临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不是“将要面临”，而是已经到了。尽管我的感觉是，我们的日子过得非常好。但是，在富裕的时候，要训练自己自愿地不吃东西，要比在匮乏的时候，由于需要而不吃东西容易得多。一个人自愿做的事情总是比被迫做的事情更有基础，更持久。（我永远不会忘记贝克尔教授和他那一小盒烟蒂）。我们必须学会独立于物质和外界事物，这样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的精神都能继续发挥作用。因此：用酪乳代替热巧克力。

我的书桌上有很多东西要处理。泰德的天竺葵，是她上周（是不是只有一周前？）还有松果，我还记得是什么时候捡的。就在里姆克太太的乡村小屋后面的荒地上。我想那是我第一次和 S 在乡下呆上一整天。我们讨论了恶魔和天使的问题。好吧，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到任何健康的東西了，我时不时会觉得很失落，尽管我知道，只要我们还能看到一条小街，整个天空都会在

我们头顶延伸。如果有必要，这三颗松果甚至会和我一起去波兰。天哪，我的书桌看起来就像创世第一天的世界。除了异国情调的日本百合、天竺葵、凋谢的茶玫瑰、现已成为圣物的松果、摩尔人的雕像之外，还有圣奥古斯丁、《圣经》、俄语语法、字典、里尔克、无数的小抄写块、一瓶假柠檬水、打字纸、汽车香烟和更多的里尔克，所有这些都杂乱无章地摆放在一起，当然还有荣格。这些都是碰巧躺在地上的东西。

星期二早上八点半[...]

几天前，我还觉得自己有点被人恶意中伤，有报复心理，但今天早上，我突然躺在床上为自己幼稚的反应而放声大笑。我一直盯着赫莎在抽屉柜子上那张永远微笑的脸。我站在门边，准备离开，用一只眼睛看着那张在过去十六个月里一直笑个不停的脸，另一只眼睛看着他那张已经翻下来准备过夜的床，我又一次感到凄凉、悲伤和孤独，心想："是的，那边那张诱人的床是为那个死气沉沉的女孩准备的，她带着毫无生气的微笑。"如果他读到这些女人的抒情诗，他那雷鸣般的笑声可能会在所有的墙壁上回荡。可怜的赫莎，我对你太不公平了。我常常在想，你在伦敦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有时甚至当我骑着自行车走在宁静的街道上，远远地看到他的身影倚在窗外，弯腰俯视着那株散落的天竺葵，看着他不耐烦地挥舞着手臂。我沿着石阶跑上前门，这时他通常已经为我打开了房门，我气喘吁吁地跑进他的两个小房间。有时，他威武雄壮地站在那里，就像从原始风化的石头上凿出来的一样。有时，他又看起来并不那么威严，而是像一个可爱的玩具一样乖巧、胖乎乎的，以至于我很难相信一个看起来像这样的男人不会无聊或娘娘腔。然后，一个突如其来的想法会改变他的面貌，他会说："看这里....."，然后说出一些我通常能从中悟出一二的东西。他的手，他那双又大又精致的手，总是在不断地传递着从他的灵魂深处直接流淌出来的温柔。可怜的赫莎，在遥远的伦敦，我拥有我们最好的一份共同的纽带。以后我可以告诉你更多关于他的事情。在苦难中，我懂得了我们必须与整个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分享我们的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它的接纳。但代价是高昂的：无数的血和泪。但所有的苦难都是值得的。这一切都还在等待着你们。到那时，我无疑将在疯狂地撕裂这个世界，我将永远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女人。

你可能要走一条与我相似的路，因为这个人是如此沉浸在永恒之中，不可能改变。我认为你和我有很多共同点，否则我和他之间就不会有这种友谊。你现在可能比我更困难、更孤独。毫无疑问，你更严肃认真，而他却觉得我有点离经叛道。我的失落感将从你加入我们的生活开始。他会觉得这些话很愚蠢，因为他对我们所有人的爱都够多了；和他在一起，我们谁都没有缺少过爱。但我们女人的构成是如此奇怪。我的生活与你的生活交织在一起，但当我们走到一起时，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要见面，最好现在就达成一致，无论如何都要善待对方。英吉利海峡对岸的你会绝望吗？当然，我读过你所有的信。一个年轻的女孩独自在那个破败的大城市生活，你是怎么做到的？真的，在内心深处我很钦佩你，一旦我对你产生了怜悯之心，它就会溢出来。

在阿姆斯特丹，有一个女人每天晚上都为你祈祷。这真是泰德的高尚之处，因为她也爱他，仅次于上帝的爱，是她生命中最重要也是最后的爱。我很高兴有人为你祈祷，你的生命因此得到

了更好的保护。我还做不到。我还不够慷慨，也许只是偶尔为之，但总的来说，我充满了各种恶习——嫉妒、固执等等。也许有一天晚上，我也会为你祈祷。就在那个晚上，你会突然感觉很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与生活和解，而且你也说不清楚这些新的感觉是从哪里来的。但我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你每天的奋斗比我辛苦得多，我很容易就会对你产生负罪感，就像我对所有每天必须为食物而奔波、必须排长队的人产生负罪感一样。这给我带来了巨大的道德义务和责任。因为我所要做的就是学习俄语，更多地了解这个使用俄语的伟大而可爱的国家。你一上岸，我就会狂奔到车站，买票直奔那个国家的核心。你对清晨如此幼稚的浪漫主义有何看法？在这种时刻？是的，这让我自惭形秽，但这正是我想象中的情况。哦，赫莎，如果你知道我们生活在多么严重的威胁之下就好了。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轻描淡写地写着“上岸”和“相见”，但谁知道我们会不会在那之前就死在某个可怕的营地呢？我们在这里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岌岌可危，没人知道这一切的结局会是什么。

星期四下午

收到了来自我父亲的一封信，里面带着他无与伦比的幽默感：“今天，我们进入了没有自行车的时代。我亲自把米沙的自行车送过来了。我从报纸上看到，在阿姆斯特丹，犹太人仍然可以骑自行车。真是荣幸之至！至少我们不用再担心自行车会被偷了。这也算是一种安慰吧。在荒野中，我们也不得不没有自行车的生活，长达四十年之久。”

6月27日，星期六早上 8:30

如果我们不得不与其他几个人共用一间牢房，那么保持身体和灵魂的清洁和清新难道不是我们的责任吗？

昨天下午的音乐会上，S在听完舒伯特的四手联弹和莫扎特的曲子后说：“舒伯特让我想起了钢琴的局限性，而莫扎特则让我想起了它的优点。”

米沙犹豫了一下，吞吞吐吐地迟疑着找着合适的词句说：“是的，舒伯特在这首曲子中为了创造音乐而滥用了钢琴。”后来，我和他沿着码头走了一段路。突然，我被即将离别的预感冲昏了头脑，说：“也许我们真的没有未来……”他回答说：“也许吧，但前提是你必须持唯物主义观点……”

丽丝叛逆地说，没有咖啡，没有香烟，人们也能活下去，但不能没有大自然，那是不可能的，任何人都不应该剥夺你的这一点。我说：“想象一下我们必须在这里服刑，或许需要几年的时间，然后学会把路对面的几棵树当成森林来看待。对于囚犯来说，我们仍然有很大的行动自由。”

丽丝这个小精灵，在温暖的夏夜沐浴着月光，每天还要清洗三个小时的菠菜，排队买土豆直到昏倒。她不时发出轻微的叹息，这些叹息从她内心深处发出，让她小小的身体从头到脚颤抖不已。她似乎披着羞涩和贞洁的外衣，尽管她的生活事实听起来并不完全贞洁，但同时她身上又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一种原始的自然力量。如果她看到我在这里写的东西，一定会大吃一惊：她真的是我唯一的女朋友。

星期一上午十点

上帝不对我们负责，但我们要对他负责。我知道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什么³⁷。但我清楚地知道他们在哪里，知道他们不会缺粮，知道他们身边有很多好心人。他们也知道我在哪里。但我也知道，也许有一天我会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他们可能会被驱逐，在某个不知名的地方悲惨地死去。我知道这是完全可能的。最新消息称，所有犹太人都将被运出荷兰，途经德伦特省，然后前往波兰。据英国电台报道，仅去年一年，就有 70 万犹太人在德国和占领区丧生。即使我们还活着，我们也将终生带着伤痛。然而，我并不认为生命是毫无意义的。上帝无需为我们彼此造成的无谓伤害负责。我们要对他负责！我已经准备好在一千个集中营中死去一千次。我什么都知道，也不再为最新的报道感到震惊。在某种程度上，我知道这一切。但我发现生活是美丽而有意义的。每一分钟。

1942 年 7 月 1 日，早晨

我的大脑已经消化了这几天发生的一切。到目前为止，传言比现实要糟糕得多，至少对我们荷兰人来说是这样，因为在波兰，杀手们似乎正在大肆屠杀。尽管我的思想已经接受了这一切，但我的身体还没有。它被分解成无数碎片，每一片都有不同的痛苦。

现在我既不能唤醒身体也不能唤醒灵魂，我的身体已经支离破碎。快一点了。喝完咖啡后，我想睡一会儿。4:45 去 S 家。我的一天有时是由一百天组成的。但现在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昨晚七点钟，我陷入了新规定带来的惊恐和绝望之中。我想这都是好事，因为这让我对许多人所感受到的恐惧有了一些了解——恐惧是我几乎已经忘记的东西。八点钟，我又恢复了平静。尽管我已经筋疲力尽，但我仍然可以进行一个半小时的俄语对话，这几乎让我感到自豪。如果是以前，我肯定会以身体不适为借口打电话取消。而今晚是新的一年，我将去看望另一个有麻烦的人，一个天主教女孩。这年头，一个犹太人能帮助非犹太人，会给人一种特殊的力量感。

下午三点四十五分

阳光洒在阳台上，微风拂过茉莉花。正如我所说，新的一天已经来临——从今天早上七点钟到现在，已经有多少个新的一天了？我将在茉莉花丛中再逗留十分钟，然后骑上家里的自行车——我们有许可证——去看看这位朋友，她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已经十六个月，我觉得我们已经认识了一千年，但她仍然能突然向我展示出很新奇的一面，让我惊讶得喘不过气来。在泥褐色的墙壁映衬下，茉莉花显得格外娇艳欲滴。

我无法接受这茉莉花如此美丽。不过，这也没有必要。只要相信二十世纪的奇迹就足够了。我相信，尽管不久后我在波兰就会被虱子吃掉。

人既可以有尊严地受苦，也可以没有尊严地受苦。我的意思是：我们大多数西方人不懂得受苦的艺术，反而经历了无数恐惧。我们不再活着，而是充满恐惧、痛苦、仇恨和绝望。上帝知道，这太容易理解了。但是，当我们失去生命时，我们真的失去了很多吗？我们必须接受死亡，

³⁷ 犹太人被禁止离开这座城市，有时甚至禁止他们离开他们居住的街区。

这是生命的一部分，即使是最可怕的死亡。我们的每一天不都是在过完整的生活吗，多活几天或少活几天真的重要吗？我每天都在波兰，在战场上，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经常看到有毒的绿色烟雾；我每天都与饥饿者、受虐待者和垂死者在一起，但我也与茉莉花在一起，与窗外的那片天空在一起；在一个人的生命中，一切都有容身之处，包括对上帝的信仰和悲惨的结局。我说我已经接受了生活，并不是说我已经失去了希望。我感到的不是绝望，远非如此。我已经活过无数次，也死过无数次。那么，我是无动于衷吗？不，这是一个活在每分每秒的问题，并将痛苦纳入其中的问题。如今，这当然是一笔不小的交易。但是，如果一个世纪是宗教裁判所让人们受苦，另一个世纪是战争和大屠杀让人们受苦，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就像受害者所说的那样，毫无意义地受苦受难？苦难一直伴随着我们，它以何种形式出现真的重要吗？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承受它，如何将它融入我们的生活。难道我只是一个安稳地坐在书桌后，身边是熟悉的书籍，窗外是茉莉花的扶手椅上的理论家吗？难道这些都是理论，从未在实践中检验过？我不这么认为。现在我们所有的对话都夹杂着这样的句子：“我希望他还能和我们一起享用这些草莓。”我知道体格孱弱的米沙已奉命前往中央车站报到，我想起米里亚姆（Miriam）和雷纳特³⁸苍白的小脸，想起许许多多忧心忡忡的人，我全都知道，每一件事，每一刻，我有时会在沉重的负担下低下头，但就在我低下头的同时，我也感到有必要，几乎是机械地合拢双手。就这样，我可以坐上几个小时，了解一切，承受一切，并在承受中变得更加坚强，同时确信生活是美好的，是值得过的，是有意义的。尽管有这一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总是充满喜悦和赞美。在排队等候之后，我常常感到疲惫不堪，但我知道，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并且*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东西永远不会再抛弃我。*

1942年7月3日，星期五晚上 8:30

是的，我还在同一张办公桌前，但在我看来，我必须给一切划清界限，换一种语气继续写下去。我必须承认，我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新的认知，并为它找到了归宿：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即将面临毁灭和消灭，我们不能再对此抱有幻想了。他们要彻底摧毁我们，我们必须接受这一点，然后继续前进。今天，我充满了可怕的绝望，我也必须接受这一点。即使我们被打入地狱，也让我们尽情地去吧。我并不想说得如此平淡。

为什么此时此刻会有这种心情？是因为我在炎热的城市里走得脚上起了水泡，是因为自从有轨电车停运以来很多人都脚痛，是因为雷纳特苍白的小脸，是因为她不得不在炎热的天气里用短短的小腿走着去上学，一小时去一小时回？因为丽丝排队买菜却买不到蔬菜？理由多得数不胜数，虽然本身都很琐碎，但都是摧毁我们的伟大运动的一部分。与之相比，有些原因虽然同样难以理解，但却十分荒唐：S 不能再来这所房子，不能再弹钢琴，不能再看他的书。我不能再去泰德，等等³⁹。

很好，那么，这个新的确定性，即他们所追求的是我们的彻底毁灭，我接受它。我现在知道了，我不会让别人为我的恐惧担心。如果别人不了解我们犹太人的遭遇，我也不会感到痛苦。我

³⁸ 丽丝和维尔纳-莱维的两个女儿。

³⁹ 因为法律禁止犹太人进入非犹太人的房子。埃蒂不断藐视这一规定，还犯了“Rassenschande（与非犹太人有亲密关系）”罪，可被立即驱逐出境。

怀着同样的信念工作和生活，我觉得生活很有意义——是的，很有意义——尽管这些天我几乎不敢在同伴面前这么说。

生与死、悲与喜、脚上的水泡和屋后的茉莉花、迫害、难以言表的恐怖——这一切都在我的心中融为一体，我把这一切作为一个强大的整体来接受，并开始更好地理解它，哪怕只是为了我自己，而无法向其他人解释这一切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我希望自己能活得长久，这样有一天我就能知道如何解释这一切，如果我不能实现这个愿望，那么也许会有其他人来做这件事，来延续我被中断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努力活得美好而忠实，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样，在我之后的人就不必从头开始，不必面对同样的困难。这难道不是在为子孙后代做事吗？伯纳德的犹太朋友在最新颁布的法令之后让他们问我："我现在难道不同意所有德国人都应该被消灭，最好是被绞死、拉上吊、扔进棺材吗？"

是的，我们的内心装着一切，上帝、天堂、地狱、大地、生与死以及所有的历史。外在的东西不过是许多道具，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我们心中。我们必须接受一切：好的坏的都要接受，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用自己的生命去治愈坏的事。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是什么动机激发了我们的奋斗，我们必须从自己做起，每天重新开始。

曾几何时，我认为自己每天都必须想出一大堆绝妙的点子，而现在，我有时觉得自己就像一片荒芜的土地，上面什么也不长，但却有一片高远广阔的天空。而这种方式要好得多。有些东西已经结晶了。我直视着我们的毁灭，我们悲惨的结局，它已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以许多细微的方式开始了，并将它融入了我的生活，我对生活的热爱没有被削弱。我没有痛苦，没有叛逆，也没有任何气馁。我继续一天天成长，即使面临毁灭的可能。我不再用言语调情，因为言语只会引起误解：我已经接受了生命，我不会有事发生，毕竟我个人的命运不是问题所在；是我毁灭还是别人毁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是被打上记号的人。

我所说的"认清生命"是指：死亡的现实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说，我的生命因死亡而延长，我正视死亡并接受它，接受毁灭作为生命的一部分，不再把精力浪费在对死亡的恐惧或拒绝承认死亡的必然性上。这听起来很矛盾：将死亡排除在我们的生活之外，我们就无法过上充实的生活；而将死亡纳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就能扩大和丰富我们的生活。这是我第一次真正面对死亡。我以前从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死亡。我对死亡的态度是如此的纯洁。我从未见过死人。试想一下：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的尸体，而二十七年来我却从未见过一具。我常常在想，我对死亡的态度究竟是什么？我从未深究过这个问题：没有必要。而现在，死亡像生命一样降临，我像一个老熟人一样迎接他。一切都如此简单。你不必对这个问题有任何深刻的思考。死亡突然矗立在那里，像生命一样庞大，是生命的一部分。

就这样，我安然入睡。已经十点了。我今天没做什么。我落在后面了，因为不得不用起泡的脚走滚烫的人行道，还有类似的琐事。然后我就陷入了绝望和迷茫之中。后来我去看了S。他头疼，这让他很担心，因为在他强壮的身体里通常一切都运转得很顺利。我躺在他的怀里，他是那么温柔，那么体贴，近乎伤感。我感到我们的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一个更加严肃、更加紧张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我们将集中精力做好最重要的事情。每一天，我们都在舍弃更多的琐

事。"我们正在走向毁灭，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绝不能自欺欺人。" 明晚，我将借用迪琪⁴⁰的 张床；她睡在一楼，早上上来叫醒我。我们仍然可以这样做。我知道，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会经常相互扶持。

过了一会儿：

如果说这一天没有给我带来别的什么——还没有与死亡和灭亡进行那场美好而最终的对峙——那么我还是要感谢那个在小卖部里拿着一袋胡萝卜和菜花的犹太德国士兵。他先是在电车上把那张纸条塞到丽丝手里，然后又塞了一封信，我不得不读了又读：她让他想起了已故的犹太法学博士女儿，他曾在她临终前日夜照顾她。今晚，他要去看看她。

当丽丝告诉我这一切时，我立刻意识到：我必须为这位德国士兵祈祷。在所有这些制服中，现在有一个被赋予了面孔。还会有其他的面孔，我们可以从中读到一些我们能够理解的东西：德国士兵也在受苦。受苦受难的人们之间没有国界之分，我们必须为他们所有人祈祷。晚安

星期六上午九点

我感觉自己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时的情绪。

昨晚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一种新的领悟，至少如果可以称之为领悟的话。今天早上，我又充满了平静，充满了久违的确信感。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左脚上的一个小水泡。

我的身体是许多痛苦的家园，它们隐藏在每一个角落，先是这一个，然后是下一个。我也已对此习以为常。我想知道，在浑身酸痛的情况下，我为什么还能如此出色地工作，甚至集中精力。但我也不得不承认，当事情变得非常严重时，仅凭智力是无法走得太远的。往返税务局的路程让我明白了这一点。我们走在这个阳光明媚的美丽小镇的人行道上，就像快乐的游客。他的手抓住了我的手，我们的手握在一起的感觉真好。有一次，我感到疲惫不堪，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在这座拥有长长街道的大城市里，我不能在任何地方乘坐电车，甚至不能在人行道上的小咖啡馆里坐下来（我可以告诉他关于很多人行道咖啡馆的事情："看，那是我两年前期末考试后和朋友们去的地方。"），然后我想，或者说我并没有真的这么想，而是在我内心的某个地方涌出了这样的想法：古往今来，人们在上帝的土地上，在严寒酷暑中，都曾感到疲惫，都曾把脚磨破，而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感觉在我心中越来越强烈：一丝永恒的气息在我最微小的日常活动和感知中悄然袭来。在疲惫、疾病或恐惧中，我并不孤独，而是与来自许多世纪的千百万人融为一体，而这一切都是生命的一部分。

长途跋涉结束后，有一个房间在等着我们，房间里有一张沙发床，我们可以在踢掉鞋子后躺在上面，朋友们还送来了一篮来自贝图韦（Betuwe）的樱桃。一顿丰盛的午餐，过去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却成了一种特殊的享受。当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和充满威胁时，它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因为我们的期望越少，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就越会成为我们怀着感激之情接受的意外礼物。至少，我是这么想的，他也是这么想的，我们可以时不时地告诉对方，我们没有憎恨、愤慨或痛苦，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情，但我们不能在公司里公开说出来，因为没有人会理解。

⁴⁰ 迪琪-德-荣格（Dick de Jonge），一个 21 岁的女子，和斯皮尔同住在奈特家。她是斯皮尔这群人里最年轻的。

在我们散步的过程中，我知道有一栋房子在尽头等着我们，但我也知道，总有一天会没有这样的房子，我们所有的散步都会在某个军营结束。在我们散步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一点，知道这不仅对我自己是这样，对其他人也是这样，我也接受了这一点。我还从这次散步中学到了一件事：在人行道上行走的短短两个小时让我头痛欲裂。我的脚疼得厉害，心想：我以后还怎么走路啊？我们回来后，我吞下了所有的阿司匹林（我觉得我必须吃阿司匹林，否则我就得上床睡觉了，但一个人不是应该逐渐学会在没有人工辅助的情况下忍受疼痛吗？然而，我并没有因此而沮丧，一刻也没有，尽管我不得不告诉自己："你的情况很糟糕，埃蒂。你的身体完全不适应，没有抵抗力；在劳改营里，你三天之内就会垮掉，如果一段不到两个小时的结伴散步都让你如此疲惫，哪怕最后还有各种可能得舒适在等着你，那么世界上所有的智力力量都无法拯救你。我自己倒是无所谓，我可以在地板上伸个懒腰，放松一下，等一切都过去了，我就会赞美生活，赞美上帝。但我害怕成为别人的负担。过去，我从来不让别人知道我做得太过分了：我不停地走，不停地玩，很晚才睡觉，什么都参加。但这不都是在炫耀吗？害怕别人觉得我不好玩，害怕别人在承受自己身体的同时还要承受我疲惫的身体所带来的重量，从而把我抛弃？这只是我自卑心理的一部分。总之，我们约好今天再见面，在犹太区找几个我们也许能帮上忙的地址，这意味着要比星期四早上走得更远。

到了昨晚，我还没有鼓足勇气说我不能走那么远，因为我知道，对他来说，这样的散步是一种放松。我还想着：泰德可以陪他走几个小时，我也应该可以。这还是那种孩子气的恐惧，害怕如果自己不能满足他的所有期望，就会失去他的爱。但我正在逐渐摆脱这种感觉。一个人必须能够承认自己的不足，即使是在身体方面。一个人还必须能够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对另一个人来说，自己可能并不总是自己所希望的样子。

承认自己的弱点并不等于抱怨自己的弱点，因为抱怨意味着把痛苦转嫁给他人。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昨晚八点前，我在去看他的路上，给一个学生打了电话，取消了一堂课，这是我很少做的事情。当我躺在他旁边的沙发上时，我突然说，我很抱歉散步让我这么累，因为这让我意识到我的身体状况是多么糟糕。他马上回答道，"那我们最好不要去散步。"就好像这是世界上最显而易见的事。然后我说，我会带上我的自行车，这样我就可以骑车回家了。这看起来只是一件小事，但对我来说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通常情况下，我可能会毁了我的脚，而不会让他有丝毫的理由认为我可能会破坏他的散步。

当然，这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但现在，我非常简单而坦率地说："听着，我的体力不行了，我不能再走远了，我无能为力，你必须接受我现在的样子"。这只是向成熟和独立又迈进了一步，我似乎每天都在一点点地接近。

许多对不公正感到愤慨的人之所以愤慨，只是因为不公正现在正施加在他们身上。他们的愤慨是肤浅的。

在劳改营里，我应该在三天之内死去。我应该躺下来死去并仍然不觉得生活不公平。

深夜

我穿上的每件漂亮衬衣都是一种庆祝。每次在浴室里独自用香皂洗半个小时，也是一种庆祝。就好像我最后一次陶醉在这些文明的奢华中。但即使有一天我不得不放弃它们，我也会一直知道它们的存在，知道它们能让生活变得惬意，即使我不能再分享它们，我也会认为它们是一种巨大的恩惠。因为我是否分享它们并不是真正的重点，不是吗？

一个人必须面对发生的一切事情，即使是当你拿着一管牙膏正要离开药店时，有人以人类同胞的身份走过来，用手指戳着你，好奇地问道："你是来买这个的吗？" "是的，先生，" 你用你惯用的和颜悦色的语气轻声但坚定地说。"这里是药店。" "我知道，" 他礼貌而怀疑地说，然后继续往前走。我不擅长这种交流。我可以在知识辩论中锋芒毕露，但面对街上的恶霸，坦率地说，我完全不知所措。我为人与人之间会有这样的行为而感到尴尬、悲伤和不安，但我却完全没有能力进行快速的反驳，也没有能力给予我所得的一切。那个人不应该被允许这样质问我。他可能认为自己是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毫无疑问，有朝一日他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清除社会上的一切 "犹太分子"。这些与外界的接触仍然让我感到难过。但我丝毫不担心在这个迫害者或那个迫害者的眼中会有什么好形象。让他们也看到我的悲伤和毫无防备。没必要装腔作势，我有内心的力量，这就足够了，其他的并不重要。

早上 8:30

他穿着一件浅蓝色睡衣，一脸为难地走进来。他看起来非常可爱。他在床边坐了一会儿，跟我说话。现在他走了，要再过一个小时他才能做完事情：洗漱、做操、"读书"。"读书"是我可以和他一起做的事情。当他说 "我还要一个小时" 时，我感到非常难过，就像我刚刚是在永远告别他一样。一股突如其来的悲伤涌上心头。哦，让你爱的人完全自由地离开，让他过自己的生活，是这个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为了他，我正在学习。

平坦的碎石屋顶上传来一阵阵鸟鸣声，我敞开的窗户外面有一只鸽子。还有清晨的阳光。

他五点半就醒了。7:30 我脱衣洗漱，运动了一下，然后又钻进被窝。他穿着浅蓝色睡衣，迟疑地走进来，显得有些尴尬。他在咳嗽，头还在疼，他说："我们不去阿德里家吃那顿饭了。我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噩梦，一个'梦兆'。我现在精疲力竭了。"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不去散步，而是去看医生了。我将在自己的静谧空间里休息一天，接受那平静空间一整天的款待。也许那时我就能休息好了。身体和精神都非常疲惫，不在状态。但我今天不会做任何工作，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外面有太阳，这个房间现在感觉很温馨，我应该可以在里面祈祷。我们俩毕竟生活了很长时间，他和女人在一起，我和男人在一起，而他却穿着浅蓝色的睡衣坐在我的床边，只是把头靠在我裸露的手臂上，我们说了几句话，然后他又走了。这真的很感人。我们俩都不是无趣到会占对方便宜的人。我们在许多陌生的床上过着狂野而无拘无束的生活，然而每次我们都会再次害羞。我觉得这非常美好，并为之欣喜。现在，我要穿上色彩鲜艳的睡衣，下楼去和他一起读《圣经》。然后，我将整天坐在我内心寂静空间的一角。我仍然过着非常优越的生活。今天我什么都不用做，甚至不用做家务，也不用上课。我的早餐用餐巾纸包着，阿德里会给我们送来热腾腾的饭菜。我一个人静静地呆在角落里，像佛陀一样蹲着，也像佛陀一样微笑，那是内心深处的微笑。

9:45

那些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一部分的诗篇是我空腹时的最佳食物。

我们一起分享一天的开始，这非常可爱。也很有支撑力。当他说“现在我要去做我的运动，然后穿上衣服。”时，我的心又被刺痛了一下，我觉得自己好像被抛弃了，在这个世界上很孤独。我记得当时我在想，我真想和他分享我的牙刷，我渴望和某人在一起，分享他最微小的日常活动。然而，这种距离是美好而富有成效的：每一次，我们都会重新发现对方。很快，他就会来接我去天竺葵旁的小圆桌吃早餐，天竺葵的花瓣还在一天天脱落。哦，那些鸟儿和铺满碎石的屋顶上的阳光！我自己也是如此温顺和包容。还有一种安息于上帝的满足感。从《旧约》中流淌出来的是一种元素，也是一种家常的东西。灿烂的人们生活在书页中，充满诗意又朴实无华。《圣经》是如此粗犷而温柔，简单而智慧。同时，《圣经》里也充满精彩的人物。

晚上 10:00

还有一件事：这一天的每一分钟都是一个巨大的礼物和安慰，我将把它作为一个永远存在的现实铭记于心。每一个阶段之后都是另一个阶段，这使得过去的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我们既不能指望被保存下来，也不能指望被毁灭。这些都是极端的可能性，但都不是必然的。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昨晚，我们谈到了劳改营。我说：“我对他们不抱任何幻想，我知道我将在三天内死去，因为我的身体太没用了。”维尔纳确信他的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但丽丝说：“我不知道，我有种感觉，我会挺过来的。”我能理解她的这种感觉，我自己曾经也有过这种感觉。一种坚不可摧的感觉。现在我仍然有这种感觉，但不再是纯粹物质意义上的了，这就是关键所在。我那未经训练的身体能否继续活下去并不重要，这其实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即使我们死得很惨，我们也能在最后一刻感到生命的意义和美好，感到我们发挥了自己的潜能，过上了美好的生活。我真的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周一，上午 11:00

也许我现在可以不间断地写几个小时的要点了。里尔克在给他瘫痪的朋友埃瓦尔德（Ewald）的信中写道“度日如年”。这就是我们昨天的感觉。我们道别时，我靠着他说：“我想和你在一起，越久越好。”他的嘴看起来那么柔软，那么无助，那么悲伤，他几乎是梦呓般地说，“是啊，我们谁没有自己的愿望呢？”

我在想，难道我们也要和这些愿望说再见吗？当一个人开始接受时，难道就不能尝试去接受一切吗？他靠在迪琪房间的墙上，我也轻轻地、轻轻地靠在他身上，就像我过去在无数个类似的场合所做的那样，但这一次，我突然感觉好像希腊悲剧中的天塌了下来。刹那间，我的感觉完全混乱了，我仿佛和他一起站在无限空间的中心——充满了威胁，但也充满了永恒。那一刻，我们的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永远的变化。他靠着墙壁呆了一会儿，用近乎平淡的声音说：“今晚我必须给我的女朋友写信，马上就是她的生日了。但我该对她说什么呢？我没有心思，也没有灵感。”我对他说：“你必须从现在开始，努力让她接受她再也见不到你的事实，你必须给她一些未来的寄托。告诉她，这些年来你们虽然身体上分开了，但仍然是一体的，她有责任继续生活下

去，哪怕只是为了让你们的精神得以延续。”是的，如今人们就是这样相互交谈的，听起来甚至不再虚幻。我们接受了新的现实，一切都有了新的色彩和新的重点。在我们的眼睛、双手和嘴巴之间，现在流淌着一股源源不断的温柔之流，在这股温柔之流中，一切琐碎的欲望似乎都已熄灭。现在最重要的是用我们内心所有的善意去善待对方。每一次相遇也是一次告别。今天早上，他打电话给我，几乎是梦呓般地说：“昨天真美，我们一定要尽可能多地在一起。”

下午，当我们两个被宠坏了的“单身汉”坐在他的小圆桌前享用丰盛的午餐时，外面的世界已经不再重要，我说我不想离开他，他突然变得严厉而庄重，说：“不要忘记你一直宣扬的东西。永远不要忘记。”我甚至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女孩，在一出远远超出我理解能力的戏剧中扮演一个角色，而是觉得我的生命和命运都危在旦夕，我可以接受这一切，包括所有的威胁、不确定性、信念和爱，因为它似乎就像一件专门量身定做的衣服一样适合我。我尽我所能无私地爱着他，我不会让我的恐惧和要求给他带来任何负担。我甚至会放弃与他相伴到最后一刻的愿望。我整个人都在为他祈祷。为什么只为他？为什么不为其他人呢？16岁的女孩也被送去劳改营了。轮到荷兰女孩的时候，我们这些年长的就得把她们收留起来。昨天晚上，我突然想对韩说：你知道16岁的女孩也被抓起来了吗？但我还是忍住了，心想，为什么要加重他已经很沉重的负担呢？每个人肯定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们必须善待他人，不要总是让他们背负我们完全可以独自承担的东西。

几天前，我还在想：对我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不再允许我用纸笔来理清我的想法——它们对我来说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没有它们，我就会崩溃，彻底毁灭。

但现在我知道，一旦你开始降低你的要求和期望，你就可以放下一切。我只花了几天时间就明白了这一点。

也许我还能在这里再待一个月，但到那时，任何规章制度上的漏洞都一定会被堵上⁴¹。而真正的告别，当它来临的时候，只会是对我内心日复一日所取得成就的一个小小的外在确认。

我感觉很奇怪。我真的要这么冷静地坐在这里写东西吗？如果我告诉他们，我感到非常奇怪的快乐，不是心花怒放，只是单纯的快乐，因为我能感觉到一种新的温柔和新的自信在我的内心与日俱增，有人会理解我吗？所有的困惑、威胁和可怕的事情都没有让我失去理智，一刻也没有，会有人理解我吗？我几乎不敢再写下去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好像我与所有那些让大多数人失去理智的事情脱离得太远了。如果我确定自己下周就会死去，我仍然可以整周坐在书桌前心平气和地学习，因为我现在知道，生与死是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死亡是一种轻柔的逝去，即使它的外衣是阴郁和憎恶。

我们仍然要经历许多事情。我们将变得贫穷，然后一贫如洗，直到最后体力不支，这不仅是因为所有的恐惧和不确定性，而且，很简单，因为我们被禁止进入越来越多的商店，因此不得不步行走更远的路，这已经损害了我认识的许多人的健康。来自四面八方的破坏正悄悄向我们逼近，很快环形通道就会关闭，根本没有人能够来帮助我们。所有尚存的小漏洞很快都会被堵死。生活是如此奇怪：现在又冷又湿。就好像你突然从闷热的夏夜的山顶跌落到黑暗寒冷的山谷。上次我和韩共度的夜晚，也是在酷热和严寒的边缘。昨天，当我们在一扇敞开的窗前谈论最新进展

⁴¹ 埃蒂指的是她的期望，因为她住在一个非犹太家庭的房子里，她要么被转移到犹太区，要么被驱逐出境。

时，看着他饱受折磨的脸，我有一种感觉：今晚，我们将躺在彼此的怀里哭泣。我们的确相拥而眠，但我们没有哭泣。只有在我们最后的忘形中，一股绝望的洪流，人类最基本的悲哀，从我内心深处涌起，淹没了我，我对自己和其他人都充满了怜悯，之后，我感到一切都必须保持原样。但在黑暗中，我可以把头埋在他裸露的肩膀之间，偷偷地流泪。这时，我突然想起下午 W 夫人做的蛋糕，蛋糕上满是草莓，我不禁咧开嘴笑了起来，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现在我得去吃午饭了，两点钟我要去看 S。我还得补充一点，我的胃不舒服，但我决定不再纠结于我的健康状况了，它占用了太多的纸张，我会想办法解决的。过去，我经常写很多关于它的文章，因为我不能很好地处理它，但现在我已经处理得很好了。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我是不是太轻浮和鲁莽了？我也说不清楚。

7月7日，星期二上午 9:30

米恩 (Mien)⁴² 刚刚打来电话说，米沙昨天被选中去德伦特了。结果还尚未可知。她说，母亲已经起床了，父亲读了很多书，他真的很有内涵。

我们骑车经过的街道已今非昔比，天空低垂，充满威胁，即使阳光明媚，似乎也有暴风雨的信号。我们现在与命运并肩生活，不管你怎么称呼它，我们每天都与它擦肩而过，而这一切都不是我们从书本上学来的。

我深知：为了他人，为了你所爱的人，你必须忘记自己的烦恼。一个人所拥有的所有力量、爱和对上帝的信仰，以及近来在我身上奇迹般地成长起来的东西，必须为每个有机会遇到和需要它的人提供。"他昨天说："我已经非常习惯你了。"天知道我已经多么"习惯"他了。但我必须让他走。我的意思是：出于对他的爱，我必须为每一个需要的人汲取力量和爱，但我对他的爱和关心不能变得过于自我。你甚至可以从苦难中汲取力量。你必须坚持到底。你可以说，我可以承受其他一切，但如果他出了什么事，或者我不得不离开他，那我就无法坚持下去了。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必须坚持下去。你必须学会放弃一切私欲，完全臣服。臣服并不意味着放弃灵魂，带着悲痛消逝，而是在上帝悦纳我的地方，提供我力所能及的帮助。我感觉很奇怪，好像漂浮在空中，好像脱离了现实，对发生的一切没有确切的意识。

几天前我写道：我渴望坐在书桌前继续学习。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也许我真的可以这样做，但我必须停止这种渴望。维尔纳昨天说："我们不会搬家了，不值得了"。他看着我说"要是他们让我们一起走就好了。"韦尔家的小姑娘愁眉苦脸地看着自己的细腿，对我说，"这周我一定要给自己买两条长内裤，但我要怎么做呢？"她还对其他人说："要是能和你们同住一节车厢就好了。"下周的一个晚上，他们将在一点半乘火车离开，旅途是免费的，哦，是的，免费的，而且他们不允许携带任何宠物。这些都写在征召通知上。此外，他们还必须带上工作鞋、两双袜子和一把勺子，但不能带金银或白金，不，除了结婚戒指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行——这已经是很大的让步了。我不会带帽子，F~⁴³说，戴帽子会更体面。

⁴² 米恩-凯珀 (Mien Kuyper, 1898-1957)，钢琴家和艺术赞助人，在阿姆斯特丹的家中举办音乐会和独奏会，尤其是在犹太艺术家被禁止在公共场合表演之后，米沙经常在那里演奏。大概就是在这样一个晚上，埃蒂第一次见到朱利叶斯-斯皮尔。

⁴³ 在手写日记中，这个名字难以辨认。

是的，我们晚上就是这样度过的。昨晚，当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和其他人一起琢磨最近的新闻时，我心想："天哪，我今晚怎么能给孩子们上课呢？"我可以写一本书，写我和那个长着光滑的男孩头、一双询问的大眼睛的女孩一起上课的情景。我希望我能记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这样有一天我就能复述这一切。这与你在书中读到的一切是如此不同，完全不同。因此，我把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记在脑子里，我几乎是带着冷漠的超然去做的。我像一个艺术家一样对待事情，并期望以后当我觉得有必要讲述一切时，我将拥有这样做所需的天赋。

下午

伯纳德的一个朋友在街上遇到了一个德国士兵，他向伯纳德要了一支烟。交谈中得知，这名士兵是一名奥地利教师，曾在巴黎工作过。我必须记录下伯纳德引用的他的一句话。他说："在德国，死在军营里的士兵，比被敌人杀死的还要多。"

星期天早上，那位经纪人出现在利奥-克里恩（Leo Krijn）的阳台上，他说："只要还有希望，我们就必须全心全意地为更好的事情祈祷。如果我们任由仇恨把我们变成像他们一样的野蛮野兽，那么任何人都不会有希望。"

我最担心的是如何处理我那双没用的脚。我只希望我的水泡能及时愈合，否则当我们被集中在一起时，我一定会成为一个讨厌鬼。我还得去看牙医，有好多要紧事都被我一拖再拖，但我觉得现在已经刻不容缓了。我也要停止那些乱七八糟的俄语语法了，我知道的足够让我的学生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继续学下去了，我最好还是把《白痴》读完。

我也不会再抄写东西了，因为这太费时间，而且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拖着这些纸到处跑。我只想重要的部分记在脑子里，以备不时之需。我最好能习惯自己不会在这里呆太久的事实，用各种小方法为我的离开做好准备，以确保我不会在最后关头受到太大的打击：扔掉书桌里的信件、文件和其他旧垃圾。我真的觉得米沙会因为不合适而被拒绝。

我必须早点睡觉，否则整天昏昏欲睡可不好。我必须在丽丝去德伦特之前，设法拿到那封我们的犹太德国士兵的信，并把它作为人类文件（document humain）预先送达。在给予沉重打击之后，历史往往会出现最奇怪的转折。生活是如此奇特，如此令人惊讶，如此变化无穷，在每一个转折点上，整个视野都会突然改变。大多数人的脑子里都装着关于生活的陈旧观念。我们必须摒弃一切成见，摒弃一切口号，摒弃一切安全感，鼓起勇气放下一切，放下一切标准，放下一切观念堡垒。只有这样，生活才会变得无限丰富和充实，即使是在它带给我们的苦难中。

我很想在我很久都无法接触到书籍之前，读完里尔克的所有作品。在维尔纳和丽丝尔家偶然遇到的一小群人，让我感到非常亲切。下周，所有人都将被遣送到德国，在警察的看守下工作。今晚我梦见我必须收拾行李。我辗转反侧，为该带什么鞋而发愁——所有的鞋都让我脚痛。我怎么能把所有的内衣、三天的食物和毯子装进一个手提箱或背包里呢？我还得找个地方放《圣经》。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放里尔克的《时间之书》和《给青年诗人的信》。我还很想带上我的两本俄语小词典和《白痴》，以便继续学习俄语。在注册时，当我报上自己的职业：俄语教师时，感觉会很奇怪。这大概会让我成为一个"特例"。据我所知，一旦我落入他们的魔掌，他们可能会决

定利用我的语言专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仍然有可能留在俄罗斯，虽然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会走什么样的弯路。

八点钟

好了，现在，让我们把今天所有的骚动都压下去吧，今晚我就可以一个人安安静静专心致志的了。我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朵黄色的茶玫瑰，两旁是两个小紫罗兰花瓶。在我们晚上与其他人的例行谈话结束后，S 看起来非常疲惫，他说："莱维一家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我受不了了，我感觉糟透了。"至于我，我能够把一切，不管是事实还是谣言，都抛在脑后，整晚都在学习和阅读。多么奇怪：一天中的任何忧虑和警报都没有跟着我来到这里；我"一动不动"地坐在书桌前，沉浸在学习中，仿佛外面的世界什么也没有发生。一切都离我远去，不留一丝痕迹，我感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接受。"毫无疑问，下周将轮到荷兰犹太人。每过一分钟，我就会褪去更多的愿望、欲望和牵挂。有的时候，我可以看透生活和人心，我越来越明白，越来越平静，对上帝充满了信仰，这种信仰在我的内心迅速成长，起初让我感到恐惧，但现在已经与我密不可分。现在开始工作。

星期四上午 9:30

"上帝"、"死亡"、"痛苦"、"永恒" 这些词最好忘掉。我们必须像生长的玉米或飘落的雨滴一样简单、无言。我们必须就是这样。

我真的取得了如此大的进步，以至于我可以完全诚实地说，我希望他们把我送去劳改营，以便我可以为同样要去的十六岁女孩做点什么了吗？并安抚那些被留下来的心烦意乱的父母，说："别担心，我会照顾好你们的孩子"？

当我对别人说："逃跑或躲藏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无法逃脱，所以还是尽我们所能去帮助别人吧。"这听起来太像失败主义了，就像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我也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我内心的那种光芒四射的感觉，这种感觉包含了所有的苦难和暴力，但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但我还是说得太哲学了，太书生气了，好像我想出这一切只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更愉快。

星期五早上

一会儿是希特勒，一会儿是伊凡雷帝；一会儿是辞职，一会儿是战争、瘟疫、地震或饥荒。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承受痛苦，应对痛苦，无论如何，都要保持心灵的一个小角落不被玷污。

过了一会儿

我不停地焦虑、沉思，试图尽快完成最紧迫的日常琐事，内心的疙瘩让我难以呼吸，我绞尽脑汁，不得不放弃上午的部分学习，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肚子疼，等等，突然间，我的信心又涌了上来：以后，当我熬过了这一切，我将写下关于这段时光的故事，在上帝、生命、死亡、苦难和永恒这无言的大背景下，我要一笔一划地把它写下来。你的烦恼就像害虫一样蹿上你的心

头。好吧，你不得不抓挠一番，你的容貌也因此受损，但最终你还是设法摆脱了它们。我会珍惜在这里的短暂时光，就像珍惜奖金，珍惜假期一样。

艰难的一天，非常艰难的一天。我们必须学会承担我们共同的命运；每一个寻求自救的人都必须明白，如果他不走，另一个人就必须取而代之。好像我们中谁去真的很重要似的。现在，我们的命运是共同的，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这是非常艰难的一天。但我发现自己一直在祈祷。即使在最狭小的空间里，我也始终能够做到：祈祷。我必须肩负起我们共同命运的那一部分，我把它紧紧地、牢牢地系在我的背上，它成为了我的一部分，即使现在我正走在街上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要像挥动锤子一样挥动这支细长的钢笔，我的文字要像无数次的锤击，敲击出我们命运的故事，敲击出一段前所未有的历史。不是以这种极权主义的、大规模组织的形式，横跨整个欧洲。尽管如此，一些人必须活下来，哪怕只是成为这个时代的记录者。我非常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S 颤抖着嘴唇说："阿德里和迪琪再也不能给我送吃的了。"

1942 年 7 月 11 日，星期六上午 11 点

只有当我们的内心像泉水一样简单而自然地涌出话语时，我们才能谈论人生中最终极、最严肃的事情。

如果上帝不帮助我继续前进，那么我就必须帮助上帝。地球表面正逐渐变成一个巨大的战俘营，很快外面就会一个人都不剩了。这里的犹太人互相讲着动听的故事：他们说德国人正在活埋我们，或者用毒气消灭我们。但即使这些都是真的，又有什么意义呢？

从昨晚开始，大雨就没有停过。我已经清空了书桌的一个抽屉。我重新发现了我所拥有的一张 S 的照片，那是将近一年前我遗失的。我一直坚信它会再次出现。它突然出现了，就在那个凌乱的抽屉底部。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只知道有些事情，无论大小，最后都会有好结果。我从不担心明天。比如，我知道自己很快就要离开这里，我不知道自己最终会去哪里，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谋生，但我知道总会有办法的。如果一个人对未来忧心忡忡，它就不可能有机地成长。我对未来充满信心，这并不是说我一定会在世俗的事情上取得成功，而是说即使事情对我不利，我也会觉得生活是美好的，是值得过的。

为了迎接劳改营的生活，我发现自己做了各种微小但有说服力的调整。昨天晚上，当我穿着一双舒适的凉鞋在他身边的码头上散步时，我突然想："我也应该把这双凉鞋带上，我可以时不时地穿上它，代替那双较重的鞋子。"那种时候我脑子里在想什么？这是一种轻松愉快、近乎俏皮的幽默。昨天是艰难的一天，非常艰难的一天，我遭受了痛苦。然而，我又一次勇敢地面对了这一切，面对向我袭来的一切，现在我能承受的比昨天多一点。这也许就是我开朗和内心平静的原因：我能够一次又一次地独自面对一切，我的心不会因为这一切的苦涩而枯萎，即使是最悲伤和最绝望的时刻最终也会让我变得更加坚强。我不会自欺欺人，我甚至放弃了帮助他人的伪装。我只想尽我所能帮助上帝，如果我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我也会对他人有用。但我也不能因此而产生英雄主义的幻想。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的包里有一张去德国的征召卡，而命令是一周后出发，我到底会有怎样的感觉和行动呢？假如明天就收到征召令，我又该如何行动呢？一开始我不会告诉任何人，而是退到家里最安静的地方，缩回自己的身体，从身体和灵魂的每一个角落积蓄力量。我会剪短头发，扔掉口红。我会努力在一周结束前读完里尔克的书信。我会用冬天剩下的厚外套材料做一条裤子和一件外套。当然，我会尽量去看我的父母，尽我所能让他们放心，一有空闲我就想给他写信，写给我永远渴望的那个人——我现在可以肯定这一点了。是的，当我想到不得不离开他，而且永远无法知道他的情况时，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要死了。

再过几天，我就要去看牙医，把牙齿上很多很多的洞都补上。在外面忍受牙痛的折磨真的很可怕。我将设法弄到一个背包，只带必需的东西，但所有东西都必须是优质的。我会带上一本《圣经》和那本薄薄的《给青年诗人的信》，而且我肯定能为《时间之书》找到一些角落。我不会带上我所爱的人的任何照片；我只会带上我收集的所有面孔和熟悉的手势，把它们挂在我内心空间的墙壁上，让它们永远与我同在。

即使是现在，我也一直在心里告诉自己，即使我与那些我现在认为没有他们我就活不下去的人分开了，我们两个也要继续生活下去。每时每刻，我都让自己从对外界支持的依赖中解脱出来，并向内心靠拢那些无论我们相隔多远都无法与之分离的人。然而，当我和他手牵手走在昨夜秋风瑟瑟、风雨交加的码头上，然后在他的小房间里感受他敞开心扉、充满爱意的举动时，我的内心充满了人类的希望和渴望：为什么我们终究不能在一起呢？只要我们能在一起，其他一切都不重要。我永远都不想离开他。但有时我会对自己说，为远方的人祈祷，可能比目睹他在你身边受苦更容易一些。

在我们这个动荡不安、充满灾难的世界里，所有真正的交流都来自心灵。从表面上看我们被生生分开了，通往彼此的道路被掩埋在如此多的废墟之下，以至于我们常常找不到我们要找的人。我们只能继续在心中相依为命，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再次携手同行。

当然，我无法预知，当我真的不得不离开他时我会作何反应。今天早上他在电话里的声音还在我耳边回响；今晚我们将一起吃饭；明天早上我们将一起工作，然后在丽丝和维尔纳家共进午餐，下午我们将一起演奏音乐。他还在这里。也许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并不真正接受我们所有人即将分离的事实。人毕竟只是人类。

当我拒绝躲藏时，许多人指责我冷漠和消极；他们说我已经放弃了。他们说，每个有能力的人都必须努力远离他们的魔爪，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但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因为当每个人都在努力自救时，大量的人却在消失。有趣的是，无论我是留下来还是被送走，我都不觉得自己在他们的魔掌之中。我觉得所有这些话都是老生常谈，太天真了，不能再听下去了。我不觉得自己在任何人的魔掌中，我觉得自己在上帝的怀抱中很安全，说得夸张一点，不管我现在是坐在这张心爱的老书桌前，还是在犹太区的一间光秃秃的房间里，或者一个月后在党卫军看守下的劳改营里，我都会在上帝的怀抱中感到安全！我永远都会在上帝的怀抱中感到安全。他们很可能成功地从肉体上击垮我，但也不过如此。我可能会面临残酷的折磨和摧残，这是我在最疯狂的幻想中都无法想象的。然而，这一切与我对上帝的无限信仰和内心的接受能力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

即使我的双脚踩在最严酷的现实中坚硬的土壤上，我也永远能够站起来。我的容忍不是冷漠或无助。我对以这种方式对待人类的政权深感义愤。但是，事件的发展已经到了难以承受、无法用个人的怨恨和愤懑来解决的地步。这些反应在我看来是完全幼稚的，与事件的命运进程不相称。

当我说我去还是别人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成千上万的人必须去时，人们往往会激动不已。我并不想带着无奈的微笑投入毁灭的怀抱——远非如此。我只是在向不可避免的事情低头，即使这样做的时候，我也坚信他们最终不会夺走我们任何重要的东西。但我不认为，如果我可以免受这么多人必须承受的痛苦，我会感到幸福。他们一直告诉我，像我这样的人有责任躲藏起来，因为我在生活中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有太多的东西要奉献。但我知道，无论我在哪里，是在这里的朋友圈里，还是在那边的集中营里，我都能为他人奉献一切。如果认为自己太优秀，不能与大众同呼吸共命运，那就是纯粹的傲慢。

如果上帝觉得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那好吧，在我承受了其他人必须承受的痛苦之后，我就会去做。我是否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只有在更艰苦的环境中才能从我的行为中看出。如果我活不下来，我的死法也会让我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他们因为我的肾脏和膀胱发炎而给我医疗豁免，我就会拒绝。我还被推荐到犹太委员会担任某种软性工作。上周，他们获准雇用 180 人，人们成群结队地涌向那里，就像遇船难的人为了活命紧紧抓住一块浮木一样。但我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除此之外，我不愿意再牵线搭桥。无论如何，犹太委员会似乎已成为阴谋的温床，对这个奇怪机构的怨恨与日俱增。反正迟早会轮到他们离开。

当然，到那时英国人可能已经登陆了。至少那些还没有放弃政治希望的人是这么说的。我认为，我们必须摒弃对外界援助的一切期望，我们必须停止猜测战争的持续时间等等。现在，我要去摆桌子了。

周日晨祷

"亲爱的上帝，这是一个令人焦虑的时代。今晚，我第一次躺在黑暗中，眼前浮现出一幕又一幕的人类苦难。我要向您保证一件事，上帝，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我永远不会因为担心明天而加重今天的负担，尽管这需要一些练习。每一天都足够了。上帝，我将努力帮助您阻止我的力量消退，尽管我无法事先保证。但有一点我越来越清楚：您无法帮助我们，我们必须帮助您来帮助我们自己。这就是我们这些日子所能做到的，也是真正重要的：我们要安全地守护您，上帝，在我们心中的那一小部分。或许在他人身上也是如此。唉，对于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生活，您自己似乎也无能为力。我也不认为您有责任。您无法帮助我们，但我们必须帮助您，并誓死捍卫您在我们心中的居所。亲爱的上帝，的确，有些人甚至在这么晚的时候，还在整理他们的吸尘器、银叉和银勺，而不是守护您。还有一些人，他们想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但他们现在只不过是无数恐惧和痛苦情绪的庇护所。他们说，'我不会让他们把我抓进他们的魔掌。'但他们忘了，只要在你的怀抱里，就不会有人落入他们的魔掌。上帝啊，多亏了这次与您的对话，我开始感到平静了一些。我将与您有更多的对话。当我的信心稍有减弱时，您一定会与我一起度过艰难的时刻，但请相信我，我会永远为您努力，对您保持忠诚，我永远不会把您从我的面前赶走。

"上帝啊，我有足够的力量承受巨大的苦难，但每天都有无数的烦恼像跳蚤一样毫无征兆地向我袭来。于是，我拼命抓挠，告诉自己：'这一天已经安排好了，热情好客的家的保护墙仍像一件破旧而熟悉的衣服环绕着我，今天的食物已经足够，晚上铺着白色床单和温暖毛毯的床正等着我，所以不要让我在琐碎的物质烦恼上浪费哪怕一丁点儿的力量。让我利用和度过每一分钟，把今天变成硕果累累的一天，为我们如此不确定的未来增加一块基石。我家屋后的茉莉花已经被过去几天的暴雨彻底毁掉了；白色的花朵在低矮的车库屋顶上漂浮着，形成了泥泞的黑色水池。但在我内心的某个角落，茉莉花继续不受干扰地绽放，一如既往地繁茂娇艳。它的香气弥漫在您居住的风子里，哦，上帝。你可以看到，我照顾着你，在这个狂风暴雨、灰蒙蒙的星期天早晨，我带给你的不仅是我的眼泪和我的预感，我还给你带来芬芳的茉莉花。我还会给你带来我在路上遇见的所有花朵，真的有很多。我会努力让你永远感到宾至如归。即使我被关在狭小的牢房里，一朵云飘过我的小铁窗，我也要那朵云带给您，哦，上帝，只要我还有力气这么做。我不能向您保证明天的事，但我的愿望是好的，您可以看到。"

现在，我将在这一天冒险前行。今天，我将遇到许多人，邪恶的谣言和威胁将再次袭击我，就像许多敌军围攻一座不可侵犯的堡垒。

7月14日，星期二晚上

每个人都必须遵循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根本无法积极准备自救，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而且会让我紧张和不开心。在亚普的紧急建议下，我给犹太委员会写了一封申请信，这打破了我愉快但又极其严肃的平衡。好像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就像船只失事后，挤在一块小木头上漂浮在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上，然后把别人推入水中，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淹死，以此来拯救自己。这一切都太丑陋了。我也不看好这群人。我更愿意加入那些喜欢仰面朝天漂浮一会儿的人，他们在大海上漂流，眼睛朝向天堂，然后在祈祷声中沉入海底。我无法控制自己。我的战斗是在内心进行的，是与我自己的魔鬼进行的；我的本性并不喜欢与那些野蛮、冷血的狂热分子对抗，他们叫嚣着要毁灭我们。我也不怕他们，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如此平静，有时就好像站在历史宫殿的护栏上，俯瞰着遥远的土地。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段历史，我知道我能够承受。我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但我的头脑很清醒。然而有时，我觉得自己的心仿佛被撒上了一层灰烬，仿佛我的脸在我眼前枯萎、腐烂，仿佛一切都在我面前分崩离析，而我的心却在放任一切。但这只是短暂的瞬间，随后一切都归于平静，我的头脑又恢复了清醒，我可以再次承受和挺身面对属于我们的这段历史。因为一旦你开始与上帝同行，你只需继续与祂同行，所有的生活就会变成一次漫长的漫步——这种感觉多么奇妙。

我们过于担心自己不快乐的身体，而我们被遗忘的精神却萎缩在某个角落。我们的生活出了问题，我们的行为没有尊严。我们缺乏历史感，忘记了即使是即将消亡的人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不恨任何人。我并不愤世嫉俗。对人类的爱一旦在你心中发芽，就会无声无息地生长。

如果许多人怀疑我的感受和想法，他们会说我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傻瓜。然而，今天所能带来的一切现实都存在于我心中。我必须查一查我不久前抄写的拉特瑙（Rathenau）信中的那些句子。这就是我以后会怀念的东西：在这里，我只需伸手就能触摸到那么多的词语和段落。而在外面，

我只能把一切都装在心里。一个人应该能够在没有书籍、没有任何东西的情况下生活。头顶总会有一小片天空，总会有足够的空间让我双手合十祈祷。

现在是晚上 11:30。韦尔 (Weyl) 背上他的背包，开始向中央火车站走去。我和他一起走。一个人真的应该彻夜不眠，除了祈祷什么也不做。

星期三早上

恐怕我昨晚祈祷得不够虔诚。今早，当我读到 S 的留言时，我的内心有种崩溃的感觉，不知所措。我正忙着摆放开斋桌，突然，我不得不停在房间中央，双手合十，低头不语，禁锢在我心中已久的泪水从心底涌出。

这听起来一定很奇怪，但这几笔模糊不清的铅笔字是我收到的第一封真正的情书。我有满满一行李箱的其他情书，都是过去男人写给我的所谓情书。热情而温柔，恳切而苛求，这么多的文字，他们试图用它们来温暖自己和我，但往往都是昙花一现。

但他的这些话，昨天的 "哦，你，我的心如此沉重"，今天早上的 "亲爱的，我好想继续祈祷"。它们是摆在我那颗被宠坏的心面前最珍贵的礼物。

晚上

不，我想我不会死。今天下午，我陷入了短暂的绝望和悲伤之中，不是为正在发生的一切，只是为我自己。想到我将不得不离开 S，我甚至不是因为对他的思念而悲伤，而是因为他对我的思念而悲伤。几天前，我还以为不会再有什么事发生在我身上了，我已经承受了一切，但今天我突然意识到，事情对我的影响确实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它们非常非常沉重。"我对你不忠，上帝，但不是完全不忠。" 有这种绝望和暂时消亡的时刻是好的，持续的平静是超人的表现。但现在我又知道了，绝望总是会战胜我的。今天下午我没有想到，到晚上我又能如此平静，在书桌前如此努力地工作。但现在我的头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醒。明天我必须和 S 详细谈谈我们的命运和我们的态度。我必须这样做！

里尔克的信来了，那些涉及 1907-1914 年和 1914-1921 年的信，我希望我能完成它们。还有舒伯特的信。乔比带来的。她像第二个圣马丁一样，脱下她那件纯羊毛毛衣给了我，这件毛衣可以抵御雨水和寒冷。这正是长途旅行所需的衣服。我能把两部《白痴》和我的本《朗根舍特字典 (Langenscheidt dictionary)》夹在毯子里吗？只要能把书装进去，少吃一点我也愿意。毯子少了可不行，因为我一定会冻死的。今天下午韩的背包就放在过道里，我偷偷试了试，里面没多少东西，但说实话，对我来说太重了。我只能听天由命了。我的身体也是如此，我的身体有各种疼痛。如果有一天我感到完全崩溃和迷茫，我一定会在脑海的某个小角落里记得，我一定能够再次站起来。

即使有人领着我走，我还是沿着一条路走。我回顾我的记忆，它清楚地告诉我必须怎么做。或者不是我必须怎么做，而是当时机成熟时，我会知道如何行动。

"亲爱的，我好想继续祈祷"

我太爱他了。

现在我得去读点书了。

当我祈祷时，我从不为自己祈祷，总是为他人祈祷，否则，我就会与我内心最深处东西——为了方便起见，我称之为上帝——进行愚蠢、天真或严肃的对话。为自己向上帝祈祷让我觉得太幼稚了。明天我一定要问问 S，他有没有为自己祈祷过。为他人的幸福祈祷，我觉得也很幼稚；一个人只应该祈祷他人有足够的力量来承担他的重担。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就把自己的力量借给了他。

我们许多人受苦受难的最大原因是他们完全缺乏内心的准备，这使他们在踏入营地之前就早早放弃了。他们认为我们的命运已经注定，我们的灾难已经完整了。真的，相比之下，但丁的《地狱篇》简直就是滑稽戏。"我们的地狱才是真正的地狱，" S 最近非常干脆利落地说道。有的时候，我的脑袋会被周围的哀嚎、嘶喊和尖叫声弄得晕头转向。天空显得那么低沉，那么可怕。然而，时不时地，我的那种明亮而汨汨流淌的幽默感又会浮出水面，它从未真正离开过我，而且我很肯定，这也不是什么绞刑架上的幽默。我已经习惯了生活的这个时代，现在很少有事情能让我感到困惑，也很少有事情能遮蔽我的视线。毕竟，这几年我在书桌前忙碌的不仅仅是"文学"和"美学"。

不，我在这里收集的东西在过去的十八个月里帮助我驰骋。它已成为我的一部分，并将帮助我勇敢地面对生活中可能还会有其他风暴。

过了一会儿

在最艰难的时刻我必须记住一件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的监狱里度过了四年，他唯一的读物就是《圣经》。他从不被允许独处，卫生条件也不是特别好。

[1942 年 7 月 15 日 埃蒂在犹太委员会文化事务部找到一份工作]

7 月 16 日，晚上 9:30

"上帝啊，您对我还有其他安排吗？" 明天我必须下地狱了，如果我想好好工作，就必须好好睡一觉。光是描述这一天，我就要花上一整年的时间。我的老朋友亚普和卢普特（Loopuit）说，"我不会让我们的埃蒂被拉去 G。" 在利奥-德-沃尔夫（Leo de Wolff）⁴⁴又一次让我们免去了几个小时的舟车劳顿之后，我对亚普说："在这之后，我还得帮很多人的忙。" 这一切都很不正常，当然也不公平。丽丝轻描淡写地说："你碰巧是赞助的受害者。"

然而，在通道里，在所有的阴暗和喧嚣中，我还能读几封里尔克的信，继续过我自己的生活。尽管我从那些面孔中看到了致命的恐惧。所有那些面孔，我的上帝，那些面孔！

我现在要去睡觉了。我希望能成为疯人院里的一个和平中心。我将早早起床，为自己做好准备。"上帝啊，您对我有什么计划？" 我花了几个小时才从那份工作的邀请中缓过神来，这一切怎

⁴⁴ 颇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萨姆-德-沃尔夫（Sam de Wolff）的儿子利奥-德-沃尔夫（Leo de Wolff）被驱逐到皮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并在那里去世。

么会发生得这么快？S说“我今天下午看了你的日记，我一看就知道：你不会有事的。”我必须为丽丝和维尔纳做点什么，我真的必须这么做。不是草率行事，而是经过深思熟虑。

奇迹已经发生了，这也是我必须接受和学会承受的。

7月19日，周日晚上9:50

"上帝啊，我太需要和您谈谈了，但我必须上床睡觉。我觉得自己好像被下了药，如果十点钟还不上床，我就无法再度过这样的一天了。事实上，我必须发明一种全新的语言来表达这几天我心中的一切。还有今晚。他的呼吸声就像他在赛跑一样。我在被子里想"让我们一起祈祷吧。"不，我无法用言语表达这几天和昨晚发生的一切。

"上帝啊，我是你所选中的人，因为你使我经历这么多事情，又赐予我足够的力量去承受这一切。"昨晚两点钟，我终于来到迪琪的房间，几乎赤身裸体地跪在地板中央时，我突然说："今天和今晚，我经历了这么多大事，我的上帝，我感谢您帮助我承受了一切，让我几乎没错过任何事。"现在我必须上床睡觉了。

7月20日，星期一早上9:30

他们是无情的，完全没有怜悯之心。而我们自己必须更加仁慈。所以我今天一大早就祈祷：

"上帝啊，对于像我这样虚弱的人来说，时代太艰难了。我知道，一个崭新而仁慈的日子将会到来。我很想活下去，哪怕只是为了表达我内心所有的爱。要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现在就在我们的心中生活。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感到如此轻盈，没有丝毫苦涩，充满了力量和爱。我非常愿意帮助准备新的时代。"

我今天早上的祈祷大致就是这样。我突然不得不跪在浴室里坚硬的椰子垫子上，泪水顺着脸庞倾泻而下。

这次祈祷给了我足够的力量来度过今天剩下的时间。

现在，我还必须读一个短篇小说。无论如何，我都要努力保持我的生活方式，即使每天从上午10点到晚上7点要打一千多封信，8点回到家，脚都酸了，还得吃点东西。我总要为自己找一个小时，决不让环境把我压垮。如果我不能每天汲取那巨大的平安和成熟的泉源，我就很难完成这项工作。

"是的，上帝，无论经历多少艰辛，我都忠于你。"

7月21日，星期二晚上七点钟

今天下午，在回家的漫长路上，我的烦恼疯狂地袭来，挥之不去，我突然对自己说：如果你真的相信上帝，那么你就必须完全交出自己，活在信心中。永远不要担心明天。当我和他一起沿着码头散步时——我感激您，哦，上帝，让这一切成为可能，即使每天只有五分钟，我仍然感激——他说："哦，我们都有忧虑。"我对他说："我们都有忧虑。"他说："哦，我们都有忧虑。"我说："哦，我们都有忧虑。"我对他说："我们必须始终如一，如果我们有任何信念的话，那我们就必须始终有信念。"

我觉得自己仿佛是生命中一段宝贵时光的守护者，肩负着随之而来的责任。有时，我也想放弃或者屈服，但我很快就会振作起来，尽我所能：让我体内的生命之火熊熊燃烧。我现在要读几封里尔克的信，然后很早就上床睡觉。在个人生活方面，我仍然比大多数人要好得多。

今天，我在一个被形容为介于地狱和疯人院之间的环境中，打出了许多紧急请愿书，但我还是抽出时间读了里尔克的信，他对我说了很多，就像我在安静的房间里读他的信一样多……。

我还想补充一点：我相信我已经逐渐达到了我一直渴望的“简单”（simplicity）。

7月22日，上午8:00

"上帝给我力量，不仅是精神上的力量，还有身体上的力量。在我软弱的时候，我必须向您坦白：如果我必须离开这个家，我将会完全迷失。但我不想提前担心这个问题。请把这些忧虑从我身边带走吧，因为如果我必须像承受其他一切一样承受这些忧虑，我将几乎无法继续生活下去。

"我太累了，全身都疼，今天的工作也没有力气了。我真的不相信它，如果时间长了我可能会完全累垮。不过，我还是要感谢您，是您把我从平静的书桌前赶到这个时代的忧虑和苦难之中。与您一起在书房里过着田园诗般的生活是不行的，不是吗？但我承认，要像我一直承诺的那样，将您完好无损地带在身边，并在一切事情中对您保持忠诚，确实很难。

"当我走在街上时，我不得不对您的世界进行大量的思考。思考这个词其实并不恰当，它更像是一种尝试，以一种新的感觉去探索它的奥秘。在我看来，我似乎已经能分辨出这一历史阶段的起点和终点，已经能看到它的全貌。

"我深深地感谢您，感谢您让我如此没有怨恨和仇恨，如此平静地接纳，这与失败主义完全不同，而且还让我对我们的时代有了一些理解，尽管这听起来很奇怪。一个人必须理解自己的时代，就像理解自己同时代的人一样，因为这毕竟是他们造成的，它就是它，必须这样理解，无论它多么令人困惑。

[1942年7月22日，埃蒂在犹太人委员会自愿被遣送到韦斯特博克]

星期三，下午两点

我的心脏今天又衰竭了几次，但每次都恢复了活力。我一刻不停地道别，摆脱一切外在事物的束缚。我挣脱了束缚我的绳索，带着我需要的一切踏上旅程。我坐在宁静的运河边，双腿悬在石墙上，我在想，是否有一天，我的心会变得如此疲惫不堪，不再像鸟儿一样自由自在地飞向它想飞的地方⁴⁵。

7月23日，星期四，晚上9:00

我的红玫瑰和黄玫瑰已经完全开放了。当我坐在地狱里工作时，它们还在静静地绽放。很多人说："你怎么还能想到花呢？"

⁴⁵ 这段未注明日期的片段显然写于1942年夏天，当时埃蒂正准备离开阿姆斯特丹，它被记录在一张散页上，并于1942年7月22日夹入她的日记本中。这可能是埃蒂在犹太委员会提出要去韦斯特博克的那天。

昨晚，我忍着脚上的水泡，冒雨走了很长一段路回家，还是绕了一小段路去找花摊，买了一大束玫瑰花回家。它们和我每天目睹的苦难一样真实。"在我的生命中有可以容纳很多东西的空间，如此多的空间，哦，上帝。"今天，当我走过那些拥挤不堪的走廊时，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想就地跪在石板地上，跪在那些人中间。在这个时代，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跪在您的面前。"每天我都会对人有新的认识，也越来越意识到，唯一的力量不是来自他人，而是来自内心。

当我们讨论如何理解所发生的一切时，S说："生活不是生命的唯一意义。"

我经常违背自己的意愿，自欺欺人地想，这一切都是一团糟。但今天我突然想知道，为什么我一开始要使用"一团糟"这个词。它不过是一派胡言，并不能让事情变得更好。

最令人沮丧的是，与我共事的所有人的精神视野都是如此狭窄。他们内心深处甚至没有痛苦。他们只是憎恨自己，对自己的琐碎视而不见，他们勾心斗角，他们还雄心勃勃地要继续前进，这一切都是一个巨大的、肮脏的烂摊子，有的时候我真想把头埋在打字机上，绝望地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但我还是继续写下去，不断了解更多的人。

现在已经十点了。按理说我应该上床睡觉了。但我必须先读点书。我的生活还是那么美好。丽丝，勇敢的小丽丝，作为工厂的外包工，一直做小包包到凌晨三点。维尔纳已经六十个小时没脱衣服了，我们的生活中发生了各种奇怪的事情，愿上帝赐予我们力量。但最重要的是，让S好好养病，先别把他从我身边带走。今天，我突然充满了恐惧，害怕他要离开我了。

"亲爱的上帝，我曾许诺要相信你，要驱散我所有的恐惧和焦虑。周六晚上我应该和他在一起。我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让我现在还能和他在一起。"这一天又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日子，我才刚刚能够忍受，但我觉得要以一个快乐的音符结束它，我不知道为什么，想用一些关于玫瑰或关于我对他的爱的东西来结束这一天。我要再读几首里尔克的诗，然后上床睡觉。

周六我休息。

很奇怪吧，我最近很健康，没有头痛，没有胃痛，等等。有时，我也会感到微微的刺痛，但随后我就会唤起内心所有的平静，直到血液重新安静地流淌在我的血管里。我现在意识到，我的大多数疼痛都是想象出来的。我新的内心平静也不是装出来的，很多人都这么认为。如果这一切发生在一年前的我身上，我肯定会在三天之内崩溃，自杀，或者伪装出一种虚假的快乐。但现在，我的内心充满了平和、忍耐和冷静，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事情的真相，并对它们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有了一些概念。

今天，当我们俩都不停地说很想待在一起时，我又一次想到："你看起来病得很重，累得要命，像我这样爱你的人，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坐视你受苦。我宁愿远远地为你祈祷"。无论我将面临什么，我都会接受。我不太相信外界的帮助，也不指望它。英国人，美国人，革命，天知道还有什么。没人应该相信这种帮助。无论发生什么都是最好的结果。晚安。

7月24日 星期五早上 7:30

我很想在这一天开始之前认真学习一个小时。我觉得非常有必要这样做，而且我也有必要集中精力。今天一大早，当忧虑再次向我袭来时，我干脆从床上跳了起来。"上帝啊，请把它们从我身边带走吧。"

我不知道如果他们派人来找他，我该怎么办，我能为他施加什么影响。

我们必须坦然接受一切，并做好最坏的打算。不要忧虑，不要害怕，要冷静，要想清楚。当关键时刻来临时，你一定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我的玫瑰还在盛开。我要把那半磅黄油带给亚普。

如果我能够活下来，并且一直说"生命是美丽而有意义的，"那么他们就不得不相信我。

如果这一切苦难都不能帮助我们开阔视野，通过摆脱一切琐碎和无关紧要的问题来获得更伟大的人性，那么这一切都将是徒劳的。

今晚，我将在巴黎咖啡馆与他共进晚餐。这样的出游几乎是怪诞的。丽丝说："我们被选中来承担这一切，真是莫大的荣幸，不是吗？"丽丝是个伟大的女人，真正伟大的女人，有一天我想写她。毫无疑问，我们会渡过难关的。

7月25日，星期六上午九点

我以谈论"形势"开始了这一天，这很愚蠢，就好像可以找到词语来描述它似的。

这宝贵的礼物，这自由的一天，是我必须好好利用的东西。不是要喋喋不休，也不是打扰周围的人，而是让我的精神得以支撑：我注意到，我越来越需要向我不羁的精神提供它所能消化的一切材料。上周，我清楚地证明了自己变得多么强大。在我工作的疯人院里，一百多个人在一个小房间里叽叽喳喳，打字机哗哗作响，而我坐在角落里读里尔克的书。昨天上午，我们突然都被搬走了；桌椅从我们脚下被搬走，人们挤在一起发号施令，甚至连最小的一把椅子都要争抢，但埃蒂只是坐在脏地板上的一个角落里，在她的打字机和一包三明治之间，读着里尔克的作品。我自己制定规则，随心所欲。在所有这些混乱和痛苦中，我遵循着自己的节奏，以至于在打字间隙的任何时刻，我都能沉浸在我来说重要的事情中。这并不是说我与周围的苦难隔绝，也不是说我的感官变得迟钝。我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储存起来，但我走自己的路。昨天是愚蠢的一天。在这一天里，我的尖刻幽默大显身手，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兴高采烈的孩子。

上帝保佑我一件事：别让我和现在每天和我一起工作的人一起被送进集中营。我可以写一百篇关于他们的讽刺诗。不过，生活还是充满了惊喜：昨天我和S一起吃了炸比目鱼，无论是价格还是质量都很不错。今天下午五点我要去他家，一直待到天亮。我们将读点书，写点东西，共度一个晚上，一个夜晚，一顿早餐。是的，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从昨天起，我就一直感到坚强和快乐。没有了恐惧和焦虑。由于经常走路，我的腿部肌肉非常结实。也许有一天，我可以走遍整个俄罗斯，谁知道呢？

现在是9:30。我想在这张书桌前一直坐到中午；玫瑰花瓣散落在我的书本中。一朵黄玫瑰已尽情开放，现在正硕大无比地望着我。在我看来，剩下的两个半小时就像隔了一年。我心中有一种巨大的寂静，这种寂静还在继续增长。

1942年7月27日

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准备好回顾自己的一生，并在不同的地方重新开始。我被宠坏了，没有纪律。

尽管发生了这么多事，但我想尽情享受生活的愿望可能还是太强烈了。想想昨晚以来的心情，我不禁对自己说："你真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这个周末有太多美好的事情。即使这几周只给我带来了灾难，我也能支撑好几个星期。相反，我却对我的同事，对其他打字员不闻不问。我只是觉得工作太单调乏味了。今天清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忧虑、悲伤和不满，这并不是因为巨大的"痛苦"，而是因为各种琐碎的怨恨和委屈。我非常难过的是，这个周末有那么多珍贵而美好的东西，却被埋没和扼杀在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之下。当我五点钟想溜走时，一个有点粗俗和专横的女孩对我说："不，你不能走，在指南打出来之前你不能走，你太不体贴了。"因为我的机器一次只能打五份，而我们需要十份，我不得不把所有东西打两遍。

我很想和我的朋友们在一起，我的背很疼，我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反抗。你的态度完全不对，埃蒂，我的姑娘。你应该记住，是你的打字让你能留在阿姆斯特丹，和你爱的人在一起。但昨天下午，我突然意识到这整件事是多么令人沮丧、沉闷、丢脸，而且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我恳请免除我在德国的劳役，因为我已经在这里为国防军工作，而且是不可或缺的"。整件事毫无希望。我坚信，除非我们提供一个替代方案，一个令人眼花缭乱、充满活力的替代方案，让我们在其他地方重新开始，否则我们会迷失，永远迷失。

我很累，也很沮丧。我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想写上好几天，直到我突然间的抑郁情绪完全消失。

昨天下午，我坐在狭窄拥挤的走廊里，等了维尔纳一个半小时。我坐在靠墙的凳子上，人们在我身上走来走去。我坐在那里，腿上放着里尔克，读着书。我真的读了，专注于每一个字。我发现了一些东西，足够我读很多天。我立即抄了下来。后来，我在我们最近工作地点后面的院子里找到了一个垃圾桶，我坐在那里，读了更多的里尔克。

星期六晚上：我们之间的关系就这样简单明了地结束了。就好像夜里盖在我身上的只是一条花毯子。

我总是在运河边漫步，我把运河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这样我就再也不需要离开运河了。多工作一个小时，即使是单调的工作，真的会让你失去任何重要的东西吗？你应该让它使你陷入这种状态吗？我的恐惧显然比我想象的要深，毫无疑问，我一定会把它们弄个水落石出，但我现在没有时间。

我很快又要沿着运河散步了，我会尽量保持安静，倾听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我真的要改变很多。

还有一件事：我仍然相信我的内心有一个调节器，每当我走错了路，导致"抑郁"时，它就会向我发出警告。只要我对自己保持诚实和坦率，下定决心成为我必须成为的人，做我的良心所要求的事，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7月28日，星期二早上 7:30

我要让这一天的链条一环扣一环地解开，我不会干预，只是要有信心。"我会让你自己做决定，哦，上帝。" 今天早上，我在信箱里发现了一个浅黄色的信封。我看到里面有一张白纸。我很平静，心想："我的征召通知，真可惜，现在我没时间重新收拾我的背包了。" 后来我发现我的膝盖在发抖。这只是犹太委员会工作人员要填写的一张表格。他们还没有给我发放身份号码呢。我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可能要很久才能轮到我。无论如何，荣格和里尔克都会和我一起去。如果日后我的思想无法保留太多东西，那么过去的两年也会在我记忆的边缘闪耀，就像一幅绚丽的风景画，我曾在其中自得其乐，它将永远是我的一部分。我觉得我仍然被千丝万缕地系在我所珍惜的这里的一切上。我必须把自己一点一点地撕开，把每样东西都储存在心里，这样当我必须离开时，我就不会抛弃任何东西，而是把它们都带在身边。

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小鸟，被一只巨大的手保护着。

昨天，我的心就像被老虎钳夹住的麻雀。现在它又展翅飞翔，随心所欲。现在我要做一些三明治，然后上路了。

我将成为我们冒险的记录者。我要把它们变成一种新的语言，储存在我的身体里，以防我没有机会写下来。有一天，我也许会发现身边有一片属于我的宁静空间，然后我将在那里坐上尽可能久的时间，哪怕要坐一年，直到我的生命重新开始涌动，直到我找到那些需要见证的话语。

晚上 8:30

这是一个欢乐、无忧无虑、阳光明媚的日子。我沿着运河逃学，蹲在他房间的一个角落里，面对着他的床。一个小锡花瓶里插着五朵茶玫瑰。

坚强 (hardy) 和坚硬 (hard) 是有区别的。如今人们常常忘记这一点。我相信，除了我那顽固不化的水泡，我每天都在变坚强，但我永远不会变得坚硬。我逐渐明白了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不想做 S 的妻子。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年龄差距太大了。我曾亲眼目睹一个男人在短短几年内发生的变化。即使是现在，我也能看到他的变化。他是一个老人，我爱他，无限地爱他，我将永远与他心心相印。但是，"结婚"，也就是合格公民所说的 "结婚"，我必须严肃而光荣地最后说，我不想结婚。我必须独自走我自己的路，这给了我巨大的力量。我对他和其他人的爱每时每刻都在支撑着我。许多情侣在最后一刻才匆忙结婚，仓促而绝望。我宁愿独自一人，陪伴大家。

当然，任何事情都无法弥补这样一个事实，即一部分犹太人正在帮助将大多数人赶出这个国家。历史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评判。

然而，事情总是这样：生活在这一切中依然如此 "有趣"。我心中始终有一种近乎魔鬼般的冲动，想要观察发生的一切。我希望能看到、听到、亲临其境，探寻生活中所有的秘密，以超然的态度观察人们在最后的抽搐中是什么样子。同时，突然间，被迫面对自己，并从自己的灵魂在这个时代所呈现的景象中汲取所能。以后，还能找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它。

我将翻阅我的旧日记。我决定不再撕掉它们。也许以后它们会帮助我重新认识以前的自己。

我们有足够多的时间为现在的灾难做准备：整整两年。事实证明，最后这两年是我生命中最关键的岁月，也是我最美丽的岁月。我确信，我已经走过的生活和即将开始的生活之间将有一种连续性。因为我的生活越来越内在，外在环境越来越不重要。

7月29日，星期三早上八点

星期天早上，我穿着条纹大睡袍蜷缩在他家的地板上，正在织袜子。水可以如此清澈，以至于你可以看穿它，分辨底部的一切。这是我最基本的表达方式。

我真正想说的是：我突然觉得，生活中的千头万绪、曲折离奇都变得无比清晰和透明。就像清澈见底的大海。

你蜷缩在心爱男人房间地板的角落里，给他缝补袜子，同时你又坐在透明得可以见底的浩瀚大海的岸边。这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现在我觉得我得了流感，或者是很类似的病。这是不允许的，我原则上是反对的。昨天走了那么远的路，我的双腿今天仍然非常疲惫。今天我必须拿到维尔纳的身份证件。我要站在那个房间里，带着和昨天一样友好的微笑和坚定的决心。我也该去看牙医了。今天会有很多工作吗？我们永远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我们不必依赖今天会发生什么，即使在这个时代也是如此。我是不是太夸张了？如果我的征召文件明天就到呢？看来从阿姆斯特丹出发的运输暂时停止了。他们现在从鹿特丹出发。"救救他们，上帝啊，救救鹿特丹的犹太人。"

{从7月29日到9月5日，埃蒂似乎没有写日记。当时，她的处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自愿陪同第一批犹太人被送往韦斯特博克集中营。}

1942年9月15日，就在盖世太保来将斯皮尔送往韦斯特博克集中营的当天，他突然病逝，这也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1942年8月底，埃蒂获准返回阿姆斯特丹几天。她到阿姆斯特丹时病了，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

她的最后一篇笔记是在斯皮尔死后、返回韦斯特博克之前写的。}

1942年9月15日，星期二上午10:30

"哦，上帝啊，也许，像那样所有的事都一起发生有一点点难。我每天都在提醒自己，人也是有身体的。我曾以为，只有我的精神和心灵能够支撑我度过一切。但现在，我的身体为自己说话，叫停了。上帝啊，我现在才意识到你给予了我多少东西。太多的美好，以及太多难以承受的事。然而，每当我表明自己准备好承受时，困难就会直接转化为美好。而美丽有时更难以承受，因为它显得如此势不可挡。想到一颗小小的人类之心可以经历如此之多，哦，上帝，如此之多的苦难和如此之多的爱，我非常感激你，上帝，在这些时候选择了我的心，让它去经历它所经历的一切。也许，我生病是件好事。我还没有接受这个事实，我有点麻木、困惑和无助，但同时我也在努力从我生命的各个角落拼凑我所拥有的耐心，我必须找到一种新的耐心来应对这种全新的状况。我将遵循久经考验的老方法，时不时地在这些微弱的蓝线上自言自语。并与你交谈，上帝。这样可以吗？随着人们的逝去，我感到越来越需要单独与您对话。我非常爱人们，因为在每个人

身上，我都爱着你的某些东西。我在他们身上处处寻找您的踪迹，也常常能找到您的影子。但现在我需要如此多的耐心，耐心以及思考，而且事情会变得非常困难。现在我必须自己做所有的事情。我的朋友，就是您在我心中所点燃的那个人，他最美好、最高尚的部分现在与您同在。在这两个小房间里，我经历了一生中最伟大、最深刻的幸福。我站在他的床边，发现自己正站在您最后的奥秘之一面前，我的上帝”。

下午 3:00

树还在，那棵可以书写我生命故事的树还在。但它已不再是同一棵树，还是我已不再是原来的我了？书架就在那里，离我的床近在咫尺。我只需伸出左手，就能触摸到陀思妥耶夫的天空、莎士比亚或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但我没有伸出手。我感到头晕目眩。”上帝啊，您将我置于您的终极奥秘之前。我为此感谢您，我甚至有力量接受它，并知道没有答案。我们必须能够承受您的神秘。”

我相信，让我睡上几天，完全放下，对我来说是件好事。医生昨天说，我的内心世界太强烈了，我必须回到人间，我一直在叩响天堂之门，而我的体质根本无法承受。也许他是对的。天哪，过去的一年半！还有过去的两个月，这两个月本身就是整个人生。但我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光，我可以说：“这一个小时就像我的一生，如果我突然死去，那也是值得的。”这样的时光有很多。为什么天堂不能像它们一样呢？但事实恰恰相反：天堂就在人的内心深处，就像里尔克的“宇宙内部”。

现在我必须睡觉，让一切都过去。我头晕目眩。我的身体什么感觉都不对。我好想好起来。”但我接受你手中的一切，哦，上帝。”

但我仍在忍受着同样的抱怨。我无法停止寻找伟大的救赎公式。寻找一个能概括我内心一切的词，那就是充溢而丰富的生命感。”上帝啊，您为什么没有让我成为诗人？但也许您已经让我成为了诗人，所以我将耐心等待，直到我的内心生长出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文字宣示着生活在您的世界里是多么的美好和美丽，哦，上帝，尽管我们人类彼此伤害。

军营里的思考之心。

周二晚，凌晨 1:00

我曾想过，我想把你的一生读完，包括最后一页。现在我做到了。

你现在就躺在你的两个小房间里，你这个亲爱的、伟大的、善良的人。我曾在信中写道：“我的心将永远像鸟儿一样飞向你，从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它一定会找到你。”

我在泰德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你已成为我头顶天堂的一部分，我只需举目四望，就能在你身边。即使他们把我扔进地牢，那片天堂仍会在我的心中展开，我的心也会像鸟儿一样飞向它，这就是为什么一切都如此简单，简单得可怕，简单得美丽，简单得充满意义。”

我有无数的事情要向你请教，要向你学习；现在，我必须自己做所有的事情。但我感觉很坚强，我相信自己能行。我所拥有的能量在我体内得到了释放。你教会我说出上帝的名字，而不会

感到尴尬。你曾是我和上帝之间的中间人，现在你这个中间人走了，我的道路直通上帝。理应如此。我将成为我所能接触到的其他灵魂的中间人。

我坐在书桌前，一盏小灯照亮了我。我经常在这里给你写信，也写到过你。我必须告诉你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从未见过死人。在这个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死去的世界上，我从未见过一具尸体。泰德说："那只是一具'躯壳'。"我知道这是真的，但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死人，我不禁觉得这一定意义非凡。

人们似乎都在虚度他们最后的时光。很多人让自己病倒了，或者因为害怕被拖走而拒绝康复。许多人甚至因为恐惧而自杀。我非常感谢他的生命能够自然结束。他免受了人类同胞可能会给他带来的痛苦。你，亲爱的被宠坏的人，一定无法忍受这种痛苦。我更能承受，即使在我受苦的时候，我也会继续过你的生活，并将它传承下去。

即使是在这个时代，或者更确切地说，正是在这个时代，当一个人一旦达到了把生活当作重要而美好的事情来体验的境界，那么所发生的一切仿佛都必须如其所发生的那样，别无他法。想到这里，我又回到了办公桌前！明天我就不回韦斯特博克了，我将和我们的朋友们一起把你的尸体埋进土里。

哦，好吧，事情就是这样的，你知道，这是人类比较卫生的习惯之一。不过，我们将再次相聚。你的灵魂将与我们同在，泰德将为你歌唱。如果你知道我有多高兴自己能在那里就好了。我回来得正是时候，我还能亲吻你枯萎、垂死的嘴，这是你最后一次握住我的手，把它牵到你的唇边。当我走进你的房间时，你曾说过"流浪的女孩"，你也曾说过"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我梦见基督亲自来为我洗礼。"现在我和泰德站在你床边，有那么一瞬间，我们以为你要死了，你眼中的光要熄灭了。泰德用双臂抱住我，我吻了吻她可爱纯洁的小嘴，她轻轻地说："我们找到了彼此。"我们站在你的床边，如果你看到我们两个在一起，你会有多高兴啊。也许你真的看到了我们，就在我们以为你快死了的时候？

我很感激你最后说的那句话，"赫莎，我希望....."你为了忠于她进行了多么艰苦的斗争，你又是多么忠于她啊。我知道，我自己让你很为难，但我也从你身上学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忠诚，什么是挣扎和软弱。

一个人身上所有的缺点和优点都在你身上——所有的邪恶、所有的激情、所有的善良、所有的爱——你是伟大的辨别者、上帝的追寻者和上帝的发现者。你在每一个向你敞开的人心中寻找上帝——是那么多啊！——并在每一个人心中找到了一点上帝的影子。你从不放弃，在小事上你可以如此无动于衷，但在重要的事情上，你是如此耐心，如此无限耐心。

我很高兴是泰德亲自来告诉我，泰德，带着她可爱而光彩照人的面容。我们一起坐在厨房里。后来韩爸爸进来了，站在后面。泰德抚摸着你的钢琴键，她唱了一首短歌，"使我的心欢欣鼓舞。"现在是凌晨两点。屋子里静悄悄的。我必须告诉你一件奇怪的事，但我想你会理解的。你的一幅肖像挂在我的墙上。我想把它撕了扔掉。为了离你更近一点。我们没有直呼对方的名字。我们用"Sie"这个词很久了，后来，我们说"Dü"。对我来说，你的"Dü"是任何男人对我用过的最温柔的称呼之一。你也知道，这样的男人不在少数。你在信上总是用问号署名，我也一样。你在信的开头说："听我说....."，还有你特有的"听着（HO'ren Sie mal，德语）"，但在你的最后一封信上，

你写的是“最亲爱的”。对我来说，你是无名的，就像上天一样无名。我想把你所有的特征都收起来，再也不看它们，因为它们是如此死气沉沉。我想把你装在我的心里，无名无姓，以一种我以前不知道的崭新而温柔的姿态把你传递下去。

星期三上午九点（在医生候诊室）

在韦斯特博克，当我走在吵吵闹闹、精力充沛的犹太委员会成员中间时，我常常在想：如果我能进入他们灵魂的一小部分就好了。如果我能成为他们更好的本性的容器就好了，他们每个人都肯定有更好的本性。让我成为他们，而不是做他们。让我成为躯体中的灵魂。我时不时会在他们每个人身上发现一种让他们失去自我的姿势或眼神，而他们好像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手势或眼神的守护者。

9月16日，星期三，下午3:00

我再次来到那条街。我和他总是隔着三条街、一条运河和一座小桥。他昨天7点15分去世，也就是我的通行证到期的那天⁴⁶。刚才在浴室里，我想，“我第一次见到死去的人。”但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想：我必须做一些庄严的事，一些不寻常的事。我跪在椰子垫上。然后我想：“这太传统了。”我们是多么的循规蹈矩，充满了我们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应该发生的事情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有时，在我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有人会突然跪在我生命的某个角落。当我外出散步或与人交谈时。而那个人，那个下跪的人，就是我自己。

现在，一具凡人的躯壳躺在那张再熟悉不过的床上。哦，那条棉布被单！我几乎不需要再回到那里。这一切都在我内心的某个地方上演着，所有的一切；在我的内心，有一片超越时空的广阔平原，所有的一切都在那里上演着。现在，我又走在那几条街道上。我曾多少次和他一起走过这些街道，总是在进行着引人入胜、有价值的对话。无论我身处地球的哪个角落，我会多久再次走到那里？难道要我装出一副悲伤或肃穆的表情吗？我不是真的悲伤，不是吗？我想双手合十说：“朋友们，我很快乐，也很感激，我觉得生活很美好，很有意义。是的，即使我站在我死去的同伴的尸体旁，他死得太早了，就在我可能被驱逐到某个未知目的地的时候。然而，上帝啊，我对一切都心存感激。我将与逝者中永生的那部分一起活下去，我将让生者中已逝的那部分重新燃起生命之火，直到只剩下生命，一个伟大的生命，哦，上帝。”

泰德将再次为他歌唱，我已经为听到她充满活力的声音的那一刻而欢欣鼓舞。

约普⁴⁷，老朋友，我就在你身边，不是身体上的，而是你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我非常感激能给你一些我忍不住要交给你的东西。

你进入我的生活，意义非凡。不可能不是这样。你好！

9月17日，星期四早上八点

⁴⁶ 埃蒂的通行证后来因病延长了。

⁴⁷ 斯皮尔去世时，他来自韦斯特博克的好朋友乔比·弗莱施胡沃尔（Jopie Vleeschhouwer）正在阿姆斯特丹。他当天就回到了韦斯特博克。

他称之为“沉浸于自我。”这也许最能表达我对生活的热爱：我沉浸在自己之中。而我自己的那个部分，那个最深最丰富的部分，我称之为“上帝”。在泰德的日记中，我经常读到：“把他轻轻地揽入怀中吧，父亲。”这就是我的感受，始终如一，从未间断：“就像我躺在您的怀里，哦，上帝，如此受到保护和荫蔽，如此沉浸在永恒中。”仿佛我的每一次呼吸都充满了永恒，仿佛我最微小的行为和言语都有更深的来源和更深的意义。在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中，他写道：“如果我能把这满溢的力量传递给别人一点点，那我就很幸福了。”

“上帝啊，我的身体停了下来，这是好事。”因为我必须休息一会儿，才能完成我必须做的事。或许这只是另一种传统观念。即使身体疼痛，精神也可以继续工作，不是吗？它可以爱自己，*Hineinhorchen*⁴⁸自己——“聆听”——与生命息息相关的事物。*Hineinhorchen*——我真希望能在荷兰语中找到这个德语单词的对应词。的确，我的一生就是对自己、对他人、对上帝的漫长聆听。如果我说我在听，那其实是上帝在我内心深处聆听。我内心最本质、最深刻的东西在聆听他人内心最本质、最深刻的东西。上帝归上帝。

“上帝啊，您在这个世界上所造之物的需求是多么巨大啊。他们坐在那里，安静地交谈，毫无戒备，突然，他们的需求赤裸裸地爆发出来。然后，他们就在那里，一群群人类的苦难，绝望而无法面对生活。这时，我的任务就开始了。仅仅宣扬你，上帝，向他人的心灵推荐你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我必须对人类的灵魂有敏锐的判断力。一个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与父亲和母亲的联系、青春的记忆、梦想、负罪感、自卑感以及其他一切都会阻挡我的道路。对每一个来找我的人，我都会展开缓慢的探索之旅。感谢您赐予我读懂他人的天赋。有时，在我看来，他们就像敞开着门的房子。我走进去，漫步在走廊和房间里，每座房子的布置都有些不同，但它们都是一样的，每座房子都必须变成献给您的居所，哦，上帝。我向您保证，是的，我保证，我会尽量在更多的房子里为您找到住所和庇护所。有那么多空房子，我将为您这位最尊贵的房客准备好所有的房子。请原谅我这拙劣的比喻。”

晚上，10:30

“上帝，请赐予我平静，让我坦然面对一切。”要面对的事情太多了。首先，我必须开始有规律的生活。此时此刻，男兵营的灯正在熄灭。但他们曾有过真正的光明吗？今天晚上你在哪里，乔比，小同志？我有时会突然感到悲伤：悲伤的是我不能走出营房，到外面的大荒野上去。我在营区里走了一小段路，不久就发现我的战友就在我身边，他的脸晒得黝黑，两眼之间有一道直直的皱纹。天色渐暗，我听到远处传来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第一个和弦。

我真希望能用语言表达这一切。在铁丝网后面的这两个月，是我生命中最丰富、最紧张的两个月，在这两个月里，我的最高价值观得到了深深的印证。我学会了热爱韦斯特博克。然而，当我在那里狭窄的木板床上入睡时，我梦见的却是我现在坐着写作的书桌。“我非常感谢你，上帝，让我的生活如此丰富多彩，但无论你把我安置在哪里，我总是渴望我的那张书桌”。但有时这确实会让生活变得相当困难和艰辛。现在已经过了10点半，是酒吧熄灯的时间，也是我必须上床睡觉

⁴⁸ 译者注：*Hineinhorchen*：德语词，聆听

的时间。"建议病人过安静的生活，"我那令人印象深刻的证书上这么写着。我还得吃米饭、蜂蜜和其他美味佳肴。

我突然想起了那个有着雪白头发和精致椭圆脸庞的女人。她的背包里装着一包吐司，这是她长途跋涉去波兰的全部家当，因为她要严格节食。她是那么可爱，那么宁静，身材高挑，少女般的身材。一天下午，我和她一起坐在中转营房前晒太阳。我给了她一本斯皮尔图书馆的小书，约翰娜-穆勒（Johanna Muller）的《爱》，她似乎很高兴得到这本书。她后来对过来和我们在一起的几个年轻女孩说："记住，明天一早离开时，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只会哭三次。"其中一个女孩回答说："我还没有领到配给簿呢。"

现在大约是 11 点钟。一天过得真快。我还是得去睡觉了。明天泰德会穿上她的浅灰色套装，在墓地的小礼拜堂唱，"让我的心充满喜悦"。我将生平第一次坐上黑色小窗帘的汽车。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写，足以让我忙碌许多个日日夜夜。"上帝啊，请赐予我耐心。一种全新的耐心。这张书桌似乎又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窗外的树也不再让我欣喜若狂。您引领我回到书桌前，也许是想让我尽心尽力吧。"现在真的要晚安了。

我很担心你会过得很艰难，乔比，我很想帮助你。我一定会尽我所能。晚安。

星期天晚上

口语化，口语化，视觉化。

很多人对我来说还是象形文字，但我逐渐学会了破译它们。这是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从人们身上解读生活。

在韦斯特博克，我仿佛站在光秃秃的生命之墙前。生命最内在的框架，剥去了所有的外衣。"感谢您，上帝，教我读得越来越好。"

我经常与人交谈，最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仍然说得比写得更有表达力、更清楚。有时，我觉得自己不应该把力量耗费在口头上，我应该退回来，在纸上走自己安静、探索的路。我的一部分想这样做。但我的另一部分却摇摆不定，在人与人之间的言语中迷失了自己。

马克思（Max），你看到那个聋哑女人和她患有癫痫病的丈夫在一起吗？我想知道，马克思，此时此刻在俄罗斯，有多少怀孕九个月的妇女被赶出了自己的家园，但仍然拿起了枪？

我的心就像一扇闸门，让苦难的浪潮永不停息。

坐在浩瀚星空下的草地上，乔比在谈论乡愁。我没有乡愁了，我有家的感觉。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我们"在家"。在天空下。在地球上的每一个地方，只要我们内心装着一切。

我常常觉得，而且现在仍然觉得，自己就像一艘载着珍贵货物的船；系泊的缆绳已经松开，现在这艘船可以自由地载着货物驶向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我们必须成为自己的国家。过了两个晚上，我才敢对他说起这件事，这是所有亲密感情中最亲密的。一直以来，我都很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他。然后，然后我跪在大草地上，告诉他关于上帝的事。

当然，医生是错的。过去，像他这样的话可能会让我感到不安全，但现在我学会了看透别人，用自己的洞察力来照亮他们的话。"你活得太死脑筋了。你不够放纵自己。你忽视了生活的基本规则。"我几乎要问，"你想让我和你一起躺在这沙发上吗？"这句话并不敏感，但这是他真正想

要的。后来又说，"你没生活在现实世界里。"我心想，"他真不讲道理。"现实世界！在现实世界里，男人和女人是分开的。男人在前线。在集中营。在监狱里。男人和女人彼此分离。这就是现实世界。你必须接受现实。而不是一味地激发自己的欲望并退回到俄南的罪恶⁴⁹中去。为什么不将不能给予他人或其他性别的爱转化为一种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可能仍然是爱？如果我们尝试这种转变，我们不就是站在现实世界、现实的坚实基础上吗？现实就像一张床上躺着的男人或女人一样有形。还有其他的现实，不是吗？在这个时代，我的上帝啊，在这个时代，一个年长的男人还在喋喋不休地说要过上充实的生活，这未免有些幼稚和匮乏。我真希望他能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这场战争之后，世界上将有两股洪流：一股是仁爱的洪流，另一股是仇恨的洪流。"于是我知道：我应该站出来反对仇恨。

9月22日

我愿意像田野里的百合花一样。能够读懂这个时代的人，一定会明白这一点：像田野里的百合花一样。

我曾想过，"我想用指尖感受这个时代的轮廓。"我坐在书桌前，对生活毫无头绪。那是因为我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生活，还坐在这张书桌前。然后，我突然被扔进了人类苦难的众多灰烬点之一。在那里，在人们的脸上，在千姿百态的动作、细微的表情变化、生活故事中，我突然能够读懂我们的时代——而且不仅仅是我们的时代。然后，事情就发生了：我用指尖感受到了这个时代的轮廓。这片被铁丝网环绕的荒地，人类的苦难从这里涌过，但它却以近乎可爱的形象留在了我的记忆中，这是为什么？在那里，我的精神不仅没有受到压迫，反而似乎变得更加轻盈和明亮，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读懂了时代的征兆，而这些征兆在我看来并非毫无意义。在作家、诗人和书桌上鲜花的环绕下，我热爱生活。在军营里，到处都是被追捕和被迫害的人，我找到了我热爱生活的证明。在那些透风的兵营里的生活，与在这个受保护的宁静房间里的生活别无二致。我一刻也没有与传说中被抛在身后的生活隔绝开来。这里只有一个伟大而有意义的整体。将来某一天我还能描述这一切吗？让其他人也能感受到生活是多么可爱，多么值得过，多么公正——是的，公正——我能做到吗？也许有一天，上帝会赐予我所需的简单话语。还有明亮、热切和严肃的话语。但最重要的是简单的话语。我怎样才能用几笔快速、细腻而又有力的笔触，描绘出这个位于荒野和天空之间的军营小村庄？我又怎样才能让别人看到众多的居民，他们必须像象形文字一样被一笔一笔地破译，直到最终形成一个可读、可理解的大整体？

有一件事我现在可以肯定：我永远无法用文字记录下生活本身用活生生的文字为我写下的东西。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用多种感官感受了这一切。

我觉得，这所房子正在慢慢失去对我的控制。能与它断绝关系是件好事。我小心翼翼地，怀着巨大的悲痛，但又确信这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别无他法，就这样一天天地放手了。

⁴⁹ 译者注：俄南之罪，这个名字来源于圣经旧约《创世纪》第三十八章。俄南是父亲犹大的次子，他的长兄死后，犹大命令俄南与兄嫂同房，为长兄留后延续香火，但俄南不愿照做，所以每次在完事前遗精于地，不让嫂子怀孕，这种行为使主不悦，便判其死罪。在西方，俄南之罪是自慰的别称。

我背上穿一件衬衫，另一件装在我的帆布袋里——那个童话故事是怎么说来着，国王在他的王国里寻找他最快乐的臣民的衬衫，最后发现那个人一件衬衫也没有——还有一本很小的《圣经》，也许还有我的俄语字典和托尔斯泰的民间故事，毫无疑问，完全毫无疑问，还有一卷里尔克的书信。还有一件纯羊羔毛的毛衣，是朋友织的——我拥有的东西可真多，天哪，像我这样的人想成为一朵百合花！

带着背包里的那件衣服，我前往“未知的目的地。”他们是这么说的。但是，无论我走到哪里，我脚下的大地和我头顶的天空不都是一样的吗？那么，为什么要谈论一个未知的目的地呢？

9月23日

我们不会因为仇恨而有所作为的，克拉斯（Klaas）⁵⁰。就拿我的一位同事来说吧。我经常在脑海中看到他。他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僵硬的脖子。他对迫害我们的人恨之入骨，这大概是有道理的。但他自己却是个恶霸。他是集中营看守的典范。我经常看到他站在集中营入口处，接纳被追捕的犹太同胞，那场面从来都不令人愉快。我还记得他把几片肮脏的甘草扔给桌子对面一个啜泣的三岁小孩，然后粗声粗气地说：“小心别弄得满脸都是。”现在回想起来，我确信与其说他缺乏善意，不如说是尴尬和害羞——他根本就没有合适的语气。当我看到他在人群中走来走去，梗着脖子，神情傲慢，还总是叼着短烟斗时，我就会想：他只需要手里拿着一根鞭子，那就太适合他了。但我从来没有恨过他，我觉得他太迷人了。有时，我真为他感到难过。说实话，他有一张不快乐、可悲的嘴。他就像一个三岁的孩子，在母亲面前总是不听话。与此同时，他自己也已年过三十，是个聪明人，是个成功的律师——荷兰最能干的律师之一，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但他的脸上却印着一张三岁小孩的不满的嘴。他和别人之间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接触，每当别人对他友好时，他就会露出这种隐蔽而饥渴的眼神。（我总能看到他这样做，因为我们在那里生活没有围墙。）后来，我从一位认识他多年的同事那里听说了一些关于他的事情。德军入侵时，他从三楼的窗户跳到街上，但没有自杀。后来，他把自己扔到一辆汽车下面，但同样没有成功。后来，他在精神病院住了几个月。那是恐惧，只是恐惧。我还了解到，他的妻子不得不踮着脚尖在屋子里行走，因为他无法忍受最轻微的噪音，他经常对着吓坏了的孩子们暴跳如雷。我对他感到深深的怜悯。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最后，他上吊自杀了。（我一定要把他的名字从卡片索引中删掉。）

克拉斯，我真正想说的是：我们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甚至不应该想着去恨我们所谓的敌人。我们对彼此的伤害已经够多了。当我说我们自己人中也有恶霸和坏蛋时，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意思，因为没有人内心深处真的是“坏”的。我本该向那个充满恐惧的人伸出援助之手，本该追溯他恐慌的根源，让他更深入地了解自己，这是我们在这种时候唯一能做的事情，克拉斯。

而你，克拉斯，疲惫而绝望地挥挥手说：“但你要做的事需要很长时间，而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不是吗？”我回答说：“你想要的东西是过去两千年来人们一直在努力争取的东西，在那之前

⁵⁰ 老克拉斯-斯梅里克（Klaas Smelik, Sr. 1897-1986）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和作家，1934年在德文特第一次见到埃蒂。他们仍然是朋友，他和他的女儿乔安娜（Johanna, “Jopie”乔比）-斯梅里克多次试图说服埃蒂躲起来，并为她提供了各种住处。她总是拒绝。

的几千年里，事实上，自从人类在地球上存在以来，人们就一直在努力争取。”你说：“恕我冒昧，你认为结果如何？”

我怀着同样的热情重复道，尽管我已经开始觉得自己很烦人了：“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克拉斯，我看别无选择，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向内求索，摧毁自己身上所有他认为应该在别人身上摧毁的东西。记住，我们给这个世界增添的每一丁点仇恨，都会让它变得更加荒凉。”

而你，克拉斯，顽固的老阶级斗士，你一直都是这样，既惊愕又惊讶地说：“可那——那只不过是基督教！”

我被你的困惑逗笑了，冷冷地反驳道：“是的，基督教，为什么不呢？”

夜幕降临，兵营有时会在月光下熠熠生辉，就像一个从上帝之手滑落的玩物。

9月24日

“只有一种慰藉，”马克思咧着他那笨拙的嘴说。“到了冬天，雪会堆得很高，会把营房的窗户都盖住，所以也会整天黑漆漆的。”他觉得自己说得相当诙谐。“但至少我们会很暖和，温度永远不会低于零度。他们还在车间里放了两个小瓦片炉子，”他高兴地补充道。“带来这些炉子的人告诉我们，它们的燃烧性能非常好，一点燃就会爆炸。”

今年冬天，我们将不得不忍受和分担许多苦难；让我们互相帮助，共同承受：寒冷、黑暗和饥饿。

我们将被安置在光秃秃的天空下的木制营房里，床铺来自马奇诺防线，每三层一个床铺，没有电灯，因为巴黎没有送来电线。即使有灯，也没有遮光纸。

我不得不缩短行程，现在又到了傍晚。今天我的身体很不舒服。一朵玫瑰红色的小仙客来伫立在我的钢灯下。今晚，我花了很多时间来思念S。我突然感到了一阵悲伤，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今晚我突然发现，我有太多的问题想问他，尤其是关于他自己的问题，有太多的问题还不清楚。现在我得自己去找答案了。真傻，但每当电话铃响起，他的声音就会在电话那头响起，半霸道半温柔地说：“听我说。”世事难料啊。我有多久没有见到泰德了！

我最新的宝藏：《马太福音》第6章第33节中的天上的飞鸟和田野里的百合花：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⁵¹，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明天还要在巴黎咖啡馆与鲁·科恩（Ru Cohen）约会。阿德玛-凡-谢尔特玛广场⁵²有五个人，只穿着睡衣和拖鞋，天气变得如此寒冷，现在他们还带走了一个处于癌症晚期的人，昨晚一个犹太人在凡-贝尔大街被枪杀，就在离这里不远的拐角处，“当时他正试图逃跑。”此时此刻，全世界有许多人正在被杀害，而我却坐在办公室钢制台灯下的玫瑰红仙客来旁写作。我的左手放在一本打开的小圣经上，我头痛、胃痛，而草原上阳光明媚的夏日和那片绵延至脱险营房的黄色羽扇豆田却深深地埋藏在我的心底。就在不到一个月前的8月27日，乔比写信给我说：“我又坐在这里，双腿垂在窗外，聆听着巨大的寂静，而羽扇豆花田已褪去了欢快的色彩，沐浴在舒适的阳光中。现

⁵¹ 译者注：神的国和神的义：一位基督徒问牧师：“基督徒应该向上帝祈求什么？”牧师回答说：“耶稣说过，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基督徒又问：“能具体说明一下吗？”牧师说：“求神的国，指的是求一种心境，在地如在天的心境。神的义，指的是神的爱恶标准。爱神所爱，恶神所恶，就是求神的义。”

⁵² 所谓的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的总部。

在，一切都如此庄严、宁静，以至于我也非常平静和严肃。我从窗前走下来，在松软的沙地上走了几步，凝望着月亮。”然后，他在廉价的纸张上用他那紧凑、工整的笔迹写下了这封信的结尾：“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说：在这里，只有一种姿态可以做到：跪下。不，我自己没有这样做，我认为没有必要，我甚至在坐在窗台上时就下跪了，然后我就睡了”。

奇怪的是，就在我的好朋友，那个陪伴我灵魂诞生的人，痛苦地躺在床上，变成一个孩子的时候，这个男人竟然如此突然地、几乎无声无息闯入我的生活，充满活力，鼓舞人心。”在这样艰难的时刻，我常常在想，上帝啊，您对我有何旨意，因此我对您又有何旨意。”

随着一阵剧烈的疼痛，所有受苦受难的人类的夜间痛苦和孤独现在都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流淌。今年冬天，我又该做些什么呢？

“有一天，我很想周游世界，哦，上帝；我感到自己被吸引着穿越所有的边界，与您所有交战的生灵有一种联系。”我想用细小、沉静的声音，但也要令人信服地、毫不停顿地宣布这种联系。但首先，我必须出现在每一个战线上，出现在所有人类苦难的中心。

“上帝啊，请时不时给我一行小诗，如果我因缺纸或光线不足而无法写下，那就让我在傍晚向您伟大的天堂轻声诉说吧。但请时不时给我一小行诗句。”

9月25日中午11:00

泰德告诉我，她的一位女友在丈夫去世后曾经说过：“上帝把我调到了一个更高级的班级；课桌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太大了。”

当我们谈到他不在了，我们都不觉得内心空虚，确实有一种充实感，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情，泰德只是低着头耸耸肩，勇敢地微微一笑说：“是的，课桌还是有点太大了，事情难免时不时会有点困难。”

《马太福音》第5章第23节：所以，你若送礼物到坛前，想起你弟兄害你；第24节：就把礼物留在坛前，然后可以走了；先与弟兄和好，再来献上礼物。

我在鲁的身边匆匆走着，在一次很长的交谈之后，我们再次讨论了所有的“终极问题”，在狭窄、沉闷的卡弗特-弗林克大街中间，我突然在他身边停了下来，说道：“但是你知道吗，鲁，我仍然像个孩子一样觉得生活是美好的，这让我能够承受一切。”鲁满怀期待地看着我，我说，就好像这是世界上最普通的事情，而事实也确实如此，“是的，你看，我相信上帝。”我想，他吃了一惊，然后在我脸上寻找某种神秘的迹象，似乎很喜欢他在那里找到的东西。也许这就是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感觉如此神采奕奕、如此坚强的原因吧？因为在那个单调的工人区里，我是那么自然、那么简单地说出了这句话，“是的，你看，我相信上帝。”

我很高兴能在阿姆斯特丹逗留几周。回去后，我将焕然一新，重新焕发活力。我以前太不合群，太懒散了。我真应该去看看那些老人，博登海默（Bodenheimers）一家，而不是以我不能为他们做什么为借口来搪塞自己。还有很多类似的事情，我都做得不够好。我过于追求自己的快乐了。傍晚在荒野上，我准备好凝视一双友善的眼睛。这很可爱，但我在很多方面都做得不够。即使是和宿舍里的姑娘们也是如此。我时不时地向她们展示自己的一小部分，然后逃之夭夭。这还

远远不够。不过，我很庆幸当时的情况，我回去后一定会弥补的。我相信我会以更认真、更专注的心态重新开始，不再一味追求自己的快乐。一个人要想在道德上影响他人，就必须从自己的道德做起。我整天把上帝挂在嘴边，现在是我照着上帝的样子生活的时候了。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哦，是的，很长的路要走，但有时我却表现得好像我已经到了那里。我是一个轻浮而随和的人，我常常像一个艺术家、一个纯粹的旁观者一样对发生的事情袖手旁观。我身上有一些怪异、善变和冒险的东西。但是，当我深夜坐在书桌前时，我也感觉到内心深处有一股令人信服的、指令性的力量，一种巨大的、不断增强的严肃性，一种无声的声音，它告诉我该怎么做，并迫使我承认：我在各方面都做得不够好，我真正的工作甚至还没有开始。迄今为止，我所做的不过是玩玩而已。

9月26日 9:30

我必须把更多的自己交给你，哦，上帝。也不要再提条件：只要我保持健康，等等……。即使我不健康，生活还是要继续，不是吗？我无权提出条件。今后我不会再提条件了。就在我下定决心那一刻，我的胃痛突然好了很多。

今天早上，我翻阅了一下我的日记。成千上万的回忆涌上心头。这是多么丰富的一年！

9月27日

如果我把我所有的财产都用来养活穷人，却没有爱，这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

至少你不必和我一起受苦，S，被宠坏的亲爱的，我能够独自面对：那一点点寒冷，那一点点铁丝网，但你仍然活在我的心中。我继承了你身上不朽的东西。

我们最后总能得到一些物质上的纪念品：泰德给我的那把破碎的粉色梳子。我真的不想保留他的任何照片，也许我永远不会再提起他的名字，但那把邋遢的粉红色小梳子，我曾看到他用它梳理了一年半稀疏的头发，现在却放在我的公文包里，和我最重要的文件放在一起，如果我失去了它，该是多么悲痛欲绝啊！我们人类真是奇怪的动物，不是吗？

9月28日

有一次，那个眼神忧郁的调情医生对我说："你的生活太过理性，这对你的健康有害，你的体质不适合这样的生活。"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把这事告诉乔比时，他沉思地说："他可能是对的。"我为此担心了很久，但后来我越来越肯定地意识到：他说的不对。的确，我可能会想得太多，有时想得像恶魔一样狂热，但我每天都会从本源——生命本身——中汲取养分，并时不时地在祈祷中休息。那些说"你生活得太紧张了"的人不知道的是，一个人可以像躲进修道院的牢房一样躲进祈祷室，然后带着新的力量和平静再次离开。

我认为，使人最软弱的是害怕浪费自己的力量。如果经过漫长而艰苦的过程，日复一日，你终于找到了内心的源泉，简言之，找到了上帝，而且只要你确保通往上帝的道路畅通无阻——你可以通过"自我修炼"做到这一点——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些内心的源泉中不断更新自己，再也不必害怕浪费自己的力量了。

9月29日

你常说："这是对精神的犯罪，它将得到报复的。"每一种违背精神的罪孽都会得到报应，无论是在人本身还是在外面的世界。

让我自己再记下一件事：马太福音第6章第34节：所以不要为明日忧虑，因为明日自有明日的忧虑。一日之祸，一日当尽。

我们必须像对付跳蚤一样每天与那些有关未来的许多小担忧作斗争，因为它们会消耗我们的精力。我们为未来的日子做好心理准备，那么一切就会变得不同，截然不同。今日事今日毕。该做的事情一定要做完，至于其他的事情，我们不能让自己被成千上万的琐碎恐惧和忧虑所困扰，不能让自己对上帝没有信心。我的居留证和配给簿都会好起来的；现在没有必要为此耿耿于怀，我还不如写一篇俄语文章。归根结底，我们只有一个道德责任：在自己身上找回大片的和平，越来越多的和平，并将其反映给他人。我们内心越平静，我们这个动荡的世界也就越安宁。

刚与托斯（Toos）通过一次简短的电话。乔比写道："不要再寄包裹了。一切都乱套了。"哈南（Haanen）给他妻子写了一封信：太短了，说没有意义，但又足够长，长到让每个人都很紧张。太恶心了。这让我也产生了不良反应。我们必须与之斗争。必须拒绝这些毫无意义的谣言，它们就像传染病一样传播开来。我偶尔能体会到这些不幸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的生活如此贫乏，如此空虚。然后他们会说，我从很多人那里听到过这样的话："这些天我什么书也读不进去，我再也无法集中精力了。过去，我的家里总是花团锦簇，但现在，我再也不关心那些东西了。"贫困、空虚的生活。他们能否被教会自我努力，去找到内心的平静？抛开这些恐惧和流言蜚语，去过一种富有成效、充满自信的生活？去明白一个人可以在内心生活中最遥远、最安静的角落里跪下，一直跪到头顶的天空重新变得晴朗吗？昨晚，我再一次切身感受到了人类如今所遭受的苦难。时不时被提醒一下是件好事，哪怕只是为了学会如何与之抗争。然后继续不受干扰地走过自己内心广阔而开阔的风景。但我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先是去看牙医，今天下午又要去凯泽斯格莱特（Keizersgracht）的犹太委员会赴约。

9月30日

忠实于自己的自发性，忠实于自己在一个非常自发的时刻要做的事情。

忠实于已经开始萌芽的每一种感觉和想法。

忠于最完整的意义，忠于上帝，忠于自己最美好的时光。

如果说我在这个时代有什么责任的话，那就是见证。我想我已经学会了接受这一切，学会了在漫长的岁月中阅读人生。年少轻狂的我常常确信，我能记住我所看到的每一件最微不足道的事情，有一天我也能将它们一一道来。不过，我现在必须试着放下。

我似乎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吞噬人类创造力和生活乐趣的巨大鸿沟。它们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灵之洞。一日之祸，一日当尽。人最痛苦的是对痛苦的恐惧。身体一直在引领精神，而这本该是相反的方向。"你过着太理智的生活。"为什么是现在？就因为我不愿把身体交到你贪婪的手中？男人真是奇怪！我多么想写作。在我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有一个工作室，泰坦（Titans）们正在那

里创造一个新世界。我曾绝望地写道："在我的小脑袋里，这个世界必须被重新思考，它必须被赋予新的意义。"我偶尔还是会这样想，带着同样的、近乎恶魔般的臆断。我知道如何让我的创造力越来越摆脱物质的束缚，摆脱饥饿、寒冷和危险的想法。它们毕竟是想象中的幻影，而不是现实。现实是一个人连同与之相伴的所有痛苦和困难一起承担的东西。在承担这些困难的过程中，人的韧性也会随之增强。但苦难的概念（并非现实，因为真正的苦难总是富有成效的，能让生命变得弥足珍贵）必须被摧毁。如果你摧毁了囚禁生命的观念，那么你就解放了真正的生命，解放了生命的真正源泉，那么你也就有力量承受真正的苦难，你自己的和世界的苦难。

星期五早晨，躺在床上

我没有对自己完全诚实。我也必须学习这一课，这将是最难的一课："哦，上帝，承受你强加给我的苦难，而不仅仅是我自己选择的苦难。"

这几天，我一直在用很多话来说服自己和别人，我必须回到韦斯特博克，我的胃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也许真的也没有那么糟糕。

在我看来，我似乎只需伸出手指，就能将整个欧洲和俄罗斯尽收眼底。对我来说，它们是如此紧凑，如此易于观察和熟悉。一切似乎都近在咫尺——即使是在这张床上。记住：即使在这张床上。即使我必须一动不动地躺上几个星期。但一想到我可能无法起身，我还是觉得难以忍受。

"我向您保证，无论您把我安置在哪里，我都会尽我所能地生活下去。"但我很想在星期三回去，哪怕只有两个星期。"是的，我很清楚，这是有风险的：集中营里的党卫军越来越多，四周的铁丝网也越来越多，一切都变得越来越严格，很可能两周后他们就不会再放我出去了，这始终是个未知数。我能冒这个险吗？

我给自己的时间是到星期天，如果到时候证明这不是一时的头晕，那我就必须理智地留下来。我给自己三天时间。但我必须保持冷静，不能做傻事。不要把整个人生压缩在几个星期里。我要见的人不会跑的。真的不用太着急，没必要浪费我宝贵的生命。别让我肆意挑衅神灵，他们把一切都安排得如此美妙，别让我现在去破坏他们的工作。我再给自己三天时间。

晚些时候

我觉得我的生命还没有完成，还没有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一本书，多么好的一本书，我却陷入了半途而废的境地。我很想读下去。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一生似乎都在为集体生活做准备，而事实上，我一直过着非常私人的生活。

晚些时候

鲜花和果实种在哪里，就长在哪里，这不正是一切的意义所在吗？我们难道不应该肯定这种意义吗？

我相信我会学会这样做的。我们必须学会抛弃标签。你不必知道它是叫肠出血，还是叫胃溃疡或贫血，就能知道它是什么。看来我可能要平躺一段时间了，我还不承认这一点，我还在焦急地说服自己，情况还不算太糟，我可以在星期三那天离开这里。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将再给

自己三天的时间，如果我仍然觉得自己被困在这虚弱的盔甲里，那我就只能屈服了。如果到了周一我又觉得好了呢？那我就去找诺伊贝格（Neuberg），用我最得体的方式——是的，我已经能看到了，露出那颗镶着金边的新烤瓷牙的微笑——说："医生，我是以朋友的身份来找你的。听着，我非常想去，你觉得我能去吗？"我知道他一定会答应的，因为这就是我要让他说的话。我会让他说出我想听到的答案。

我想，在承担起我的重担之前，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不管那会是什么。

当我发现又一个精心策划的计划变成了徒劳的猜测时，我感到非常欣慰。我们曾经那么确信，我们会互相帮助，共同承担这个时代的悲伤。现在，他虚弱地躺在一块石头下——我想知道那块石头到底是什么样子——躺在鲜花盛开的佐尔格维利特墓地最远的角落里，而我则虚弱地躺在属于我自己的小房间里，已经快六年了。虚荣中的虚荣——但不虚荣的是，我发现自己能够毫无保留地将自己交付给他人，将自己与他绑在一起，分担他的悲伤。他不是先用他那不完美的人类之手铺平了道路，然后才把我引向上帝的吗？

不，我的姑娘，你身体在被子里的感觉，我一点也不喜欢。

行动不便可不是件好事。"我曾经是多么能动啊，我的上帝，多么能动啊.....我背着背包走过多少您未知的公路和小路！这就像一个奇迹。突然间，到处都为我打开了大门，把我引向了我一直以为封闭的道路。我有了多大的空间！但现在我真的病了，真的病了。我再给您两天半的时间。"

我想有一天去拜访他们，一个一个地拜访，那些在去那片荒地的路上从我手中经过的成千上万的人。如果我找不到他们，我就去看看他们的坟墓。我再也不能安静地坐在书桌前了。我想周游世界，亲眼看看，亲耳听听，我们送他们上路的人都过得怎么样。

下午晚些时候

在室内走了一会儿。谁知道呢，也许终究会好起来的，也许只是贫血，吃点药就会好的。

现在看来我被"豁免"了。"我能高兴得跳起来吗？"我问那个腿短的律师。我不想要那张大多数犹太人愿意献出右臂的废纸，我一点也不想要它，为什么它偏偏落到我的头上？我想被送往散布在欧洲各地的每一个集中营，我想去每一个前线，我不想呆在他们所谓的"安全"的地方，我想去那里，我想与我所有所谓的敌人交朋友，我想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与尽可能多的人分享我的知识——我可以的，只要你让我变得健康，哦，主啊！

星期六早上 6:30，在浴室里

我开始失眠，这是不允许的。天刚蒙蒙亮，我就跳下床，跪在窗前。在灰暗寂静的清晨，窗外的树一动不动。我祈祷道："上帝，请赐予我大自然中最伟大的平静。如果您希望让我受苦，那么请让我受的是一种巨大的、无坚不摧的苦难，而不是可以击垮人的无数琐碎的焦虑。给我平静和信心。让我的每一天都比日常的无数烦恼更有意义。所有这些对食物、衣服、寒冷和健康的担忧，不都是对你的否认吗，我的上帝？难道你没有严厉地惩罚我们吗？让我们失眠，让我们的生

活不再有价值？”我想在这里再安静地躺上几天，但那时我希望我的生命变成一次伟大的祷告。一种伟大的和平。再一次将我的平静带在身边。“病人必须过平静的生活。”“主啊，请赐予我平静，无论我身在何处。也许我不再感受到你的平静是因为我做错了。也许吧，但我不知道。”这些天来，我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耿耿于怀，这可不好。“让我的内心也能像你今天灰暗的早晨一样平静吧。”

现在已经快七点了。我要去用冷水从头到脚洗一遍，然后静静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我不再在这本练习本上写东西，我只是躺着，试着做一个祷告者。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几天内痛苦不堪，以为几个星期都熬不过去，然后突然就拨云见日了。但现在我的生活并不尽如人意，因为我试图勉强自己。如果可能的话，我很想在星期三离开。但我很清楚，我现在这样对谁都没好处。我真想再好一点点。但我不应该提出任何要求。我必须顺其自然，这也是我正在尽我所能去做的。

“不是我的意愿，而是你的意愿得以实现。”

稍后

当然，他们想要的是我们的彻底毁灭！但让我们从容面对吧。

我心中没有隐藏的诗人，只是上帝的一小部分可能会成长为诗歌。

一个营地需要一个诗人，一个像吟游诗人一样体验那里的生活，甚至能够歌颂那里的生活的诗人。

晚上，我躺在营地的木板床上，周围的妇女和女孩们轻轻地打着呼噜，大声地做着梦，静静地抽泣着，辗转反侧，这些女人和女孩在白天经常告诉我，“我们不想去想，我们不想去感受，否则我们肯定会失去理智。”有时，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柔情，一连几个小时躺在床上，任凭这漫长的一天所留下的太多、太多的印象冲刷着我，我祈祷着：“让我成为这些营房中的思考之心吧。”我想再次成为这样的人。成为整个集中营的思想核心。我如此耐心地躺在这里，现在又如此平静，我已经感觉好多了。我感觉自己的力量又回来了；我不再制定计划，也不再担心风险。无论发生什么，都会有好的结果。

星期六，下午 4:00

我真的不能再这么急躁了。我为什么要这么急着去分担铁丝网后面那些人的苦难呢？六周又算得了什么呢？我的头颅上套着铁箍，整个城市的废墟压在我的头上。我真的不想成为一片从社会茎干上掉落的干枯的病叶。

10月3日，星期六晚上九点

一个人应该日夜为成千上万的人祈祷。一分钟也不能不祷告。

10月4日[1942年]，星期日晚上

今天上午泰德，下午贝克尔教授。然后是乔比-斯梅利克（Jopie Smelik）⁵³。和韩一起吃了饭。头晕目眩，浑身无力。"上帝啊，您把这么多珍贵的礼物托付给了我，求你让我好好守护，好好使用它们吧。"现在和朋友聊天对我很不好。我已经疲惫不堪。我缺乏抛开一切、在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间取得平衡的力量。这是我的主要任务。它们在我心中同样强大。我非常喜欢与人相处。我的强烈情感仿佛能从他们身上汲取最美好、最深刻的东西：他们在我面前敞开心扉，每个人都是一个新故事，由生命本身向我讲述。我的眼睛就这样欢快地读下去。生活向我倾诉了如此之多的故事，我将不得不把它们复述给那些无法读懂生活这本书的人。

在深夜里感到孤独了一次。上帝与我相依为命，我因此感到更加充实与安宁。

10月8日，星期四下午

我还在生病。我无能为力。我得再等一会儿，把他们的眼泪和恐惧都收集起来。虽然我在床上也能做到这一点。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感到如此眩晕和燥热。我不想成为恐怖的记录者，或感觉的记录者。今天早上，我对乔比说："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话：生活是美好的。我相信上帝。我想在人们所谓的'恐怖'中仍然能够说：生活是美好的。"现在，我躺在某个角落里，头晕发烧，什么也做不了。刚才醒来时，我口干舌燥，伸手去拿水杯，喝了一口水，心存感激，心想："如果我能在哪里给那些干渴的成千上万的人喝一口水就好了。我一直告诉自己："别担心，事情并没有那么糟。"每当又一个可怜的妇女在我们的登记台前崩溃，或者一个饥饿的孩子开始哭泣，我就会走过去，保护性地站在他们身边，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对那些蜷缩在一起、支离破碎的人类碎片强颜欢笑，并告诉自己："事情没那么糟，真的没那么糟。"我所做的只是站在那里，因为我还能做什么呢？有时，我可能会在某个人身边坐下，搂着他的肩膀，几乎不说话，只是看着他的眼睛。对我来说，没有什么陌生的，没有任何一种人类悲伤的表情是陌生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熟悉，就好像我知道这一切，并且曾经经历过这一切。人们对我说，"你一定有钢铁般的意志才能承受住。"我不认为我有钢铁般的意志，远非如此，但我肯定能经受住考验。我不怕直视苦难的眼睛。每一天结束时，我都有一种感觉：我是如此热爱人民。我从不对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感到痛苦，而总是爱那些知道如何承受如此重担的人，尽管他们对这些重担毫无准备。金发的马克斯剃着光头，总是带着一点新的胡茬，还有他那双温柔的、蓝色的梦想家的眼睛。他在阿默斯福特（Amersfoort）受到了如此虐待，以至于不能被"转运"到任何地方，只能被留在医院里。一天晚上，他向我们准确地讲述了他们对他所做的一切。有朝一日，其他人也会将这些故事的细枝末节记录下来，如果要将这个时代的历史完整地传承给下一代，想必这也是必要的。我不需要这些细节。

第二天

父亲突然出现，大家都很兴奋。"我的小修道院长"以及"多么古怪的想法"还有"主啊，让我不再渴望被他人理解，而是让我去理解他们。"

现在是上午11:00。乔比一定已经到了韦斯特博克了。我的感觉就好像自己的一部分也在那里。今天，我不得不一直与急躁和沮丧作斗争，这是由我的背部疼痛和双腿僵硬的感觉带来的。

⁵³ 乔安娜-斯梅利克（Johanna Smelik）。别跟乔比-弗莱施胡沃尔弄混了。（乔比是男女都有的昵称。）

我非常想环游世界，但却做不到。这一切都会来的。但人不应该如此唯物。因为即使我躺在这里，不也是在周游世界吗？

大地在我心中，天空也在我心中。我清楚地知道，地狱般的东西也可能存在于一个人的心中，虽然我自己已经不再经历它，但我仍能在其他人身上强烈地感受到它。这是应该的，否则我可能会过于自满。

虽然听起来有些矛盾：每当一个人拼命想在肉体上接近某个心爱的人时，每当一个人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入到对那个人的渴望中时，他实际上是在给自己找短处。因为那时，一个人已经没有储备来进行真正的邂逅了。

我要再读一读圣奥古斯丁。他是如此朴素，如此狂热。在他写给上帝的情书中，充满了朴素的虔诚。这才是一个人真正应该写的情书：写给上帝的情书。如果我说，我有太多的爱，不能把所有的爱都给一个人，这样说是不是很自大？一个人可以一生只爱一个人的想法让我觉得非常幼稚。这种想法既卑鄙又贫乏。难道人们永远都不会明白，爱比性带来的幸福和回报要多得多吗？

我双手合十，做了一个我喜欢的手势，在黑暗中，我告诉你一些愚蠢而严肃的事情，恳求祝福你诚实可爱的脑袋。是的，我为你祈祷。晚安，亲爱的。

星期六晚上

我想我可以承受生活和这个时代为我准备的一切。

当动荡变得过于巨大，我完全束手无策时，我仍然双手合十，屈膝跪地。这种姿势不是我们犹太人代代相传的。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学。这是我从一个我几乎忘记了他的名字的人那里继承的最宝贵的遗产，但他的精华部分已成为我自己生命的组成部分。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故事，我的故事：一个不会下跪的女孩。或其变体：学会祈祷的女孩。这是我最亲密的举动，甚至比和男人在一起更亲密。毕竟，一个人不可能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在一个男人身上，不是吗？

12.10.42.

我的印象像闪烁的星星，散落在记忆的黑丝绒上。

灵魂的年龄与生死簿上的记录不同。在你出生时，灵魂已经有了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年龄。一个人可能生来就有一个12岁的灵魂。一个人也可能生来就拥有千年的灵魂……。我相信灵魂是人类最不了解的部分，尤其是西欧人，因为我认为东方人的灵魂“活”得更充实。我们西方人并不真正知道如何对待灵魂；事实上，我们对自己的灵魂感到羞耻，好像它们是不道德的东西。“灵魂”与我们所说的“心”截然不同。有很多人“心”很多，但灵魂很少。

昨天我向玛丽亚（Maria）⁵⁴问起一个人：“她聪明吗？”“是的，”玛丽亚说，“但仅限于她的头脑。”S总是这样评价泰德，“她有一个聪明的灵魂。”每当S和我谈到我们年龄的巨大差异时，他总是说：“谁能知道你的灵魂是否比我的更古老？”

⁵⁴ 玛丽亚-图因辛格（Maria Tuinzing），埃蒂在韩-韦格里夫家的密友。

有时，它在我心中熊熊燃烧，就像刚才一样：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所认识的所有友谊和所有的人，都以压倒性的数量涌现出来，让我充满感激之情。虽然我生病了，贫血，或多或少地卧床不起，但每一分钟都显得那么充实，那么珍贵——当我再次健康起来时，会是什么样子呢？"上帝啊，我一次又一次地欢欣鼓舞：我感谢您赐予我生命。"

灵魂是用烈火和水晶铸成的。它是严谨的，是《旧约》意义上的坚硬，但也是温柔的，就像他温柔的指尖有时轻抚我的睫毛一样。

傍晚时分

有时，生活也会遇到令人生畏的困难。这时，我就会焦躁不安，疲惫不堪。不过，今天下午我的创作力很强。现在则是精疲力竭。

我所能做的就是一动不动地躺在被子里，耐心等待，直到我摆脱颓废和崩溃的感觉。过去，当我有这种感觉时，我会做一些傻事：和朋友出去喝酒，考虑自杀，或者通宵达旦地看书，随手一翻就是几十本。

一个人也必须接受自己有"没有创造力"的时候。越是能坦然接受，这些"无创意"的时刻就会越快过去。一个人必须有勇气叫停，感到空虚和气馁。晚安。

次日清晨。

*Vorwegnahme*⁵⁵。预料。我不知道荷兰语的真正对应词。从昨晚起，我就一直躺在这里，试图从世界各地所遭受的可怕苦难中吸取一点教训。我想把即将到来的冬天所要承受的巨大悲痛稍微融入其中。但这是不可能的。今天将是艰难的一天。我将静静地躺在床上，试着对即将到来的所有艰难日子有所预料。

当我为脆弱的人受苦时，我真正受苦的难道不是我自己的脆弱吗？

我把自己的身体像面包一样掰开，与人分享。何乐而不为呢，他们已经饿了很久了。

我总是想起里尔克。想到一个如此虚弱的人，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城堡的保护墙内完成的，也许会被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击垮，这真是奇怪。这难道不能进一步证明生活是微妙平衡的吗？在和平年代，在有利的环境下，敏感的艺术家的寻找最纯粹、最恰当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最深刻的见解，以便在更动荡、更衰弱的时期，其他人可以向他们寻求支持，并对他们困惑的问题随时做出回应，这难道不是证据吗？因为他们的所有精力都用在了维持最基本的必需品上，所以他们自己无法做出回应？可悲的是，在困难时期，我们往往会以"这种东西对我们现在有什么用？"来推卸"更容易"的时代的艺术家的精神遗产。

这种反应可以理解，但目光短浅。而且是完全的贫乏。

我们应该愿意成为所有伤口的良药。

⁵⁵ 译者注：德语，预料

来自韦斯特博克的信件

韦斯特博克

星期一，下午1点，在马勒家（Mahlers）的小房间里，
艾希瓦德（Eichwald）正在给我熬粥。⁵⁶

亲爱的人们⁵⁷：

我终于要给你寄信了。这已经是我第五次写信了。一个人在这里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有太多矛盾的感受，以至于无法下笔。总之，我写不下去了。所以我只能向你问好。此外，我想我必须尽快回到阿姆斯特丹，在高级屠宰场把自己宰了。我什么都做不了，真的很悲哀，这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事情就是这样，我的身体出了问题，我靠止痛药度日，很可能会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你们亲爱的眼皮底下。我无能为力。有趣的是，我已经在这里呆了将近三天——也可能是三个星期。这里不像夏天那么“田园诗意”，一点也不像。我要去睡个午觉，然后又要开始无休止的行军，穿过军营和泥泞。真遗憾我不能留下来，我多么希望我能留下来。

威士乌尔（Vleeschhouwer）⁵⁸正在赶来，我会把这封信交给他。再见了，各位，请原谅这简短而凌乱的涂鸦。

爱你的人
埃蒂

⁵⁶ 约瑟夫（Joseph）和海德薇格·马勒（Hedwig Mahler）是1935年逃到荷兰的德国犹太人。两人都是印刷工人，也是荷兰一个犹太抵抗组织的成员，两人都被纳粹杀害。艾希瓦德（Eichwald）身份不明。

⁵⁷ “亲爱的人们”是埃蒂以前在韩·韦格里夫家的室友。她的信经常在更大的朋友圈里传阅。

⁵⁸ 约瑟夫·威士乌尔（Joseph Vleeschhouwer），又名乔比，是埃蒂的密友；他描述希勒苏姆一家在韦斯特博克最后一天的长信在本卷末尾重印。他也被驱逐出境；1945年4月23日，在德国人从Bergen-Belsen撤离后，他在特鲁比茨（Treubitz）去世。他的妻子卡托·卡亨（Cato Cahen）也死在特鲁比茨。

1942年11月29日星期日晚

韩爸、卡特、汉斯、玛丽亚姐姐，你们好。

我觉得无法在这里写作，不是因为没有时间，而是因为所有不同的感觉都涌上心头。我相信，关于这一周，我可以一口气说上一年。我在下周六的休假名单上。能够离开这里，再次见到你们，是我的荣幸。我很庆幸在最初的几天里没有一头扎进繁杂的事务中；偶尔我也会在床上躺上一个小时，然后一切就又恢复正常了。行李箱、衣服和毯子都准备好了。马勒夫妇对我照顾有加。现在已经八点半了，我再次坐在他们那好客的小角落里，这里真是一片绿洲。在我旁边，威士乌尔正沉浸在一本书中。马勒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朋友在打牌。小艾兴瓦尔德（Eichenwald）是我忠实的牛奶提供者，他坐在角落里的地板上，旁边是狗狗 Humpie，他正在拆施派尔先生

（Mijnheer Speyer）大衣的接缝，他想把这件衣服改成短夹克衫。施特岑巴赫（Sterzenbach）的兄弟（这是给汉斯的）正在写信，一会儿会告诉我们更多关于他在监狱的经历⁵⁹。莉娅（Leah）姨妈的小火炉就放在角落里，为大家酿造着各种美食。就在这时，维特蒙德（Witmond）⁶⁰走了进来（我曾在阿姆斯特丹探望过他的妻子几次；我周围的人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也很了解他们）。他穿着一件宽大的斗篷，我们不约而同地喊道：“天哪，马克斯，你怎么会有这么华丽的斗篷？”马克斯——他从阿默斯福特被带到这里时看起来就像一具骷髅，一直被马勒夫妇精心照料着——庄重而戏剧性地说：“这件斗篷上还沾着阿默斯福特的血迹”——上面还有一些暗红色的斑点。这真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我坐在角落里，勉强写着东西。刚才又来了一个年轻人，他来自卡滕堡（Kattenburg），明天早上就要被送走。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两米乘三米的小房间里。

中央暖气开着——是的，真的开着——男人们穿着衬衫袖子坐着。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矛盾。在大营房里，许多人不得不躺在金属弹簧上，没有床垫或毯子，他们快要冻死了。而在有集中供暖的小屋里，人们晚上却因为太热而无法入睡。我和五位室友合住一间小屋。两张双人床，腿脚不稳，晚上我上面那个胖维也纳女人翻身时，床就像暴风雨中的船一样摇晃。老鼠会啃食我们的被褥和食物，这让人有些不安。

那我在这里到底做什么呢？我又回到了要变戏法似的拿着五个可怜杯子，把咖啡分给几百个人喝的日子。偶尔我还会因为沮丧而逃跑——比如上次，一个小老太太晕倒在角落里，整个营地一滴水都没有，因为供水被切断了。然后埃勒康（Ellecom）⁶¹的人过来了。他们被直接送往医院。我怔怔地坐在他们的床边。我至今仍无法理解，人与人之间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有些人还能活着讲述这个故事。

⁵⁹ 1943年底，维尔纳-施特岑巴赫（Werner Sterzenbach）成功逃离韦斯特博克，加入了抵抗组织。他几次恳求埃蒂-希勒苏姆跟着他，但她都拒绝了。施特岑巴赫和他的妻子爱丽丝-施特岑巴赫-大卫（Alice Sterzenbach-David）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现居住在德国。

⁶⁰ 麦克斯-维特蒙德（Max Witmond）曾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保险公司担任要职，他与一名基督教女性结婚了，尽管这是非法的，但却使他免于被驱逐出境。他最初被管压在阿姆斯特丹政治犯集中营，随后被转移到韦斯特博克。埃蒂经常充当他和他妻子之间的信使。

⁶¹ 埃勒康（Ellecom）是荷兰党卫军训练中心的所在地。大约150名犹太人被用来建造新的运动场。工作完成后，他们被送往韦斯特博克。

我发起了一项小活动，希望能把存放在一个上锁的仓库地窖里的藏书带出来，让它们重见天日。每个人都意识到对书籍的需求，但由于空间不够而什么也做不了。周二，我将与瓦格纳人保罗-克朗海姆（Paul Cronheim）⁶²和公证人斯皮尔（Spier）⁶³谈一谈。

当然，这里的生活并不美好：吉普赛人的生活，贫穷，泥泞。今天下午，我走进了几个较大的营房，那里有几个孩子似乎就在我眼前奄奄一息

亲爱的孩子们，也许我写得没有什么灵感，但我很高兴能来到这里。至于我的健康，我还没有完全康复。各种小毛病缠绕着我，不过没关系，我以后会注意的。

这几乎算不上一封真正的信，但我感到非常内疚，因为我只给你寄了一封令人沮丧的潦草的小信。韦斯特博克把我完全吞没了。本周末我就会再次浮出水面。不，在这里写信是不可能的；要消化这一切需要用一生的时间。下个星期能再和你们在一起真是太好了！谢谢你的来信，韩爸爸。也向你们所有人致以深深的爱。

等到周末

埃蒂

⁶² 保罗-克朗海姆（Paul Cronheim，1892-1875），犹太委员会成员，是一名著名的音乐家和瓦格纳（Wagner）专家。

⁶³ 爱德华-斯皮尔（Eduard Spier，1902-1980），是韦斯特博克犹太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他被驱逐到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在战争中幸存下来。

这一次，像往常一样，我带着荒地的各种委托回来了。一位患有胆结石的前女同性恋想要一些染发剂。还有一个女孩因为没有鞋子下不了床。还有其他各种琐事。当然，并不是说没有鞋子就是琐事。以及我很高兴地接受了 K 医生的一个委托，但我发现它对我的压力越来越大了。那个女人早已经重新染了头发，没穿鞋的女孩也能下床勇敢地趟泥巴了，但我还是没能满足 K 医生的要求。老实说，这不仅仅是因为我这几周身体不好。

在我离开韦斯特博克的前几天晚上，我去了他简朴的小办公室，他有时会坐在那里工作到深夜。他看上去疲惫不堪，消瘦苍白。他把一份厚厚的文件推到一边，先用适当的幽默告诉我一些有关文件的特别之处。然后，他环顾四周，似乎在寻找着什么，好不容易才找出几个词：过去几个月里，他一直觉得自己像个老人。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的，肯定的……首先，他可能会想去大森林深处坐上很久，好好享受一下……然后，他可能会想去看看塞维利亚（Seville）和马拉加

（Malaga），因为他对这些城市应该还有记忆，只是有些记忆空缺的地方。他还想回去工作……那里肯定会有一个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我们是如何从国联突然聊到海牙（Hague）的一黑一白两姐妹的，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他说，如果我回到阿姆斯特丹休假，我是否可以给她们写封信，以我的风格写一些关于韦斯特博克的生活？

"没问题，"我非常理解地说，"与外面的世界保持联系当然很重要。"

你的朋友 K 几乎愤慨地说："外面的世界？这两个女人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外面的世界，她们是我们生活的全部。"然后，在那个深夜，在那个光秃秃的小办公室里，他如此动情地谈到你们俩，我欣然同意了他的请求。但坦率地说，现在坐下来写信，我不知道该向你们讲述在韦斯特博克的生活。

我第一次来这里时是夏天。在那之前，我只知道德伦特有很多巨石坟墓。突然间，这里出现了一个由木制营房组成的村庄，坐落在荒野和天空之间，中间是一片耀眼的黄色羽扇豆田，四周布满了铁丝网。还有人的生命，像苍蝇一样密集。老实说，我从未意识到来自德国的难民已经在德伦特荒地上被关押了四年，在这四年里，我一直忙于为西班牙和中国儿童募捐⁶⁵。

在最初的几天里，我四处走动，就像在翻阅一本历史书。我遇到了曾经去过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和达豪（Dachau）的人，当时这些地方对我们来说还只是遥远而凶险的声音。我还见到了一些人，他们乘坐那艘船环游世界，却不被允许在任何港口下船⁶⁶。你一定听说过这件

⁶⁴ 这是 1943 年荷兰抵抗组织非法发表的两封信之一。收到信件的两个女人是第一段中提到的 K 医生的姐妹——可能是赫伯特·克鲁斯卡尔（Herbert Kruskal）医生，他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现在住在以色列。K 医生让埃蒂把她对韦斯特博克的印象寄给他的姐妹们；她依照他的需求，详细描述了集中营中的生活。这些信件被冠以画家范德普吕姆（f. B. van der Pluym, 1843-1912）的假标题发表，是埃蒂·希勒苏姆在 1981 年之前发表的唯一作品。

⁶⁵ 韦斯特博克是荷兰司法部于 1939 年为收容来自德国的难民而建造的。它最早的囚犯包括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Buchenwald）和达豪（Dachau）的犹太人。1942 年 7 月 1 日，它属于德国当局的管辖范围。

⁶⁶ 1939 年，载有近 1000 名犹太人前往古巴的圣路易号（SS St. Louis）进行了一次不幸的航行。这艘船最终获批准靠在安特卫普（Antwerp）。比利时接收了 200 名乘客，其余的被英国、法国和荷兰瓜分。

事；报纸上到处都是。我见过一些小孩子的快照，他们现在可能正在地球上某个不知名的角落长大。谁知道他们是否还能认出自己的父母——如果他们还能再见到他们的话？

总之，人们有一种亲眼目睹了过去十年犹太人一小部分困境的感觉。我们曾以为德伦特除了巨石坟墓之外什么都没有。这足以让人窒息。

1942年的夏天——这似乎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几个月里发生的事情多得无法用几页纸来描述，这个小定居点被翻了个底朝天，震撼到了骨髓。集中营的老囚犯们惊恐地目睹了大批犹太人从荷兰被驱逐到东欧。从一开始，当“志愿工作者”的配额没有被完全填满时，他们就不得不用自己的生命做出相当大的贡献。

一个夏天的傍晚，我坐在从我们的食堂一直延伸到除虱房（the delousing station）的黄色羽扇豆田边吃着红卷心菜，突然灵感来了，我说：“应该写一部关于韦斯特博克的编年史。”我左边一位长者——也在吃红卷心菜——回答说：“是的，但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是一位伟大的诗人。”

他说得没错，这需要一个伟大的诗人。新闻小品是不行的。整个欧洲正逐渐变成一个巨大的战俘营。整个欧洲都将经历同样的痛苦经历。如果只是简单地记录家庭破裂、财产被掠夺、自由被剥夺的事实，很快就会变得单调乏味。也不可能写出关于带刺铁丝网和蔬菜泔水的生动描述，来向外人展示这是什么样子。况且，如果历史沿着现在的轨迹发展下去，不知道还能剩下多少外人。

给你——我一看就知道，我关于韦斯特博克的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第一次尝试让我陷入了泛泛而谈的困境。总的来说，一个天生喜欢沉思的人并不适合描述一个具体的地点或事件。人们会发现，生命的基本物质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一个人可以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有意义地生活，否则就会死去。北斗七星俯视着某个遥远的小村庄，就像俯视着一个国家中心的大城市一样可靠，或者像俯视着西里西亚的一个煤矿一样可靠；因此，世界一切正常……

我想说的就是这些：我不是诗人。我一筹莫展，不知道该如何兑现我对K的承诺，因为尽管韦斯特博克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而且会在我们的耳边回响一生，但我不知道我到底能说什么。那里的生活是如此多姿多彩，尽管许多人可能会认为它无聊至极。

但是，就在我听到你的朋友K如此狂热地憧憬着塞维利亚和马拉加的名字的第二天早上，我在14号和15号营房之间的狭窄甬道上遇见了他。他戴着一顶惯用的三角帽，在木板和矮门之间显得格格不入。他走得很快，因为他饿了，但当我们经过时，他还是抽出时间直截了当地说：“你考虑过我的要求了吗？你要知道，结识这两位姐妹，也会让你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就这样，我发现自己在一个前所未闻的深夜面对着一张空白的纸。

是的——韦斯特博克。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个如今成为犹太人苦难焦点的地方，就在四年前还是一片荒芜，空无一人。司法部的灵魂盘旋在这片荒地上。

“这里看不到一只蝴蝶，没有一朵花，甚至连一条虫子都没有，”第一批德国囚犯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现在呢？让我根据存货清单给你一个粗略的概念。我们有一个孤儿院、一个犹太教堂、

一个小殡仪馆和一个在建的修鞋厂。我听说有一个疯人院正在建设中，而我最新得到的消息是，正在扩建的医院营房群已经有一千个床位了。

在集中营的一角，矗立着一座像歌剧中的二人监狱，那显然已经不够大了，因为他们计划再建一座更大的监狱。这听起来一定很奇怪：监狱中的监狱。

这里有一些小的"内阁危机"，因为所有的人都喜欢插手每一件事。

我们有一个荷兰指挥官和一个德国指挥官。前者更高大，但后者更有发言权。我们还听说，前者喜欢音乐，后者是个绅士。我不是评头论足的人，但我必须说，作为一名绅士，他的工作确实有点特别。

有一个带舞台的大厅，在"交通工具"这个词还没有出现的辉煌年代，这里曾经上演过一部相当蹩脚的莎士比亚戏剧。而现在，人们坐在同一个舞台上的打字机前。

泥泞，太多的泥泞让人无法呼吸，如果你不想成为这一切的心理受害者，你就需要在两肋之间的某个地方有大量的内心阳光。身体上的影响，比如鞋子破了，脚湿了，你肯定会理解的。

虽然营地的建筑都是一层楼，但你可以听到很多口音，就像巴别塔（Tower of Babel）就建在我们中间一样：巴伐利亚（Bavaria）和格罗宁根（Groningen）、萨克森（Saxony）和林堡（Limburg）、海牙（The Hague）和东弗里斯兰（East Friesland）；你能听到带波兰口音的德语和带俄罗斯口音的德语；你能找到来自荷兰和柏林的各种方言——所有这些都集中在一个半平方公里的区域内。

铁丝网更多的是一个态度问题。

"我们在铁丝网后面？"一位坚不可摧的老先生曾忧郁地挥挥手说。"他们才是住在铁丝网后面的人"——他指了指像哨兵一样矗立在铁丝网另一侧的高大别墅。

如果铁丝网只是包围着营地，那么至少你会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但这些二十世纪的铁丝网也在营地内蜿蜒盘旋，围绕着营房，在营房与营房之间，形成了一个迷宫般深不可测的网络。你时不时会碰到脸上或手上有划痕的人。

在我们木制村庄的四个角落都有瞭望塔，每个瞭望塔都是由四根高高的柱子搭成的平台。一个头戴钢盔、手持枪支的人站在那里，与变幻莫测的天空形成鲜明对比。傍晚时分，人们有时会听到枪声在荒野上回荡，就像有一次盲人跌跌撞撞地走到铁丝网跟前时听到的那样。

要想对韦斯特博克说些什么也很困难，因为它的特点模棱两可。一方面，它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稳定社区，当然是一个被迫形成的社区，但却具有人类社会的所有特征。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中转人口的集中营，一大波人不断从各省市、疗养院、监狱和其他战俘营，从荷兰的各个角落涌来——几天后又被驱逐出境，去迎接他们未知的命运。

你可以想象，在半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是多么可怕的拥挤。自然，很少有人会像那个人一样，收拾好背包，主动去搭乘交通工具。当被问及原因时，他说他想要自由地决定何时出发。这让我想起一位罗马法官对一位殉道者说："你知道我有权力杀你吗？"殉道者回答说："知道，但我有让自己被杀的权力。"

总之，韦斯特博克非常拥挤，就像许多溺水者在船沉后紧紧抓住最后一点浮木一样。人们宁可在荷兰最贫穷的省份躲在铁丝网后面过冬，也不愿意被拖到欧洲深处的未知的地方面对未知的

命运，那里只有一些模糊的声音能传回给我们其他人。但是，配额必须都被填满；火车也必须满员，它按照数学规律来运送货物。你无法因为他们对营地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或者病得太重不适合运输，就能把每个人都留下来，尽管你对很多人都试过这样做。有时你会想，与其亲眼目睹成千上万的男人、妇女、儿童、婴儿、残疾人、弱智者、病人和老人的恐惧和绝望，还不如把自己送上运输工具来得简单。

我的钢笔无法写出足够有力的文字，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文字，也无法表达出这些人的心声。从外观上看，这些运输工具给人的印象是单调乏味的，然而每一次运输都是不同的，都有自己的氛围。

当第一辆运输车从我们手中驶过时，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自己再也不会笑了，再也不会快乐了，我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变成了一个与以前所有朋友都断绝了联系的老人。但当我穿过拥挤的营地时，我再次意识到，有人的地方就有生活。生活千姿百态——用流行的话说就是“有笑有泪”。

人们是准备好了，背着装得满满的背包来的，还是突然被拖出家门来的，或是被从大街上扫荡而来的，都大不相同。我们只看到了最后的结果。

在警察的第一次围捕之后，人们穿着拖鞋和内衣来到这里时，整个韦斯特博克的人都以一种惊恐而英勇的姿态，把衣服脱得精光。在外面的人的密切合作下，我们努力确保那些离开的人尽可能装备齐全。但是，如果我们还记得那些衣不蔽体前往东欧面对寒冬的人们，如果我们还记得，在出发前的几个小时，我们有时只能在夜里分发一条薄毯子……

贫民窟的居民从城市赶来，在光秃秃的营房里展示着他们的贫穷和所受的冷落。我们中的许多人惊愕之余扪心自问：我们到底拥有什么样的民主？

来自鹿特丹的人们在轰炸中变得愈发坚强，他们与众不同。你经常听到他们说：“我们已经不再害怕了。”“如果我们能挺过那一切，那么我们也能挺过这一切。”几天后，他们唱着歌走向火车。但那时正值仲夏，还没有老人或躺在担架上的伤残者在后面……

来自海尔伦（Heerlen）、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讲述着林堡省为他们送行的故事⁶⁷。有人认为，从道义上讲，他们可以在这里生活很长时间。其中一个人说：“天主教徒答应为我们祈祷，他们比我们更会祈祷！”

人们还是带有他们所有的攀比之心。来自海尔伦的犹太人有些傲慢又酸溜溜地说：“那些阿姆斯特丹人真有幽默感。”

有些孩子在他们的父母吃过三明治之前是不会接受三明治的。有一个特别的日子，犹太天主教徒或天主教犹太人——随便你怎么称呼他们——来了，修女和神父们习惯性地都戴着黄星⁶⁸。我记得有两个年轻的见习修女，她们是一对双胞胎，有着相同的美丽、黝黑的贫民窟面孔，一双宁

⁶⁷ 林堡（Limburg）是一个以罗马天主教为主的省份。这里指的是对离开的犹太人的公开支持。

⁶⁸ 一群有犹太血统的修女和牧师在约翰内斯-德容大主教（Archbishop Johannes de Jong）于1942年8月1日抗议迫害犹太人后，纳粹对与世隔绝的犹太天主教徒进行了一次围捕。他们俘虏了大约三百名修女和牧师。8月2日，63名犹太天主教徒来到韦斯特博克；埃蒂在这封信和她的日记中记下了这些。其中一位修女描述了著名的神秘主义作家和哲学家伊迪斯-斯坦（Edith Stein），人们经常把她和埃蒂相提并论。斯坦于1942年8月9日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

静、稚气的眼睛从无边便帽下探出来。他们略带惊讶地说，他们是四点半从晨弥撒中出来的，他们在阿默斯福特吃过红卷心菜。

有一位牧师还相当年轻，十五年来从未离开过他的修道院。他第一次来到外面的"世界"，我在他身边站了一会儿，跟着他的目光在接待新来者的营房里平静地环视着。

那天，和天主教徒一起涌进来的其他人——刮过胡子、挨过打、受过虐待——在木屋里踉踉跄跄地走来走去，动作还很不稳，他们向面包伸出手，但面包已经不够了。

一个年轻的犹太人站在我们旁边一动不动。他的外套太宽松了，但他咧开嘴笑着说："他们想用我的头去砸监狱的墙，但我的头比墙还硬！"

在所有被剃光头的人中，很奇怪地看到那些戴着白色头巾的妇女，她们刚刚在去除虱房里除过虱，现在走来走去，看起来既痛苦又屈辱。

孩子们在满是灰尘的木板地上打瞌睡，其他人则在大人中间玩捉人游戏。两个小家伙无助地围着一个躺在角落里昏迷不醒的女人的沉重身体打转。他们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躺在那里，不给他们一点安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身板笔直，轮廓分明，贵族气质十足，他凝视着整个地狱般的画布，一遍又一遍地自言自语："可怕的一天！可怕的一天！"

在这一切之中，还有一连串打字机不间断的咔嚓声：官僚主义的机关枪扫射声。

透过许多小窗格，可以看到其他木制营房、铁丝网和一片被炸毁的荒地。

我看着回过神来的牧师。"你觉得现在的世界怎么样？"我问道。但他那褐色长袍之上的目光依然坚定而友好，就像他所看到的一切都已为人所知，是很久以前就熟悉的一样。后来，一个人告诉我，就在那天晚上，他看到一些牧师在黄昏中一前一后地走在两个黑暗在营房之间。他们捻着念珠，从容不迫，就像刚在修道院做完晚祷一样。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祈祷，无论是在木制的军营里还是在石制的修道院里，或者说，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上帝在这个动荡的时期想要铸造其肖像的地方都可以祈祷，难道不是这样吗？

对于那些被允许留在韦斯特博克"等待进一步通知"的人来说，这是一种令人无比痛苦的特权，他们在道德上面临着变得迟钝和僵化的巨大危险。

我们在过去6个月里看到的、现在仍然每天看到的人类苦难，是任何人在半年内都无法理解的。难怪我们每天都能从各方听到这样的话："我们不想思考，我们不想感受，我们想尽快忘记。"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危险。

的确，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是从前我们的理性所无法判断的。但是，也许我们身上有理性以外的能力，有过去我们不知道自己拥有的能力，而这些能力却能够处理那些无法理解的事情。我相信，对于每一件事，人类都有一种来帮助自己处理它的能力。

如果我们在世界各地的集中营中只救出我们的身体，而没有其他东西，那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不惜一切代价保全生命，而是我们如何保全生命。我有时会想，每一个新情况，无论好坏，都能让我们获得新的见解。但是，如果我们放弃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残酷事实，如果我们不在头脑和心灵中给予它们庇护，不让它们沉淀下来并转化为使我们可以成长并从中汲取意义的动力——那么，我们就不是有生命力的一代人。然而，如果我们除了不惜一切代价拯救自己的躯体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提供给战后荒凉的世界，如果我们不能从苦难和绝望的深渊中

汲取新的意义，那么这将是远远不够的。新的思想必须从集中营本身向外辐射，新的洞见、传播着的智慧，必须越过围困我们的铁丝网，与外面的人们的洞见，在他们慢慢变得几乎同样艰难的环境中以同样血腥的方式换来的洞见，结合起来。也许，在诚实地寻求某种方式来理解这些黑暗事件的共同基础上，残缺的生命还能向前迈出试探性的一步。

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听到“我们不想去思考，不想去感受，最好对这一切苦难闭上眼睛”时，对我来说似乎是一种巨大的危险。仿佛苦难——无论它以何种形式、以何种方式降临到我们身上——都不是人类生存的一部分。

我想我已经远远超出了你的朋友 K. 原本的请求。毕竟，我是要告诉你一些关于韦斯特博克的生活，而不是我自己的观点。我也没办法，它们就这么溜出来了。

但那些老人怎么办？那些老弱病残？当我不得不面对他们时，我的哲学还有什么用？在韦斯特博克的历史上，最悲惨的一章肯定是关于老人的。也许比来自埃勒孔（Ellecom）的人的故事更悲惨，他们到达时就已经肢体残缺了，整个集中营都感到恐惧。

对于健康的年轻人，你可以说一些你相信并能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付诸行动的话：历史确实把沉重的命运压在了我们的肩上，我们必须努力实现我们所需要的伟大使命。你甚至可以说，我们应该把自己视为前线战士，尽管我们被派往非常特殊的前线。看似我们注定要完全被动，但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们调动自己的内在力量。没有人。但你听说过八十岁的前线战士拿着盲人的红白手杖当武器吗？

一个夏天的早晨，我遇到一个人在喃喃自语着：“看在上帝的份上，看看他们现在派给我们的德国劳工是什么样的！”当我匆忙赶到入口处时，大批的老人正从破旧的卡车上被卸到我们的荒地上。我们站在那里，几乎说不出话来。我们想，这真的太过分了。但后来我们了解得更清楚了，每当有新的运输工具时，我们都会互相询问：“这次有多少老人和残疾人？”

有个小老太太把眼镜和药瓶忘在家里的壁炉架上了——她现在能去拿吗？她到底在哪里，她要去哪里？

一位八十七岁的妇女紧紧抓住我的手，力气大得让我以为她永远不会松开。她告诉我，她家小院门前的台阶总是闪闪发光，她睡觉时从来没有把衣服扔到床下。

还有那位七十九岁、弓着腰的小绅士：他告诉我，他已经结婚五十多年了；他的妻子在乌得勒支（Utrecht）的医院里，而他第二天就要被送出荷兰……

即使我继续写上几页纸，也无法表达出他的蹒跚、踉跄、跌倒，需要帮助以及那些孩子气的问题。你无法用语言表达太多。伸出援助之手有时太沉重了。哦，不，这些老人，他们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篇章。他们无助的手势和疲惫的面容，挤满了无数个不眠之夜……

在短短几个月内，这里的人口就从一千人激增到了大约一万人⁶⁹。最大规模的难民潮要追溯到十月那段可怕的日子，当时在荷兰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犹太人狩猎活动，韦斯特博克被人潮席卷，几乎被吞没了。

⁶⁹ 1942 年 10 月 2 日和 3 日的围捕将一万两千多人带到韦斯特博克。

因此，这并不是一个有机发展的社区，没有自己的节奏。然而——这也是让人叹为观止的地方——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各种态度，各种阶级、主义、冲突和社会潮流。而这个区域仍然只有半公里见方。

现在回想起来，这真的很令人吃惊吗？因为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蕴藏着他所代表的潮流、社会的组成部分和文化水平。但是，让人感到新奇的是，即使是在共患难的时候，这些区别依然存在。

有一天，我在两个大兵营之间的泥地里遇到一个女孩，她告诉我她是偶然来到韦斯特博克的。这是一个典型的现象：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情况看作是一个偶然事件。我们还没有对历史形成共识。回到这个女孩身上：她给我讲了一个可怜的故事，说有一些小包裹没有送到，还有一双鞋丢了。然后她的脸一亮，说：“但我们的运气很好，我们的军营里都是最棒的人。你知道他们管这叫什么吗？The bocht van de Herengracht！（绅士运河的曲线）”⁷⁰我怔怔地望着她那双破旧的鞋子和那张浓妆艳抹的脸，不知是该笑还是该哭。

在韦斯特博克集中营的所有短缺中，空间短缺无疑是最严重的。

一万多人中约有两千五百人住在 215 间小屋里，这些小屋曾经是营地的主要部分，在运输之前的时代里，每个小屋都住着一个家庭。

每间小屋都有两个小房间，有的是三个，还有一个带水龙头和厕所的小厨房。这里没有门铃，所以进门很方便快捷。一打开前门，你就站在了厨房中央。如果你是去拜访住在后屋的朋友，那么你就会带着你刚刚学会的不拘礼节，直接冲过前厅，而前厅里的另一家人可能正坐在餐桌旁，或在吵架，或准备睡觉。一段时间以来，这些小房间通常都挤满了急于从大营房中暂时逃离的访客。住在这些小屋里的人就像王子一样，受到整个韦斯特博克的嫉妒和围攻。

韦斯特博克空间不足的问题在仓促建造的巨大营房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拥挤不堪的机库由透风的板条组成，在由数百人晾晒的衣物组成的低垂的天空下，铁铺位叠成三层。

可怜的法国人永远不会想到，在德伦特荒原上生活的犹太人，有一天会在这些为马奇诺防线建造的床铺上做他们可怕的梦。我听说这些床铺就是从那里来的。

在这些铁床上，人们生活、死亡、吃饭、生病，或者彻夜不眠，因为有太多的孩子在哭泣，或者因为他们忍不住想问，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人从这里出发后却鲜有消息传回来。

床是唯一的储藏空间：床下放满了行李箱，铁栏杆上挂满了背包。其他家具有粗糙的木桌和窄窄的木凳。卫生方面的问题我就不多说了，免得给大家带来不愉快。

在这广阔的空间里散落着几个炉子，它们的热量甚至还不够挤在炉子周围的老太太们取暖。人们如何在这些营房里过冬，目前还不清楚。

所有这些巨大的人肉仓库都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建在泥地中间的，并以同样的、我们可以说是朴素的风格的家具进行布置。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你走过一个兵营时，可能会觉得自己身处肮脏的贫民窟，而另一个兵营则会给人一种坚实的中产阶级区的印象。事实上，每个床铺和每张粗糙的木桌似乎都散发着自己的气息。

⁷⁰ Herengracht 是阿姆斯特丹的一条时尚街道；它的曲线是最独特的线条。

据我所知，在一个营房的一张桌子上，每天晚上都会点燃一盏玻璃灯。通常有八个人围坐在那里，这里被称为“波希米亚角落”。再往前走几步，就到了下一张桌子，也是八个人围坐在一起，唯一不同的可能是上面放的是几个脏平底锅，而不是蜡烛，但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相似的环境似乎还不能造就相似的人。

大城市文化界和政界的领军人物也被困在这片五百米乘六百米的贫瘠荒原上。在一次巨大的震动中，他们周围的一切景物都坍塌了，现在，他们站在这个叫韦斯特博克的通风露天的舞台上，显得有些犹豫和尴尬。这些人物从他们的环境中挣脱出来，仍然带着一种比我们这里更复杂的社会的不安气氛。他们沿着细细的铁丝网走着。他们的身影在广阔的天空中移动，栩栩如生，暴露无遗。你无法想象……他们的地位、尊严和财产的盔甲已经褪色，现在他们站在人性最后的碎片中。他们存在于一个以大地和天空为边界的空旷空间中，他们必须用他们所能找到的任何东西来填充这个空间，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人们突然意识到，仅仅成为一名能干的政治家或天才的艺术家是不够的。在最极端的困境中，生活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没错，我们人类的终极价值正在经受考验。

也许我的喋喋不休已经让你们相信，我现在已经告诉了你们一些关于韦斯特博克的事情。但是，当我在脑海中浮现出韦斯特博克的方方面面，以及它在精神和物质方面的所有需求时，我就会发现，成功与我无缘。此外，这是一个非常片面的故事。我本可以讲另一个充满仇恨、痛苦和叛逆的故事。

但是，那种当苦难开始影响到个人时才产生的叛逆，并不是真正的叛逆，也永远不会结出果实。没有仇恨绝不意味着没有道德上的愤慨。

我知道那些心怀仇恨的人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但为什么我们总是要选择最廉价、最容易的方式呢？在这里，我强烈地感受到，世界上每增加一丁点仇恨，都会使它变得更加荒凉。我还相信，也许是幼稚但却固执地相信，只有通过犹太人保罗在他的第一封书信第十三章中对哥林多市民描述的爱，地球才会重新变得更适合居住。

1942年12月26日星期六下午

我想得越多，就越觉得我离开你们这么久没有消息是件糟糕的事。我一回到这里就想写信给你，还有罗森贝格（Rosenberg）和豪斯曼（Haussmann）：你们总是那么和蔼可亲、热情好客，和你们在一起我感到宾至如归。在我的记忆中，豪斯曼的土豆汤无疑是烹饪的高潮，而大营房里的光明节彩灯则是我更珍贵的回忆，因为我当时和你们在一起。

我一直没有动笔的原因可能是，除了医生告诉我必须再休息五个星期时我感到沮丧之外，我确实觉得自己病得很重。不过，我的好心情正在逐渐恢复。

我很高兴在韦斯特博克度过了那几个星期，而且我还知道了你的生活方式和住处。亲爱的奥西亚斯，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有长时间的失联了。当然，请代我向罗森贝格问好，也向你的同志豪斯曼（"侄女"和所有人）、弗兰克（Frank）和格鲁尼伯格（Gruneberg）问好，好吗？还有很多很多对你的爱，来自

埃蒂

1943年1月16日

听着，奥西亚斯⁷¹，这太糟了：难道你到现在为止真的没有收到过我的任何信件吗？这就是弗莱施胡沃尔给我的印象。你一定觉得我很奸诈！但我必须诚实地承认：到目前为止，我只给您写过一封信，虽然写得很长，还是在半夜写的，并保证很快会再给您写信。但这个“很快”却拖了几个星期。

你知道的，奥西亚斯，我有很多朋友。有些朋友带着他们的精神需求来找我，我必须和他们谈很长时间。还有一些朋友，我定期给他们写信，因为我知道他们需要，也因为我想帮助他们。但对你就完全不同了：你就在我的生命里，你的缺席是无法想象的。我经常和你聊天，但觉得没必要写下来；我始终相信，不用写信你也能感觉到。所以，如果你有一段时间没有收到我的来信，也不要失望，甚至不要不高兴，我对你的感情还是那么浓，那么好。今天早上，当我躺在床上想你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想再次告诉你，如果你认为我对你的关心比以前少了，我会感到非常抱歉。我与你分享的一切正派而美好的东西已经成为我情感生活的一部分，并将永远存在。

我希望我的第一封信现在已经到了。我很想让你看看信中的一些片段。你很忙吗？能不能抽空说几句话？你还和老罗森贝格⁷²住在安静的后屋里吗？我多么希望能恢复健康，然后给你一个惊喜。现在我的命令是：休息，休息，再休息。但即使躺在床上，人也可以生活，至少可以尝试生活。

下次再见，奥西亚斯-科尔曼！

为了友谊

埃蒂

致罗森伯格。

⁷¹ 马克思（“Osias”奥西亚斯）-科尔曼（Max-Kormann）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并于1946年与美国的家人团聚。他于1962年去世。他的儿子，戈尔德-科尔曼（Gerd Korman）教授，好心地提供了一张字条（字条附在本书最后）。

⁷² 罗森贝格（Rosenberg）是科尔曼的战友和密友。不幸的是，没有找到更多关于他的信息，但他在1945年被加拿大人解放了。

星期五早晨，在床上[没写日期]

来自一个大脚趾痛得要命的女孩的问候，奥西亚斯。你可能还记得这个女孩是你的好朋友，也可能已经忘记了，因为你所在的地方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太多了。

至于我，同样的矛盾依然存在：精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更有创造力，但肉体却无法形成足够坚固的结构来支撑如此热忱的精神。

不过，我很有耐心——当然并不总是这样——而且很理智地生活，以便尽快恢复健康。然后我就会再次出现。你现在一定在“V”那里给我安排了工作，还是已经人满为患，没有足够的空间了⁷³？

你的村庄突然变成了一座城市，毫无疑问，这是一座非常悲哀和奇怪的城市。

我不安地怀疑你已经不再睡觉了。你应该偶尔睡一觉。你会的，是吗？

所以罗森贝格的母亲已经来了。他如何应对的？他能让她的生活好过些吗？请代我向他们致以最良好的祝愿。也祝愿昂格尔（Unger）。

这些天来，许多人都在想：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是一次大日食。也许很久以后，这也会被视为一个新的开始。我为什么不脚踏实地呢？我是个梦想家吗？哦，请让我成为梦想家吧，一定也有像我这样的人。我的现实可能不同于大多数人所说的现实，但它们仍然是现实。

奥西亚斯-科尔曼，德伦特草原上亲爱的朋友——生活是多么奇异啊——我向你问好，我非常喜欢你。

埃蒂

⁷³ “V”代表 Verzorging（“关怀”），一个为难民营居民提供物质和食物的组织。

1943年3月24日星期三下午

很久没给你写信了吗，奥西亚斯？感觉像只过了几天而已，但这足以说明时间对我来说过得有多快。

无论如何，我可以再次向远方的你微笑吗？我有个医生，每当我满面春风地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都会大发雷霆。他说在这种时候笑是不可原谅的。我觉得他是错的，你怎么看？你好，奥西亚斯，最近怎么样？你很忙吗？⁷⁴你心情好吗？你近期需要助手吗？我不求高薪，只求友好相处。目前，我仍在晨练、晒太阳、读《圣经》、学俄语、削土豆皮、读文学作品，以及与过于乐观或过于悲观、争论不休、有自杀倾向、愤怒、悲伤或其他什么人的人交谈。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丰富多彩的项目。至于其他方面，我还有一颗年轻的心和一副老骨头；它们之间的平衡还可以更好一些。我的医生目前还拿不出更明智的办法。他说，在这个令人难以忍受的时代，大多数人都心灵和思想上受苦，而我受苦的是身体。虽然我依次吞咽苦的、甜的、酸的、固体和液体的东西，但我确信这是许多无稽之谈，我们应该向大自然寻求恢复。不过，总而言之，我想有一天我会重新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然后当我回来的时候，你会为我煮一杯美味的咖啡，对吗？

给你很多的爱，奥西亚斯，时不时地善意地想一想

埃蒂

向罗森贝格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⁷⁴ 奥西亚斯-科尔曼在韦斯特博克集中营学校讲授犹太历史和仪式。

星期五早上 {1943 年春}

看来老天爷和中央办公室（Zentralstelle）⁷⁵都不希望我这周和您一起喝咖啡；我们得等着看下周是否能给我带来旅行许可。我希望你各方面都特别好，我亲爱的奥西亚斯；如果我能亲自来看就好了。

那些黄羽扇豆怎么样了——它们又出来了吗？你是否时不时就会迎来春天呢？代我向罗森伯格问好。然后接受一个无害却发自内心的拥抱，来自——

埃蒂

下周见。还有我父亲的问候，他很高兴收到你的问候。请不要用这些可怕的象形文字来破坏你美丽的眼睛。（我以前都是用打字机写的，但最近又得习惯手写了）

再见

E.

⁷⁵ The Zentralstelle für jüdische Auswanderung（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是由德国人建立的。

1943年4月8日星期四上午

我的表坏了，奥西亚斯。现在我绝对必须回到韦斯特博克，因为阿姆斯特丹已经没有一个人有时间修表了。你知道我的需求不多，但有一样东西我不能没有，那就是手表。你们大概也能猜到，我想回到你们中间还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我很期待见到你本人，哪怕只是一点点！

我还有更多的好消息，特别是对你们来说：我的智齿已经长出来了，虽然经历了剧烈的阵痛，但最终证明它还是存在的。所以，你仍然可以寄希望于我有一天会变得聪明。聪明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利己主义？所有这些利己主义都变得如此无聊。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互相告诉对方，人基本上就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于是人们开始相信它，并真的变得利己起来。人有很多面，我们不妨尝试一下其他的東西，换换口味，摆脱无聊无益的利己主义。总之，我们见面时再讨论这个问题，不是吗？你的信写得很好；你是个老愤青，但却是个非常可爱的人。

在韦斯特博克，我得照顾成百上千的人，不仅是朋友，还有朋友的孩子、父母和孙辈。这本身就是一项工作，而其他工作肯定也会不请自来。

我亲爱的朋友，我期待着见到你——不过我已经说过了。

下周见。

再见！

埃蒂

阿姆斯特丹，1943年5月5日

亲爱的奥西亚斯，

看起来我又一次失信了，但我没有写信的真正原因是人的惰性。你的咖啡一定已经凉了，但这不是我的错。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等待下一次命令的士兵。一方面，我为每天都能在书桌前沉浸在与我息息相关的事物中而感到欣慰。另一方面，我只想尽快回到大家身边。当我静下心来细算时，我发现我已经离开你们的荒地大城市五个月了，虽然奇怪的是，我感觉只离开了一个星期——更确切地说，我感觉好像根本就没有离开过。一个人可以同时的几个地方生活，不是吗？

奥西亚斯，你知道音乐厅旁边的滑冰俱乐部吗？我有时会和你一起沿着栏杆去那里散步，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多么美好的时光。通常你来得很突然。我习惯性地俱乐部院子里转一圈，突然你就出现在我身边，我又一次欣喜地感受到你的亲近。

至于我的健康，我没什么可抱怨的。诚然，我的工作效率比生病前有所下降，但在我们这个幸福的欧洲，很多人都是如此。

亲爱的奥西亚斯，今天就到这里吧。我正焦急地想知道我们何时才能再见面——

请代我向彼得扎尔（Petzal）问好。我本想经常给他写信，但——你也知道，我太懒了。当然，再次向罗森贝格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对你自己来说，也是如此：*Auf Wiedersehen*⁷⁶！

再见
埃蒂

⁷⁶ 译者注：*Auf Wiedersehen*：德语，再见。

1943年5月21日，星期五下午

我亲爱的奥西亚斯，

过去几天里，我每天晚上都想给你再发一份公告，但现在每天都很不平静。我的毯子要在你的木廊上等得比我想的更久一些，直到它们能重新盖在我身上。

4月24日上午，我被征召入伍：我将在25日报到。我马上开始准备我的背包，但下午被告知我的征召是个"错误"。这似乎是个奇怪的说法，好像对其他人来说这不是个"错误"。哦，好吧，我现在不想就这个不愉快的话题展开讨论，我们很快就可以一起交谈了。

今天，我听说韦斯特博克犹太人委员会的15名同事将被解雇，这里需要15名志愿者来顶替。我当然会自愿参加，然后就等着看他们是否能用上我，因为我代表的是一个有点特殊的、虚无主义的派别。不过我想，既然"清剿"犹太残余的步伐加快了，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想想看，自从我在韦斯特博克的学校里遇到一个头戴灰色帽子、戴着厚厚眼镜的小个子男人，自从那个男人给我讲了关于集中营的神奇故事并在事后说："你绝对不是荷兰女人，你太热情了。"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个月。是的，奥西亚斯，还有其他所有的人。

这不是一封真正的信，只是一个匆忙的问候。我想你的工作现在又开始要愁眉不展了。*Auf Wiedersehen*，几天后或几周后，总之 *Auf Wiedersehen* !

埃蒂

[纸条显然留在了阿姆斯特丹]

1943年6月5日，星期六傍晚

小玛丽亚：

别太物质化了：多几天少几天，能不能见到对方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不是吗？真遗憾，我很想见到你，但我敢肯定，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天色已晚，我无法告诉你我有多累。我本想在瓦赫宁根（Wageningen）通过电话联系你，因为我在这多呆了一天，但我没能做到。

你要求写日记。因为是你，我留下了一篇愚蠢的文章。里面有很多垃圾，我是个不检点的女人！

如果你有什么难处，就把心里话写在纸上，寄给埃蒂，她一定会给你答复的。

照顾好韩爸爸——不过你一直都这么做的。他会告诉你这两天发生的各种惊心动魄的故事。我眼睛都快睁不开了，背着背包多辛苦啊！我不是在说再见，我们不是真的要离开彼此，不是吗？

愿你一切顺利，亲爱的孩子。

埃蒂

韦斯特博克

1943年6月7日，星期一上午11点，

我亲爱的人们，

你们向我的两朵玫瑰花苞招手招了很久了吗？你们对我来说都是那么亲切；在整个火车旅途中，我一直抱着这样的想法，而现在，集中营里来来往往的大批转口贸易者的痛苦又把我整个吞没了。我在这里已经呆了一百年了。旅途还算愉快。我们的人之间有一种很好的同志精神。他们给我讲了一些夸张的故事，先是说我们必须带着行李和所有东西从阿森（Assen）一路步行到营地。我听了并不太高兴。但当他们告诉我，营地里开了一家卖牛轧糖的商店，孤儿院举办了一场花展，马球是最近最流行的运动时，我睁大了眼睛。

阿森下着倾盆大雨，一辆漏水的卡车在等着我们。我们到的时候都有点湿了。我们带着淋湿的行李被带进一个大厅（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在那里，警察搜查了我们的背包和行李箱。我很爽快地打开了装有《古兰经》和《塔木德经》的小包；我的背包有一间房子那么大，他们没有检查我的背包，我当然也不介意了。

我这次被安置的小屋在小仓库和闺房之间。两三层高的床，到处都是手提箱和箱子，桌子上和窗户上摆满了鲜花，还有几个穿着丝质长袍的慵懒女人。最令人吃惊的是，我和一个来自海特利文（Het Leven）⁷⁷的前选美皇后住在一起。十点钟的时候，她把一面镜子支在我的黄油盘上，忙着画眉，一画就是半个小时。我没有床，但是那天晚上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工作，因为从菲赫特（Vught）来的运输车到了。⁷⁸我们凌晨四点就要去报到，所以十一点我就把自己和衣服都卷在毯子里（睡袋是湿的，已经晾干了），躺在一张床上，据说这张床的常客整晚都在工作。我躺了一个小时，正享受着老鼠啃咬的音乐（自从我上次来过之后，老鼠似乎多了起来），床的真正住户来了，是一位近视的女士，留着乌黑的小胡子，来自莱茵巴斯大街（Lijnbaansgracht），我一直不太喜欢这个地方。于是，我们并排躺在她窄小的床铺上——你可能会说这是一种尴尬的局面。

大约四点钟的时候，我醒了过来，身体相当僵硬。我吃了你做的美味小麦面包，亲爱的卡特，然后又在韦斯特博克的夜色中漫步。首先，我们接受了来苏水⁷⁹的处理，因为总是有很多虱子从菲赫特而来。从四点到九点，我拖着哭闹的孩子，为筋疲力尽的妇女搬运行李。工作很辛苦，也很心酸。带着小孩的妇女有1600人（今晚还将有另外1600人抵达）；男人们被故意留在了菲赫特。早上的运输车已经准备就绪，我和乔比刚刚沿着它走了一圈。大片空荡荡的牲口车。在菲赫特，每天都有两三个孩子死去。一位老妇人无助地问我：“你能不能告诉我，请你告诉我，为什么我们犹太人要受这么多苦？”我无法回答。有一位妇女不得不连续几天用白菜汤喂养她四个月大的

⁷⁷ 海特利文（Het Leven）是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

⁷⁸ 在菲赫特（Vught），有一个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集中营。对于犹太囚犯来说，它既是一个劳动营，也是一个中转营，因为所有人迟早都会被转移到韦斯特博克，并从那里转移到波兰。1943年6月6日和7日，两个运输车队抵达，载着1288名妇女和1266名儿童。这些就是埃蒂所指的运输车。到6月8日为止，所有新到的人都被送到索比波尔（Sobibor），在那里被消灭。

⁷⁹ 译者注：来苏水，Lysol，一种杀菌消毒剂

孩子。她说："我一直在呼唤'上帝啊，上帝啊'，但上帝真的还存在吗？"在囚犯中，我遇到了舒尔滕教授的前助手，他曾经教过我诉讼法。我几乎认不出他来，因为他憔悴不堪，胡子拉碴，眼神呆滞。我还遇到了我的内科医生沙普（Schaap）。当我住进 NIZ⁸⁰时，沙普站在我的床边，面无表情地向围着我的其他医生解释说："这里躺着一位年轻的女士，她非常想回到韦斯特博克"，仿佛我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病例。而现在，他看起来身体健康，心情愉快（他已经在这里呆了一段时间了）。今天晚上从菲赫特送来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孩子，他们看起来也很不错（把这个告诉泰德）。今天上午，我在营地遇到了许多老朋友，还有我父母的朋友。我以前认识的人都是体面的公民，生活在和平舒适的环境中，而现在我发现他们作为无产阶级的正式成员住在大营房里。他们中有些人的境况非常令人感动。我宁愿我的父母不在这里。现在我坐在乔比的小房子里，他穿着士兵的裤子和脏兮兮的灰色夹克坐在我对面。他向你问好。几个小时前，他的一个好朋友去世了。这位朋友的妻子和孩子是前段时间被送过来的；那个男人肺结核晚期，不能和他们一起走。乔比告诉我，他们的婚姻是他所知道的为数不多的美好婚姻之一。几天前，他的另一位好朋友去世了。

今天下午我想睡一会儿；我现在有一张床了——今天有人休假。凌晨四点，又有一辆运输车从菲赫特驶来。昨晚我拼凑出了一幅菲赫特的图画，真是一幅可怕的图画。

我很高兴能回到韦斯特博克。我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热烈欢迎。我去见了海德薇格-马勒，她被允许暂时留在这里，我还见到了一位曾在父亲的学校担任校长的女士。⁸¹然后我去见了科尔曼，他高兴得差点要了我的命，又给了我一碗麦粉。后来我又去看望别人，他们又给了我一碗麦粉。我把卷心菜让给了其他人。一个个似乎都很好。

忙完这一切，现在已经 12 点半了。我刚从厨房拿了我的面包配给和十克黄油，还有一小片维生素 C，这真是个惊喜。现在，我就不再讲这个稀里糊涂的故事了。今晚七点，我要去医院看赫尔曼-B.，昨晚我没能去。⁸²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上夜班了，中途我会崩溃。不过别担心——我不会再急于求成了。现在，尽管用了来苏水，我还是浑身发痒。

向你们匆匆道别，太多人的名字无法提及。你们对我来说都是如此珍贵。

更多的话以后再说，亲爱的人们。

埃蒂

⁸⁰ NIZ：荷兰-以色列 Ziekenhuis（医院，荷兰语），或荷兰-以色列医院。

⁸¹ 埃蒂的父亲，路易斯-希勒苏姆博士是一位古典主义者，曾担任德文特市立中学的校长。

⁸² 这个人很可能是赫尔曼-博阿森（Herman Boasson，1908-1981），他是埃蒂在韦斯特博克医院的朋友之一，是一个学者，她经常和他讨论。最后他被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但他在集中营管弦乐队谋得了一个职位，勉强活了下来。

{没写日期, 可能是 1943 年 6 月初}

我的小玛丽亚,

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埃蒂你的近况呢? 你快乐吗, 你悲伤吗, 你四处奔波吗, 你安静地坐在家里吗, 恩斯特 (Ernst) 要说什么, 阿姆斯特丹要说什么, 韩爸爸在做什么, 卡特会按时睡觉吗? 当我走在木制营房之间的泥泞中时, 我仿佛同时走在我六年来家中的走廊上, 或坐在嘈杂的小客厅里摇摇晃晃的桌旁, 或在我心爱的、不整齐的书桌前工作。我和这里的很多人交谈过, 他们说: "我们不想回忆以前的任何事情, 否则我们无法在这里生活"。但我能在这里生活得这么好, 就是因为我还记得 "以前" 的一切 (对我来说并不是真正的 "以前"), 而且我还在继续生活。

中午

我的灵魂满足了, 玛丽亚。今天给了我四个医院营房, 一个大的, 三个小的; 我必须检查那里的人是否需要外面的食物或者行李。最棒的是, 我现在几乎随时都可以自由出入整个医院营房群。

中午过后

小家伙, 这几句话就当是我说的吧。在这里没有太多时间写信——但我在心里给你写的信要长得多。

我很好, 很满足。我的生活和在阿姆斯特丹时一样, 真的; 有时我甚至没有注意到我是在营地里, 这很奇怪。你们都离我很近, 我甚至不会想念你们。乔比是我珍爱的伙伴。晚上我们一起去看夕阳西下, 紫羽扇豆在铁丝网后闪闪发光。如果我能休假, 我可能还会回来。

写信吧。

再见 !

埃蒂

1943年6月8日，星期二，十点钟

亲爱的人们，

现在铁丝网里的荒草已经所剩无几了；铁栅栏也在不断增加。我现在就坐在那里，在蓝天白云下的阳光下，坐在低矮的灌木丛中。就在我对面仅几米远的地方，瞭望塔上站着一个身穿蓝色制服、头戴钢盔的人。一名表情严肃的警卫正在采摘紫色羽扇豆，背上挂着枪。我向左望去，只见白烟滚滚，还能听到机车的哧哧声。人们已经被装上货车；车门紧闭着。有许多穿绿衣服的警察⁸³，他们今天早上在火车旁行进时还唱着歌，荷兰宪兵也出来了。必须走的人的名额还没有满。就在刚才，我见到了孤儿院的院长，她怀里抱着一个小孩。她也必须去，一个人去。还有一些人被带出了医院营房。他们今天在这里做了一项艰巨的工作；海牙的大人物们来这里参观了。近距离观看这些先生们的工作是感很奇怪的。我今早四点就起来了，起来照顾婴儿和搬运行李。几个小时下来积累的阴郁就够你受一辈子的了。热爱大自然的警察已经收拾好了他的紫色花束，也许他要去追求附近某个农夫的女儿了。发动机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整个营地都屏住了呼吸；又有三千犹太人要离开了。车厢里躺着患肺炎的婴儿。有时，这里发生的一切似乎完全不真实。我没有被安排任何特定的工作，这很适合我。我只是四处游荡，寻找自己的工作。今天上午，我和一位来自菲赫特的女士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她在三分钟内就告诉了我她最近的经历。几分钟能讲多少呢？当我们走到一扇门前，我不能再往前走了，她拥抱了我，说“谢谢你帮了大忙。”

刚才我爬上这里灌木丛中的一个箱子，数了数货运车厢。一共有 35 节车厢，前面还有一些二等车厢，供护送人员使用。货运车厢已经完全密封，只是都留出一块木板的缝隙，人们把手从缝隙中伸出来，像溺水一样挥舞着。

天空中飞满了鸟儿，紫色羽扇豆高贵而安详地挺立着，两个小老太太坐在箱子上聊天，阳光照在我的脸上——而就在我们眼前，发生了大屠杀。这一切简直让人无法理解。

爱你的
埃蒂

⁸³ 绿警，或 grüne Polizei，是德国的特种警察部队，主要用于围捕犹太人。

[1943年6月21日]

亲爱的米莉 (Milli)⁸⁴,

稍后我会给你写一封更长的信,谈谈这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一天。我的父母和米沙表现得非常好,我感到非常惊讶。今天早上,满载的火车驶进了营地。我冒雨站在车旁。车厢紧紧关闭着,但在高处的木板破损处有几个小缺口。透过其中的一个洞口,我突然看到了母亲的帽子、父亲的眼镜和米沙的脸。我开始大叫,他们也看到了我。

现在,我将不得不和他们一起经历昨晚我和莱维一家以及两个小孩所经历的折磨:登记、数小时的等待、在雨中进行更多的登记、隔离。多亏了我在这里的许多朋友,我可以用各种小方法让他们生活得更轻松。很快,我就得带他们去大营房,那里已经乱成一团。我觉得床都不够睡,男人们也没有床垫。不过,我的三人组还是非常健壮、开朗、幽默。

现在谈正事。犹太委员会认为,你必须代表米沙和他们一家(记住:不是我!),向中央政府极力争取巴内维尔德 (Barneveld) 方案,并敦促你这样做。⁸⁵

突然间,一切都要结束了。

埃蒂

⁸⁴ 埃蒂的朋友,米莉-奥特曼 (Milli Ortmann),著名画家西奥-奥特曼 (Theo Ortmann) 的妻子,阿姆斯特丹知识分子和艺术界的一员。她本人是犹太人,但凭借伪造文件成功逃脱了迫害。1942年西奥死后,她嫁给了一个非犹太人避免被驱逐出境。

⁸⁵ 在巴内维尔德 (Barneveld) 的一座城堡里有一个集中营,专门关押所谓的“文化犹太人”精英。大多数被关押在那里的人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米沙是埃蒂两个兄弟中年长的那个,他是一个音乐天才,也是荷兰最好的钢琴家之一,显然是“巴内维尔德选项”的候选人。米莉-奥特曼在荷兰指挥家威廉-门格尔伯格 (Willem Mengelberg) 的影响下,获得了米沙去巴内维尔德的许可,但米沙拒绝了,除非允许他的父母和他同行。

韦斯特博克，星期一晚上 [1943 年 6 月 21 日]

克莉丝汀 (Christine)⁸⁶,

在这个地狱里，他们的效率高得无法形容。清晨，一列货运汽车驶入泥泞的集中营。当我站在它们旁边时，我发现了父亲皱巴巴的帽子和眼镜、母亲的帽子，以及米沙那张狭长的脸，就在其中一节车厢高处的一个小开口处。现在我和他们一起殉难，我很庆幸自己能为他们处理各种小细节。尽管现在根本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场彻底的灾难。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集中营被接连不断的犹太人潮水吞没了。我必须告诉你们，今天我被父亲和母亲吓坏了，还有米沙。父亲完全无能为力，在过去的 24 小时里，他的衣领变得太大了，灰白的胡茬让人可怜。但今天早上，当我们在雨中等待了几个小时后，他挥舞着一本小圣经，找到了约书亚 (Joshua) 的一段精彩语录。他们现在住在一个大兵营里，一个拥挤不堪的人形仓库：三人睡一张床，睡在窄窄的铁铺上，男人没有床垫，没有地方存放东西，孩子们惊恐万状，尖叫连连，极度凄惨。我将尽力熬过去，我甚至觉得自己很坚强、很勇敢，尽管有时我只能看到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清。

现在说点实际的。我们必须设法给父亲弄点面包，因为他不吃热食。您仍然可以从外省寄出重达两公斤的挂号“信包”。请看看能否给我们寄一份。我这样直截了当地请求您，您不会认为我无礼吧？我们也非常欢迎黑麦面包。不要寄到这里来，我们不能用它们做任何事。邮寄给雅各布斯 (Jacobs)，雷蒂夫大街 (Retiefstraat) 11 号，告诉他从阿姆斯特丹仍然可以寄不超过五公斤的包裹，最好是挂号的。最安全的做法寄到我这个地址：*E. Hillesum 博士，韦斯特博克难民营犹太人委员会助理，Hoog-Halen 邮局，O, Drenthe。左上角 34 号营房。*如果你给我们寄了什么东西，请给我们写张明信片，这样我就能看到了——

我希望今晚能找到一张床，每方毫米都被占满了。其他的以后再说。请为我们祈祷。

爱你的

埃蒂

⁸⁶ 克里斯汀-范-努腾 (Christine van Nooten) 在德文特的市立中学教拉丁语和希腊语，也是埃蒂的老师。她是希勒苏姆一家非常亲密的朋友，在他们在韦斯特博克的时候，她做了很多事情来维持他们的生活。她为这本书提供了埃蒂的一些信件。

[没写日期，1943年6月26日左右]

孩子们，我又来了。我开始写的那封信又回到了我的橙色格子睡袋下面，现在我正坐在营地的另一个角落，在一张翻出来的纸上和你们聊天。我刚刚和我爸爸在一起。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他吃了一大盘卷心菜，今天早上他甚至喝了一些牛奶，尽管他总是发誓他宁愿去波兰也不喝牛奶。他身边的病床上躺着一位身材魁梧的俄罗斯天使，引导他完成每一个笨拙的动作，并在晚上当他鼾声太大时还会吹口哨。医院里的四百名病人显然必须搭乘下一班车离开。穿过营房，尤其是走过大多数老妇人所在的军营，是一种绝望的行为。她们一个接一个地抓住你，恳求说："我不是非得坐这趟车走吧？"，以及"他们肯定不会把我们从这里带走的，"然后总是重复着同样的话——"你们就不能为我做点什么吗？"昨天，一位病得只剩皮包骨头的老妇人问我："你认为波兰会有医疗援助吗？"面对这样的事情，我有种想逃跑的感觉。我几乎无法理解，那些生命几乎已经完全逝去的人，是以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仅存的一点可怜的躯壳。但他们都想活着看到和平，再次见到自己的孩子和家人，这完全可以理解，真的——

今天早上，就在我准备从三楼的天堂下到地面的时候，安妮-玛丽（Anne-Marie）爬到了我的身旁；她戴着贝雷帽和护目镜，看起来像个飞行员⁸⁷。她在我去年被分配到的营房里执行内务，她的表现非常好；特别要告诉斯威普⁸⁸。她睡得好，吃得好，没有任何苦差事，而且是自己一个人在这里。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可以从自己身上看到对家庭的担忧所造成的影响。它比任何事情都更让你揪心。今天我还没见到米沙和母亲；我一直躺在床上，母亲也因为胃不舒服躺在床上。在进入他们的营房之前，我内心总是有一种强烈的抵触情绪需要克服，那是一种恐惧。萨姆-德-沃尔夫（Sam de Wolff）和米沙住在同一个营房里，我时不时会碰到他在铁床间踱步⁸⁹。

我们期待着随时从荷兰舒堡（Hollandsche Schouwburg）运来一批人⁹⁰。所有人都认为它会直接被送到波兰。关于亚普，我们只知道他在舒堡，仅此而已⁹¹。我会尽我所能把他留在这里，但我们无法迫使事情发生。每个人都必须接受命运的安排，别无他法。刚才一位为科尔曼打扫卫生的女士对我说"你看起来总是那么容光焕发。"但我的感觉一如既往，无论我在哪里。当然，我有点疲惫，有点倦怠，时不时还会因为担心而头晕目眩。但在这里，每个人都有烦恼，为什么我们不能坦诚地分享并共同承担呢？我在这里感受到了很多美好的事。每天，我都会和麦基库斯沿着壕沟和铁丝网之间的狭窄荒地散步，他给我读他刚刚写的东西⁹²。你在这里建立的友谊足以让你同时度

⁸⁷ 在巴黎当记者时，安妮-玛丽-范登-伯格-丽思（Anne-Marie van den Bergh-Riess）曾与埃蒂崇拜的俄罗斯作家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共事。1933年她搬到阿姆斯特丹，在那里她与荷兰著名诗人赫尔曼-范登-伯格（Herman van den Bergh）结婚并离婚。1943年6月底被捕后，她被送往韦斯特博克，最后被送往 Bergen-Belsen，在那里被苏联人释放。埃蒂指的是安妮-玛丽戴的护目镜，用来保护她的眼睛免收韦斯特博克无处不在的沙子和灰尘的伤害。

⁸⁸ 斯威普-范-沃莫斯科肯（Swiep van Wermeskerken），埃蒂和安妮-玛丽共同的朋友。

⁸⁹ 萨姆-德-沃尔夫（Sam de Wolff，1878-1960），里奥-德-沃尔夫（Leo de Wolff）的父亲，是一位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作为一名社会主义领袖和荷兰犹太复国主义先驱之一，他于1944年前往巴勒斯坦。

⁹⁰ 荷兰舒堡是将犹太人从阿姆斯特丹驱逐出境的集合点。

⁹¹ 埃蒂的弟弟亚普-希勒苏姆（Jaap Hillesum）是一名在荷兰医院工作的医生。直到1943年9月，他才被转移到韦斯特博克，当时埃蒂、米沙和他们的父母已经被驱逐出境。

⁹² 菲利普-麦基库斯（Philip Mechanicus，1889-1944）是当时荷兰最著名的记者之一，他于1942年11月抵达韦斯特博克，并设法在哪里呆到1944年3月，然后被驱逐到 Bergen-Belsen。1944年10月，他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

过几段人生。我每天都会抽出时间与魏因勒布（Weinreb）进行简短的哲学对话，他是一个拥有自己的私人世界的人，拥有自己的氛围，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会设法保持这种氛围⁹³。

可惜我的写作时间太少了，我有太多的话想对你说。我保证以后再写。不过，现在我们必须谈谈卷心菜了，这是这里最受欢迎的一道菜。

稍后

这里的饭菜很好；我不会听到任何反对的声音。孩子们，我很想知道你们是不是都好？为什么没有玛丽亚的消息？玛丽亚，恩斯特要来这里看我们，是真的吗？雷纳特是这么告诉我的⁹⁴。我偶尔会在泥泞的小路上遇到保罗的母亲，我们会闲聊几句。没有时间进行真正的“拜访”，也没有安静的地方可以坐下来。人们只是在户外顺便聊聊天。真的，一个人整天都在走来走去——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整个犹太委员会全在议论这件事，以至于我把它完全抛在了脑后。最新消息（不过肯定还会再变几次）：我们中的六十人可以留在这里，另外六十人必须回到阿姆斯特丹，在那里他们将得到特殊的“豁免”。因为我的父母都在这里，所以无论如何，我都想留在这里。事实上，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想的，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有家人在这里，而自己的存在还能给他们一点保护。所以现在的情况很矛盾：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离开 W.，但我们中的很多人在自己想要离开的时刻之前都会被赶出去。人们都非常紧张。争论、计算、概率法则成为了当下的主流。我对此置身事外。所有这些谈话都会耗费精力，到头来却一无所获。虽然你们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但我确实是整个犹太委员会中最沉默寡言的人。这里的人把精力浪费在那些每天都在折磨我们的令人讨厌的细节上；他们在细节中迷失自我，沉溺其中。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迷失方向，觉得存在毫无意义。生活中最重要的几件大事是我们必须牢记的，其他的都可以静静地放弃。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那些重要的东西，你必须不断地在自己身上重新发现它们，这样你才能重获新生。不管发生了什么，你最终都会有同样的信念：生活毕竟是美好的，有时事情出错并不是上帝的错，原因在于我们自己。即使是现在，即使我即将和全家一起前往波兰，这一点也一直伴随着我。

现在我要去找妈妈和米沙了。现在先再见。

最后一段

我正坐在小厨房里的行李箱上，厨房里挤得满满的，一个人都进不去。现在是一些实际的细节……插曲：刚刚进来了一个好人，他曾经是斯皮尔的研究对象之一；他坐在另一个手提箱上，突然间我们就进入了手相学的主题。我在这里见过不少斯皮尔的客户和学生。我们总是说同一句

在那里去世。他关于韦斯特博克事件的日记，是集中营生活最完整的写照，在战后以《在仓库（In Depot）》的名字出版。他和希勒苏姆一家关系很好，尤其是和埃蒂。

⁹³ 弗里德里希-魏因勒布（Friedrich Weinreb），生于 1910 年，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旧约学者。他在战争中的行为引起了一场荷兰历史上最复杂的法律案件。为避免被驱逐出境，他假装为德国人服务。事实上，他可能是被他们操纵的，有意无意地造成了几名犹太人的死亡。1948 年，他被判叛国罪，此后不久被赦免。他的案件的模糊性一直没有完全解决。

⁹⁴ 雷纳特-拉克尔（Renate Laqueur）是化学家恩斯特-拉克尔（Ernst Laqueur）的女儿，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帮助德国军队开发毒气，因此受到了某种程度的特殊保护。他是埃蒂的朋友玛利亚-图因辛格的同伴。雷纳特-拉克尔最终和她的丈夫保罗-哥德施密特（Paul Goldschmidt）一起被驱逐到 Bergen-Belson。

话：他不再跟我们在一起了，这太幸运了。现在谈点正事。我再附上几张面包券。如果你打电话让法兰仕（Frans）再寄些萨诺维特饼干过来，他会不会不高兴？法兰仕还在吗？妈妈几乎什么都不吃了，她受不了这里的面包，我希望能偶尔给她一点萨诺维特饼干。我这么麻烦你，你会不会觉得很烦？我希望肥皂券还没用完，我总是忘了寄。我自己在屋外的桶里洗衣服，然后用绳子挂起来。虽然有点简陋，但还是可以的。

这封信也是写给米恩-凯珀的；我今天没有机会给她写信。请告诉她，到现在为止，也就是星期天，她的包裹还没有到。她的信已经到了，所以她知道地址。她还在信中说，她已经寄了两次东西了。请问一下她是否愿意寄来西红柿和其他新鲜的东西。因为这里沙尘暴不断，人们满身尘土，身体完全干瘪，所以他们比面包更需要新鲜的东西。我自己却没有这种渴望。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自从那次警察突袭之后，我就再也没饿过，也没睡过觉。但我还是感觉很好。一个人把精力都放在别人身上，就会忘记自己，这样也好。请让米恩代我们向米莉-奥特曼问好；我一有空也会给她写信。希望米沙能离开韦斯特博克；从长远来看，待在这里对他没有任何好处，但如果我们的父母还在这里面临危险，我也不能对他做什么。我现在要走了，免得永久地毁了我的眼睛。爱我所爱的每一个人——你知道他们是谁。

再见，
埃蒂

下次能麻烦您寄些邮票吗？

[1943年6月26日，阿森邮戳]

克莉丝汀，

我和父亲正坐在一条石渠上。一阵清风拂面而来。在我们前面，戴着黄星的人们正在挖一条护城河，以防止我们逃跑，护城河外则是铁丝网。在营地左边的角落里，军警在高处哨所上的篷子里站岗。我们浑身上下都是沙子，这微风就像西罗科风⁹⁵一样。我刚把父亲从他的二层铺上抱下来，把床铺晾晒一下。我非常庆幸他现在有了自己的床铺；如果在大营房里，他一周内就会崩溃的。我们要想方设法互相帮助渡过难关。母亲太令人钦佩了。这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她还一如既往地精神矍铄，衣着整洁。比如今天，她用一个大桶洗了一大堆衣服，然后把衣服挂在一根绳子上。米沙对她们俩的依恋也令人感动。他一直担心他们会去波兰，并说毫无疑问他会和他们一起去。不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在另行通知之前，我一定会把他们留在这里。我们最担心的是米沙，我们担心他很快就会受不了。这里的人为什么没有全部疯掉，真是难以理解。

总之，现在进入正题。今天早上，西蒙⁹⁶寄来了一个包裹，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没有你的消息，我们只能再等等了。也许这样也好，所有东西都通过犹太委员会寄来了。妈妈很想吃你做的虾派。你觉得怎么样？我们现在要下一些特别订单了。今天早上，她说如果我们能吃上一次辣的东西该有多好，而 Ceintuurbaan 的 德格鲁特夫人（Mevrouw de Groot）马上就说她还有很多辣的东西。哦，好吧，我像个尽职的秘书一样把这些都记下来了。你知道吗，我们又可以在这里的食堂换面包和黄油券了。如果你们还有剩下的，请寄一些过来。半个营地的人都在劝父亲吃点热的东西，但他到现在还没做到。

现在我们正处于沙尘暴之中；你能读懂我写了什么吗？这里的一切既疯狂又不可思议，既令人绝望又滑稽可笑。我写的东西也都是一团糟，但事情就是这样。对了，我很可能很快就会被剥夺我的特权地位，因为这里的犹太委员会就快解散了。那样的话，我就不能像我希望的那样经常写作了。但我们每两周还是会有一次写作日，所以你们会继续收到我们的来信。现在，我们必须离开我们舒适的石头座位了，否则我们会患上痼病的。但愿有一天，我们能当面把一切都告诉你们，我们真的希望如此。是的，请为我们祈祷吧。感谢你所做的一切。

爱你
埃蒂

⁹⁵ 译者注：西罗科风是一种地方性风，指自北非撒哈拉干燥沙漠吹向地中海北岸携带沙尘的东南风。

⁹⁶ 1906年出生的朱利叶斯-西蒙（Julius Simon）是德文特犹太人被带到韦斯特博克的主要联络人。西蒙组织了食品包裹，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每周分发多达200份。1943年，他逃到瑞士。

1943年6月29日，星期二下午

最亲爱的米莉，

首先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中央办公室必须通过官方渠道告诉我们的营地指挥官，我的父母和米沙要被留在这里。否则根本就没用。

我们设法熬过了最近的运输之夜：米沙被暂时“推迟”了，我们也留住了我的父母，因为他们在韦斯特博克工作人员的“父母名单”上。但这份名单并不可靠。下周，战斗又将重新开始。如果他们继续每周送出一辆车，没有外界的干预就不可能把我的父母留下来。昨晚，荷兰舒堡

(Hollandsche Schouwburg)的人到了，我整晚都在站岗，因为我们在等亚普。让我们大喜过望的是，他没有出现。我们听说了一个不确定的消息，说他被拘留了，因为他在梅耶尔(Meijer)的名单上(看在上帝的份上，这算哪门子名单?)早上五点钟，我挤进医院去确保他们不会不小心把父亲拖走，并把关于亚普的好消息告诉了他。男护士们正在为许多即将离开医院的病人包扎伤口。一长列破旧的箱式车厢已经等了一整天。空荡的牲口车，每节车厢中间都放着一个水桶。地板上铺着病人用的纸床垫。看完父亲后，我穿过营地，来到母亲的大营房，那里几乎所有人都在准备离开。人们庄重、平静、纪律严明。我送走了许多好朋友。刚才我又回到了母亲的营房。她疲惫不堪地躺在窄窄的士兵铁床上。在经历了那样一个运输之夜后，我们都会感到不舒服，随时都会倒下。然后我们深吸一口气，继续生活，直到下一次运输。我一直在盼望，盼望能有来自中央办公室的消息。我的父母真的很能忍。他们内心正在为前往波兰做准备。他们很少提要求，也没有抱怨；我为他们感到无比自豪。米沙还是老样子。他有点邋里邋遢，时不时就会发火，点名时也从不准时。但他的幽默感即使在这里也没有消失。

我收到了你的信，还有格雷特(Grete)和科尔(Cor)的信。你们都太体贴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包裹。我们一定给您添了不少麻烦，我一直都记在心里。不管怎么说，再见了。

爱您的
埃蒂

韦斯特博克，1943年6月29日

小韩爸爸，卡特，玛丽亚，汉斯，

临时给你们发一封电报。昨晚一直望风看着有没有亚普。他没在舒堡的运输车上，我们高兴得都快疯了。早上，另一辆大型运输车出发了。我五点钟还去了趟医院，以确保他们没有错把父亲带走——错的地方多着呢。然后去了母亲的大营房，她正躺在狭窄的士兵床上。亚普的消息让她非常高兴。我的父母处理事情的方式很勇敢，我为他们感到骄傲。他们甚至不再害怕波兰了——他们说的。我希望我能把他们留在这里，但一切都无法确定。再过几天，你就会远离以前的停泊地。新生而强大的力量会涌入你的体内。面对自己的厄运需要内在的力量。

我收到莱吉特（Leguit）的一封信，让我非常感动。他是另一个让你想要活下去的人，只是为了以后能再见到他。他随信附上了科夫博士（Dr. Korff）的一句话："然而上帝就是爱。"我完全同意，而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认同。莱吉特还写道："如果你还有足够的精神韧性，能为那些留下来的人留出哪怕半只耳朵，那我会感到惊喜的。"我会把我所有的耳朵和所有的注意力留给你们。我将一如既往地与你们生活在一起，时不时地停下来与你们一起休息，以摆脱这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一切。你们比我们更难消化韦斯特博克事件。我注意到，在任何情况下，哪怕是最困难的情况，人都会产生新的能力，帮助他继续生活下去。就这一点而言，上帝是足够仁慈的。至于其他方面：昨晚在运输前发生了几起用剃须刀等自杀的事件。今天早上，当我和一位同事站在浴缸边时，我感慨万千地说了这样一段话："灵魂和精神的境界是如此宽广无边，以至于这一点点身体上的不适和痛苦都不那么重要了。我不觉得自己被剥夺了自由，基本上没有人能伤害我"。是的，孩子们，就是这样，我正处于一种哀伤地满足的奇怪状态之中。如果我曾经给你们写过一封绝望的信，请不要太在意，它只表达了一个短暂的瞬间。你确实会受苦，但这不一定会让你绝望。现在，我又要跳入深渊了；我要去医院了，一只胳膊下夹着给我敬爱的父亲的小铁盒子，另一只胳膊下夹着我的公文包。这次运输完之后我应该会在那里发现很多空床。我亲爱的好朋友，祝你们一切顺利。魏格瑞夫（Wegerif）表哥怎么样了？还有卡特，你还好吗？韩爸爸是不是沉默寡言到了极点？汉斯的母亲没有去特莱西恩施塔特。我代表莉萨-B.（lise B.）向阿德里（Adri）问好。

再见!

韦斯特博克，1943年7月1日

克莉丝汀，我亲爱的，

我在阳光下偷闲给不同的朋友写信。今天天气真好——生活突然变得多么不同啊！我很高兴我的工作在医院附近，这意味着我可以随时去看望父亲。当我不能进入他的营房时，我们可以通过他敞开的窗户聊上几句，因为他的床就在窗户旁边。我刚把你的信带给他，他很高兴。现在我面前摆着你的字条。我为护目镜的事高兴得像个印第安人；没有护目镜，我们的眼睛在这里就全毁了。你主动寄给我们真是太好了！你照顾我们的方式真是太贴心了。我相信你们这些外面世界的人自己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更不用说加上我们的麻烦了。你给米沙的信写得很好。父亲已经收到了，今天米沙去看他时会转交给他的。

(半小时后。刚才是一段如诗如画的插曲：我的一位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好朋友，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音乐家，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带着满身的沙子走了过来。在铁丝网和晾晒脏衣服的小绳子之间，我们就尘世的奇妙和奥秘发表了自己的哲学见解。希望不要有更多的朋友推着手推车走过来，因为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写给你们们)。

所有的涂鸦很快就会结束。我非常感激我被允许留下来。我是不是已经告诉过你，在犹太委员会工作的120人中，有60人必须回家？幸运的是，我不是那六十人之一，所以我可以继续尽我所能保护我的父母。你看，总是有新的理由让人感到满意。在阿姆斯特丹，争取巴内韦尔德的斗争仍在继续。我希望并祈祷它能成功。只要能让我亲爱的家人先离开这个地方，我自己十倍地愿意去波兰或任何其他地方。好吧，我们必须要有耐心——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耐心。

当我不再被允许写信的时候，我仍然可以在包裹到达后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包裹已收到”——仅此而已。这样，如果收到这样一张毫无意义的卡片，你就知道为什么了。还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给犹太委员会发电报，要求提供我们需要的东西——也不会有更多的信息了。

但我们不能说得太具体；我们只能在电报中写上“食物”之类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商定一下，比如：书=黄油，写作=果酱，墨水=黑麦面包，鞋带=水果。(如果到了我必须这样发电报的时候，你会和西蒙联系的，对吗？)

你知道吗，我们在这里能面不改色地说很多“重要的词”。我能毫不费力地说出水果、西红柿之类的东西。但我甚至不知道你们外面的世界有没有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提出不可能的要求，你们千万不要认为这是自以为是；请记住，这是因为无知。比如，父亲最需要的是水果和绿色蔬菜。由于沙尘暴不断，我们这里变得非常干燥。这里的水也不是很好；因为“营地病”，我们被建议不要喝太多水，而且其他可以喝的东西都很难喝。我敢肯定，母亲在德文特的房子里有很多不同的瓶装饮料，但要把它运到这里来，可能是一笔不小的生意。我觉得我们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但这都是为了让彼此活下去。哦，克莉丝汀，想象一下，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把一切都告诉对方。如果我们能活下来，我们一定会庆幸自己曾在欧洲的许多前线之一，在那里我们可以分担一些苦难。昨天，经常给父亲理发的人对我说：“你是那种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生活得很好的人。”

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也是个不屈不挠的人。昨天早上，所有的病床都摆在他的营房外面，在两座空荡荡的医院大楼之间的沙地上，看起来就像一个露天疗养院。我路过的时候听到父亲爽朗的笑声响彻整个区域。他身边有很多好心人，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寻找那些他每天都会丢掉的小东西。有一位名叫菲利普-麦基库斯（Philip Mechanicus）的记者，是个时尚的、思想坚定的人物，他经常来找父亲聊天。父亲在这里还遇到了许多学生时代的老朋友。他聚精会神地研读《圣经》，比较法文、希腊文和荷兰文的版本。我给他带来了迈斯特-艾克哈特（Meister Eckhart）的著作和我这里的另几本书。他吃得不多，我们可以分给他很多面包。这是件好事，因为我们都开始感到拮据了，因为过去定期送来物资的外界现在缩水了很多。因为现在大多数犹太人的家人和熟人都在这里。

我要放弃我那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的小角落和我坐的那口井。我将走过父亲的窗前，然后去我的营房参加聚餐。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亚普还没来，你能去找他真是太好了。几天前的晚上，从荷兰舒堡来的运输车抵达时，我彻夜站着岗就是为了找他。谢天谢地这么做是没必要的。我稍后再写信给你；等你的包裹到了我再寄出这封信。再见。

下午 5:30

如果你知道能一个人待在一个小房间里意味着什么就好了。我现在就坐在这样的房间里，终于可以给你回信了。您还对特别订单感兴趣吗？如果您能寄来纸手帕的话我会非常高兴。这里的人长期感冒，气候又使病情加重，而普通手帕洗后不但不干净，反而更脏。卫生问题确实是最令人头疼的问题。父亲痛苦地抱怨他是韦斯特博克最大的吉普赛人；他没看到其他人其实都在同一条船上。你还能买到卫生巾吗？还有普通的绷带卷？我的右手曾经得过几年顽固的湿疹，现在又复发了，因为灰尘的缘故，我一直缠着绷带。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向你们请求这些东西，因为我知道它们来之不易，不是吗？哦，对了，如果我们的小罐果酱还在那里，也许过段时间也能送到这里来。我想，最近这段时间应该避免有太多的特殊要求。但这是最困难的部分，你明白吗？我不会为自己乞求别人的帮助，但为了给我的父母买点东西让他们的生活轻松一点，我能让这个世界天翻地覆。就这样吧。祝你节日快乐。明天是父亲的写作日；我觉得他打算给你们写一封信。信要一个星期才能寄到，要经过特别审查。请原谅我说得这么混乱，这就是这种环境对人的影响。我希望我还能经常给你写信，但看来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了。我还不需要信纸。

爱你，感谢你所做的一切

埃蒂

母亲的附言：也许您可以抽出时间联系一下面包师甘特沃特（Gantvoort），私人地址：c/o Larese, 23 Sweelinckstraat。他曾经说过，他想烘焙一些东西。对不起，但不是为我自己。

韦斯特博克，1943年7月3日

乔比，克拉斯，我亲爱的朋友们⁹⁷，

现在，我在这个铺位的第三层，正忙着掀起一场真正的写作狂潮，因为再过几天，我的涂鸦生涯就要结束了。我将成为一名“集中营囚犯”，每两周只能写一封信，而且还是拆封的。还有几件小事我必须和你谈谈。我是不是真的寄了一封信，让人觉得我好像失去了所有的勇气？我简直不敢相信。有时候，我确实觉得事情无法继续下去了。但事情确实在继续，你也会逐渐明白这一点。虽然你周围的景色可能会有所不同：头顶上是低沉的黑色天空，你的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你的心变得灰暗，仿佛历经千年之久。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人是一种了不起的东西。这里的苦难真是难以形容。人们住在大营房里，就像下水道里的老鼠。有许多奄奄一息的孩子。但也有很多健康的孩子。

上周的一个晚上，一批囚犯从这里经过。他们面容枯瘦，我从未见过他们像那天晚上这样疲惫不堪。他们正在接受“处理”：登记、还是登记、被半大的国家安全局人员搜身、检疫、持续数小时的殉难预演⁹⁸。一大早，他们就被塞进了空荡荡的货车车厢，然后又是漫长的等待，火车被装上了木板。然后向东旅行三天。地板上的纸“床垫”是为病人准备的。其余的都是光秃秃木板，中间放一个水桶，大约七十人挤一节车厢。他们每人只能带一个背包。我在想，有多少人能活着到达目的地？我的父母正在为这样的旅程做准备，除非巴内韦尔德最终会有什么进展。

上一次我见到父亲时，我们在尘土飞扬的荒原上散步。他是那么可爱，又听天由命。他非常愉快、平静、随意地说：“你知道吗，我想尽快去波兰。那样的话，一切就都结束了，我就不必继续过这种不体面的生活了。毕竟，我为什么能幸免于成千上万的其他人所遭遇的事情呢？”后来，我们就周围的环境开起了玩笑。韦斯特博克确实只有沙漠，尽管有一些羽扇豆、鸵鸟和看起来像海鸥的装饰鸟。“犹太人住在沙漠里，我们以前就知道这种地形。”有一个这么顺从父亲，真的让你很沮丧。有时你会觉得一点希望都没有。

但这些都是转瞬即逝的情绪。还有些时候，我们几个人一起大笑，对各种事情惊叹不已。然后，我们会不断遇到很多多年未见的亲戚，比如律师、图书管理员等等，他们推着装满沙子的手推车，穿着不整洁、不合身的工作服，我们只是互相看着，并不多说什么。一位年轻而忧郁的荷兰警官在一个运输之夜对我说：“在这样的夜晚，我的体重会减轻两公斤，而我所要做的就是倾听、注视，并闭上嘴巴。”这就是为什么我也不喜欢写这些。不过我跑题了。我想说的是：这里的苦难相当可怕；然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当白天已经悄然消失在我身后的深处时，我常常迈着轻快的步子沿着铁丝网走下去。然后，那种感觉一次又一次地从我的心底直冲而出——我无法控制它，它就是这样，就像某种原始的力量——感到生命是光荣而壮丽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面对每一个新的暴行和每一种新的恐怖，我们都将从自己的内心汲取力量，多一份爱和善。我们可能会受苦，但绝不能屈服。如果我们能够安然无恙地活下来，身体和灵魂都不

⁹⁷ 克拉斯（Klaas）和乔安娜-斯梅里克（Johanna Smelik）。

⁹⁸ NSB：荷兰纳粹党（the Dutch Nazi party）的缩写，它显然为德国警方的一些行动提供了补充人力。

受伤害，但最重要的是灵魂不受伤害，没有痛苦，没有仇恨，那么我们在战后就有发言权。也许我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我只想有一点点发言权。

你谈到了自杀，谈到了母亲和孩子。是的，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我觉得这是一个病态的话题。痛苦是有限度的；也许没有一个人所承受的痛苦会超过他所能承受的限度；超过一定限度，我们会死去。现在，这里也有人因精神崩溃而死去，因为他们再也找不到生活的意义，年轻人也是如此。年长的人则扎根在更坚实的土地上，有尊严地、平静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在这里，你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对最难、最终极的问题有着各自迥然不同的态度……

我试着向你们表达我的感受，但不知道我的比喻是否恰当。蜘蛛织网时，难道不是先把主线抛在前面，然后从后面沿着主线走吗？我人生的主线就像一段漫长的旅程，在我面前延伸，已经到达了另一个世界。就好像在这里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一切，都在我的内心深处打了折扣。就好像我已经经历过这一切，现在正在帮助建立一个全新的、不同的社会。这里的生活几乎没有触动我内心最深处的本源——也许，你的身体确实会有些衰退，有时你会感到非常悲伤，但从根本上讲，你会不断变得更加强大。我只希望你和我所有的朋友都能如此。我们需要它，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一起经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此，我呼吁你们：坚守内心的岗位，请不要为我感到遗憾或悲伤，没有理由这样做。尽管莱维一家⁹⁹正处于艰难时期，但他们的内在储备足以支撑他们渡过难关。这里的很多孩子都很脏乱。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之一——卫生。我会再写信告诉你更多关于他们的情况。我随信附上一张潦草的便条，这是我之前写给父亲和母亲，但不必寄出去；你们可能会觉得其中有些内容很有趣。

我有一个请求，如果你不觉得太不庄重的话：一个枕头或一些旧垫子；稻草最后会变得有点硬。但你们不允许从外省寄超过两公斤重的包裹，而一个枕头可能比这还重。因此，如果你碰巧在阿姆斯特丹，去拜访帕汉的家（请不要抛弃他，一定要把这封信给他看），也许你可以从那里的某个邮局寄出去。除此之外，我唯一的愿望就是你们一切都好，精神愉快，时不时给我捎几句好话。

很爱你们的

埃蒂

⁹⁹ 莱维一家是埃蒂的好朋友，1943年6月20日抵达韦斯特博克，1944年被转移到 Bergen-Belsen。维尔纳在战争最后几天死于斑疹伤寒；丽丝和她的孩子们幸存下来，移居以色列。

[给韩神父和其他人]

韦斯特博克，1943 年 7 月 5 日，星期一

我必须尽快写一封信，因为如果明天或后天我不能写信了，我会后悔现在没有写。今天是艰难的一天。明天早上有一辆车要离开，昨晚我听说我父母也在名单上¹⁰⁰。当我坐在父亲的床边惬意地聊天时，赫尔曼-B 在我耳边悄悄告诉我的——父亲毫无防备。我什么也没说，立即去见了各方面的负责人。他们告诉我，我的父母仍然安全，但不到最后一刻是无法确定的。在明早之前，我会尽可能地密切关注。今晚从阿姆斯特丹会有另一辆运输车过来，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会在那时候起床。在短时间内与我建立了深厚友谊的麦基库斯也在名单上；我们仍在尽一切努力。魏因勒布前段时间被几个贵宾用汽车送到了海牙。你不能对这里的人有太深的感情。

今天上午，我在惩罚营里工作，那里的人都被特别看管着，我把被拘留者的消息带回给他们在集中营的亲属。我刚刚又去看了父亲。他躺在床上，还算满足，正在看一本法国小说，并不知道他的名字还得从名单上划掉。最艰苦的劳改营都比每周这样的悬念更好。以前我并不太在意，因为我已经接受了自己将被送往波兰的事实。但生活在对亲人的恐惧中，知道他们将面临无限漫长的殉难生活，而自己在这里的生活却相对田园诗般的美好，这是很少有人能够承受的。有时，我真想悄悄地收拾好背包，搭乘下一班前往东方的交通工具。但是够了；一个人不应该轻易放弃。

¹⁰⁰ 这份名单通常是在每辆运输车出发前 48 小时内编制的，可以修改到最后一刻。

周二早晨

现在是十点钟。我坐在空荡荡的工作间里，这里非常宁静，大多数同事都在营房里睡觉。几个男孩靠在窗台上，阴郁地望着又在冒烟的火车头。火车的其他部分都隐藏在低矮的营房后面。从今早六点钟起，人们就开始忙着装载货运车厢；火车已经准备好开动了。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在替父母干活，这次我们又成功地阻止了他们上火车。否则，我很难诚实地说出自己的感受。

昨天是与众不同的一天。我从来没有亲自动手“修理”过运输车来阻止什么人上车。我缺乏外交天赋，但昨天我为麦基库斯尽了自己的一份力。具体做了什么我也不清楚。我去找了各种官员。突然，我发现自己和一位我从未见过的绅士走在一起，他看起来就像法国电影里的白人奴隶贩子。在这位先生的陪同下，我去见了营地里的各种关键人士，这些人通常是不会出现的，尤其是在运输之前。但这一次，无形的大门打开了：前一秒我还在和登记员面谈，下一秒我就出现在一个耄耋老人面前。在韦斯特博克有一种“黑社会”；昨天我感觉到了一点，我不知道这一切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总之，我在这里踟蹰了一整天，而我的父母则被托付给了科尔曼和犹太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他们向我保证，这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对于麦基库斯来说，事情直到最后一刻都还没有定论。我帮他收拾行李，给他的西装缝了几颗扣子。他说：“在这个营地里，我变得更柔和了，每个人对我来说都变得一样了，他们都像小草一样，在暴风雨中弯曲，在飓风下躺平。”他还说：“如果我这次能活下来，我将成为一个更成熟、更深刻的人，如果我死了，那么我也会成为一个更成熟、更深刻的人。”后来，我拍了拍父亲已近花白的头顶说：“如果我今晚应征入伍，我真的不会难过，我会很平静地离开。”（人们通常是在晚上，也就是在运输队出发前几个小时接到征召的）。

八点钟，我和母亲四处走了走，向不得不离开的朋友们道了别，然后和丽丝、维尔纳一起去散步。大约十点钟，我和乔比坐在一起，他看上去累得脸色灰白。之后我就再也站不住了。我找了个借口不去上，让一切顺其自然。今天早上八点钟，乔比过来透过窗户告诉我，我的父母还在这里，亚普昨晚也没来（我们在等 NIZ 的人来），麦基库斯也没上运输车¹⁰¹。昨天这样的日子真是要命，下周同样的事情又要重新开始了。

下午晚些时候

孩子们，我又来到了三层高的上铺。今天下午，我一改往常，在又大又闷的营房里晕倒了。这提醒我们，一个人的体力是有限的。除了医院营房，我现在还被分配到了惩罚营房。由于我们一半的同事都回阿姆斯特丹了，所以有很多工作要做。科尔曼告诉我，我的父母下周仍将被送往医院。要把人留住会越来越难——但你永远不会提前知道，而这种直到最后一刻的不确定性正是让你疲惫的原因。然后我去看了母亲，她自己也感到头晕和不适；然后我觉得自己已经到了极限，晕倒了。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突然想起，外面的世界已经放“暑假”了。你有什么计

¹⁰¹ 虽然麦基库斯的离开被推迟了，但是他最终还是被送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

划吗？你会告诉我一切的，对吗？玛丽亚，谢谢你的来信！这正是你的信应该有的样子。如果我明天可以写信，我会再给你寄一封潦草的信；否则，我将暂时保持沉默——

我们从这里的医生那里了解到了一切。真是令人绝望的状况。我们的医生很多，但他们却什么有用的事也做不了。杨-齐曼（Jan Zeeman）的父亲也来了。

再见！坚强点！

埃蒂

韦斯特博克，1943 年 7 月 6 日

亲爱的米莉，

只是一声短暂的痛哭。我确实给你和米恩写了一封信，但是即使是你写的这封信也已经过时了。今天我第一次体力不支地晕倒在一个大营房里。今天早上，又有一支 2500 人的运输队出发了。我好不容易才让父母没上这趟车，但情况已经非常危急了。我在这里的几个有所谓的影响力的好朋友，他们今早悄悄告诉我，我父母必须为下周的运输做好准备。营地正在缓慢而稳定地被吸干。如果没有外界的奇迹出现，一两个星期后一切都将结束。我们真正想要的是让米沙离开这里，但他决心和父母在一起面对厄运。他真的能自己去巴尼维尔德（Barneveld）吗？即使我们的父母不去巴尼维尔德，他有没有可能接到命令让他必须去？老实说，我很清楚，没有什么能让他离开父母。"如果他们被送走了，我也就完了，"他不停地说。在我们之间，这是一个漫长的悲惨故事。最糟糕的是，你能为你的人做的比他们期望的要少得多。六个月前，把他们留在这里并让他们感到宾至如归可能还是很简单的事，但我现在越来越无能为力了。你们自己很清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现在就不多写了，因为我知道这不会是一封愉快的信。

你们是如此可爱；我们给你们带来的所有麻烦、努力和担忧都让我良心不安。我刚刚读了科尔写给米沙的信。库伊珀-格拉斯纳（Kuyper-Glassner）的包裹到了，但没有库伊珀-奥特曼（Kuyper-Ortmann）的包裹。当你精心准备的包裹没有寄达时，我感到非常难过，但我想其他的东西都到了。这些东西都太受欢迎了，我常常在想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因为你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我们还收到了一大箱西红柿和黄瓜，但没有寄件人的名字。所以我不知道是谁寄来的，但无论如何都要报告到货情况。

我必须长话短说，最亲爱的朋友。我现在心情有点低落，但明天情况一定会好起来的。问候格蕾特和科尔。

爱您的

埃蒂

我迟早会被禁止每两周写一封以上的信，所以如果你突然不再收到我的来信，你就会知道我无能为力了。

[致韩爸爸等人]

1943年7月8日 星期四下午

你好！在过去的半个小时里，我一直在半梦半醒之间告诉自己，要再给你们写几封信。每个写信日都是一件大日子：还没有任何关于必须停止写信的明确说法。于是我继续涂鸦。

在我忘记它们之前，先写一些东西。里欧-克里恩（Leo Krijn）¹⁰²已经被送走了；离开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他的哥哥还在这里，昨天他对我说："他天真地希望能在那边再找到他的妻子和儿子。"

赫尔曼-B.很担心；整整一个星期，他都没有韦普¹⁰³和他母亲的消息。出了什么事吗？他一如既往地好。他一天到晚给我父亲喂黄瓜和西红柿。我有时很同情父亲，因为他不能走出营房，但这似乎并没有让他很烦恼，外面的尘土飞扬对他没有任何吸引力。

我把斯维普的包裹交给了安妮-玛丽。她人很好，我约了她晚上见面；她想把我介绍给一位善于交际的俄罗斯教授，我们可以好好聊聊。

我的右手因为湿疹缠上了绷带，所以写字比平时更不清楚了。亲爱的韩爸爸，现在你得修改更多的字母了。谢谢你的来信。如果卡特真的离开了，我将难以承受。无法挽回了吗？请不要这样！

此刻，我正躺在一群生病的妇女中间。错误的芽孢杆菌正在我们营房里肆虐，我们都得了"流涕症"，诗意地称之为"奔跑（runs）"。我很高兴自己不能动弹，这样我就有机会给你写信了。我从今天早上得到的格雷特-文德尔斯格爾斯特（Grete Wendelsgeest）的最新报告¹⁰⁴中得知，我的家人终将能够留在这里。昨天看起来他们似乎不得不离开。

在同一天晕倒两次之后，我下定决心要开始新的生活，不再有这些紧张情绪。我也开始患上了"印章炎"：他们会在你的证件上盖上红、绿、蓝三色的识别印章；你可以一口气谈论她们持续二十四个小时——这是一个讲不完的话题。乔比真的得了"印章炎"——一听到"印章"这个词，他就想吐。此时此刻，人们的情绪达到了顶点：所有邮票、所有颜色的邮票都被停用了；必须进行重组。谁也不知道下一次运输会是什么样子——名单还需要拟定，而在这个过程中，幕后一定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在和我们玩游戏，但我们却任由他们这样做，这将是我们的世世代代的耻辱。几天前，我跟你们说过一个小老头的故事，他紧闭的大门神秘地打开了。他在大战中当过信使，还是索德布罗姆大主教（Archbishop Soderblom）¹⁰⁵的朋友。他是唯一一个被允许不事先通知就拜访司令官的人——司令官甚至还会回访，这在这里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上帝保佑我们。昨天，我和他以及麦基库斯一起走了几个小时，他回忆起了庞加莱（Poincare）和王后；对他来

¹⁰² 里欧-克里恩（Leo Krijn）是朱利叶斯-斯皮尔的姐夫。事实上，他的妻子和儿子已经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克里恩和他的兄弟在索比堡相隔一周相继死去。

¹⁰³ 韦普-波斯特拉（Wiep Poestra），赫尔曼-博阿森的未婚妻。

¹⁰⁴ 格雷特-文德尔斯格爾斯特（Grete Wendelsgeest）是米莉-奥特曼的妹妹。像米莉一样，她经常为希勒苏姆一家说情。

¹⁰⁵ 索德布罗姆（Lars Soderblom，1866-1931），瑞典神学家，1930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说，没有比这更差的人了。但他也说了一些非常切题的话："在韦斯特博克，只有一项服务是公平的：供水。它为一万名犹太人供水，每个人的供水量都是一样的。"

你不介意我把所有这些事都写得有点乱吧？那是因为我太困了。你看，即使在这里，我也一直在敲打着同样的和弦。经验清楚地告诉我：如果你每周都让自己卷入这里所有的紧张局势，那么三周后你就完了，绝对完了。当最后轮到你去莫斯科的时候，你就再也走不动了。因此，我试图远离所有的绿色、红色、蓝色邮票和运输清单，过自己的生活。

我时不时地加入海鸥的行列。海鸥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中穿梭，让人怀疑它们的行动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且是与我们人类制定的规律不同的永恒规律。今天下午，乔比感觉浑身不舒服，他和他的好姐妹埃蒂一起站了至少一刻钟，仰望着其中一只黑银色的鸟儿在深蓝色的雨云中穿梭。我们突然觉得压抑感少了很多。

在这里应该可以写出童话故事。这听起来很奇怪，但如果你想表达韦斯特博克的生活，你可以用这种形式来表达。这里的苦难超出了一切现实的界限，变得不真实。有时，我走在集中营里，会因为这里完全怪诞的环境而暗自发笑。要描述这些，必须是一位非常伟大的诗人；也许再过十年，我就能达到这种境界了。

傍晚时分

我不得不在童话故事中间停下来——

第二天早晨

这里的人们过着断断续续的生活；我还有一刻钟的空闲时间，所以再多说几句。是的，确实如此，大自然中有一种慈悲的法则，只要我们能感受它们的节奏就好了。我每次都能从自己身上重新发现这一点：当我处于绝望的极限，实在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天平会突然转向另一边，我又可以笑着面对生活。在情绪低落了很久之后，你会突然超越尘世的苦难，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自由。我现在恢复得很好，但有几天我非常绝望。平衡一次又一次地恢复了。啊，孩子们，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世界里——

这里简直是个疯人院，未来三百年来我们都将为此感到羞愧。小组领导现在必须自己起草运输清单了¹⁰⁶。会议、恐慌——这一切都太可怕了。在这场人命关天的游戏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指挥官突然下达了一道命令：当天晚上，服务领导必须在这里举办的第一场歌舞表演中亮相。他们瞠目结舌，但不得不回家穿上最好的衣服。晚上，他们坐在登记大厅里，马克斯-埃利希（Max Ehrlich）、查亚-戈德斯坦（Chaya Goldstein）、威利-罗森（Willy Rosen）等人在那里表演¹⁰⁷。第一排是指挥官和他的客人们。在他身后是科恩（Cohen）教授¹⁰⁸。大厅的其他地方坐满了人。人们一

¹⁰⁶ Dienstleiters，或小组领导，他们都是犹太人。

¹⁰⁷ 马克斯-埃利希（Max Ehrlich）、查亚-戈德斯坦（Chaya Goldstein）、威利-罗森（Willy Rosen）在战前都是著名的歌舞演员。埃利希和罗森死于奥斯维辛；戈德斯坦将她的幸存归功于她与一位德国摄影师的婚姻。

¹⁰⁸ 大卫-科恩（David Cohen）教授和亚伯拉罕-阿舍尔（Abraham Asscher）是犹太委员会的共同主席。

直笑，直到哭出来——哦，是的，哭了。在阿姆斯特丹的人们涌入营地的日子里，我们在大接待厅里设置了一个木制屏障，以便在人流过多时将他们挡住。在歌舞表演期间，这道屏障充当了舞台上的装饰品；马克斯-埃利希（Max Ehrlich）就靠在屏障上唱他的小曲。我当时不在场，但科尔曼刚刚告诉了我这件事，并补充说："这整件事正慢慢把我逼到绝望的边缘。"

我得把这封信写完，不然就没法寄出去了。我必须想想还应该补充些什么。我收到了格拉寄来的装满西红柿的雪茄盒¹⁰⁹；如果你见到她，请向她道谢；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写那么多信了。梅夫鲁-奈特（Mevrouw Nethe）的吉姆（Jim）也从米恩家来了，所以我知道了最新消息¹¹⁰。对了，韩爸爸，请在心里给我寄十块钱；即使是现在，钱有时也能派上用场，不管这听起来有多傻。他们还在努力为我们争取一个短假，以便"最终"解决我们的事情。如果能成功，这将是一份额外的礼物，但我不再指望它了。如果我明天可以写信，我会再寄一封。否则你必须有一点耐心——

无论这听起来多么不可思议：比起这里的战场上发生的事情，我更为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感到难过。我还记得与约翰内斯-布劳威尔（Johannes Brouwer）共进午餐的情景；他是个敏感的人¹¹¹现在他们要我离开这里了。

再见！
埃蒂

¹⁰⁹ 格拉-邦格（Gera Bongers）是朱利叶斯-斯皮尔的学生之一。

¹¹⁰ 梅夫鲁-奈特（Mevrouw Nethe）是朱利叶斯-斯皮尔在阿姆斯特丹古北特拉街 27 号（27 Courbetstraat）的女房东。“吉姆”是西蒙-范-盖尔德（Simon van Gelder）的绰号，他曾躲在奈特家，后来又躲在米恩-凯珀家。

¹¹¹ 西班牙文学学者、荷兰抵抗运动成员，约翰内斯-布劳威尔（Johannes Brouwer）博士于 1943 年 7 月 1 日被枪毙。

韦斯特博克，1943年7月8日星期四晚

最亲爱的克莉丝汀，

我现在值夜班，所以如果我的小桌子上没有出现大麻烦，我可以在工作间隙写上一两个字。无论如何，我都想在今晚寄出一封信，以便你妹妹能及时收到。请原谅我的语无伦次。

克莉丝汀，那个格罗宁根（Groningen）蛋糕！太贵重了。总之那是个华丽的包裹。我马上给父亲吃了几小块蛋糕和半块巧克力。这太棒了，他跟我的营房只有5分钟的路程，我跑过去找他，从窗户递给他一些东西，然后再跑回来。把人留在这里，你就可以照顾他们，让他们在外界的帮助下继续生活下去。我打开包裹时，米沙也在，他满脸笑容。你如此精心地准备了这个包裹，充满了关心和爱意，它支撑着我们——不仅仅是包裹里的东西，还让我们想到还有人如此想要帮助我们的想法。与此同时，德文特的犹太委员会送来了另一个包裹，里面是来自甘特福特（Gantvoort）美味的黑麦面包。我总是分一半给母亲，她和米沙一起分，另一半留给父亲。

紧张刺激的日子过去了。父亲被列入了运输名单。我们再次把他弄下来了。我必须解释一下，运输的召集是在半夜，也就是火车出发前几个小时。如果在最后一刻还需要人来填补配额，那么犹太人就会被随意地从军营里抓走。这就是为什么运输前的日子如此令人紧张。在病房的第二天，我晕倒了两次，但现在又没事了——直到下一次运送。星期天晚上，我坐在父亲的床边聊天时，一个熟人突然在我耳边说：“你父亲在名单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都不敢告诉你真相。整个周一，那一排长长的没有油漆的货运车厢矗立在那里，大约七十个人——男人、女人、残疾人、婴儿——挤进每一辆车，车门砰地一声关上，一点点空气从气孔和破木板中透出，地板上铺着给病人的纸床垫；其他人只有硬地板，中间放着一个水桶，还有三天的行程要走。你能想象这意味着什么吗？我已经习惯了总有一天我自己也得去的想法。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希望的就是能让我的父母和兄弟们幸免于难。但你不能在这里装鸵鸟；每周都有一班运输车离开，必须填满配额。再过一阵子，我们就都轮到了。我父亲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他说：“在我们之前的成千上万人所承受的一切，我们也能承受。”我很感激他还在这里，但到了周一，痛苦又会重新开始。不过，根据我从一位代表我们工作的好朋友那里收到的一份报告——似乎海牙（The Hague）还是正在为我们做一些事情。

父亲和母亲让我非常高兴，因为他们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应对着；我非常钦佩他们。现在，父亲的医院营房里有两个学生，一个病得不重，另一个病得很重。两个孩子都想学点希腊文和拉丁文以分散注意力，他就乐此不疲地每天给他们上两个小时的课，讲《荷马史诗》、《奥维德》和《萨鲁斯特》。其余时间他读了很多很多书，与古代拉比和老学生朋友探讨哲学问题，不时与女儿一起在医院尘土飞扬的沙地上散步。哦，克莉丝汀，万一巴内韦尔德没有任何消息，如果他们能留在这里就好了。在外面世界的帮助下也许还有机会渡过难关，不管一切有多么困难。但一旦他们上了火车，我估计就只有无尽的苦难了——我们只能等着瞧了——

过了一会儿

对了，肥皂粉——我很喜欢。这样的东西几乎比食物还重要，拥挤造成了如此糟糕的卫生状况。我们洗衣服的次数足够多了，用的是好不容易弄到的各种各样的水桶。衣服没干净多少，真的，但一想到自己洗过衣服，心里就会好受一些——

我没有像你给我回信那样定期给你回信，因为在这里几乎不可能做得到。米沙的营房是 62 号。

我的活干完了；我得赶回我的营房去。我发烧了，还有一种被诗意地称为 "流鼻涕" 的病；现在半个营地的人都得了这种病，但我从不喜欢躺在床上，我更喜欢让自己有用武之地。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一封乱七八糟、语无伦次的信。很快就不能写信了。我听说，我们再用明信片来确认从外省寄来的私人包裹了。如果我给西蒙（Simon）写的是 "收到包裹"，那么我指的是犹太委员会寄来的包裹，但如果我写的是 "小包裹"，那么我指的是你寄来的包裹——虽然就大小而言，反过来写会更合适。

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爱你。我们收到了范-库克（Van Kuyk）的来信。

假期愉快。

再见！
埃蒂

韦斯特博克[1943年7月8日]

米莉，我无价的米莉，

我真想搂住你的脖子！可怜的小羊羔，我一直给你寄这么可怕的信。今天格雷特的报告上说文件已经在路上了。我们对此一无所知。现在我们很有希望能把我父母留在这里了。所有的邮票都被宣布无效了，除了那些还在海牙处理事务的人，其他人都该被送走了。哦，米莉，我可不想看到他们在车厢里，虽然我自己也不介意。我们只能等等看了。太匆忙了。现在我的情况不是很好：发烧，腹泻——但营地一半的人都得了这种病。我今晚会给韦杰夫（Wegerif）写一封更详细的信给你们大家。我要抱一下格雷特，感谢她可爱的来信。你们太贴心了，尽管你们自己也有很多烦恼。我正在找您的赫敏姨妈（Aunt Hermine），明天就去拜访她。这里一切都很好，但他们应该让老人安享晚年。你们都好吗？想想看，科尔现在住得离你们这么近！不，你不可能来这里了。谢谢你做的一切。你能不能让韦格里夫补偿你所有的开销？虽然你为我们所做的实在是无价之宝！匆忙中。如果可以的话，其他的以后再说。

再见
埃蒂

星期五晚上 1943 年 7 月 9 日

可怜的米莉，

我真为你难过，你跑了那么多地方，那么努力。巴内维尔德走了，米沙也走了。父亲和母亲在运输途中；米沙被允许留下来，但他不想这样。让他保持安静越来越难了。他说："我要去告诉指挥官 他是个杀人犯。" 我们得看着他让他别做危险的事。劳特（Rauter）的秘书现在就在营里。母亲被特别传唤来告知这个消息。她被明确告知，他们将于周二被运走。我不知道在这里是否还能做些什么，我得去看看。我们的"父母名单"现在已经不可靠了；我甚至不知道在海牙的命令下达之后，我的父母是否还在名单之列。我只希望有些行李能及时从阿姆斯特丹运到我们这里，尽管——我们越来越清楚——无论如何，你的一切都会被带走。

我已经给内特写过信了，现在跟你安排一下。如果母亲和父亲下周二离开，而我又不能再写信，那我就给内特发电报。（我们仍然可以给异族通婚的犹太人发送某些特定的电报；这些电报由信使送达）。我的电文会写"寄两件冬衣。" 如果米沙也走了，那我就会说"送三件冬衣。" 米沙是出于对父母的爱才去的，我也是出于另一种爱才不去的。也许这是一种更懦弱的爱，但我自己觉得很坚强。我相信，为远方的人祈祷要比看着他们在你身边受苦更容易。

如果你收到了这样的电报，那么请把这个消息转告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的朋友们，同时也转告 J. C. J. C. van Nooten 小姐，地址是 Noorderbergersingel 7, Deventer，以及 M. Gans 夫人，地址是 Roodenburgerstraat 60, Leiden。如果可能的话，我会再写信的。如果他们还在这里，而我又不能写信，那我就打电报说"送手帕来。" 这样可以吗？唉，还有一个不幸的消息：你的赫敏姨妈不在了。很抱歉我这里只有这么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亲爱的米莉。

再见，
爱你的
埃蒂

1943年7月10日

玛丽亚，你好，

这里已经走过了上万人，有衣衫褴褛的，有赤身裸体的，有年老的，有年轻的，有生病的，有健康的——而我却被留下来生活，工作，保持愉快。很快就轮到我的父母离开了，如果奇迹不在这周发生，那么下周也一定会发生。我也必须学会接受这个事实。米沙坚持要和他们一起走，在我看来，他也许应该这样做；如果他必须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父母离开这里，这会让他完全失去信心。我不会去。我只是不能去。在远处为一个人祈祷要比看着他在你身边受苦容易得多。让我不去陪伴父母的不是害怕波兰，而是害怕看到他们受苦。这也是一种懦弱。

这是人们自己不肯承认的：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就不能再‘做’了，而只能‘成为’和接受。虽然这是我很久以前就学会的，但我也知道，一个人只能接受自己，而不能接受别人。而这正是让我感到绝望的困难所在。母亲和米沙仍然想“做”，想把整个世界都翻个底朝天，但我知道我们无能为力。我从来都不能“做”任何事；我只能顺其自然，必要时只能忍受。这就是我的力量所在，这的确是巨大的力量。但这是为我自己，而不是为他人。

母亲和父亲去巴尼维尔德这件事肯定被拒绝了；我们昨天听到了这个消息。他们还被告知，要准备好乘下周二的交通工具离开这里。米沙想直接冲到指挥官面前，骂他是杀人犯。我们得仔细看着他。从外表上看，父亲非常冷静。但如果不是我把他送到医院，他在这偌大的营房里没几天就会被折磨得不成人形——而他也逐渐发现自己同样难以忍受在医院里呆着。他真的是无计可施了，尽管他尽量不表现出来。我的祈祷也不太顺利。我知道：你可以祈求上帝赐予人们力量，让他们能够承受一切。但我一直重复着同样的祈祷：“主啊，让它越简短越好。”结果我瘫痪了。我想给他们的箱子装上我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东西，但我很清楚他们会被剥夺一切的；关于这一点，我们毫无疑问。那又何必麻烦呢？

我在这里有一个好朋友¹¹²。上星期，他被告知要做好被运走的准备。我去看他时，他站得笔直，面色平静，床边放着背包。我们没有提及他的离开，但他给我读了他写的各种东西，我们还谈了一些哲学。我们没有因为不得不说再见而悲伤，也没有让彼此为难。我们笑着说很快就会再见面。我们都能承受自己的命运。而这正是这个地方令人绝望的地方：大多数人都无法承受自己的命运，他们把命运压在别人的肩上。而这种负担比自己的负担更容易让人崩溃。

是的，我觉得自己完全能够承受自己的命运，但却无法承受父母的命运。这是我最近写的最后一封信了。今天下午，我们的身份证被收走了，我们成了正式的集中营囚犯。所以你们得耐心等待我的消息。

也许我还能偶尔偷跑出去写封信。

已经收到你的两封信了。

再见，玛丽亚——亲爱的朋友

埃蒂

¹¹² 菲利普·麦基库斯

1943 年 7 月

早上起来一件事，快六点的时候我走到父亲的营房对面，拿上他的保温瓶，然后把它送到锅炉房：沿着外墙有四个热水龙头；一长排人拿着碗、水桶和咖啡壶；一位教授模样的先生负责维持秩序。我等着轮到我——那一小包来自斯威普的茶叶总是放在我左手的大衣口袋里——在水龙头前烫伤了手指，等我走回来的时候茶水已经泡好了。然后去医院看母亲（她患有支气管炎，身体有些虚弱），给她拿茶壶，开始同样的朝圣之旅。然后去找米沙（他躺在大营房斜梁下的三个床铺上，像个乔装打扮的王子），看看他是否需要什么。

所有的包裹都送到我这里。我努力公平地充当家庭口粮分配中心。我提着小铁盒子走来走去，从一个人手里送到另一个人手里，从中获得了真实的快乐。对于我们的朋友，包括父亲的同事们对我们的照顾，我简直无以言表；有时这让我感到非常沉重。父亲是个处变不惊的吉普赛人——只是偶尔会情绪低落，在此期间他会很想坐上运输车，摆脱这一切，但他总能再次振作起来。他每天都带着半打小本《圣经》——希腊文、法文、俄文等——在这里消磨时光，并不断给我带来特别贴切的文字，让我惊喜不已。他的要求很低，主要靠面包度日。在他坚信自己将加入的运输队的前一天，他像黄瓜一样冷静，和他生病的孩子们一起读《荷马史诗》，和已经变成白发拉比¹¹³的昔日学生朋友闲聊。

我适时地从一位难忘的朋友¹¹⁴——我至今仍每天为他的去世而感恩——那里学到了《马太福音》第 24 章里一个重要的教训——“所以不要为明日忧虑，因为明日自有明日要忧虑的事。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足够了。”只有这种态度才能让你们在韦斯特博克继续工作。

因此，每天晚上，我都会心安理得地把我在尘世中的许多烦恼放在上帝的脚下。这些烦恼往往是琐碎的——比如，我如何洗完一家人的衣服。大的烦恼不再是烦恼，它们都已融入一个人的命运之中。普特卡默（Puttkammer）的故事让我感到羞愧¹¹⁵。它向你展示了需要帮助的人们会做出什么疯狂的滑稽举动。

但我相信这是有限度的。像那样的赚钱生意肯定不适合我们。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再担心了。在我们之前成千上万的人所承受的，我们也能承受。我认为，对我们来说这不再是一个生存的问题，而是如何为自己的灭亡做好准备的问题。

¹¹³ 译者注：拉比，是犹太人中的一个特别阶层，是老师也是智者的象征，指接受过正规犹太教育，系统学习过《塔纳赫》《塔木德》等犹太教（Judaism）经典，担任犹太人社团或犹太教教会精神领袖或在犹太经学院中传授犹太教教义者，主要为有学问的学者。

¹¹⁴ 这位朋友就是朱利叶斯-斯皮尔。埃蒂从他那里学到的教训不是在马太福音 24 章，而是在马太福音第 6 章 34 节。埃蒂引用了荷兰授权版本。

¹¹⁵ E.A.P. 普特卡默（E.A.P. Puttkammer）是一家荷兰银行的德国职员，在战争期间充当纳粹与想移民的富有的犹太人之间的中间人。一大笔外币可以买到“普特卡默名单”上的一个位置，然后德国当局会进行考虑。不用说，被骗的犹太人没有一个移民了。通过克里斯汀-范-努腾的干预，埃蒂的父母试图把自己列入名单中，但没有成功。

加盖 1943 年 7 月 25 日邮戳的明信片

最亲爱的克里斯汀，

您精心挑选的护目镜已经就位，保护了我们的眼睛不受灰尘的伤害，其他的好东西也已安全抵达。小海绵蛋糕真是无与伦比。我把它装在一个罐子里，这样我就可以每天给父亲带几个，让他高兴高兴。能时不时给他带点真正美味的东西真是太好了。如果有机会，请告诉汉斯杰-兰森（Hansje Lansen），父亲不能给她回信了。她给我写了一封感人的信，我非常感激；请一定转告她。祝您在格罗宁根（Groningen）过得愉快。

以后再说。

再见

埃蒂

1943年8月7日

玛丽亚，亲爱的朋友，

今天早上，营地上空出现了彩虹，阳光洒在泥坑里。当我走进医院的营房时，一些女人喊道："你有好消息吗？你看起来很开心。"我想了想，说了些维克多-伊曼纽尔（Victor Emmanuel）的事，说了些民选政府的事，还说了些和平即将来临的话¹¹⁶。我不能用彩虹来搪塞她们，对吧？——尽管这是我快乐的唯一原因。

"很快就要结束了，一切都会崩溃的，"我对面的木桌旁，一位满脸皱纹的小老头教授高呼道。人们情绪高涨。意大利语的声音在铁铺和破布之间绽放。在这里的谈话中反复出现的那些报道，就像透过扭曲的镜子一样，一定有一点点是真实的。一名身上有枪伤的"雅利安人"被送进集中营，并被安置在医院营房的一个单独角落里。不久之后，一辆载着侦探的警车沿着我们泥泞的小路驶来，穿 polo 衫的指挥官骑着自行车在前面带路。他们说，那个有枪伤的人被不停地审问了好几个小时，但除此之外，他受到了极大的尊重。指挥官从自己的房子里拿了一个小垫子给他。他们说 he 是一名荷兰抵抗战士。他们还说他是贝伦（Beilen）的市长。他们说又有几个雅利安人被带进了集中营，他们身上都有枪伤。他们说德伦特发生了严重的骚乱。几天前的傍晚，我们草原上灰蒙蒙的天空中燃起了熊熊大火；我在雨中站着看了很久。第二天早上，一个穿着绿色工作服的犹太人在孤儿院对面的兵营前站岗，孩子们在那里用铁丝网围成的一小块沙地上玩耍。穿着绿色工作服的犹太人看守着二十名非犹太人：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是半夜从德伦特的床上被抓起来的，因为火灾而成为人质。（私下里，一些囚犯对我们不得不在犹太集中营看守非犹太人表示不满）。但就在同一天，这 20 人又全部消失了。

昨天有一位将军来看望我们。天刚蒙蒙亮，我们就被赶下了床。营地掀起了春季大扫除的热潮；有几个小时，我无家可归地在泥泞中徘徊。医院里的病人必须卧床休息，伙食似乎比平时好了一些，大营房里的病人必须在睡衣上缝星星，任何人都不得佩戴松散的星星。一个穿着绿色制服的胖蛤蟆——肯定是将军——在营房之间来回走动。据说他来是因为德伦特发生了很多动乱。这里的气氛非常高涨。几个星期以来，没有一艘运输车离开过这里，看来也不会有更多的运输车离开了¹¹⁷。他们是这么说的，这个地方将变成一个劳改营，附带一个集中营。惩罚营里的人每天都在增加，他们必须剃光头，穿上囚服。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老人和孩子；对他们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指挥官决定让他们继续留在这里。他们是这么说的。我父亲病着躺在一个有 130 人的棚子里。"《底层深处》"¹¹⁸，他笑着说。他笑得很开心。各种语言的小圣经和法国小说散落在他凌乱的毯子上。他的西装，他的冬天的大衣和他所有的家当都皱巴巴地堆在枕头后面。男人们的

¹¹⁶ 1943 年 7 月 25 日，过往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Victor Emmanuel II）接受了墨索里尼（Mussolini）的辞呈，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宣告结束。

¹¹⁷ 实际上，这一中断相当短暂；火车只在 1943 年 7 月 20 日至 8 月 24 日短暂停运。改变的是她们的目的地，从索比堡（Sobibor）变为奥斯维辛（Auschwitz）。

¹¹⁸ 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的戏剧《底层深处》（The lower Depths）以莫斯科一家拥挤的廉价旅馆为背景。

床铺紧挨着。"兄弟们"——男护士——快步走过；你可千万别问他们什么。"要想在医院里活下来，你必须健健康康的，"父亲说，"如果你病了，你就没有希望了。"有几天他病得很重，体温约华氏 104 度，还拉肚子。我在安妮-玛丽家为他烤面包，并不断跑到锅炉房打热水泡茶。我用黑麦面包换取面包干和其他易消化的东西；我的黑麦面包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昨天，一位好心的女士给他带来了一份贵重的礼物：一卷卫生纸。她是一位在这里的慈善部门工作的著名拉比的妻子。父亲非常礼貌地向她道谢。我经常溜进去看他，但这总是意味着要和守门人小小地打一场，因为他很守规矩。父亲有一次忘乎所以，竟称他为"费尔德韦伯"（Feldwebel）¹¹⁹。那人几乎要哭出来了，操着浓重的德国口音说："可是，先生，你看，我过去十年一直住在荷兰。"我在荷兰住了三百年，"父亲简洁地回答。但第二天他又想弥补：他说："我无意侮辱你或任何费尔德韦伯。"总之，那个看门人占用了我太多的头脑和精力。我和父亲经常在一起大笑，但这并不能称之为笑。他有一种原始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随着他沦为穷人的怪诞过程变得越来越深刻，越来越闪亮。

他们仍然没有意识到，我的上帝，除了你，这里的一切都是流沙。都是滑落出来的。

我坐在一个大营房的木桌旁，背后有三个床铺，前面有三个床铺。营房就像东方那些色彩斑斓、闷热的后街。人们在铺位之间狭窄的小道上穿梭。一个小老太太问："你能告诉我某某住在哪里吗？" "在某某号，" 麦基库斯说，他正坐在我旁边写东西，头上戴着一顶流浪汉的三角帽用来挡苍蝇。这里的每个床铺都有编号，每个编号都有人住。虽然这里像东方的集市，但当我走到床铺之间，从敞开的窗户向外望去，我看到了灰色的荷兰雨云、土豆田，以及远处的两棵荷兰树。我对面坐着朱-斯皮尔七十多岁的老父亲，他总是那么年轻；他在素描本上画着锈棕色的军营¹²⁰。在他身旁，有人对着一本写有希伯来字母的书低声祈祷。一阵狂风吹过营房，几扇窗玻璃碎了，空气中却弥漫着陈腐的恶臭。麦基库斯像一只敏捷的猴子，刚刚爬上他的三层床铺，又带着一罐豌豆汤凯旋而归。盥洗室的炉子上腾出了一小块空地。十二点半了；我被邀请留在奥伦特沼泽地上的这条东方小街上喝豌豆汤。我的生活确实不错！

8月8日，星期日上午八点

我在小厨房的水龙头前洗了洗脸，然后蹑手蹑脚地回到床上。一大锅莴苣正在小电炉上冒着热气；我们十个人在我们的营房里早起第一件事就是这几个小时的做饭时间。我的室友都是家庭妇女，她们的生活都围绕着那个小电炉。有时结果很滑稽，但大多数时候足以让你流泪。我几乎从不在家。我们的小房子里有三本书：西西-范-马克思维尔特（Cissy van Marxveldt）的《水银（Quicksilver）》、亨利-范-布文（Henri van Booven）的《离婚（The Divorce）》和《与克里希娜的对话（Conversations with Sri Krishna）》。为了争夺西西-范-马克思维尔特的浏览权，人们几乎要大打出手。当我最后一次拿出《圣经》时，我的一位室友自鸣得意地说："我已经把自己的《圣经》藏到安全的地方去了！" 雨打在我们的小窗户上，很冷，看起来夏天肯定要结束了。从我的床铺可以看到远处的海鸥在灰色的天空中穿梭。它们就像开放的心灵中自由的思想一样。

¹¹⁹ Feldwebel 是德国军衔，相当于中士。

¹²⁰ 约瑟夫（'Jo'）斯皮尔，荷兰插画家，被驱逐到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并于 1951 年移民到美国。

昨晚，我和麦基库斯一起去看保罗的母亲。她发现了一只虱子，所以这几天她一直待在隔离营里。她不仅长了虱子，同时还打了预防针，拔了后牙。现在，她每天必须坐在窄窄的小板凳上削几个小时的土豆皮。她说："奴隶劳动"。她的情况很糟糕。检疫营房看起来就像一个惩戒所，没有一件能让人感到舒适的物品。我们三人谈到了许多无父无母的孩子，其中一些已经像小老头和小妇人一样，每天早上在雨中被集中到外面，同时清理营房。我们谈到了采摘豌豆和豆子这种摧残灵魂的工作，谈到了放任自流和意志消沉的危险，谈到了军营生活中所有沉闷而怪诞的细节。"你永远无法描述那样的事情，你只能承受它们。"麦基库斯面无表情地说。他用手肘靠在木桌上，身上长满了跳蚤，袜子破了洞，冷得直打哆嗦。他善意地自嘲道："今天晚上，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怕狼的小男孩。"后来，我送他回到自己的营房，并把他的破袜子带回了家。晚上保罗的母亲和我们一起走了一段路，她肩上披着大羊毛披肩，灰白的头发随风飘散。你还记不记得那个美妙的下午？保罗在窗台上吹笛子，他的母亲端庄地坐在房间中央。

许多人觉得自己对人类的愛在韦斯特博克枯萎了，因为它得不到滋养——也就是说，这里的人不会给你太多机会去爱他们。"有人说："大众是狰狞的怪物，个人是可怜的。"但我不断发现，人们的行为与你对他们的爱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对同伴的爱就像一种元素的光辉，支撑着你。而这个人本身几乎与此无关。哦，玛丽亚，这里有点缺少爱，而我自己却感到说不出的富足，我也无法解释。

在回信时，请不要泄漏你是在我的写作日之外收到这封信的——目前对来信有严格的审查。爱你们。

埃蒂

1943年8月8日

亲爱的克里斯汀，

我们向您致以最诚挚、最亲切的问候。我想我应该先把这封给女朋友的信寄给你。信中的许多内容很可能就是写给你的，这样你就会有更多关于我们的消息。当你读完所附的几页信后，请把它们转交给玛丽亚-图因辛格（由 Heer Wegerif 转交，地址：Gabriel Metsustraat 街6号），好吗？还记得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她给您端来一杯咖啡，当时您正坐在我的床边，我们谈到了《时之书（Stundenbuch）》，您还记得吗¹²¹？那本《圣书》现在和我的《小圣经》一起放在我的枕头下。是的，以赛亚书中的文字壮丽而震撼人心，一次又一次地给人带来超越一切理解的隐秘的内心平静。同样壮观的还有——我现在要蹦起来了——那一小罐蟹肉、烤面包和其他所有珍贵的东西。我们猜想，您给我们的不仅是最好的东西，也是您最后的用品，这种感觉无法用言语表达。您母亲寄来的包裹也是如此贴心。苹果也很好吃——我不能一一提及，否则我就没纸了。我们收到了克拉克（Kraak）寄来的一封非常好的信，里面有很多音乐。我们希望您休息得好，精神饱满地回去工作。父亲的病情稍有好转，虽然他仍然不能吃太多东西。他已经很有耐心了，这个好人，但是你知道，我希望他（还有很多很多其他人）这种情况不要持续太久。

我必须再次向您提出一些琐碎的请求；我感觉很糟，但又无可奈何。我们现在急需给父亲买些俄式面包之类的东西。他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必须让他慢慢恢复正常；营地里的面包太难吃了。我们也没有糖了——我们已经吃完了之前有的糖，而且这里完全弄不到任何糖了。在暗巷里还能买到糖吗？现在我们也没有黄油，不过说不定哪天就能从德文特弄到一些，谁也说不准。你从阿姆斯特丹运来的那半磅黄油来得正是时候。好了，真相又大白了：物质万岁。铁丝网的两边的我们都要挺住，不是吗？他们说事情进展顺利。其余的都在随信附上的信中。感谢您的善意和关爱，亲爱的孩子。向汉斯杰-兰森问好。

再见

埃蒂

¹²¹ 德国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的《时之书》（Stundenbuch），里尔克是埃蒂最喜欢的作家。

[致玛丽亚-图因辛格的信]

1943年8月11日

以后，当我不必再睡在铁丝网包围的营地里的铁铺上时，我的床头就会有一盏小灯，这样我就可以在晚上随时随地拥有光明。当我躺在床上昏昏欲睡时，一些想法和小故事常常在我脑中盘旋，就像肥皂泡一样随意而透明，我多么希望能把它们记录在纸上。

清晨醒来，我就躺在这些故事里，这样醒来是丰富多彩的，你知道的。但随后我就会感到痛苦；那些想法和画面要求我写下来，但没有地方让我能安静地坐下来。有时，我会走好几个小时，寻找一个安静的小角落。有一次，夜里来了一只流浪猫。我们在厕所里给它放了一个帽盒，里面有几只小猫。有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没有帽盒的流浪猫。

今晚，乔比的儿子出生了。他叫本杰明，睡在抽屉里。他们把一个疯子放在了我父亲旁边。

要知道，如果你在这里的时候没有内心的力量，不明白所有的外在表象都是过眼云烟，与我们内心的伟大辉煌（我现在想不出更好的词）相比，什么都不是——那么这里的一切看起来确实会非常黑暗。事实上，对于那些弄丢了最后一条毛巾的可怜人来说，对于那些在床铺上、床铺下和床铺周围与箱子、食物托盘、杯子、发霉的面包和脏衣服中间挣扎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在别人对他们大喊大叫或对他们不怀好意时感到痛苦，而自己却不假思索地对别人大喊大叫的人来说，情况一定是非常糟糕的。还有那些可怜的被虐待的孩子，他们的父母被送走了，其他母亲对他们不闻不问——她们为自己的孩子操碎了心，腹泻和其他大大小小的抱怨不计其数，而他们过去什么问题都没有。你真该看看这些可怜的母亲，坐在嗷嗷待哺的孩子床边，一脸茫然和绝望的样子。

为了写满这一张纸，我换了十个不同的地方：在车间里临时搭的小桌子上；在安妮-玛丽工作的洗衣店对面的一排轮椅上（她在炎热的天气里站了好几个小时，周围都是孩子，她现在很难忍受他们时不时的尖叫声；昨天我帮她擦过眼泪，但没有告诉她我正在把这些都写下来——这些胡乱写的东西也是写给斯威普的）；昨晚在孤儿院听了一位社会学教授的长篇大论；今早在露天的“沙丘”上吹了一阵风——每次我都要多写几句——现在我正坐在医院里那间用隔墙隔开的食堂里，这是我刚刚才发现的，以后应该可以偶尔到这里来歇一会儿。

明天一早，乔比就要去阿姆斯特丹了。在这里的几个月中，我第一次感到自己那颗自律的心被刺痛了一下。为什么我会被落在后面？但仍然——每个人的这个时刻终将到来。这里的大多数人都过得比他们应该过的要糟糕得多，因为他们把对朋友和家人的渴望当作生命中太多的损失而一笔笔写了下来，而他们本应该把他们的心能够如此努力地思念、如此深情地爱着这一事实看作他们最大的福气。亲爱的主啊，我本以为我找到了一个安静的小地方，但这里突然挤满了拿着叮当作响的炖锅的厨房工作人员以及医院的工作人员，他们围坐在木架桌子旁吃饭。已经过了中午，我得去找别的地方了。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试着思考哲学问题，眼睛困得不停地合上。人们有时会说，“你必须努力把事情做到最好。”我觉得这句话很无力。任何地方的事物都是既好又坏。这两者是平衡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我从不觉得我必须把事情做到最好；一切都已经很好了，就像现在这样。每一种

情况，无论多么糟糕，其本身都是完整的，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我真正想说的是："尽力做到最好"是一种令人作呕的说法，"凡事向好的方面看"也是如此。我想更详细地解释一下原因，但你要是知道我有多累就好了——我可以一连睡十四天。现在我要把这个拿给乔比。明早我和他一起去警察局，然后他去阿姆斯特丹，我回军营。

孩子们，再见了

埃蒂

1943年8月12日

克莉丝汀，

今天，你真是我的守护天使，我从来没有像这周这样急切地盼望一个包裹。现在终于有了，而且是个多么大的包裹啊！我直接把牛奶和面包卷拿给了父亲。这可怜的人在禁食之后瘦得跟耙子似的；他的眼睛上有脓肿，还有一个仗势欺人的看门人。这让人很难过，但也不能想得太多。然而，他被认为是军营里的奇迹：他是军营里唯一一个能专心阅读的人——希伯来语、法语、荷兰语，不管你喜欢什么，他都能读下去。没人能理解，在这样的环境中怎么会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我把事情搞得复杂一点，你不会太介意吧？我又要值夜班了，时不时还要去照顾别人，累得我晕头转向。我希望你已经收到了我的两封信：一封是我写给阿姆斯特丹的信，还有一封是给修女图因辛格的信。我想你一定收到了后面这封，因为我几乎可以肯定你那豪华的包裹就是直接的回信。多亏了一些勇敢的人，我很高兴能把短消息传递出去。看来我们的公函暂时被扣留了。看来我们也收不到来信了。但请继续写信，我们迟早会收到的。

我很想知道德文特的犹太委员会是否还在运作。我最近没有他们的消息。盖尔德（Gelder）一家来了。你知道，从外省寄来的包裹最多可以邮寄两公斤——但最好不要挂号，因为挂号包裹的邮资很高。这里总是有新规定。如果他们禁止您与外省联系，那么您最好与阿姆斯特丹 Reynier Vinkeleskade 61 号的 M.凯珀夫人（Mevrouw M. Kuyper）联系，他通过阿姆斯特丹犹太委员会来为我们照看各种行李。我们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吧？哦，克莉丝汀，我想都不敢想，这一周我真的看到了这一切是多么的悲惨。茶和黄油是上天给我的礼物，我很感动。我们有几天黄油用完了，这本身并不是什么大事——战争开始后，我在阿姆斯特丹经常有几天黄油用完了——但这里的一切都糟透了，尤其是人们被疾病、各种小抱怨和恶劣的气候弄得很虚弱。父亲现在身体不太好，母亲也开始出现膀胱问题。

如果我提出更多要求，你们会不会看不起我？你能去药店买点安替芬（Antifones）吗？就是那种塞在耳朵里可以隔音的东西。母亲的营房晚上非常吵，有很多生病的小孩子——说实话这里没有一个地方是不吵的——现在她想试试戴耳塞睡觉。

还有：你知道一种叫 Reformite 的产品吗？就像马麦酱一样，涂在面包上。它让母亲食欲大增。这里有一种特殊的病：一个人连续好几天都不需要食物。这是个疯狂的地方。现在还有一件事：布莱恩（Brian）家似乎还剩下一些猪油。如果你能时不时给我们送一小块来，我也许能在朋友的电炉上炸些土豆。这些请求够多了，它们让我觉得不舒服了。

现在我也要给你寄些好东西，是我刚读到的关于葆拉-莫德森-贝克尔（Paula Modersohn-Bevker）的文章："她的血液里流淌着一种极度缺乏期待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实际上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期待的真实表达：由于本能地感知到自身的富足，而漠视一切外在事物，内心隐秘而又无法完全解释的幸福。"

父亲想在他的写作日给你写信，但可能发不出去。不过，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是不能被小小的挫折打破的。怀着美好的心情开始你的新征程吧，然后时不时想想我们。

我们向你们表达我们的爱。
埃蒂

韦斯特博克，1943年8月18日

亲爱的泰德，

起初我想今天不写信了，因为我实在太累了，也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没什么可说的。但我当然有很多东西要写。我要让我的思想自由驰骋；无论如何，你一定会把它们写出来的。今天下午，我在床铺上休息，突然有感而发，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几句话，现在把它们寄给你们：

"上帝啊，您让我如此富有，请让我张开双手分享您的美丽。我的生命已成为与您不间断的对话，哦上帝，一场伟大的对话。有时，当我站在营地的某个角落，双脚踏在您的大地上，眼睛仰望您的天堂时，泪水不时从我的脸上流下，那是深情和感激的泪水。晚上当我躺在床上，在您的怀抱中安息时，上帝啊，感激的泪水也会从我的脸上流下，这就是我的祷告。这几天我非常疲惫，但这也会过去。世事来来去去都有更深的韵律，人们必须学会倾听；这是我们今生必须学会的最重要的事情。我不是在向您挑战，哦，上帝，我的生命就是与您的一次伟大对话。我可能永远也成不了我很想成为的那种伟大的艺术家，但我已经在您的怀抱里感到安稳了，上帝。有时，我也会尝试写一些深奥的小故事和未知的短篇小说，但最后我总是只写出一个词：上帝。这就说明了一切，无需更多。我所有的创造力都转化为与您的内心对话。我的心跳变得更加深沉、活跃，但也更加平静，我仿佛一直在积蓄着内心的财富。"

令人费解的是，朱利最近一直漂浮在这片荒地之上¹²²。人的一生中有许多奇迹。我自己的人生就是一长串内心的奇迹，很高兴能再次对某人这样说。里尔克的《时辰之书》里有你的照片，就在朱利的照片图旁边。它们和我的《小圣经》一起放在我的枕头下。你写有物品时价的信也到了。请继续写信吧，并祝你一切顺利，亲爱的。

埃蒂

¹²² 朱利指朱利叶斯-斯皮尔

无日期, 1943年8月18日之后

现在, 这些话我没法对那些带着孩子的年轻母亲说, 她们很可能会坐着一列光秃秃的货运列车直奔地狱。她们会回答说: "你没有孩子, 说起来容易。" 但这真的与此无关。

《圣经》中有一段话, 我总是从中汲取新的力量。我想它是这样说的: "爱我的, 就当舍弃父母。" 昨晚, 我不得不再次努力, 不让自己被对父母的怜悯淹没, 因为如果我屈服于这种怜悯, 我就会瘫痪的。我知道, 我们不能完全沉浸在对家人的悲痛和关切中, 以至于对身边的人的思念和爱也所剩无几。我越来越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 对每一个可能与你擦肩而过的人的爱, 对每一个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人的爱, 必须高于对血亲的爱。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这可能看起来很不自然——而且我发现虽然生活很简单, 但要写出来对我来说还是太困难了——

今天晚上, 我和麦基库斯将去拜访安妮-玛丽和她的老主人——营房领导, 他自己有一个小房间。我们将坐在韦斯特博克的一间大居室里, 有一扇敞开的低矮的大窗户; 窗外的荒原就像大海一样辽阔, 连绵起伏。去年我就是在这里给你写信的。毫无疑问, 安妮-玛丽会煮好咖啡, 我们的主人会讲述早期的营地生活(他已经在这里住了五年), 菲利普会写一些关于这一切的小故事。我会翻翻我的小罐子,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配着咖啡吃; 谁知道呢, 小埃蒂, 也许安妮-玛丽会再做一个布丁, 就像她上次做的那个令人难忘的杏仁布丁一样。今天天气很热; 在敞开的窗前, 在荒野里, 这将是一个美好的夏夜。稍后, 菲利普和我将离开, 去找乔比。我们是和平的三人组, 然后我们将去贝都因人(Bedouin)的灰色大帐篷周围散散步, 这个大帐篷从一片宽阔的沙地上拔地而起。过去, 他们把长虱子的人关在帐篷里; 现在, 他们把偷来的犹太人的生活用品放在帐篷里, 这些东西最终将被用来装饰指挥官的房子, 或者作为"礼物包裹"运往德国。帐篷后面的天空每晚都会上演不同的日落。德伦特荒原上的这个营地有许多风景。我相信世界到处都是美丽的, 即使是地理书上描述为贫瘠和沉闷的地方也是。大多数书都不好, 真的; 我们必须把他们重写一遍——

我每两周给泰德写一封信; 现在只允许我们在纸的一面写了——

孩子们, 你们是怎么弄到半磅黄油这么贵重的东西的? 我受到了一生中最大的惊吓, 简直太反常了。请原谅这个物质化的结尾。六点半了。现在我得去给家人们弄点吃的了。

我向你们致以最深挚的爱。

埃蒂

¹²³ 这封信的第一部分丢失了, 这就解释了它的开头很突兀的原因。它可能有四页(在两张纸上), 因为第一页上有数字3。但另一面没有编号, 所以这一页之前可能有两页, 或四页。

[8 月 19 日致克里斯蒂娜-范诺顿的明信片]

非常感谢您提供的各种包裹！

埃蒂

[致韩爸爸和其他人]

1943 年 8 月 22 日，星期日上午

一个娇生惯养的九个月大的婴儿，一个小女孩，躺在这里的妇产科病房里。她非常可爱，蓝眼睛，很漂亮。几个月前，她带着“犯罪记录”来到这里，因为警察发现她被遗弃在一家诊所里。没有人知道她的父母是谁或在哪里。这个婴儿在这里的母婴病房住了很长时间，护士们都非常喜欢她，把她当成一个小玩物。但我想告诉你的是：她刚来的时候，婴儿是不能出去的。其他婴儿都可以坐着婴儿车出去呼吸新鲜空气，但这个婴儿却只能呆在屋里，因为她毕竟有犯罪记录。我问过三个不同的护士，因为我觉得这太难以置信了，尽管这里经常发生奇怪的事情，但她们都证实了这个故事。

在医院的营房里，我遇到了一个身材微胖、营养不良的 12 岁女孩。她像另一个孩子谈起自己在学校里学算数时那样的滔滔不绝地对我说：“我是从惩戒区被送到这里来的，我是个犯罪案件。”

一个三岁半的小男孩用棍子打碎了窗玻璃，他的父亲把他藏了起来，他开始大声嚎叫，哭着说：“噢噢噢，现在我要被送到 51 号（=监狱）了，然后我就得自己一个人去坐运输车了。”

这里孩子们之间的对话令人震惊。我听到一个小男孩对另一个男孩说：“你知道吗，120,000 的邮票其实没什么用；一半雅利安血统一半葡萄牙血统要好得多¹²⁴。”而安妮-玛丽听到的则是一位母亲在荒地上对她的孩子说的话：“如果你不马上把布丁吃完，那妈妈就不会和你一起去上运输车了！”

今天早上，住在我母亲上铺的那位女士洒了一瓶水。大部分落在了母亲的床上。在这个地方，这样的事情就像是一场难以想象的自然灾害。在外面的世界里，最接近的事情就是房子被水淹了。

我越来越喜欢这个医院食堂了。它就像一座荒凉的西部木屋。低矮、粗糙的木屋，粗糙的桌子和长凳，嘎嘎作响的小窗户，别无他物。我放眼望去，是一片荒芜的沙地，长满了杂草，沙地的边缘是一个从沟渠里堆积起来的高高的沙岸。前面是一条荒芜的铁轨。平日里，被太阳晒着的半裸的男人在那里推着手推车走来走去。从这里望去，荒原的景色与你在这个洞穴中任何其他地方所能看到的都截然不同。越过铁丝网，是一片波浪状的低矮灌木丛：它们看起来像年轻的云杉。这荒凉的景色、粗糙的小木屋、沙地、又小又臭的沟渠——这一切都让人想起克朗代克的某个金矿营地。在我对面的粗糙木桌上，麦基库斯正在咬着他的钢笔。我们时不时越过乱写乱画的小纸片对视一眼。他忠实地记录着这里发生的一切，几乎是很正式地。“太过分了，”他突然说。“我知道我可以写作，但在这里，我面对的是一个深渊——或者说是一个坟墓。真的够了。”

这里又开始热闹起来，人们拿着破旧的衣服和合适的邮票，坐下来吃搪瓷碗里的萝卜。

¹²⁴ 暂时防止被驱逐出境的邮票被编号。印有数字 120,000 的邮票是留给那些能够支付大笔款项（大约 20,000 至 40,000 弗洛林的宝石或货币）的人的。拥有这个数字的 1300 名荷兰犹太人本应被用来交换德国囚犯。实际上，他们被驱逐到 Bergen-Belsen。至于葡萄牙犹太人，他们在荷兰形成了最古老的定居点之一，他们原本不会被驱逐，而是“遣返”到他们的“原籍国”，也就是他们大约 400 年前离开的西班牙或葡萄牙。1943 年，他们被转移到韦斯特博克，然后在 1944 年春天转移到特莱西恩施塔特，从那里转移到奥斯维辛，几乎所有人都死在了那里。

亲爱的艾丽（Elly），你的来信让我非常高兴，信上告诉了我很多。

乔比带回了你们的生动回忆。这让我倍感亲切，因为最近几乎没有邮件能寄过来。就信件而言，我们几乎与世隔绝，这是最令人苦恼的事情之一。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沮丧，我们必须努力保持内心的强大。

安妮-玛丽对斯威普的信感到非常满意。

让我感到遗憾的是，莱奥妮送来的黑麦面包最终给错了人。可以说，面包送到时，我们的处境还算有利，所以我匆忙地把它分给了处境不那么有利的人。第二天，我很难再要回这样易腐烂的东西了；但下次至少我会知道是给谁的。

太感人了，还有葡萄和梨。这些包裹总是让我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和往常一样，我对萨诺维特（Sanovite）面包喜出望外。我主要把它留给父亲和母亲，以改变营地面包很快就会发霉的状况。谢谢您借给我手电筒，韩神父；在黑暗中它非常有用，因为有很多的水坑和铁丝网。

乔比给我讲了一个关于汉斯的令人惊叹的故事。看来我们每个人都还生活在自己的星空下。乔比还说，他总是在老房子的各种角落和缝隙里碰到我——我还和你在一起。

1943年8月24日

有那么一刻我认真地觉得，过了今晚，再笑一次就是罪过了。但我随即提醒自己，那些离开的人中有一些人一直在笑，即使这次只有少数几个人……在波兰，也会有一些人时不时地笑一下，尽管我想，这次被运走的人不会很多。

当我想起那一队全副武装、身着绿色制服的卫兵的面孔时——我的上帝啊，那些面孔！我隔着一扇安全的窗户一个接一个地看着他们，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如此害怕过任何事情。我跪在地上，默念着那些支配着人类生命的话：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样造人。这段话陪伴我度过了一个难熬的上午。

我经常告诉你们，任何语言和图像都不足以描述这样的夜晚。但我还是必须努力向你们传达一些信息。在这里，人们总会有一种成为一段犹太历史的耳朵和眼睛的感觉，但有时也需要一个安静的、微小的声音。我们必须彼此保持联系，了解在这个世界的各个前哨发生的一切，每个人都为战争结束后即将形成的巨大马赛克贡献自己的一小块石头。

在医院营房住了一晚后，我清晨散步经过惩罚营。囚犯们正在被转移出来。被驱逐者，主要是男人，背着背包站在铁丝网后面。他们中的许多人看起来都很坚强，随时准备好接受任何考验。一个老熟人——我第一眼都没认出他来；剃光头往往会让人完全变了样子——笑着对我喊道：“如果他们没打算把我做掉，我会回来的。”

但是那些婴儿，那些在半夜从婴儿床上被拖出来的刺耳的尖叫声……我必须赶紧把它记下来，因为如果我把它留到以后，我可能就无法继续相信它真的发生过。它就像幻觉一样，越飘越远。婴儿无疑是最糟糕的。

还有那个瘫痪的小姑娘，她不想带着她的餐盘一起走，她觉得死是那么的艰难。还有那个吓坏了的小男孩：他以为自己安全了，那是他的错误，当他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都得走的时候，他惊慌失措地跑掉了。他的犹太同胞不得不把他追回来。如果他们找不到他，就会有几十个人代替他被送上运输车。他藏在一个帐篷里，很快就被抓住了，但“尽管”……“尽管如此”，所有其他人还是得上车。他们说这是一种威慑。就这样，许多好朋友被那个男孩连累了。一时的疯狂造成了五十个人的死亡。或者说：不是他把他们连累去的——而是我们的指挥官，那人们有时说是个绅士的人。即便如此，一旦这个男孩意识到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罪魁祸首，他还能原谅自己吗？火车上的其他犹太人又会对他作何反应？那个男孩的日子会很难过。如果那天晚上我们的头顶上没有发生那么多令人不安的事情，这个插曲也许会被忽略。指挥官肯定也受到了影响。”唐纳维特（Donnerwetter），今晚有飞机！”我听到一个卫兵一边仰望星空一边说。

人们仍然抱着这种幼稚的希望，认为运输车不会过来。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能从这里看到附近城镇（可能是埃姆登（Emden））遭到的轰炸。那么，为什么铁路线就不能也被击中，然后火车就不能开动了呢？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但人们一直希望它能发生，每一轮新的转运都是如此，而且希望永不停息……

¹²⁵ 这是 1943 年抵抗组织非法公开的两封信（连同 1942 年 12 月 18 日的那封信）中的第二封信。

前一天晚上我走过营地。灰蒙蒙的天空下，人们聚集在营房之间。我的同伴对我说："听着，这就是人们在灾难后的表现，大家都会站在街角讨论发生了什么。"但这正是让人无法理解的地方，"我突然说。"这次是在灾难发生之前！"

每当不幸降临时，人们都会本能地伸出援助之手，拯救可以挽救的一切。今晚，我将帮助婴儿穿好衣服，以及安抚母亲们——这就是我所能做的一切。我几乎要为此诅咒自己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正在让我们生病的、手无寸铁的兄弟姐妹们面对饥饿、酷暑、严寒、曝晒和毁灭，然而我们却为他们穿上衣服，护送他们上光秃秃的牲口车——如果他们不能走路，我们就用担架抬着他们。这是怎么回事，这其中有什么奥秘，我们陷入了什么样的致命机制？答案不能简单地说是我们都是懦夫。我们没那么坏。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下午，我又在医院的营房里转了一圈，一张床一张床地看。第二天哪些床位会空着？运送名单不到最后一刻是不会公布的，但我们中的一些人很早就知道自己的名字会在上面。一个年轻女孩给我打了电话。她直挺挺地坐在床上，眼睛睁得大大的。这个女孩的手腕很细，小脸蛋尖尖的。她半身不遂，刚刚在两名护士的帮助下，一步一步地重新学习走路。"你听说了吗？我得走了。"我们对视良久。她的脸仿佛消失了，只剩下她的眼睛。然后，她用平和、灰暗的声音说："真遗憾，不是吗？一生所学的一切都白费了"，还说，"赴死真难啊。"突然，她那不自然的僵硬表情消失了，她啜泣道："哦，最糟糕的是不得不离开荷兰！"，还说，"哦，为什么我以前不能死……"后来晚上的时候我又见到她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洗衣房里有个小女人，胳膊上挎着一篮子滴水的衣服。她一把抓住我，神情慌张。潮水般的话涌向我："这不对，这怎么能对呢？我得走了，我的衣服明天都干不了。我的孩子病了，他在发烧，你就不能想办法让我不用走吗？我没有足够的东西给孩子穿，他们寄给我的连衣裙太小了，我需要大一号的，哦，这足以把你逼疯。你连毯子都不能带，我们会冻死的，你没想到吧？我有个表弟和我同时来的，但他不用走。他有合法的证件。你能不能也帮我弄一些？就说我不去，你觉得他们会把孩子留给他们的母亲吗？对了，你今晚再来，到时候你会帮我的，对不对？你觉得呢，我表哥的证件会不会……？"

如果我说那天晚上我在地狱里，我实际上是要告诉你什么呢？我发现自己在夜里大声说了出来，大声地对自己说，非常清醒地说，"原来地狱是这样的。"这次你真的分不清谁去谁不去了。几乎所有人都起床了，病人互相帮助穿衣服。有些人根本没有衣服，他们的行李已经丢了或者还没到。福利机构的女士们走来走去分发衣服，衣服可能合身，也可能不合身，只要能遮体就可以了。一些老妇人看起来很滑稽。人们准备了一小瓶牛奶，给婴儿们喝，婴儿们可怜的尖叫声点缀着军营里所有疯狂的活动。一位年轻的母亲近乎歉意地对我说："我的孩子从来不哭的，他好像能知道发生了什么。"她从临时搭婴儿床上抱起孩子，微笑着看着他，这是一个大约八个月大的可爱婴儿。"如果你不听话，妈妈就不带你一起走了！"她跟我讲了一些朋友的事。"当那些绿衣人来阿姆斯特丹接他们时，他们的孩子哭得很厉害。然后他们的父亲说：'如果你们不听话，就不让你们坐那辆绿皮车，这位绿皮先生也不会带你们去。'孩子们这才安静下来。"她勇敢地朝我眨了眨眼睛，她是一个身材修长、皮肤黝黑的小女人，有着一张活泼的橄榄色皮肤的脸。她穿着灰色长裤和绿色羊毛衫。"我可能是在笑着，"她说，"但我感觉糟透了。"拿着湿衣服的小妇人快要歇斯底

里了。"你就不能帮我把孩子藏起来吗？拜托，你就不能把他藏起来吗？他发高烧了，我怎么能带他走？"她指着一个金色卷发、小脸蛋烧得通红的小可怜虫。孩子在粗糙的木床上翻来覆去。护士要母亲多穿一件羊毛衫，并试图把它套在衣服外面。她拒绝了。"我不会带任何东西，那有什么用呢？.....我的孩子"她啜泣道："他们把生病的孩子带走，你再也找不回来了。"

这时，一个身材矮胖、长着一张慈祥的塌鼻子脸的工人阶级妇女走过来，把绝望的母亲拉到一张铁床边上，轻声地跟她说话。"好了，你只是个普通的犹太人，不是吗？所以你必须走，不是吗.....？"

走过几张病床，我突然看到一个同事的灰白色、长着雀斑的脸。她正蹲在一个奄奄一息的女人床边，这个女人吞下了毒药，而那正是她的母亲.....

"万能的主啊，你在对我们做什么？"我一时说不出话来。那边是来自鹿特丹的多情小妇人。她已经怀孕九个月了。两个护士试图给她穿上衣服。她只是站在那里，肿胀的身体靠在孩子的小床上。汗珠从她脸上流下。她凝视着远方，那是一个我无法跟随她的地方，她用毫无声调、疲惫不堪的声音说："两个月前，我自愿和丈夫一起去波兰。后来我没被允许去，因为我总是很难怀孕。现在我不得不去了.....只因为今天晚上有人想要逃跑。"婴儿的啼哭声越来越大，充斥着营房的每个角落，现在又沐浴在幽暗的灯光下。这几乎让人无法忍受。我想到了一个名字：希律王¹²⁶。

在去火车的路上，在担架上她的阵痛开始了，我们被允许把她抬到医院而不是火车上——在这个夜晚，这似乎是一种罕见的人道行为.....

我经过瘫痪女孩的床前。其他人帮她穿好了衣服。我从没见过这么小的脸上有这么大的眼睛。"她低声对我说："我无法接受这一切。"几步之外站着我的俄罗斯驼背小女人；我以前跟你说过她。她站在那里，就像站在一张悲伤的网中。那个瘫痪的女孩是她的好朋友。后来，她悲伤地对我说："她连个盘子都没有，我想把我的盘子给她，但她不肯要。她说：'反正我十天后就会死，到时候就会被那些可怕的德国人拿走的。'"

她站在我面前，一件绿色的丝绸和服包裹着她瘦小的身躯。她有一双孩子般睿智明亮的眼睛。她静静地、探究地看了我很久，然后说："我想，哦，我真的很想，能在我的泪水中游离这里"，还说，"我特别想念我亲爱的母亲。"(她的母亲几个月前死于癌症，死在厕所附近的盥洗室里。至少她在那里独处了片刻，安详地离开了人世)。她带着奇怪的口音，用一个乞求原谅的孩子的声音问我："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上帝肯定能理解我的疑惑，不是吗？"然后，她转过身去，用一种近乎慈爱的姿态表达了无限的悲伤。整整一夜，我都能看到这个身材矮小、身着绿色丝绸的身影在床铺之间穿梭，为即将离去的人们帮各种小忙。她自己不用走，反正这次不用了.....

我坐在这里给孩子们榨番茄汁。一位年轻女士坐在我身边。她似乎准备好了，急着离开，而且打扮得很漂亮。她振臂高呼："我将踏上一段美妙的旅程了；我可能会找到我的丈夫。"对面的一位女士痛苦地打断了她的话。"我也要去，但我不觉得这是美妙的。"我想起了我身边的这位年轻女士。她来这里才几天，来自惩罚区。她看起来非常冷静、独立，嘴角还带着一丝挑衅的意味。她从下午开始就准备离开，穿着一条长裤、一件羊毛衫和羊毛开衫。她旁边的地板上放着一个沉

¹²⁶ 译者注：希律王，《圣经》中被描述成追杀幼年耶稣以及下令将伯利恒及其周围境内两岁及以下的所有婴孩都杀死的昏君和暴君。

重的背包和一个毛毯卷。她正勉强吃下几个三明治。三明治都发霉了。她笑着说："我可能会吃到很多发霉的面包。在监狱里，我好几天什么都没吃。"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的过往是这样的："当他们把我扔进监狱时，我的日子就快到头了。他们奚落我，侮辱我！我犯了一个错误，我说我站不起来了，所以他们让我站了好几个小时，但我忍住了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她一脸蔑视。"我丈夫也在监狱里。我不会告诉你他们对他做了什么！但我的上帝，他很坚强！上个月他们把他送了过来我当时已经是临产的第三天了，不能和他一起去。但他是多么勇敢啊！"她几乎容光焕发。

"也许我还能再找到他。"她轻蔑地笑了。"他们可能会把我们拖进泥土里，但我们最终会没事的！"她看着周围哭闹的孩子们，说："我在火车上还有很多活要干，我还有很多奶。"

"怎么你也在这里？"我突然惊愕地喊道。一个女人转过身来，来到那些可怜的啼哭婴儿的床铺之间，双手在周围摸索着寻求支撑。她身着黑色的老式长裙。她有着高贵的眉毛和高高盘起的白色波浪卷发。几周前，她的丈夫在这里去世。她已年过八旬，但看上去还不到六十岁。她躺在破旧的床铺上的贵族气质一直令我钦佩不已。她用嘶哑的声音回答："是的，我也在这里。他们不让我和我丈夫合葬。"

"啊，她又来了！"这是个坚强的贫民窟小妇人，她一直忍饥挨饿，因为她从未收到过任何包裹。她在这里有七个孩子。她蹒跚地迈着小短腿，忙忙碌碌地走来走去。"我只知道，我有七个孩子。他们需要一个合格的母亲，这一点可以肯定！"

她手脚麻利地忙着把一个黄麻袋塞得满满的。

"我不会留下任何东西；我的丈夫一年前被送到这里，我的两个大儿子也经历过这里。"她喜笑颜开。"我的孩子们是真正的宝贝！"她跑来跑去，她收拾行李，她忙忙碌碌，她对每个路过的人都说着亲切的话。她是个朴实无华的贫民窟女人，有着油腻的黑发和小短腿。她穿着一件破旧的短袖连衣裙，我可以想象她以前站在约登布雷斯特拉特街（Jodenbreestraat）的洗脸盆后面时穿的衣服。现在，她又穿着这身旧衣服，即将带着七个孩子踏上三天的波兰之旅。"没错，七个孩子，他们需要一个合格的母亲，相信我！"

你可以看出，那边的年轻女子习惯了奢华，她一定非常漂亮。她是新来的。为了救她的孩子，她躲了起来。现在她和其他人一样，因为背叛来到了这里。她的丈夫在惩罚营里。她现在看起来很可怜。她的头发漂白，发根乌黑发绿。她穿了很多套不同的内衣和其他衣服，而且都是叠在一起的——毕竟，你不可能用手拎着所有东西，尤其是你还得带着一个小孩。现在，她看起来又臃肿又可笑。她的脸上满是斑点。她用一种遮遮掩掩、试探性的目光盯着每个人，就像一只毫无防备、被遗弃的小动物。

在拥挤不堪的货运车厢里，男人、女人、孩子和婴儿被扔在一起，还有大包小包的行李，唯一方便的就是中间的水桶，三天之后，这个已经处于崩溃状态的年轻女人会是什么样子呢？

据推测，他们将被送往另一个中转营地，然后再从那里出发。

我们在整个欧洲都被猎杀着……

我迷迷糊糊地穿过其他营房。我走过一幕幕场景，它们无比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同时又像是模糊的古老幻影。我看到一个奄奄一息的老人被抬走，口中背诵着《沙玛》¹²⁷……

¹²⁷ 莎玛说："以色列啊，请听：主，我们的上帝，主是独一的主"这是死亡临近时的祈祷词

清晨六点钟慢慢地到来了。火车将于 11 点发车，他们开始装载人员和行李。通往火车的道路已被营地服务团（Ordedienst）¹²⁸的人监视起来了。不上车的人都必须待在营房里面。我从一侧溜进了对面的一个营房。我听到一个玩世不恭的声音说："这里的景色一直很美。"从昨天开始，营地就被火车分成了两半：前面是一排光秃秃、没有油漆的货运车厢，后面则是供卫兵使用的正规车厢。有些车厢的地板上铺着纸床垫。这是为病人准备的。现在，火车旁的柏油路上人流越来越多。

穿着棕色工作服的"飞行纵队"的人正用手推车把行李运上来。在他们中间，我发现了指揮官的两个宫廷小丑：第一个是个喜剧演员，也是个作曲家。前不久他的名字上了名单，无法更改，但他连续几个晚上为包括指挥官和他的随从在内的观众放声高歌。他演唱了"*Ich kann es nicht verstehen, dass die Rosen bliihen*"（"我不知道玫瑰为何盛开"）和其他的热门歌曲。指挥官是一位艺术爱好者，他认为这非常精彩。歌手获得了豁免权。他甚至还分到了一栋房子，现在和他的金发碧眼的妻子住在红格子窗帘的后面，她整天都在滚烫的洗衣机里洗衣服。现在，他穿着卡其色工作服，推着一辆手推车，车上堆满了犹太同胞的行李。他看起来就像死神的热身。那边还有另一个宫廷小丑：指挥官最喜欢的钢琴家。传说他技艺高超，能把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弹成爵士乐，这当然说明了一些事情……

突然，沥青路面上涌现出许多身穿绿色制服的人。我无法想象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们肩上扛着背包和枪。我研究着他们的脸。我试着不带偏见地看着他们。

我看到一位准备启程的父亲在为他的妻子和孩子祝福，而他自己也被一位留着雪白胡须、有着火热先知轮廓的老拉比祝福。我可以看到……啊，我无法描述这一切……

在以前的运输途中，有些卫兵憨厚善良，表情困惑，在营地里走来走去，抽着烟斗，说着一些听不懂的方言。在旅途中，人们会发现与他们作伴并不太令人反感。现在，我却被吓得目瞪口呆。他们一脸的猥琐和嘲笑，找不到丝毫的人情味。他们是在哪条战线上学的？他们在哪个惩罚营接受过训练？毕竟，这也是一种惩罚，不是吗？几名年轻妇女已经坐在货运车厢里。她们把孩子抱在膝上，双腿垂在外面——她们决心尽可能久地享受着新鲜空气。病人们用担架抬过去。我几乎要笑出声来；守卫者和被守卫者之间的差距太荒唐了。窗边的同伴不禁打了个寒颤。几个月前，他身体残缺地从阿默斯福特被带到了这里。"哦，是的，那些家伙就是这样。"他说，"这就是他们的样子。"

几个年幼的孩子站在窗前，鼻子贴着窗玻璃。我听着他们认真的对话。"为什么那些讨厌、恐怖的人穿绿色的衣服，为什么他们不穿黑色的衣服？坏人都穿黑衣服，不是吗？""看那边，那个人真的有病！"担架上一条皱巴巴的毯子上有一撮灰白的头发。"看，还有一个病人……"

然后，还指着绿色制服说："看他们，现在他们在笑！""快看，快看，其中一个已经喝醉了！"

越来越多的人挤满了货厢汽车。一个高大而孤独的身影在柏油路上踱步，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包。他是所谓的"Antragstelle"（集中营上诉部）的负责人。他直到最后一刻都在努力让人们脱离指挥官的魔掌。谈判一直持续到火车真正驶出。他甚至还设法把人从行驶的火车上解救出来。提

¹²⁸ 1942 年 3 月，由犹太人组成的服务队成立。他们的工作时在运输车离开时维持秩序。他们个人要对所有的逃亡负责，有时表现得和迫害他们的人一样狂热。

着公文包的男人眉宇间透着学者的风度，拖着疲惫的肩膀，非常疲惫。一个弯着腰的小老太太，灰白飘逸的头发上戴着一顶黑色的老式帽子，在他面前晃来晃去，一边比划着，一边在他鼻子底下挥舞着一捆文件。他听了一会儿，然后摇摇头，转身离开，肩膀又下垂了一些。这次不可能在这种关键时刻让很多人下车了。指挥官很恼火。一个年轻的犹太人竟敢逃跑。他慌不择路地从医院逃了出来，蓝色睡衣外面套了件薄外套，笨拙而幼稚地躲进了一顶帐篷。但如果你是犹太人，你就不能逃跑，不能让自己惊慌失措。指挥官是无情的。作为报复，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几十个人和这个男孩一起被送上了运输车，其中包括不少自以为已经能稳稳地留下来的人。这个系统恰好崇尚集体惩罚。而头顶上的那些飞机也没能让指挥官的心情好起来，尽管在这个问题上他更愿意保持沉默。

现在的汽车可以说是满满登登。但这是你的想法。万能的主啊，难道这些人也要上车吗？新来了一大群人。孩子们仍然站在那里，鼻子紧贴着车窗玻璃，什么也不放过。"看那边，很多人都下车了，火车里一定太热了。"突然，其中一个孩子喊道，"看，指挥官！"

他出现在柏油路的尽头，就像一位著名的明星在压轴表演中登场。据说，这位近乎传奇的人物相当迷人，对犹太人的态度也非常好。作为犹太人集中营的指挥官，他有一些奇怪的想法。最近，他认为我们的饮食需要更加多样化，于是我们很快就吃到了豌豆，而不是卷心菜。他也可以说是我们这里的艺术赞助人，是我们所有歌舞晚会的常客。有一次，他连续三次来看同一场演出，每次都被同样的老笑话逗得哈哈大笑。在他的主持下，我们成立了一个男声合唱团，在他的亲自指挥下演唱了《*Bei mir bist du Schön*》。不得不说，这首歌在荒原上听起来非常动人。有时，他甚至会邀请一些艺术家到他家做客，与他们聊天喝酒到凌晨。不久前的一个晚上，他送一位女演员回家，告别时，他向她伸出了手；想象一下，他的手！他们还说，他特别喜欢孩子。孩子们必须得到照顾。在医院里，他们甚至每天都能吃到一个西红柿。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还是死了……关于"我们的"司令官，我还可以再多说几句。也许他认为自己是一位王子，在向他众多卑微的臣民施舍。天知道他是怎么看自己的。我身后传来一个声音："从前，我们有一个指挥官，经常把人踢到波兰去。这个人微笑着送他们离开。"

现在他在火车上走着，军容严整，是一个在职业生涯早期就"到任"的相当年轻的人，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在德伦特省这片偏远的荒原上，他是荷兰和德国犹太人生死存亡的绝对主宰。一年前，他可能丝毫不知道这里的存在。说实话，我自己也不知道。他走在火车上，那一头梳得一丝不苟的灰白头发从他那顶浅绿色的平顶帽子下面露出来。灰白的头发与他年轻的脸庞形成了如此浪漫的对比，让这里许多傻姑娘欣喜若狂——当然，她们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感情。在这个残酷的早晨，他的脸几乎成了铁灰色。那是一张我完全无法读懂的脸。有时在我看来，它就像一道细长的疤痕，狰狞中夹杂着无趣和虚伪。他身上还有一种别的特质，一种介于衣冠楚楚的美发师助手和舞台门卫之间的气质。但是，他的面无表情和刻板强迫的举止却占了主导地位。他迈着军人的步伐，沿着货运车厢走着，车厢里挤满了人。他正在视察他的部队：病人、抱着的婴儿、年轻的母亲和剃光头的男人。还有一些病人被抬上担架。他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他们花的时间太长了。在他身后走着他的犹太裔秘书，穿着黄褐色马裤和棕色运动夹克。他的举止动感十足，但表情空洞，像个英国威士忌酒客。突然，一只英俊的棕色猎狗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天知道从哪

里来的。黄褐色的秘书故作姿态地摆弄着它，就像英国社交报纸上的图片一样。绿色小分队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他们可能在想——虽然“想”是一个很大的词——这里的一些犹太人看起来与他们的宣传单上所写的大相径庭。一些来自集中营的犹太大人物现在也走在火车上。“想宣扬他们的重要性，”我身后有人嘀咕道。“运输大道，”我说。“今天在这里发生的事情，还能向外界传达吗？”我向我的同伴问道。外面的世界可能认为我们是一群灰色的、千篇一律的、受苦受难的犹太人，对我们之间存在的鸿沟、深渊和微妙的差异一无所知。他们永远无法理解。

现在，营地服务团的团长（Oberdienstleiter）也加入了指挥官的行列。这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德国犹太人，而指挥官在他身边显得微不足道。他穿着黑色高筒靴，头戴黑色军帽，身穿印有黄星的黑色军大衣。他有一张凶恶的嘴巴和粗壮的脖子。几年前，他还是一名工人团的挖掘工。当他飞黄腾达的故事日后被写出来时，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心态的重要历史记录。带着军人气质的浅绿色指挥官、黄褐色、无动于衷的秘书、上层领导的黑色恶霸形象，列队走过火车。人们退到他们周围，但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们身上。

天哪，现在真的要关门了吗？是的，关上了。车门对着里面密密麻麻的人群关上了。透过顶部的小孔，我们可以看到人头和手，这些手稍后会在列车离开时向我们挥舞。指挥官骑上一辆自行车，再次沿着整个列车骑了一遍。然后，他做了一个简短的手势，就像歌剧中的皇室成员一样。一个小勤务兵飞快地跑过来，顺手把他的自行车接了过来。火车发出一声刺耳的鸣笛。1020名犹太人离开了荷兰。

从各方面考虑，这次的配额确实很少：只有一千名犹太人，多出的二十人是后备军。因为总是有可能——事实上，这次非常肯定——有几个人会在途中死亡或被压死。这么多病人，却没有一个护士……

帮助者的人潮逐渐退去，人们回到了自己睡觉的地方。这么多疲惫不堪、脸色苍白、饱受折磨的面孔。我们的营地又被截去了一部分。下周，我们的营地还要再被截去一部分。这就是一年多来发生的事情，周而复始。我们只剩下几千人。我们种族的十万荷兰人正在未知的天空下劳作，或者躺在未知的土地上腐烂。我们对他们的命运一无所知。也许，我们每个人都会在不久的将来知道自己的命运。因为我们都被标记为命运的一部分，这一点我毫不怀疑。但我现在必须走了，躺下睡一会儿。我有点累，有点头晕。一会儿我还得去洗衣房找丢失的面巾。但我必须先睡一觉。至于未来，我决心在流浪之后回到你身边。在此期间，我再次向亲爱的人们问好。

1943年9月1日

克莉丝汀，

我亲爱的、体贴的朋友，我给你寄来了我们获准寄出的两张明信片中的一张。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家人还在一起。父亲和母亲现在又住进了大营房，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你无法想象这种营房是什么样的。如果父亲没有被踩在脚下，他就会像孩子一样开心。他坐在木凳上，孩子们在他背上爬来爬去，他读着所罗门王还有爱情的故事。我的情况你知道的。米沙在澡堂里给澡票盖章，澡票下面放着一张打开的乐谱。母亲照顾着她那些笨手笨脚的男人们，如果他们能留下来，她会感谢上帝的。如果。阿德拉尔（Adelaars）家的人一个都不剩了。你能告诉西蒙，让他不用再给弗兰克家送东西了吗？你会感谢他细心地打包和送走这么多好东西吗？我们表达了我们的愿望，你实现了我们的愿望。请向好心的汉斯杰-兰森致以我们亲切的问候。我们只希望能亲自感谢大家所做的一切，如果能这样就太好了。

也许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再次收到玛丽亚-图因辛格的消息。煎饼又新鲜又好吃！继续这个主题：面包和黄油在周末或最迟在周一运到，这样我们就能为每次运输做好准备，以防万一。最近最伟大的家庭话剧是：父亲唯一的一双鞋在一个糟糕的夜晚丢失了（为了避免用“偷”这个词），现在他穿着一双借来的鞋到处走，鞋子太大了。这真的很可怜，不过没关系，我们也会熬过去的。其实，只要让我们留在这个小国里，我们什么都能克服。哦，好吧。这里渐渐变得空旷了。你又要给那些充满渴望的年轻学生上课了吗？父亲仍然和一个白天挖沟的聪明孩子一起读《萨卢斯特（Sallust）》和《荷马史诗》。幸运的是，父亲不用去摘豆子，也不用从事类似的启发性劳动；他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干这种活。这次没太多要说的，我的朋友。这是一个压抑、灰暗的日子。我坐在医院营房后面草地上的一张翻过来的床上。你姐姐寄给我们一个格罗宁根蛋糕的梦。父亲对俄式点心的渴望得到了令人感动的回应。这个需求不再那么迫切了；黑麦面包会再次受到欢迎——也许会更容易些？天哪，我们真是麻烦不断。有的时候我会给你写一些抒情的文字，但从来没有提到过食物，事实上，我觉得食物是可憎的。诗篇是多么的辉煌。你觉得德文特有多余的毯子吗？在这张满是废话的卡片的最后，我向您致以我的爱，最亲爱的朋友，下次再见。我们都向您问好。也请向父亲的同事们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您的埃蒂

E.Hillesum, Bar.41, 韦斯特博克

1943年9月2日

我的小玛丽亚，

我把这封信的前半部分寄给了韩爸爸，希望它们能同时到达。前半部分只是一些新闻报道，不是写给你的，真的。亲爱的孩子，你好吗？我很想说几句话。信又开始寄过来了。只要是登记过的，我们都能收到。请务必告诉斯威普：他可以转告认识安妮-玛丽的人，她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她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朋友的消息了。汉斯的信让我很开心。我没法亲自去看他，所以直接把给 雷布（Reb）的纸条交给了他的父母。现在他和我爸爸一起住在大营房里，我爸爸又从医院回来了。他的精神时好时坏，但仍然保持幽默。不过，对于这里的老人来说，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们又熬过了一个星期二。如果下周二还要转运，他们留在这里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这种紧张的气氛最让人难以忍受——当然，对其他人来说也是如此。

今天早上，当我走进我们的小办公室时，里面乱糟糟的；它被征用为歌舞剧的化妆间。歌舞剧占据了整个营地。外面值班的人没有工作服，但歌舞剧有“整体芭蕾”——因此，人们日夜都在为舞者缝制带有小蓬袖的工作服。阿森犹太教堂的木头被锯成了舞台。一位木匠感叹道：“如果上帝知道他的犹太教堂被用来做什么，他会怎么说？”很奇妙，不是吗：上帝在阿森的犹太教堂。哦，玛丽亚，玛丽亚——在最后一次运输之前，即将离开的人们为演出工作了一整天。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难以形容的小丑般的疯狂和悲伤。

我很好，每天花一个小时复习俄语，读《诗篇》，和那些非常重视向我讲述他们的整个人生故事的百岁老妇人聊天。实际上，我在这里的生活就像我以前在阿姆斯特丹和你们在一起时一样：生活在一个群体中，但也非常自我。即使一个人与其他人生活在一起，在他们上面、下面、背面、亦或是中间，这也是可能的。

你知道我还想拥有什么吗？我从海思（Hesje）那里买的蓝色羊毛睡袍和我的蓝色毡帽，这是我头上最舒服的东西了。如果我还有我的蓝色针织连衣裙就更好了；这里有时会很冷，也为了以防万一我突然被送上运输车——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请不要嫌我太麻烦——

我想和你们再安排一下：每周二我给奈特家发一封短电：“四人份的食物”（与饥饿无关）；如果父亲和母亲走了，那就发“两人份的食物”。我们这里的许多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让老弱病残先走。这是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而故意采取的政策。父亲问上次离开的一位男护士：“医院里濒临死亡的人怎么会被强迫先走呢？这肯定违背了所有医德。”护士严肃地回答：“医院放弃尸体，是为了留住活人。”他并不是在敷衍了事，他说的非常严肃。

你有时会找泰德聊天吗？把挂号信的事也告诉她。我又把所有东西都写得乱七八糟了，没有什么意义。这里的人经常会感到莫名的疲惫，今天早上我自己也是如此。但信一会儿就得寄出去，所以我就乱写了。请您把随信附上的麦基库斯的信也寄出去或转交出去好吗？多亏了他，我才能把信寄出去。乔比的全家现在都在医院里；这个最小的男孩正在艰难地维持生命。

就在一年前，在这片荒原上的我们还是多么年轻啊，玛丽亚！现在，我们又长大了一些。我们自己都很难意识到：我们一生都在受苦受难。然而，生命在其深不可测的深处，却是如此奇妙

而美好，玛丽亚——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回想这一点。只要我们足够关心，无论发生什么，上帝都会保佑我们的，玛丽亚。

当然，我自己在各方面都不尽如人意。很多人都想让我参与他们的事务，我应付不来；我常常太累了。请代我向凯特问好——也请代我把你的脸颊贴在韩爸爸的脸上。你们还相处得好吗？请把我的爱带给我亲爱的书桌，这地球上最好的地方。还有斯威普、维普、海思、法兰仕和其他人。亲爱的，你就在我眼前，我不必再说什么了。

埃蒂

我刚从 希尔德-克莱默（Hilde Cramer）那里听说，挂号信也寄不来了，所以不麻烦你们了。不过偶尔还是会有小明信片之类的东西可以过来。

恩斯特怎么样？今天上午我的一位同事在谈到这里的各种糟糕做法时说："生命中每一个失去勇气的时刻都是一个失败的时刻。"现在我要去理发了。接下来，我们有可能要从我们的小房子搬到一个大营房里去；五分钟是所有事情的警告时间。今天上午我和丽丝-莱维说话来着；她总是头晕，还说："Ich schwindle mich durch."¹²⁹。维尔纳的母亲已经被送走了。

再见，亲爱的

埃蒂

¹²⁹ 在德语中，*Ich schwindle mich durch* 是一个双关语，意思是“我头晕”和“我要晃过去”。

1943年9月15日的邮戳

克莉丝汀，

随手翻开《圣经》，我发现了这句话："耶和华是我的高塔。"我背着背包坐在满载货物的车厢中央。父亲、母亲和米沙就在几节车厢之外。最后，离开来得毫无征兆。海牙突然下达了特别命令。我们唱着歌离开了营地。父亲和母亲坚定而平静，米沙也是一样。我们将迎来三天的旅程。感谢你们的善意和关怀。留在這裡的朋友们仍会给阿姆斯特丹写信；也许你们会收到他们的来信。或是收到我从营地寄来的最后一封信。

我们四人就此别过。

埃蒂

[这张卡片是埃蒂于9月7日扔出火车的，被韦斯特博克集中营外的农民发现并寄了出来。]

1943年9月6日至7日

亲爱的韦杰夫先生、汉斯、玛丽亚、泰德，以及其他我不太认识的人，

要告诉你们这些并不容易。一切都发生得那么突然，那么出人意料。奇怪的是，我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等待了很久，怎么会感觉这么突然呢？当时机成熟时，她也做好了准备，等待着。可惜，她也走了。

海牙的消息在周一很晚才传来：米沙的豁免权被拒绝了，他和他的家人将于9月7日被送上运输车。为什么？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首先，我们都希望并相信这永远不会发生。然后我们确信，至少对她来说，通知会被推迟，尤其是因为今天才同意允许犹太理事会的前工作人员（共六十人）继续留任一段时间。我们很快就意识到，虽然米沙和那些老人已经无能为力，但埃蒂却有很大的机会。

于是，我们集中精力迅速收拾三个人的行李。哦，他们接受得很好，他们早就知道总有一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盖着红色印章的人的父母，无一例外，都将在下周离开。米沙已经决定跟他们一起走，放弃所有的特权，和父母在一起。现在事情提前了一周发生，有点突然，但.....这只是时间上的不同。然而，对于埃蒂来说，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她已经决定不和父母一起旅行了，她更希望在没有家庭关系压力的情况下经历这些。对她来说，这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她真的被打倒了。然而，不到一个小时，她就恢复了过来，并以令人钦佩的速度适应了新的环境。我们一起来到62号营房，挑选、打包、寻找和整理各种衣物和食物，我们忙了好几个小时。

埃蒂的父亲在一连串幽默的话语背后隐藏着他的紧张，这让米沙很不高兴——他认为老人家对事情不够认真。米沙不明白为什么看似很有把握的延期却被取消了，他不断让我去找各种或多或少的重要的“关系”说情。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里的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德国的命令，所有这些努力都注定是徒劳的。不过，他仍然很镇定，对一切都还能接受。最让他难过的是，他不得不丢下所有的音乐。我设法把四张曲谱塞进了他的包里，剩下的东西（包括刚到的食品包裹）现在装满了一个行李箱，一有机会就得送回阿姆斯特丹。

H. 妈妈一如既往地忙碌着，打理着一切，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平和心态。

在早些时候转运的晚上，在一个大营房里，这种准备工作总是会引起喧闹声和激动的情绪，这一家人常常被弄得睡不着觉。这一次，当我和埃蒂三点钟进去看是否还需要收拾行李时，他们都已经睡着了。在此之前，我们又去打听了一下埃蒂是否还有机会获得豁免。就在那时我们终于明白，她的机会也是零。当她自己忙着照顾父母和弟弟的时候，埃蒂的女伴们已经熟练地帮她收拾好了一切，连最微小的细节也不放过。

即使当犹太理事会的领导人宣布无法为她做任何事情时，我们还是急忙给首席执勤管（Dienstleiter）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出面干预。

我们觉得即使在火车上也能做些什么，但前提是出发前一切准备就绪，所以她的父母和米沙先去了火车上。然后，我拖着打包好的背包和一个小篮子，篮子上挂着碗和杯子，上了火车。在那里，她踏上了两星期前她用自己难忘的方式描述过的站台。她谈吐欢快，面带微笑，对路上遇

到的每一个人都说着亲切的话语，充满了闪闪发光的幽默，或许还有一丝淡淡的忧伤，但她就是你们所熟悉的那个埃蒂。"我带着我的日记，我的圣经，我的俄语语法，还有托尔斯泰，天知道还有什么。"夏令营的一位领导来向她告别，并告诉她，他已经用了他所知道的所有理由来为她辩护，但都是徒劳的。埃蒂非常感谢他。我只希望能向你们描述一下事情的具体经过，以及她和她的家人是带着怎样的姿态离开的！

所以，我现在坐在这里，当然有点难过，但不是为失去的东西而难过，因为像我们这样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失去的，它就在那里，而且会一直延续下去。

我也是这样写的，写在一张纸条上，在最后一刻塞到她手里。然后，我就看不见她了，在站台上徘徊了一会儿。我想再找一个还能为她做点什么的人，但徒劳无功。我看到 H. 母亲父亲和米沙登上了 I 号车厢。埃蒂最后上了 12 号车厢，她先是在 I4 号车厢上找了一个朋友，那个人在最后一刻又被拉了出来。随后，一声尖锐的哨声响起，上千辆 "运输箱" 驶了出去。米沙在 1 号车厢的缝隙中挥手致意。12 号车厢里的埃蒂欢快地说了声 "再见"，然后他们就走了。

她已经走了。我们失魂落魄，但并非两手空空。我们很快就会找到彼此。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都是艰难的一天。对科尔曼、对麦基、对所有长期与她保持密切联系的人来说都是如此。与一位亲爱的人在精神上的相聚，与她亲身在你身边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一开始你会感到非常疲惫。但是，即使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生活也仍在继续着，而她本人也越来越接近东方，她曾经非常想去东方旅行。我想她真的非常愿意与我们分享他们为我们大家准备的东西。我们会再见到她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她在这里的特殊朋友）都同意。她离开后，我与一位俄罗斯女士和她的其他门生进行了交谈。他们对她离开的感受，充分说明了他们对她的爱和奉献。

请原谅我这篇拙作。你们，已经被更好的叙述宠坏了。我知道还有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难道不能避免吗？对此，我可以明确地回答：不能！事情显然就是这样。如果有机会，我会尽量寄一些埃蒂的书给你。我很想把她的打字机寄给玛丽亚，就在这个星期，她告诉我她希望我这么做。但我不知道是否可能。

我将不时给你们寄去消息。随信附上几封被检查员拆开的埃蒂的信。请把它们还给寄信人吧。

要坚强。我们总有一天会回来的，像埃蒂这样的人也会能够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坚持自己的立场。我时常与你们同在。

乔比-弗莱施胡沃尔

埃蒂-希勒苏姆于 1943 年 11 月 30 日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

附：科尔曼教授的字条：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马克思·科尔曼是加利西亚（Galicia）的纳洛尔（Narol）一个哈西德（Hasidic）家庭的儿子，后来成为一名活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于1927年与罗莎·劳弗（Rosa Laufer）结婚。劳弗出生在德国，是犹太人的女儿。他们在世纪之交从加利西亚移居到莱茵兰（Rhineland）。这对夫妇在魏玛的许多西化的犹太复国主义家庭中占据了自己的位置，这些家庭仍然忠于拉比犹太教。在汉堡（Hamburg）定居后，他们加入了约瑟夫-卡尔巴赫（Joseph Carlebach）的正统教会。在这里，来自纳洛尔（Narol）的叛逆者，现在是一名旅行的鞋类推销员，培养了他对弗洛伊德的兴趣，也许是受拉比卡尔巴赫的影响，成为了迈蒙尼德（Maimonides）的信徒。虽然马克思说意第绪语（Yiddish）和希伯来语，但家里的语言是德语。当希特勒成为共和国总理时，他有两个儿子，他们被培养成现代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

儿子们叫他爸比。对其他所有人来说，他是马克思——对所有人来说，也就是说，除了官员，他们坚持使用他中间首字母代表的名字。从他非法越过波兰边境的那一刻起，他的文件就显示他是奥西亚斯·科尔曼（Osias Kormann），这是他从在一个战争中阵亡的哥哥那里取的名字。波兰、德国和荷兰当局坚持用奥西亚斯这个名字，对那些爱他、和他一起生活和工作的人来说，这个名字毫无意义。1938年10月28日上午，汉堡警察用这个名字叫醒了马克思和他的家人，通知他必须在24小时内离开德国。还有其他官员——授权将他驱逐到波兰的德国人；批准他返回汉堡一个月的办事员；轮船公司的雇员，这些员工帮助他登上了圣路易号轮船，踏上前往古巴的徒劳之旅，当古巴拒绝接受犹太乘客时，又帮他回到欧洲；接纳船上难民并将其拘留在荷兰的荷兰官员；韦斯特博克当局在1939年把他变成了一名创始囚犯，然后变成了一种新型监狱的一名小官员；1942年，德国占领者直接接管了韦斯特博克，同年，埃蒂·希勒苏姆作为阿姆斯特丹犹太委员会的代表来到韦斯特博克。

她大胆地叫他奥西亚斯，他接受了这个称呼，把它当作一种亲昵的称呼。这样，他们就给这个仅仅是官方名称赋予了新的含义。他们在一起标志着一段大屠杀中的友谊，这场大屠杀显然永远切断了他与一个忠诚的家庭的联系，这个家庭绝望地在美国等待着，现在也处于战争之中。在1943年最后一次回到韦斯特博克之前，埃蒂无法经常见到他。她最初在韦斯特博克呆了几个月后，又回到了阿姆斯特丹。在那里，父亲可以获准离开营地，他去看望了她，也许只有一次，只有几个小时，当时她正在招待一些朋友。在1943年的这个冬天和春天，她写给他的大部分信，以及他写给她的一些信，都记录了他们的灵魂在营房和铁丝网之间突然接触的那一刻。